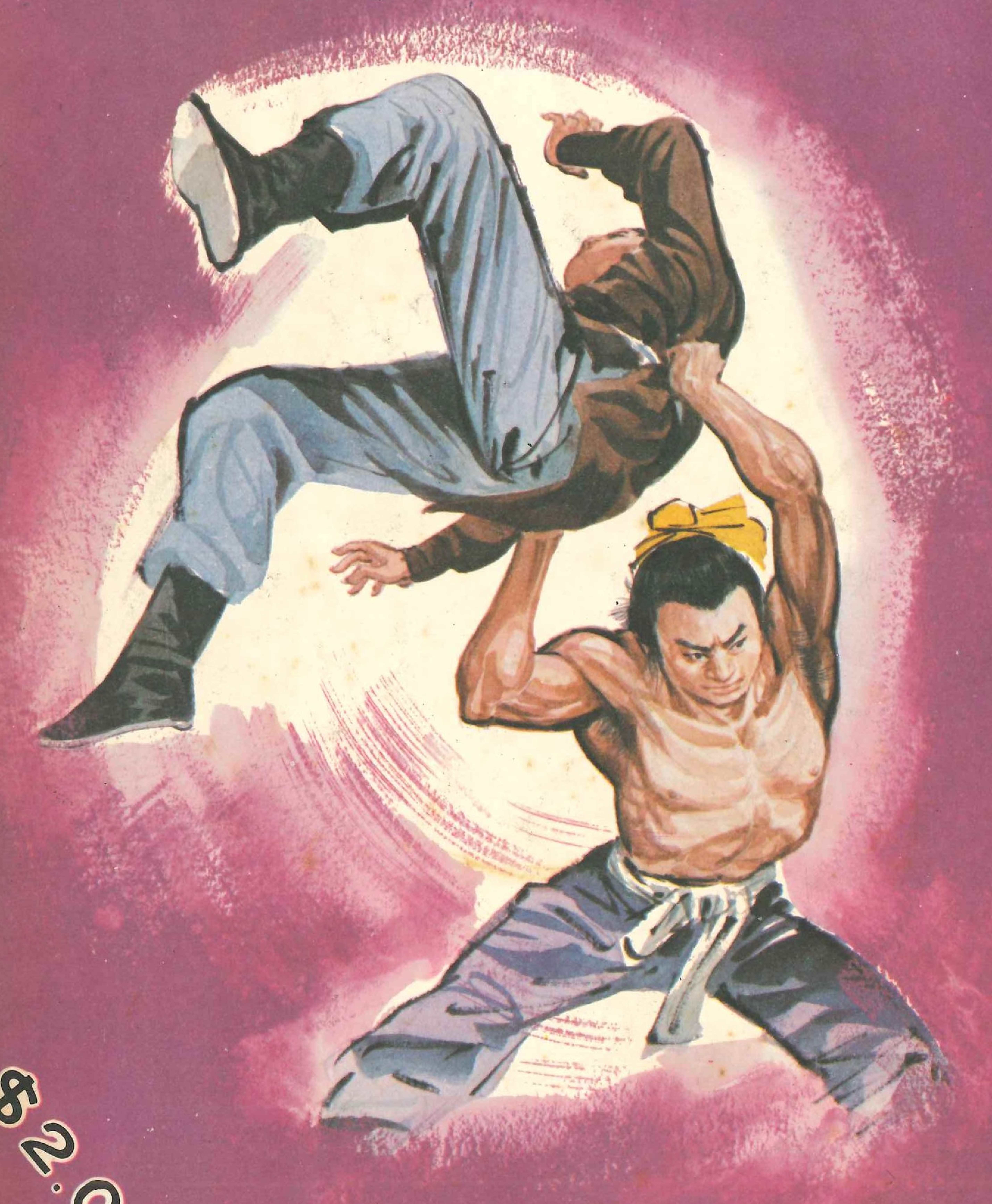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骷髏殺手

銷魂美女，骷髏殺手，一具沒有生命的骷髏，居然可以殺人復仇，一個精通醫術的名醫，竟然能夠招魂引魄，這到底怎樣一回事？



$2.00

904

◀編　後　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特別選刋一部充滿恐怖、陰森氣氛的沈勝衣傳奇故事「骷髏殺手」，本故事是一篇不適宜「胆小」讀者們閱讀的小說，字裡行間，鬼氣瀰漫！有令你萬萬不相信而確實可能發生的事實：名醫生死人，肉白骨……骷髏復活，光天化日之下衝出棺材殺人……怪盜劫鏢，藏贓空棺內，居心叵測……且看奇俠沈勝衣與名俠赤燕霞雙劍聯手，陣陣疑雲，步步驚心，能否制止這個駭人聽聞的骷髏復活吧！本文是由年青新進作家黃鷹執筆撰述，黃君素以擅寫恐怖故事見稱，是篇爲他不朽之作。

***　***　***

「楓紅山莊」故事接近尾聲，今期情節發展有驚人的轉捩出現，魯成貴因禁許南坤的地方漸露端倪，要知許大爺的爲人到底是怎樣？魯成貴如何對付他？請閱本文吧！

***　***　***

「註册兇手」是下期推出的「鐵拐俠盜」故事。顧名思義，兇手，就是殺人者，爲什麼會有「註册」的兇手？這絕對是一個眞實的故事，故事中心發人深省，欲知其詳，請看呂偉良三俠等人在環遊世界旅程中來到烽烟瀰漫的中東以色列遭遇事件吧！下期刋出，敬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89－19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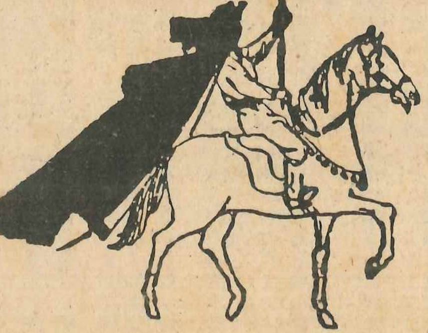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904期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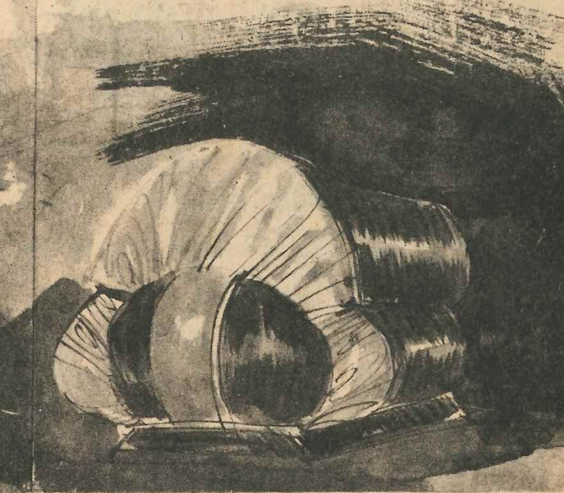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骷髏殺手



奪命劍客

殘秋。

黃菊綻金錢，紅葉胭脂染。

赤燕霞冷然獨立在秋山中的一株楓樹下，幾朵黃菊前。

他人瘦如黃菊，一身衣服却比楓葉還紅。

紅得就像是浴在血中。

鮮血！

× × ×

秋山泣杜鵑。

鵑聲凄楚而孤獨。

只是一聲。

這一聲鵑啼方落，山路上就來了三個中年道士。

三個道士一個胖，一個瘦，還有的一個既不胖，也不瘦。

身材迥異，相貌亦不同。

三個道士却都是一面笑容。

他們走過的地方，留下了一條血路。

不是他們的血，是鳥血。

鵑血。

既不瘦，也不胖那個道士的手中抓着一隻杜鵑。

鳥血從他的指縫滴下，他右手五指全都已揷入鳥肉內。

出家人切戒殺生，這個道士却連一隻鳥都不肯放過，活生生將那隻杜鵑抓死。

山中並無道觀，三個道士走來這裏到底有什麼事？

莫非就爲了殺一隻杜鵑？

× × ×

秋風蕭索。

化屍毒散

一陣秋風吹下了無數楓葉。

紅葉舞秋風。

一片舞入了赤燕霞的手中。

他抓住又放開。

那片紅葉再飛出他手中的時候，已碎成了血粉一樣。

血粉還未落地，三個道士已來到他面前，在他面前一丈停下了脚步。

胖道士連隨合掌道：「我們都來遲了。」

赤燕霞還未答話，瘦道士已接口道：「幸好還不算太遲。」

不胖不瘦的那個道士，跟着說道：「不過，我們仍然很抱歉，所以趕緊給你準備好一份禮物。」

他將左手抓着的那隻杜鵑提起來。

這隻杜鵑莫非就是他口中的禮物？

他還有說話：「你收了這份禮物之後，就不要再生氣了。」

這句話說完，那隻杜鵑便從他手中飛了出去。

杜鵑早已被他一抓抓死，現在只是被他屈指彈飛出去，去勢的迅速，却遠在活生生的杜鵑之上。

赤燕霞沒有收下這份禮物，他閃身避開。

這一閃迅速之極。

那隻杜鵑從他身旁飛過，跌在菊叢中。

鳥屍中仍然有血流出。

鮮紅的鳥血不知何時已變成紫黑。

鳥屍鳥血一落下，那叢菊花就開始枯萎！

迅速的枯萎死亡！

× × ×

杜鵑並不是一種毒鳥，血中本來一些毒都沒有。

毒在那個不胖不瘦的道士手中。

他雙手都戴着鹿皮手套。

通常只有用毒藥暗器的人才會戴着這種手套。

這個道士並沒有例外。

赤燕霞目光一閃，道：「好禮物！」

不胖不瘦的這個道士搖頭道：「如果好，施主已收下。」

赤燕霞冷笑道：「若是收下，你就算踢我一脚，我也不會再生氣的了。」

死人根本就不會生氣。

不胖不瘦的道士立時一合掌，道：「無量壽佛，貧道向來都不會用脚踢死人。」

赤燕霞道：「你是無恨子還是無憂子？」

旁邊的瘦道士揷口說道：「貧道才是無憂子。」

胖道士接道：「貧道無樂子。」

赤燕霞道：「殺人無憂，不殺人無樂，日殺一人無恨，你們三個人這五年來，殺的人沒有一千，只怕也有八百了？」

無樂子歎息道：「慚愧，才不過七百九十九。」

赤燕霞道：「據講你們殺人向來都只是因爲自己想殺人！」

無樂子道：「這是事實。」

無憂子連隨道：「殺人無憂。」

無樂子接道：「不殺人無樂。」

無恨子亦自道：「日殺一人無恨。」

赤燕霞道：「你們這種人好像並不多。」

無樂子道：「好像只得我們三個。」

赤燕霞道：「所以，很多人都認爲你們該死。」

無恨子說道：「可是，我們到現在仍然活着。」

無憂子笑接道：「認爲我們該死的人却反而很多都死了。」

赤燕霞忽然點頭道：「很好。」

無憂子一怔道：「什麼很好？」

赤燕霞說道：「好在你們都還活着，否則，我也不知道到那裏再找三個好像你們這樣的人。」

無憂子道：「你派人送給我們的那封書信上寫着要與我們決一死戰！」

赤燕霞道：「不錯。」

無憂子道：「爲了揚名。」

赤燕霞道：「二十年之前，我已經名滿江湖。」

無憂子不由點頭。

無恨子道：「然則你找到我們頭上到底是爲了什麼？」

赤燕霞道：「我退出江湖亦已經十年。」

無樂子道：「那麼是爲民除害了。」

赤燕霞道：「一個月之前，我問一位仍然在江湖上行走的朋友——江湖上最兇惡的三個人是誰？」

無恨子道：「他告訴你是我們？」

赤燕霞頷首。

無恨子道：「你那個朋友還算老實。」

赤燕霞道：「我仍然親自出來調查了半個月。」

無恨子道：「結果證實的確是我們。」

赤燕霞道：「所以我約戰你們。」

無恨子道：「你還未說出原因。」

赤燕霞道：「我需要三具屍體。」

無恨子道：「哦？」

赤燕霞道：「這三具屍體武功必須屬於高强，又必須窮兇極惡。」

無恨子道：「正如我們？」

無憂子忙問道：「何以必須武功高强。」

赤燕霞道：「只有武功高强的人，神經才堅靱，魂魄才雖死不散。」

三個道士怔怔的望着赤燕霞。

赤燕霞接道：「只要你們的魂魄不散，片刻之後你們雖然死在我劍下，不出十日或者又可以復生。」

三個道士更加奇怪。

無樂子忍不住道：「你的腦袋是不是有問題？」

赤燕霞道：「一些問題也沒有。」

無樂子道：「人死豈會復生？」

赤燕霞道：「我有一個女婿，他父親是一個名醫。」

無樂子道：「那麼，他只怕也是一個名醫了。」

赤燕霞道：「他十八歲的時候，醫術據講就已經凌駕他父親之上。」

無樂子道：「這個人是一個天才。」

赤燕霞道：「可惜他父親病逝的時候，他也一樣是束手無策。」

無樂子道：「他父親當時有多大年紀？」

赤燕霞道：「七十有三。」

無樂子道：「該死的了。」

赤燕霞道：「他是一個很孝順的兒子。」

無樂子道：「如此他儘可以每一天都到墳前去拜祭。」

赤燕霞道：「他却認爲侍候左右才可以盡孝。」

無樂子道：「這個更加簡單。」

赤燕霞詫聲道：「如何簡單？」

無樂子道：「他跟着死入陰間就成了。」

赤燕霞道：「你也相信有所謂陰間？」

無樂子道：「不相信。」

赤燕霞說道：「因爲你從來都沒有到過陰間。」

無樂子道：「我現在活生生跟你說話。」

赤燕霞道：「我那個女婿却非獨相信有所謂陰間，而且相信一個人縱然死去，只要他的魂魄未散，應該有辦法將他救回陽間。」

無樂子道：「他想到那個辦法了？」

赤燕霞道：「這四年以來，他苦讀醫書，窮究藥物，終於給他找出了一個起死回生的辦法。」

三個道士又是一怔。

赤燕霞接道：「他煉成了一種藥物，只要死人的魂魄未散，就能够利用那種藥物起死回生。」

無樂子道：「你相信他的說話？」

赤燕霞道：「他是一個老實人，同時他沒有理由欺騙我。」

無樂子道：「那麼，他父親是否已經復活了？」

赤燕霞道：「沒有。」

無樂子道：「這就奇怪了，他既然是個很孝順的兒子，竟然不肯讓父親起死回生。」

赤燕霞道：「不是他不肯，而是他有心無力。」

無樂子道：「什麼？」

赤燕霞道：「他父親已經死了差不多五年，而且身體一向都不好。」

無樂子點頭道：「人死五年，魂魄應該盡散的了，可是，身體不好有什麼關係？」

赤燕霞道：「身體不好，神經一定脆弱，死後魂魄自然亦很容易消散。」

他一頓接道：「任何藥物都必須經過無數次實驗改進，才能够成功，他目前煉成的藥物只是對神經特別堅靱的人才有效。」

無憂子挿口問道：「他那種藥物到底實驗過沒有？」

赤燕霞道：「沒有。」

無憂子道：「難道，他不想盡快知道結果嗎？」

赤燕霞道：「很想，可惜一直都找不到適當的屍體，我那些朋友又全都很健康。」

無憂子道：「所以你只有出來找。」

赤燕霞道：「可惜又一樣找不到。」

無憂子道：「於是你只好替他製造幾具屍體。」

赤燕霞道：「只有這個辦法。」

無憂子道：「你這樣賣力，對你有什麼好處？」

赤燕霞道：「我年紀已不少的了。」

無憂子恍然大悟道：「你是希望在死時，他那種藥物已經完全成功，及時將你從陰間救回來。」

赤燕霞道：「這是一個原因。」

無憂子道：「還有什麼原因？」

赤燕霞道：「我的好奇心一向都很大。」

無憂子道：「你希望早些知道那種藥物的效果。」

赤燕霞道：「希望得很。」

無憂子道：「你却是找上了我們。」

赤燕霞點頭道：「你們無疑是最適當的對象。」

無樂子道：「何以你選擇的對象一定要窮兇極惡如我們的？」

赤燕霞道：「因爲這樣我出手殺人的時候，就不會於心不忍。」

無樂子道：「原來如此。」

赤燕霞接道：「還有那種藥物卽使失效，你們死了，我也不用太難過。」

無樂子道：「萬一那種藥物眞的有效又如何？」

赤燕霞笑一笑，說道：「我就再殺你們一次！」

三個道士相顧大笑。

笑聲忽一落，無憂子忽然問道：「你那個女婿住在什麼地方？」

赤燕霞道：「就在我赤家莊之內。」

無憂子道：「赤家莊在那裏？」

赤燕霞道：「我懷中有一幅地圖，你們拿着它，不難找到去。」

無憂子道：「你……」

赤燕霞截口說道：「這一戰，死的不是你們就是我，死的若是我，勞煩你們將我的屍體送到赤家莊，交給我那個女婿，一試他那種藥物。」

無憂子道：「我們爲什麼……」

赤燕霞又截口道：「你們的好奇心一定不比我小，一定也想知道這結果。」

三個道士只有承認。

赤燕霞道：「我出門之前，已經吩咐家中所有人，無論什麼人將我的屍體送回來，也不可開罪。」

無恨子笑道：「我們三人從來都不怕別人開罪。」

赤燕霞淡笑道：「赤家莊上下二百人無一不懂武功，其中最少有一半是由我一手訓練出來。」

無恨子沉默了下去。

赤燕霞膽敢挑戰他們三人，一定有幾下子，他一手訓練出來的人，卽使每一個都只得他三成本領，莫說一百個，五十個加起來也不是他們能够應付得來的了。

赤燕霞接道：「你們如果是懷疑我的說話，不肯冒這個險也無妨，我已經找來了棺材馬車，還有兩個仵工，你們將我的屍體交給他們就是。」

他說着手指那邊楓林。

果然有一輛馬車停在那裏，旁邊還有兩個中年漢子。

無恨子目光一轉，道：「你眞的全都預備妥當了。」

赤燕霞道：「我這個人，從來都不喜歡說謊。」

無恨子歎了一口氣，道：「我本來還以爲你不是一個瘋子，就是一個醉鬼，但現在看來，你好像比我們還清醒得多。」

赤燕霞笑道：「總之，死的若是我，希望你們將我的屍體送回去，縱然那種藥物無效，我不能够起死回生，在陰間對你們也是感激得很。」

三個道士相顧一眼，齊皆頷首，無恨子道：「我們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無樂子道：「因爲我們的好奇心的確不比你小。」

無憂子接道：「你還有什麼遺言？」

赤燕霞道：「給我一個全屍。」

無憂子道：「這個簡單。」

赤燕霞道：「此外我那個腦袋，千萬不可敲碎它。」

無憂子道：「這又爲了什麼？」

赤燕霞道：「一個人的魂魄據講就載在腦袋中。」

無憂子道：「好，也依你。」

赤燕霞抱拳道：「多謝。」

無樂子一旁突然大笑起來。

赤燕霞奇怪的望着他，無憂子無恨子也顯得有些意外。

無樂子大笑不絕。

赤燕霞忍不住問道：「你在笑什麼？」

無樂子大笑道：「我聽到現在，才知道你原來一心找死！」

赤燕霞道：「哦？」

無樂子道：「你既無必勝的把握，就不應挑戰我們三人！」

赤燕霞一笑道：「我雖無十分把握取勝，九分却是有的。」

無樂子道：「那麼你何必交代身後事？」

赤燕霞道：「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他轉問三個道士：「你們又可有遺言？」

無憂子道：「出家人，四大皆空，並無牽掛。」

無恨子道：「我們若是死而復生，在我們再死之前，最好給我們有機會說幾句話。」

無樂子接道：「一個人死兩次就够了，我們死而復生，生而復死之後，千萬不要再來一次才好。」

赤燕霞道：「一定一定！」

無樂子又望了那邊楓林外的馬車一眼，問道：「那輛馬車之中，你到底預備了多少副棺材？」

赤燕霞道：「三副。」

無樂子道：「可惜。」

赤燕霞道：「可惜什麼？」

無樂子道：「棺材舖子一向都是貨物出門，恕不退換，剩下來的那兩副棺材要之無用，棄之可惜。」

赤燕霞道：「由這裏到赤家莊，最快也要五天，這五天之內，你們大可以再殺兩人，當然最好也都是你們這樣的高手。」

無樂子撫掌大笑道：「眞可謂一言驚醒夢中人。」

無恨子亦自道：「好主意好主意。」

無憂子却問道：「殺誰才好？」

赤燕霞道：「這件事在我死後你們再傷腦筋也不遲。」

無憂子道：「是極是極！」

他反手取下挿在領後的一支塵拂。

無樂子連隨在腰間抽出了一柄劍。

那柄劍長足三尺，劍鋒竟然有他的手掌那麼寬闊。

好像這樣的一柄劍殺起人來一定很乾脆。

無恨子只是一攤雙手。

他雙手戴着的鹿皮手套在秋陽下泛起了一種異樣的光輝。

上面並沒有暗器，一顆也沒有。

一個暗器高手根本就無須先將暗器握在手中。

赤燕霞全都看在眼內，他的劍却仍在劍鞘裏。

× × ×

秋風落葉，也吹亂了無憂子手中的塵拂。

無憂子手一捋，將塵拂捋回原來的樣子，倏的又問道：「刺瞎了你的眼睛，是否會影响你的魂魄？」

赤燕霞道：「不會。」

無憂子道：「這我就放心了。」

「了」字未了，他手中塵拂已擊出！

拂尾「沙」一聲散開，無數尖針般刺向赤燕霞的雙目。

無樂子的闊鋒劍同時刺向赤燕霞的胸腹。

無恨子也不慢，雙手一翻一揮，十多二十點寒芒疾從他手中飛出，射向赤燕霞的頭、肩、胸、腰、膝。

寒芒慘綠，他用的是毒藥暗器。

毒箭，毒針！

他們已不是第一次這樣聯手出擊，所以時間上配合的非常緊密。

他們出手的迅速，更不是一般人能够比得上。

這一擊，對方縱然不被無憂子的塵拂傷目，視綫亦很容易被分散，無樂子的闊鋒劍卽使落空，無恨子的毒藥暗器也應該有所作爲。

幾年來，也不知多少英雄豪傑慘死在他們這聯手一擊之下！

他們當然還有其他更厲害的絕招。

不過這一擊，已經够敵人應付的了。

赤燕霞却竟然從容接下來。

無憂子的塵拂方出手，他的劍便已出鞘，拔劍的迅速，遠在無樂子之上。

他的劍並未出擊，身形却飛閃！

一閃，再閃，三閃。

塵拂，闊鋒劍，毒藥暗器，一齊落空。

三個道士吃驚未已，赤燕霞的劍已刺向無憂子！

也是三尺劍，劍鋒却只得兩指寬闊，毒蛇般標向無憂子的咽喉。

無憂子也可謂手急眼快的了。

他偏身一閃，塵拂一挑，「滋」一聲，竟給他用塵拂捲住了赤燕霞那支劍的劍鋒。

好機會！

無樂子闊鋒劍急上，無恨子毒藥暗器再次出手。

赤燕霞的劍被塵拂纏住，身形亦被牽制，這一擊應該不會再落空。

却偏偏落空！

那刹那，赤燕霞突然一聲暴喝：「斷！」

纏在他劍鋒之上那條塵拂應聲盡斷。

他身形旋卽沖天高飛！

闊邊劍暗器相繼在他脚下飛過。

三個道士這才知道對方厲害！

無憂子那支塵拂乃是馬尾毛精製，那樣纏着赤燕霞的劍，沒有可能是還會被赤燕霞的劍削斷。

因爲劍鋒根本就無處着力，馬尾毛又是何等堅靱。

事實却出現眼前！

赤燕霞那柄劍固然是一柄好劍，他的內力

修爲亦不可謂不厲害的了。

他的輕功也不錯，冲天一拔兩丈多，一個翻滾，頭下脚上，斜衝了下來。

人在劍後，劍在人前。

劍未到，劍氣已迫人眉睫！

他人方翻滾，無恨子已然一聲「退！」語聲一响，他右手就打出了三顆烏黑發亮的鐵彈子，人同時後退，一退丈半。

無憂子無樂子退得不比無恨子慢。

對於那三顆鐵彈子，他們似乎有所顧慮。

那三顆鐵彈子「品」字形飛射向赤燕霞，去勢並不在這之前無恨子所擊出的兩次暗器之下！

這到底什麼暗器？

赤燕霞並不知道。

敵人的言行舉止他却無時不小心。

無恨子那一聲「退」聽在耳中，聽的很清楚，手中劍嗡的突化千鋒。

劍光飛閃，劍氣並未飛散。

那三顆鐵彈子刹那已飛逝，叮叮的兩聲，其中的兩顆被劍尖左右震飛。

一飛出，「波波」的便自爆開，爆成了兩團粉末，左右正好向無憂子無樂子當頭罩下。

無憂子無樂子一退丈半後就沒有再退。

他們已不是第一次遇上這種事。

經驗告訴他們，退出丈半已經足够，沒想到這一次最少要退出三丈才可以。

赤燕霞以劍迎擊那三顆鐵彈子，他們都看在眼內。

那麼鐵彈子應該就在赤燕霞劍下爆開，只是被震飛，震飛才爆開，而且在他們頭上爆開，實在大出他們的意料之外。

驚呼未絕，粉末已然罩下。

無憂子手中塵拂疾掃，抽身忙再退。

才退出三步，他突然慘叫倒地！

他倒地亂滾，手中塵拂狂掃，掃在他自己的手上、面上。

面龐手臂的肌膚都已被塵拂掃裂，他仍然不肯罷手，簡直就像已瘋了。

無樂子並不比無憂子好到那裏去，他不過多跑了三四步，亦倒在地上。

他怪叫連聲，揮劍狂削自己的肌肉！

一片片的肌肉從他的手上面上飛開，他竟似完全不感覺痛苦。

看來他瘋的還要厲害。

不過片刻，他們已變成了兩個血人，終於倒臥血泊中，動也不動。

× × ×

那兩顆鐵彈子才被震飛，還有的一顆鐵彈子已然在赤燕霞劍下爆開。

亦是波一聲，一蓬粉末從劍下湧上。

赤燕霞的劍勢幾乎同時暴收。

千鋒頓化回一劍。

那蓬粉末竟然亦隨着收束，吸附在劍鋒之上。

赤燕霞人劍旋卽落地，一額的汗珠。

這一劍顯然已耗去他不少氣力。

他左右望了一眼。

無樂子無憂子的肌肉赫然在消蝕。

他面色一變，目光轉落在無恨子的面上。

無恨子就站在那邊丈外，他亦在望着赤燕霞，一張臉比紙還白。

赤燕霞沉聲問道：「化屍散？」

無恨子不覺點頭，脫口道：「想不到你的劍術已經練到了『劍羅秋螢』的地步。」

赤燕霞道：「若非如此，我現在只怕亦已經皮消肉蝕。」

無恨子道：「現在你得到兩具屍體。」

赤燕霞道：「還差一具。」

無恨子道：「你眞的連我也要殺掉才肯罷手？」

赤燕霞道：「無憂無樂，其實是死在你的暗器之下。」

無恨子皺眉道：「他們應該可以及時閃避開去。」

赤燕霞問道：「你這種暗器，用過多少次了？」

無恨子道：「十一次。」

赤燕霞道：「沒有一次落空？」

無恨子道：「這一次是例外。」

赤燕霞道：「他們都是以爲這一次也不會落空，方才是必在準備欣賞我如何倒在這化屍散之下。」

無恨子道：「相信是的。」

赤燕霞道：「否則以他們的身手，的確最少也應該有一個人能及時閃避。」

無恨子道：「我亦是這麼說。」

赤燕霞道：「也許，他們根本就想不到你的暗器，除了殺敵人之外，自己人也一樣可以殺。」

無恨子道：「也許。」

赤燕霞道：「你日殺一人，你已經無恨，今天既連殺兩人，就死在今天，也應該死得瞑目的了。」

無恨子冷笑。

赤燕霞接道：「我一心殺人而來。打算殺的三個人，給你殺掉了兩個，還有這一個，却要我罷手，這如何說得過去？」

無恨子只是冷笑。

赤燕霞又道：「據講三人中你是老大，三人中手段最毒辣的無疑也是你，好像你這種人本就是非殺不可，我若是罷手，也對不起你兩個同伴！」

他掌中長劍再展。

無恨子雙掌亦自揮出，右手打出三顆鐵彈子，左手却飛出七支毒藥短箭。

箭後發，勁道却在鐵彈子之上，刹那追上了那三顆鐵彈子，其中的三支竟然不偏不倚，正中那三顆鐵彈子。

「波波波」三聲，三顆鐵彈子，一齊爆開，爆出了三蓬化骨散，迎向赤燕霞衝前來的身形！

化骨散方爆開，赤燕霞的身形又已冲天。

毒箭化骨散在他脚下飛散射出，他人如天馬，凌空猛一步跨出，刷一聲，連人帶劍凌空斜向下射落，劍斬無恨子！

無恨子也知道那些暗器必然落空，他目的亦不過藉此暫阻赤燕霞的身形。

暗器一出手，他人就往後飛退。

這種情形下，如果是一個聰明人，應該就拔脚開溜。

他正是一個聰明人。

只可惜他那些暗器並未能够將赤燕霞暫時截下來。

他才飛退三丈，赤燕霞的劍已到了。

無恨子一聲微喟，左手一翻再翻，打出了一蓬毒針，三支毒箭，右手同時從腰間拔出了一支雙鋒筆！

雙鋒筆是暗器，也是兵器，現在他却是當兵器來使用。

他不退反進，配合暗器的出擊竄前。

這簡直就是在拚命。

因爲他知道到這個地步，只有拚命才或者能够保命。

毒箭毒針還未來到赤燕霞面前，已經被赤燕霞的劍絞碎。

赤燕霞劍勢未絕，直取無恨子。

哧一聲，劍從無恨子脅下刺過。

無恨子乘勢貼着劍鋒一個轉身，那一支雙鋒筆車輪般飛舞，刺削赤燕霞握劍的右手。

雙鋒筆長不過一尺，必須貼身才能够完全發揮這種兵器的威力。

無恨子現在已很接近赤燕霞的身子。

他的雙鋒筆左手交右手，右手交左手，飛輪般轉動，一下子將赤燕霞迫退了七步。

只是七步。

赤燕霞身形變化的迅速，並不是無恨子所能够比得上，他連退七步，已退出了雙鋒筆攻擊的範圍，長劍猛一落，就將無恨子的攻勢斬斷！

劍跟着反擊。

一劍平刺，簡單而迅速，迅速如電閃！

劍光一閃，血光崩現！

這一劍其實並不簡單。

無恨子眼看着這一劍刺來，竟然也來不及閃避！

劍鋒劃開了他的胸膛！

入肉只不過半寸，傷的並不重，無恨子的一張臉却已變成死灰色。

他並沒有忘記赤燕霞那支劍的劍鋒之上沾滿了化屍散。

那刹那，他亦已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痛苦，刺肉的痛苦！

他低頭望去，就看見傷口附近的肌肉已開始消蝕。

赤燕霞那一劍刺入他的胸膛同時，劍上沾着的化屍散果然同時進入他的胸膛。

化屍散的厲害他比誰都清楚，這下子他心中的恐怖已不是任何言語能够形容。

他整個身子彷彿都僵硬，呆立在那裏，所有的動作都完全停止。

赤燕霞若是在這個時候，一劍就可以將無恨子擊殺。

他却沒有再出手，劍垂指地面，冷然盯着無恨子。

劍尖有血滴下，但沒有化屍散洒下。

劍鋒晶瑩，上面沾着的化屍散，已完全消失。

他一劍劃破無恨子的胸膛之時，已然將劍鋒上沾着的化屍散盡震落在無恨子胸膛上，傷口上。

所以他根本已不必再出手。

無恨子的頭終於抬起來，瞪着赤燕霞，一臉的痛苦。

他的臉已因爲痛苦扭曲變形。

赤燕霞倏的問道：「化屍散滋味如何？」

無恨子勉强開口，道：「好！」

赤燕霞道：「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無恨子悶哼。

赤燕霞接道：「你既然已知道中了化屍散這樣難受，再世爲人就切記不要再用這種東西害人了。」

無恨子忽然道：「若是你那個女婿的藥物眞的能够起死回生，你最好也不要忘記立卽將我們再殺一次。」

赤燕霞道：「我的記性一向不錯。」

無恨子道：「我這樣提醒你，也是爲了你們設想。」

赤燕霞道：「哦？」

無恨子道：「你應該知道一個人中了化屍散，將會變成怎樣子。」

赤燕霞道：「好像變成一副白骨。」

無恨子道：「只剩白骨。」

他齒牙咧嘴的接道：「那種藥除非能够肉白骨，否則我們復生後不過一副白骨。」

赤燕霞點頭。

無恨子接問道：「一副白骨若是會說話，會走動，會殺人，你能否想像是怎樣恐怖的一回事。」

赤燕霞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無恨子的身軀抽搐起來，道：「你若是不害怕，只管就手下留情！」

他突然放聲狂笑起來。

這笑聲却比哭聲更要難聽。

笑聲未絕，他突然反手將手中的雙鋒筆刺入了自己的咽喉！

血怒激！

他浴血倒下。

不知何時，他胸膛傷口附近的肌肉已經消蝕殆盡，露出了一條條的白骨。

這種肌肉消蝕的痛苦絕不是一個人所能够忍受。

赤燕霞又打了一個寒噤，忍不住回顧無憂子無樂子。

無憂子無樂子已經消失。

消失的是他們的肌膚。

他們伏屍的地方只剩下一具穿着道袍的白骨，兩個頭顱亦已變成了兩個骷髏。

兩個骷髏都咧着嘴巴，彷彿在慘笑。

赤燕霞這一次一連打了十幾個寒噤。

——好厲害的化屍散！

他由心寒了出來。

正就在這個時候，他彷彿聽到了脚步聲。

× × ×

脚步聲來自楓林那邊，赤燕霞轉頭望去，就看見了一個長髮披肩，約莫二十四五年紀的白衣人。

——沈勝衣！

赤燕霞雖然不認識來的這個白衣人就是沈勝衣，却知道來的是一個高手！

沈勝衣人仍在遠處，他已經感覺到一股不尋常的威迫力排山倒海的湧過來。

只有高手才能够散發出這種威迫力，也只有高手才能够感覺到這種威迫力的存在。

他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感覺。

——這個人莫非是三個道士邀來助戰的朋友？

——如果是，何以他方才袖手旁觀？

——是不是因爲他現在才到來？

赤燕霞疑惑的望着沈勝衣。

無論怎樣看，沈勝衣與無憂無樂無恨都是兩種人。

赤燕霞實在難以相信他們是朋友。

他正在疑惑，沈勝衣已漫步走到來。

赤燕霞脫口道：「止步！」

沈勝衣應聲停下。

赤燕霞道：「你是不是無恨無憂無樂的朋友？」

沈勝衣道：「不是！」

赤燕霞道：「高姓大名？」

沈勝衣道：「沈勝衣。」

赤燕霞一怔道：「幸會。」

沈勝衣道：「閣下又是那一位。」

赤燕霞道：「赤燕霞，這個名字相信你一定會很陌生。」

沈勝衣搖頭道：「我知道有你這個人。」

赤燕霞道：「是麼？」

沈勝衣說道：「我初出江湖的時候，就已打聽清楚，二十年來江湖上的名劍客的姓名住址。」

赤燕霞道：「何故？」

沈勝衣道：「因爲當時我有意以掌中一劍逐一挑戰他們。」

赤燕霞道：「結果你沒有。」

沈勝衣道：「前輩劍客，我只是挑戰了一個祖驚虹。」

赤燕霞道：「一戰成名，這幾年下來，你更加有名了。」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有名無名在我來

說都是一樣。」

赤燕霞道：「我知道這幾年你做的事情，並不是志在出名。」

沈勝衣道：「哦？」

赤燕霞道：「我雖然早就已退出江湖，門下弟子却有不少在江湖上走動，所以江湖上發生的事情，多少我都知道一些。」

他一笑接道：「不過你也知道我這個人，實在大出我意料之外。」

沈勝衣道：「方才你與那三個道士說及赤家莊的時候，我應該就想到是你的了。」

赤燕霞道：「你已到了很久？」

沈勝衣點頭道：「三個道士一到，我亦到了。」

赤燕霞道：「這麼巧？」

沈勝衣道：「我本來就是追踪着他們。」

赤燕霞道：「爲什麼？」

沈勝衣道：「我準備就不將他們擊殺，最低限度也廢去他們的武功。」

赤燕霞道：「你與他們有仇？」

沈勝衣搖頭道：「我只是覺得他們殺的人已够多，不想他們再殺下去。」

赤燕霞大笑道：「我幾乎忘記了你是一個俠客。」

沈勝衣一笑道：「現在我却可以省回這氣力了。」

赤燕霞道：「早知道我留下一個給你。」

沈勝衣忽問道：「你要他們的屍體眞的是爲了那個原因？」

赤燕霞道：「方才的說話你也聽到了。」

沈勝衣道：「我的聽覺一向不錯。」

赤燕霞正色道：「事實的確如此！」

沈勝衣道：「你那個女婿眞的有把握起死回生？」

赤燕霞道：「他一向都不喜歡開玩笑。」

沈勝衣道：「尙未請教……」

赤燕霞道：「他叫做郭藥。」

沈勝衣對於這個名字完全陌生，道：「他並不是一個江湖人。」

赤燕霞道：「不是。」

沈勝衣道：「他的醫術相信非常高明。」

赤燕霞道：「到目前爲止，我還未見過他有醫不好的病人。」

沈勝衣道：「完全無可救藥的人，相信例外。」

赤燕霞道：「他認爲完全無可救藥的病人大都已病入膏肓，死期將近。」

沈勝衣道：「不過如果那種藥眞的是能够起死回生，那種病人他必然也一樣可以將他們治好。」

赤燕霞道：「不錯。」

沈勝衣道：「與天爭命，如此名醫有機會我非要見他一面不可。」

赤燕霞道：「現在就是機會了。」

沈勝衣道：「是麼？」

赤燕霞道：「我平生最喜歡就是結交英雄豪傑，有幸遇上，正想請你前去舍下一坐。」

沈勝衣立卽道：「恭敬不如從命。」

赤燕霞轉問道：「你是否很想見識一下那種藥物如何能够起死回生？」

沈勝衣也不否認道：「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

赤燕霞道：「你的好奇心原來也不小。」

沈勝衣微笑道：「豈止不小，簡直大得出奇。」

赤燕霞大笑道：「我何嘗不是。」

沈勝衣道：「所以你不惜親自替他製造這三具屍體。」

赤燕霞道：「我已經好幾年沒有殺過人的了。」

沈勝衣道：「只希望那種藥現在已完全成功，若是不成功，最好就完全失敗。」

赤燕霞道：「哦？」

沈勝衣道：「否則成功了一半的話，你以後就忙了。」

赤燕霞道：「忙着製造屍體？」

沈勝衣道：「說不定連我也忙起來了。」

赤燕霞大笑。

沈勝衣目光一落，皺眉道：「你現在找到的可不是三具屍體，是三副白骨。」

赤燕霞道：「郭藥說過，白骨也無妨，只要是武林高手，又新死不久。」

沈勝衣無言。

赤燕霞連隨向楓林那邊一揮手。

楓林那邊的兩個中年漢子看見，忙躍上馬車，驅車向這邊駛來。

赤燕霞回對沈勝衣道：「他們是住在我那個莊院附近的兩個仵工，一個叫做莫根，還有一個叫做張成，雖然都有些傻氣，做事却非常盡責，所以我可以將這三副白骨放心交給他們運回去。」

沈勝衣道：「你不是打算親自護送這三副白骨。」

赤燕霞道：「沒有這個必要，也沒有人會發生興趣，打馬車主意。」

沈勝衣點頭。

赤燕霞道：「我也很久沒有出來這附近走動，正要趁這個機會，到附近幾間有名的菜館子去回味一下，你意下如何？」

沈勝衣笑道：「上館子，當然比上棺材車好。」

赤燕霞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說話間，馬車已來到。

雙馬大馬車，車廂中放着三副棺材。

方才發生的事情，莫根張成都看在眼內，他們雖然沒有被嚇呆，一張臉已被嚇得發白。

他們總算還有氣力將那三副棺材搬下來。

黑漆棺材，既不厚，也不薄。

他們將棺蓋打開，正想把那三副白骨搬進去，突然被赤燕霞喝住：「不要用手碰那三副白骨！」

莫根張成伸出來的雙手慌忙縮回去。

赤燕霞旋卽上前，用劍將那三副白骨連衣服一一挑進棺材內。

他這才回劍入鞘，道：「回到赤家莊，那些化屍散應該失效的了。」

沈勝衣信口問道：「由這裏到赤家莊，需要走幾天？」

赤燕霞道：「馬車四天必到，我們大概五天。」

沈勝衣道：「郭藥是否在你回去之後，才試驗他那種藥物？」

赤燕霞說道：「放心，我已經吩咐過他的了。」

他回身吩咐道：「你們將棺蓋蓋回去。」

張成莫根忙將棺蓋蓋好。

赤燕霞跟着又問道：「棺材釘有沒有準備妥當。」

張成道：「在車裏。」

他趕緊從馬車裏捧出來一大包棺材釘。

赤燕霞接在左手，右手拇指連隨拈起了一根好幾寸長的棺材釘，往身旁的棺蓋上揷落。

「篤」一聲，那根棺材釘一直揷入棺木之內，他鬆開拇指，轉用食指往上一捺，整根棺材釘就給他完全捺進去。

別人用槌子也沒有他這樣快。

也不過片刻，他就用手將三副棺材一一釘起來。

一副棺材六根釘子。

六根釘子已可將棺材棺蓋釘穩。

他一一將棺材釘好，拍手道：「釘上釘子，馬車就算翻倒，棺材裏面的屍體也不會跌出來的了。」

這件事，他實在是賣力得很。

沈勝衣不相信赤燕霞的說話也不成了。

他却是非常奇怪。

——郭藥眞的煉成了一種能够起死回生的藥物？

× × ×

棺材又回到車廂。

希聿聿馬嘶聲中，馬車疾駛了出去。

車廂中的乘客就是躺在三副棺材中的三副白骨。

生死人！肉白骨！

天下間眞的有這種名醫？

無憂子無樂子無恨子這三個死人眞的到了赤家就能够復活？

怪盜烏鴉　銷魂美人

風雨黃昏。

鎭遠鏢局的鏢隊風雨中入城。

總鏢頭楊雄到現在才鬆一口氣。

他望着前面的一輛四馬大馬車，面上露出了笑容。

這是他二十天以來第一次露出笑容。

鎭遠鏢局接的這一趟鏢實在太重。

在前面那輛馬車的車廂之內，有一個大官員。

官服是眞的，官員却是假的。

副鏢頭呼延炳化裝大官員，在車廂之內已經呆了二十天。

表面上看來，鎭遠鏢局這一趟是保護一位大官員前往上任。

從鏢局流傳出去的消息，也是這樣。

事實，他們保護的却是一種價値連城的珠寶。

那箱珠寶是當地馬太守搜購籌備了整整三年，爲他那個岳父，也卽是當朝潘太師六十大壽準備的賀禮。

馬太守恐防有失，是以特別委託當地名氣最大的鎭遠鏢局護送。

楊雄並不想接這趟鏢，因爲他深知鎭遠鏢局的份量，很難保得住這趟鏢。

他却也不敢開罪馬太守，只有硬着頭皮將這趟鏢接下來。

一切都在秘密下進行，再加上他們掩飾得好，經過二十日提心吊膽的行程，終於到達目的地。

現在他們只需將那箱珠寶送到城中太師府，就完成任務。

這一趟，楊雄連自己在內，只用了十三個人，其中包括了那個車把式。

人太多反而令人生疑。

不過雖然只得十三個人，每一個都是好手，那個車把式也不例外。

入了城，不單止楊雄，其他人全都放心。

也應該放心的了。

× × ×

車廂門忽然開啓，呼延炳縱身跳下。

他已經脫下了那身官服，換過一套灰色的勁裝。

雨水很快打濕了他的衣衫，他却一些也不在乎，飛步走到楊雄馬旁，大笑道：「我這個官到現在總算做完了。」

楊雄笑問道：「做官的滋味如何？」

呼延炳道：「苦透了。」

在旁的鏢師不由的全都笑了出來，也不覺全都拉慢了馬匹。

保護在馬車旁的兩個鏢師亦自將坐騎勒轉，其中的一個接道：「我們這兩個大老爺的侍從更加不易做。」

另一個亦道：「有時眞想暫時客串一下大老爺，進車廂內好好的睡一覺。」

呼延炳道：「睡覺並不是一件好事，一路上我最少有十天睡得腦袋發昏。」

楊雄道：「沒有人强迫你睡的。」

呼延炳道：「除了睡覺之外，我實在想不出第二個打發時間的辦法。」

他一笑接道：「睡着無可否認也是比坐着來睡的舒服。」

說說笑笑間，馬車已駛離了衆人兩丈多。

車把式沒有留意到這一點，繼續驅車向前行。

因爲楊雄並沒有吩咐他將車停下，也沒有吩咐他將車緩下。

他是一個責任心很重的人。

楊雄忽然發覺大夥兒已落後這麼遠，揮手道：「我們快追上馬車。」

呼延炳大笑道：「在這裏難道才有人打這輛車的主意？」

笑聲未絕，一輛馬車突然從長街左側的一條橫街衝出來。

雙馬大馬車，一衝就停下，橫擋着長街，截住了楊雄等人的去路，截斷了他們的視綫。

× × ×

馬車一停下，一個黑衣人就在馬車上標起，箭一樣射出。

他不是撲向楊雄這邊，是撲向那邊。

鏢車在那邊。

楊雄何等經驗，一聲「不好」，振吭道：「刦鏢的來了，快過去保護馬車！」

他第一個策馬衝前。

呼延炳縱身掠上了旁邊一個鏢師的坐騎，匹人一騎，相繼衝出。

其他鏢師更不怠慢！

也就在這下，「轟隆」的一聲，橫擋着長街的那輛馬車突然爆炸！

火光暴閃，車廂四分五裂。

羣馬驚亂狂跳，衆人雖然拚命將馬匹拉住，仍然有三個鏢師掉落馬下。

呼延炳也摔落馬，左半身鮮血淋漓！

他與那個鏢師兩人一騎正準備從車廂後衝過去，車廂就爆炸。

那個鏢師比他傷的更重。

楊雄也衝不過去。

他一騎才來到馬車前面，爆炸已發生，拖車的雙馬受驚狂竄，幾乎就將他連人帶馬撞倒地上。

雙馬繼續曳着馬車向他衝來。

他雖然心急如焚，也只好策馬回奔閃避。

長街上一時間大亂！

人的驚呼聲，馬的驚嘶聲，此起彼落！

曳着馬車的那兩匹馬橫衝直撞，使到鎭遠鏢局的一衆鏢師更加狼狽。

炸碎的車廂之內黑烟滾動，殘餘的木板仍着火焚燒！

這樣的一輛馬車到處亂竄，就算撞不到人，也驚擾着馬。

楊雄一看不是辦法，嘶聲道：「殺馬！」

兩個鏢師長刀急展。

刀光一閃再閃，那兩匹馬的一條前脚都被刀斬下。

馬血飛激中，馬倒車翻！

楊雄同時勒穩了坐騎，振吭吩咐道：「于傑留下來照料傷者，金彪到太師府請人協助阻截，其他人跟我追！」

他匹馬當先追了出去。

鎭遠鏢局那輛馬車這時已經不知所踪。

到了目的地，鏢車才被刦，這實在大出他

們意料之外。

× × ×

烏鴉所做的案子往往就是這樣出人意料。

他本來的名字並不是叫烏鴉，改做烏鴉，只因爲他實在喜歡烏鴉這種雀鳥。

烏鴉這個名字在江湖上，現在已很响亮。尤其是鏢行的朋友，一聽到這個名字就頭痛得很。

幾年來，他刧去的鏢車沒有一百輛，只怕也有九十輛了。

不過他雖然刧鏢，很少會動手殺人。

他也是因此自豪。

死於他陷阱之下的人，他却是認爲與他無關。

他安排那些陷阱，用意不過是爲了方便脫身。

至於別人怎樣說話，他却是很少理會。

他刧的當然都是重鏢，正如這一次。

這一次他追踪鎭遠鏢局的鏢車已經有十多天。

鏢隊出發的時候，他便已探悉秘密，便已追踪在後面，隨時準備下手了。

最後他還是決定在這裏才下手。

× × ×

馬車一停下，烏鴉人便凌空撲向鎭遠鏢局的鏢車。

爆炸發生的時候，烏鴉已落在鎭遠鏢局那個車把式的身旁。

那個車把式驚呼未絕，人已被他踢下了馬車。

他搶過轠繩，立即飛車疾衝了出去。

× × ×

馬車飛一樣在長街上奔馳，一轉再轉，由西城駛到了東城，駛入了一幢荒宅之內。

雖然還是黃昏時份，因爲下雨的關係，天色已暗得很。

荒宅陰森，庭院中野草叢生，到處頹垣斷壁。

草已經開始枯萎，草叢中放着一副棺材。全新的黑漆棺材。

棺蓋已打開，棺中並沒有死屍。

× × ×

烏鴉將馬車停在庭院之中。

他縱身跳下，一個箭步竄到車廂後，一脚將門踢開。

車廂內放着一個大箱子，上面交义貼着封條，還有一把大鎖。

箱子並不怎樣重。

烏鴉很容易就將這個箱子搬下來。

他從髮髻上拔出了一支銀針，隨隨便便的挑幾下，竟然就將那把大鎖打開。

箱子裏頭放着十多個錦盒。

烏鴉下手如飛，將那十多個錦盒全都放進棺材內。

他跟着將棺蓋蓋好。

棺材旁邊還有一把大鐵鎚，十口幾寸長的棺材釘。

烏鴉將那十口棺材釘都釘進棺材裏，反手一揮。

那柄大鐵鎚「呼」的被他擲上了瓦面，他連隨托起那副棺材，大踏步走了出去。

荒宅對面是一片荒地，風雨下這個時候更沒有人踪。

× × ×

烏鴉托着棺材走過荒地，穿過了一條長巷，出到了一條橫街。

一輛馬車正停在巷口附近。

馬車上坐着兩個車把式。

他們其實是兩個仵工，也就是張成莫根兩人。

他們替赤燕霞運送那三副棺材回莊，來到了這裏。

爲什麼停在這裏？

烏鴉一直走到張成莫根面前，道：「兩位久候了。」

張成道：「我們已經等了你差不多兩個時辰。」

莫根道：「若不是看在那五十兩銀子，我們早走了。」

烏鴉道：「抱歉抱歉，我再給你們十兩銀子買酒吃。」

張成咧開嘴巴，道：「這個怎好意思？」

烏鴉道：「也算是我給兩位賠罪。」

莫根道：「有二三兩銀子，已經足够我們路上買酒吃。」

這兩個人非獨有些傻氣，而且還很老實。

烏鴉心中在笑，仍然一面誠意的道：「兩位回去可以買酒吃的。」

張成道：「這倒是。」

烏鴉道：「我本沒有理由一定要限定兩位在路上吃光這十兩銀子。」

張成道：「那麼我們收下了。」

莫根忙道：「多謝烏朋友。」

張成更正道：「他是烏老闆。」

烏鴉道：「怎樣稱呼也一樣。」

他一笑接道：「我應該多謝兩位才是。」

張成道：「你多謝我們什麼？」

烏鴉道：「若不是兩位帮忙，我也不知道如何將老婆的棺材運回去。」

張成道：「這個小意思。」

莫根道：「反正是順路。」

烏鴉道：「這一次幸得兩位帮忙，我感激不盡。」

張成道：「那裏說話，我們一定好好的將老闆娘的棺材運回去，你放心好了。」

烏鴉又是多謝。

莫根目光落在那副棺材上，道：「你托着的就是你老婆的棺材。」

烏鴉道：「正是。」

莫根道：「你的氣力可眞不小。」

烏鴉道：「一個人傷心起來，氣力也會大起來的。」

草根道：「不錯不錯。」

張成道：「可是人死不能復生，烏老闆也不要太傷心。」

烏鴉點頭。

張成連隨跳下車，道：「來，我們替你將棺材搬進車裏去。」

莫根連忙亦跳下。

烏鴉道：「我自己可以了。」

他悽然接着道：「多陪伴這副棺材一刻也是好的。」

張成聽着眼睛也有些濕了，道：「烏老闆實在長情，老闆娘應該閉眼的了。」

烏鴉歎了一口氣，走向車後。

莫根忙過去揭起車簾了。

車廂裏頭放着無恨無憂無樂三人的棺材，兩副在下，一副在上。

烏鴉看了一眼，道：「到了赤家莊才到我那家，我若是將棺材放在上面，是給你們添麻煩。」

莫根道：「不要緊，我們哥兒兩還有幾斤氣力。」

烏鴉道：「這可不好意思，我這副棺材還是放在下面的好。」

他隨即放下托着的棺材，走過去將上面的那副棺材移到下面的一副棺材上，再將下面的另一副棺材搬出來，將他那副棺材放進去。

然後他再將搬出來的那副棺材放到他那副棺材上面。

他一個人幾下子就做妥這件事。

張成看得直眨眼，道：「烏老闆的氣力果然大得很。」

莫根接道：「幸好烏老闆不是我們這一行，否則我們如何保得住飯碗。」

烏鴉笑了笑。

張成忽然說道：「怎麼四副棺材都一個模樣？」

烏鴉道：「棺材大都是這個樣子。」

張成道：「那麼我們非要小心認清楚不可，否則弄錯了如何是好。」

烏鴉道：「這個放心，我那副棺材上有記號。」

他的手已指着那個記號。

那是張長一尺，闊一掌的白紙，上面寫着「烏門張氏」四個墨字。

白紙就貼大棺材上。

墨字多少已被雨水打花，却仍然可以看得很清楚。

張成看着那紙上的字，道：「老闆娘娘原來也姓張。」

莫根道：「也許與你是同鄉。」

張成道：「這不無可能。」

莫根道：「那你就非要特別賣力不可。」

張成道：「這個還用說。」

烏鴉這下子忽然又上前，無限愛惜的輕撫着那棺木。

張成看在眼內，道：「看，烏老闆又想起他的老婆了。」

莫根忍不住對烏鴉道：「烏老闆你不與我們一齊回去。」

烏鴉道：「可惜我的事還未辦妥。」

莫根道：「老闆娘也是，她應該留在家中，這一來便不致客死異鄉，也不致烏老闆這樣煩惱。」

烏鴉道：「她不是不想留在家中，但她實在放心不下我。」

莫根道：「好像你們這樣恩愛的夫妻實在少見。」

烏鴉道：「你知她放心不下我什麼？」

莫根道：「什麼？」

烏鴉道：「她擔心我在外面找上第二個女人。」

莫根一怔，失笑道：「老闆娘原來是一個醋鑊子。」

張成試探着問道：「烏老闆以前在外一定風流得很。」

烏鴉道：「沒有這種事。」

莫根道：「那麼，老闆娘何以會這樣不放心？」

烏鴉道：「因爲她天性多疑。」

莫根點頭道：「大多數女人都是這樣。」

他歎了一口氣，道：「好像我那個老婆，這一次豈非就嚷着要跟我出來。」

張成傻笑道：「我那個老婆也是。」

烏鴉一笑道：「總之一切拜托了。」

張成道：「烏老闆放心。」

烏鴉抬頭望一眼，道：「天色已不早，你們應該起程了。」

張成微喟道：「我們本來也不想這樣趕路，可惜城裏的客棧都不肯給我們這輛棺材車子留下來。」

烏鴉道：「他們若是給你們留下來，店子裏的客人最少跑掉了一半。」

張成說道：「棺材本來就是很不吉利的東西。」

莫根道：「一副棺材已經是惹人討厭，何况是三副之多。」

烏鴉接口道：「現在再多一副，更加不得了。」

張成道：「幸好那些寺院却是百無禁忌，否則我們只怕要在棺材上睡覺了。」

烏鴉道：「出城半里我記得有一間不大不小的寺院。」

張成道：「我記下了。」

烏鴉道：「不過你們最好立即就動身，因爲一起更，城門就關閉。」

張成道：「這樣，我們非要立刻動身不可了。」

莫根鸚鵡學舌一樣跟着道：「非要立刻就動身不可了！」

兩人別了烏鴉，慌忙回到車座上。

鞭落馬嘶，馬車向前駛去。

張成一面揮鞭，一面又說道：「赤大爺五十兩，烏老闆六十兩，這趟出門，我們合共賺了一百一十兩銀子，也算是這樣的了。」

莫根道：「聽你的口氣，好像仍然不滿足似的。」

張成道：「誰說不滿足，我是想這種生意一年有兩次就好了。」

莫根道：「一次也好了。」

張成道點頭道：「我有一個主意？」

莫根道：「是什麼主意。」

張成半瞇着眼睛道：「一百兩我們存起來，還有的十兩，我們就拿來在路上好好的享受一下。」

莫根摸着下巴道：「好主意！」

兩人相顧大笑起來。

× × ×

烏鴉也笑了。

目送馬車去遠，他面上悲痛的神色一掃而空，換過了一面得意的笑容。

他的第二步計劃，又順利成功。

現在他只需趕到約定的地點，等候張成莫根送那副棺材到來。

他本來的計劃並不是這樣，遇到了張成莫根兩人才將計劃改變成這樣。

他非常滿意這個改變。

以他的經驗，當然看得出張成莫根是怎樣的兩個人，但仍然一再試探，證實了自己的判斷並沒有錯誤，才放心將棺材交給他們。

他一向都是這樣小心。

所以他一直能够逍遙法外。

笑着他舉步，又走入那條小巷。

× × ×

穿過小巷，走過荒地，烏鴉回到荒宅。

馬車仍然在院中，整幢荒宅仍然只得烏鴉一個人。

這幢荒宅據講是凶宅，附近的居民平日很少走到這裏，下雨天這個時候更不在話下。

楊雄與各鏢師當然亦不會這麼快找到來。

可是烏鴉仍然很小心的，觀察一番才走進去。

這一次他沒有理會那輛馬車，一直走進荒宅的大堂內。

到他出來的時候，已換過一身錦繡長衫，相貌也好像已經有些不同。

他右手還多了一個大鳥籠。

鳥籠外圍繞着一方錦繡，看不到鳥籠內，養的是什麼鳥，但不時傳出一陣陣呱呱的鳥叫聲。

這樣叫的鳥好像只有一種。

——烏鴉！

× × ×

風雨依舊。

九騎人馬風雨下在長街上奔馳。

楊雄一馬當先，後面是他手下八個鏢師。

他們逢人打聽，終於追到東城，可是刼鏢的那個黑衣人是否將車駛到東城？他們已不敢肯定。

城中的街道也實在太多，四通八達，雖則是風雨天，仍然有不少的馬車來往。

一路東來，他們已截停了三輛馬車。

外表看來不錯有些相同，但走近看清楚，都就分辨得出，是別人的馬車。

坐在車廂內的都是城中的有錢人，若非他們帶着兵刄，一身江湖人的裝束，不捱罵才奇怪。

他們全都混身濕透，一面水珠，也不知道是汗水還是雨水。

一出街口，楊雄後面的一個鏢師就嚷道：「前面又有一輛馬車。」

楊雄道：「看到了。」

那個鏢師道：「總鏢頭，要不要將這輛馬車截下來？」

楊雄瞇起眼睛，道：「這輛車欵式不同，絕對不是我們的馬車。」

鏢師道：「也許刦匪經已將那箱珠寶搬到第二輛馬車上。」

楊雄頷首道：「嗯，我們不妨將它截下來，若是又弄錯，賠罪就是了。」

說話間，已追上前面馬車。

楊雄旁邊那個鏢師搶先一把拉開車簾子。

車廂內放着四副棺材，沒有人。

那個鏢師脫口一聲：「棺材。」忙將簾子放下。

另一個鏢師立時叫道：「這輛車子非常可疑。」

楊雄道：「是因爲車子裏的四副棺材？」

鏢師道：「即使是眞的禍不單行，但，一連死四個人，亦未免太多，現在並不是瘟疫流行的季節。」

「他們未必是一家人。」

「那麼四副棺材更加沒有理由放於同一輛車子之內。」

「世間的事情有時就是這麼巧。」

「縱然這麼巧，死者的家屬？」

楊雄沉默了下去。

一個鏢師想想又說道：「棺材中的死者倘若是城中的居民，絕對不會將棺材這樣處置，顯然那就是客死異鄉，死四個人？太巧了。」

楊雄道：「那或者都是空的棺材，新造好，現在送到棺材舖子去。」

那個鏢師說道：「這分明是大富人家的馬車。」

楊雄不由得苦笑。

以他的經驗，應該早已看出來，可是竟然會完全疏忽。

他的心實在太亂了。

那個鏢師接道：「利用棺材偷運贓物已經是常有的事情。」

楊雄點點頭，道：「我們先將這輛馬車截下來！」

他一催坐騎，箭一樣從馬車旁邊奔過，振吭大叫道：「停車！」

其他鏢師亦催騎左右衝上。

× × ×

楊雄他們的說話，張成莫根一句也聽不到，甚至沒有留意他們從後面追上來。

兩人的耳目本來就不怎樣靈敏，何況他們又正在聚精會神，商量怎樣安排那十兩銀子。

一直到楊雄策馬奔過他們身旁，大叫停車，他們才在意。

張成的目光轉落在楊雄面上，道：「是你叫我們停車？」

楊雄道：「正是我！」

張成正想問什麼事，旁邊莫根已附耳道：「也許又有生意了。」

張成連忙將馬車停下。

楊雄亦自勒住了坐騎，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張成莫根幾遍。

莫根張成無論怎樣看都不像江湖人。

楊雄奇怪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張成道：「我們是兩個仵工。」

楊雄一怔，道：「仵工。」

莫根連隨就問道：「你是否也有棺材需要運送到什麼地方？」

楊雄尚未回答，張成已搶着說道：「不過，只限一副，我們這輛馬車只能再多載一副棺材。」

莫根接道：「但如果你多等七八天，就算再來四副棺材也可以。」

楊雄截口道：「你們那四副棺材之內，載的是什麼東西。」

莫根道：「死人。」

張成傻笑接道：「棺材不用來載死人，難道載活人？」

楊雄道：「是否用來載死人，一看就知道了。」

莫根道：「你的眼睛能够看穿棺材板。」

楊雄道：「沒有這種事。」

莫根道：「那麼你……怎樣看？」

楊雄道：「打開棺材蓋來看。」

莫根奇怪道：「打開棺材蓋？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楊雄道：「就爲了看清楚棺材裏載着的是不是眞的死人！」

莫根道：「這與你有何關係？」

楊雄道：「關係就大了。」

莫根忽然面色一變，道：「莫非你是那三個道士的人？」

楊雄詫異道：「那三個道士？」

莫根立即又搖頭，道：「不是的，那三個道士如果是有同黨，赤大爺怎會將棺材交給我們？」

張成接口道：「你要看棺材裏面的死人必須跟我們回去，問准赤大爺。」

楊雄道：「我們現在就要看。」

張成道：「現在不可以。」

楊雄道：「不可以也要可以。」

張成忍不住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楊雄道：「我是鎭遠鏢局的總鏢頭，他們是我手下的鏢師。」

張成莫根這才留意除了楊雄之外，周圍還有七八個大漢。

莫根思索着道：「鏢頭鏢師好像並不是什麼官。」

張成點頭道：「並不是，所以他們沒有權這樣做。」

莫根挺起胸膛道：「他們如果敢亂來，我們立即將官差叫來。」

楊雄道：「即使有官差到來，他們也不會干涉我們的行動。」

張成莫根一面的疑惑。

楊雄接道：「因爲我們現在正在替當朝潘太師工作。」

張成莫根脫口道：「潘太師？」

他們顯然也知道潘太師這個人。

楊雄道：「你們自問惹得起潘太師，不妨就阻止。」

張成莫根相望一眼，莫根道：「由得他們將棺材打開好了。」

張成無可奈何的點頭。

楊雄即時揮手道：「兄弟們動手。」

八個鏢師應聲紛紛下馬，走到馬車後面。

張成莫根連忙亦跳下車座奔去，一面大叫：「小心不要讓屍體跌出來。」

他們一來到馬車後面就被兩個鏢師攔住。

一個鏢師道：「我們會小心的了。」

張成莫根只好一旁乾瞪眼。

其他六個鏢師這時候已經將放在上面的兩副棺材搬下來。

楊雄馬上吩咐道：「就先將這兩副棺材蓋打開。」

六個鏢師應聲拔刀。

× × ×

六柄長刀齊下，很快就將那兩副棺材，蓋上釘着的釘子撬出來。棺蓋一打開，撲鼻一陣奇怪的氣味。

躺於棺材內的赫然是兩副身穿道袍的骷髏白骨。

骷髏沒有眼珠的眼窩彷彿在惡狠狠的瞪着他們，彷彿在怪責他們的無禮。

衆人雖然終年江湖，膽量都大得很，這下子仍然不由自主的齊皆打了一個寒噤。

張成立即嚷起來：「看清楚沒有?是不是死人?」

一個鏢師脫口道：「人都已化成白骨骷髏，怎麼衣服還是這樣完整?」

張成反問道：「你知道他們死了多久?」

那個鏢師道：「多久了?」

張成道：「還不到兩天。」

那個鏢師奇怪道：「何以兩天屍體就變成這樣?」

張成道：「因爲他們中了化骨散!」

「化骨散!」八個鏢師七個失聲驚呼，還有一個亦怔在當場。

楊雄是最鎭定的一個，他一皺眉頭，道：「你們是否知道道士是誰?」

張成道：「知道是知道，不過變成這樣子，相信就是赤大爺也分辨不出那一個是無憂子，那一個是無恨子，那一個是無樂子的了。」

這說話一出，不單止那些鏢師，楊雄亦變了面色。

無憂子無樂子無恨子名震江湖，他們當然知道有這三個人。

——以他們三個人的本領，有誰能够殺死他們?

楊雄懷疑的問道：「棺材裏載的當眞是無憂子，無恨子，無樂子他們?」

張成道：「我騙你們做什麼?」

楊雄道：「殺人無憂，不殺人無樂，日殺一人無恨?」

張成一怔，道：「原來你也知道這幾句說話。」

楊雄青着臉問道：「誰殺死他們?」

張成道：「可不就是赤大爺。」

楊雄道：「你說的是那一位赤大爺?」

張成道：「赤燕霞赤大爺。」

「赤燕霞!」楊雄的面色又再一變。

他居然也知道赤燕霞。

他連隨又問道：「赤大爺用化骨散殺死他們?」

張成搖頭道：「化骨散是他們用來對付赤大爺的東西，可是給赤大爺一劍迫回去，死的就變了他們。」

「原來如此。」楊雄沉吟着又問道：「赤大爺爲什麼與他們打起來?」

張成道：「好像是因爲他們三人到處亂殺人……」

楊雄點頭道：「你們現在將他們的屍體運到那裏去?」

張成道：「赤家莊。」

楊雄道：「赤大爺的赤家莊?」

張成道：「不錯。」

楊雄道：「這是赤大爺的意思?」

張成道：「正是。」

楊雄試探着問道：「赤大爺要他們的屍體不知有什麼用?」

張成道：「據講是用來試藥。」

楊雄道：「什麼藥?」

張成說道：「一種能够生死人，肉白骨的藥。」

楊雄「哦」一聲，怔住在那裏。

莫根揷口道：「你們是否還要打開其他的兩副棺材。」

楊雄搖頭道：「不用了。」

莫根道：「如果要，就趕快，因爲我們還要出城去。」

楊雄道：「現在已經不早了，你們何不在城中歇宿一夜。」

莫根道：「可惜沒有一間客棧讓我們這輛棺材車留下來。」

楊雄恍然道：「這裏我也沒有熟悉的客棧，否則我一定替你們解決這個問題。」

張成莫根有些受寵若驚。

楊雄接問道：「你們現在有什麼打算。」

張成道：「到城外寺院投宿，那些地方一向都百無禁忌。」

楊雄道：「好主意。」

他回身揮手道：「你們快將棺材釘好，放回原處，好讓這兩位兄弟及時出城。」

衆鏢師聽得吩咐，連忙將那些釘子用刀柄打回去。

幾個人七手八脚，一下子就做妥這件事。

他們將棺材放回原處去的時候，其中一個鏢師不小心，肩頭碰在下面一副棺材上，竟然將「烏門張氏」那張白紙擦下地上。

那張白紙給雨水打濕，本來就黏的不怎樣穩的了。

幸好旁邊一個鏢師立即就發現，忙將那張白紙拾起來，貼向棺材上。

他記得那張白紙是貼在下面的一副棺材上，好像就是左面那一副。

所以他就將「烏門張氏」那張白紙貼到左面那一副棺材去。

他是記錯了。

那張白紙，本來是貼在右面那一副棺材上的！

張成莫根並不知道這件事，他們的視綫完全被那些鏢師隔斷。

這一錯是錯定了。

貼着「烏門張氏」那張白紙的棺材，內裏應該是載着鎮遠鏢局被劫的珠寶，現在却變一副骷髏白骨。

沒有人知道這錯誤，糾正這錯誤。

看見一切都弄妥，楊雄連隨對莫根張成「抱拳道：「一切都是出於誤會，兩位請勿放在心上。」

張成道：「你們到底在找尋什麼？」

楊雄道：「一批珠寶，那批珠寶是潘太師生日禮物。」

張成道：「什麼人如此大膽，竟敢得罪潘太師？」

楊雄道：「知道就好了。」

張成又問道：「你們在什麼地方失去那批珠寶？」

楊雄道：「在西城，我們保護着那批珠寶，才進城，一個不小心，就連珠寶帶馬車給刦走了。」

張成道：「是什麼時候的事？」

楊雄道：「前此還不到半個時辰。」

張成道：「這兩個時辰，我們都沒有離開東城。」

莫根揷口問道：「你們那輛馬車，是怎樣的？」

楊雄道：「那是一輛四馬大馬車，車廂是棕色，你們是否曾見過？」

莫根思索着道：「這半個時辰，並沒有一輛棕色四馬大馬車駛經這附近。」

張成接道：「是了，你們怎會懷疑到我們這輛馬車？」
楊雄道：「因爲車內有四副棺材之多。」
張成點頭道：「這的確太多了，我們也想不到赤大爺竟眞的會如數殺人！」
楊雄道：「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你們這輛馬車並不像載棺材的馬車。」
張成說道：「這輛馬車，本來是用來載人的。」
莫根道：「可是我們沒有馬車，赤大爺一時間也找不到一輛載棺材的馬車。」
楊雄道：「這輛馬車原來是赤大爺的。」
張成道：「總鏢頭如果還有疑問，可以隨我們同去赤家莊一問赤大爺。」
楊雄連忙搖頭道：「用不着這樣，事情現在已經弄清楚，完全是出於誤會。」
張成道：「弄清楚最好。」
楊雄說道：「事關重大，對於任何可疑的事物，我們都不得不這樣做，希望兩位能够明白。」
張成道：「我們明白的。」
莫根亦自點頭。
楊雄隨即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塞入張成的手中，道：「這裏有十兩銀子，是請兩位喝酒的。」
張成道：「這……」
楊雄截口道：「這算是楊某人給兩位賠罪，赤大爺面前，尚請說幾句好話。」
張成道：「你們並沒有做過什麼壞事。」
莫根道：「現在你們既然替我們弄好那兩副棺材，這件事就算了。」
楊雄一聲：「多謝。」
張成莫根亦自連聲多謝。
十兩銀子也不少的了。
他們高高興興的跳回車座上面，又開始商量起來。
多了那十兩銀子，他們當然要重新安排。
張成總算還沒有忘記趕路。
馬車繼續前駛。

× × ×

目送馬車離去，楊雄不由歎了一口氣。
八個鏢師的目光不約而同，集中在他的面上。
楊雄左右望了一眼道：「這一次我們幾乎就闖出大禍來。」
一個鏢師脫口問道：「赤燕霞到底是什麼人？」
楊雄道：「是前輩劍客，心狠手辣，殺人無數。」
那個鏢師道：「殺的大都是……」
楊雄道：「大都是無惡不作之徒，不過就算是好人，開罪他的話，他一樣劍下無情。」
「睚眦必報？」
「必報。」
「他的武功是否眞的很厲害？」
楊雄道：「無憂子無恨子無樂子三人的武功你們就算沒有見過，也應該聽過怎樣的厲害的了？」
衆鏢師一齊點頭。
楊雄道：「他們三人都一齊死在他的劍下，你們應該想像得到他的武功是否眞的很厲害的了。」
衆鏢師不由點頭，一個連隨道：「怎麼我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楊雄道：「他已經退出江湖多年！」
他一頓接道：「這一次突然重出江湖，擊殺無憂子無恨子無樂子三人，大概是三人不知什麼地方開罪了他。」
那個鏢師擔心的問道：「方才我們那樣做，他知道之後，不知道是否亦會生氣起來。」
楊雄道：「很難說，希望就不會。」
他歎息接道：「失去了珠寶，開罪潘太師，鏢局大不了關門，開罪他，我們不難就全都賠上性命！」
旁邊另一個鏢師憂愁的道：「不知道那兩個仵工是否會在他面前搬弄是非？」
楊雄道：「我相信不會，他們不像是那種人。」
鏢師道：「萬一他們正是那種人，那可如何是好？」
楊雄道：「只好聽天由命，這以後再說，目前還是先尋回那珠寶要緊！」
他策馬奔前，一面大喝道：「我們走！」
衆鏢師應聲紛紛上馬。
馬嘶聲此起彼落，狂奔的馬蹄濺飛一地泥濘。
他們當然不知道那批珠寶已隨那輛棺材馬車遠去。
烏鴉也可謂老謀深算的了。

× × ×

兩日後的中午，馬車終於回到了赤家莊。
棺材終於送到了郭藥的面前。
郭藥是一個年輕人，最少比赤燕霞年輕了一倍。
他長得五官端正，雖然說不上怎樣英俊，但是絕對不可以稱之爲醜陋。
他很高，高而瘦，一派弱不禁風的樣子，面色蒼白的驚人，簡直死魚肉也似，終日木無表情，甚少變化。
好像這樣的一個人，若是陌生人，在黑夜中如果遇上了他，不難就以爲他是幽冥出來的幽靈。
事實他的行動亦幽靈一樣飄忽，混身上下彷彿還透着一股陰森的鬼氣。
他好像知馬車在什麼時候到來，張成莫根才將馬車在莊院廣場停下，他就在馬車邊幽然出現，道：「棺材送來了？」
張成莫根冷不防給他嚇了一跳，莫根幾乎就一個觔斗摔落馬車。
他們回頭看見郭藥，忙跳下馬車。
張成道：「送來了。」
莫根補充道：「一共是三副。」
郭藥道：「是否載着無憂子無恨子無樂子三人的屍體。」
張成點頭道：「是。」
郭藥冷然一笑，道：「果然有幾下子。」
張成聽得出這句話是說赤燕霞，道：「他們根本就不是赤大爺的對手！」
莫根接道：「赤大爺一亮劍，他們就會倒下來了。」
郭藥無動於中的道：「是麼？」
他轉身舉步，走到馬車後，掀起車簾子一看，奇怪道：「怎麼有四副棺材？」
張成道：「其中有一副是烏老闆的。」
郭藥道：「烏老闆？」
張成道：「烏老闆是一個行商，半路死了老婆，見我們運棺材經過，一問離開他那裏並不遠，所以托我們將他老婆的棺材運回家去，我們見順路，答應了他。」
郭藥惑然道：「怎麼他帶着老婆出門做生意。」
張成道：「因爲他老婆是一個醋罈子，不放心讓他一個人在外面。」
郭藥道：「他是否因此煩惱？」
張成道：「聽他的語氣，好像就是了。」
郭藥忽然歎了一口氣，道：「身在福中不知福，人就是這樣。」
張成奇怪道：「這也是一種福氣？」
郭藥道：「一個女人如果不喜歡你，又怎會爲你吃醋？」

張成莫根怔怔的聽着。
郭藥接道：「所以，如果你們在外面玩女人，你們的老婆也若無其事的話，除非他們的氣量特別大，否則，你們那頂綠帽子相信戴定了。」
他笑笑又道：「據我們所知，女人的氣量一般都是狹窄得很。」
張成莫根相望了一眼，莫根摸着頭，道：「看來我們都沒有戴上綠帽子。」
張成傻笑着點頭。
郭藥忽又嘆了一口氣，說道：「庸人多福厚。」
張成忙問道：「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
郭藥道：「這是說你們都好福氣。」
張成道：「那麼郭少爺一定比我們更加好福氣。」
郭藥冷然一笑，轉過話題，道：「你們替我將那三副棺材搬到藥樓二樓。」
張成莫根道：「藥樓在那裏？」
郭藥道：「你們跟我來就知道了。」
張成莫根連忙將一副棺材從車上搬下來，跟着從車內取來繩子擔挑。
他們做仵工這一行，當然少不了這兩種工具。
郭藥等他們將棺材抬起來，才轉身舉步，幽靈一樣踱出去。

× × ×

藥樓也就是郭藥平日煉藥的地方，在莊後，是一幢兩層的樓子。
樓下到處堆滿了藥草，還有鼎爐等東西，當中是一張八仙桌，圍繞放着八張椅子，左側一道樓梯直通往樓上。
樓上是一間書房，書房前面空出一丈寬闊的廊子。
梯廊的一側，都設有欄干。
郭藥就吩咐張成莫根將棺材擺放在書房的房門左右。
張成莫根雖然覺得很奇怪，並沒有多問。
他們並沒有忘記自己是什麼身份。

× × ×

藥樓的四面都是竹樹。
整座藥樓其實是建築在一片竹林之中。
入月洞門，一條小徑竹林中穿過，直通藥樓。
風吹竹動，竹濤一陣又一陣，好像這樣的地方，給人的應該是幽雅的感覺，就因爲郭藥住在這地方煉藥，反變得陰森起來。
現在再多了三副棺材，更顯得陰森。
張成莫根已經感覺到這種陰森。
他們將最後的一副棺材搬進去放好，問淸楚可以離開之後，連忙就急步離開。
郭藥目送他們離開藥樓，面無表情。
一直到他們消失不見，才露出一絲笑容。
陰森的笑容，詭異的笑容。

× × ×

出了月洞門，張成莫根才緩下脚步。
他們方舒過一口氣，旁邊就傳來「噯！」的一聲。
這一聲來得非常突然，他們不由的齊皆混身一震。
那個聲音連隨問道：「你們慌張什麼？」
張成莫根循聲一望，就看見一個女人。
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
張成立即傻笑道：「原來赤小姐。」
莫根接道：「不知道赤小姐叫住我們有什麼事？」
那個女人也許不認識他們。
他們却認識那個女人就是赤燕霞的女兒赤仙娃。

× × ×

赤燕霞有八個兒子，但只得赤仙娃一個女兒。
對於這個女兒他當然寵愛之極。
他的八個兒子都給他叫到江湖去吸取經驗，這個女兒他却一直留在身邊。
赤仙娃的名字也是他改的。
這個名字並不貼切。
赤仙娃無疑非常美麗，美麗的不類凡人，但是並不像天仙化人，只是像天魔化人。
她的相貌，她的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無不是透着一股妖氣，帶着一種難以令人抗拒的魔力。
赤燕霞雖然是父親，有時候看見她，亦不由自主胡思亂想起來。
其他人更就不用說了。

× × ×

赤仙娃一笑，張成莫根幾乎就魄散魂消。
他們總算還能够站穩脚步。
赤仙娃笑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張成搶着道：「我叫做張成，他叫做莫根，是兩個仵工。」
赤仙娃一皺鼻子，道：「你們方才我見是將一副棺材搬進藥樓去？」
張成道：「不是一副，是三副。」
赤仙娃道：「棺材裏頭載着什麼東西。」
張成道：「當然是死人。」
莫根道：「棺材本來就是載死人用的。」
赤仙娃伸手掩口，好像要嘔吐。
她沒有嘔吐出來，只是打了一個噎，轉問道：「誰叫你們將死人送來。」
張成道：「赤大爺。」
莫根道：「這件事大爺難道還沒有跟小姐說及？」
赤仙娃想想，道：「說過了，却是想不到眞的會這樣做。」
她連隨揮手道：「沒有你們的事了。」
張成莫根只好離開，不時却回頭偷偷的張望。
赤仙娃到底是一個很吸引的人女人。

× × ×

赤仙娃却沒有再理會張成莫根，她偷眼望了一下月洞門那條竹徑，道：「他就是這麼多鬼主意。」
這個「他」當然是指郭藥。
她旁邊的近身侍婢小香接口道：「小姐要不要進去看看。」
赤仙娃道：「死人有什麼好看的。」
小香道：「那種藥是不是眞的能够生死人，肉白骨？」
赤仙娃道：「很難說，他整天埋頭在藥草醫書裏面，這幾年下來，眞的給他研究出能够生死人，肉白骨的藥亦不可知。」
小香道：「聽說老爺一回來，就會來一次試驗，到時候小姐去不去看一看。」
赤仙娃點頭，道：「好奇心每一個人都有的。」
小香道：「可是那種情形也許很恐怖，小姐只怕受不住。」
赤仙娃嘆口氣，道：「你放心，到時在場的人一定少不了，人一多，我的膽子自然亦會大起來。」
她伸手扶着小香的肩膀，道：「我有點不舒服，你扶我回房去休息。」
小香當然點頭。
赤仙娃就扶着小香向那邊走去，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
她人雖美麗，身體並不怎樣好。
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人。
赤燕霞將她嫁給郭藥，一半的原因，據講也就是因爲她體弱多病，實在需要一個精通醫

術的人悉心照料。

這樣的婚姻，未必就是美好的婚姻。

× × ×

張成莫根繼續向東行。

兩個時辰之後，他們遠遠已看見了一個小鎭。

附近有一座青龍山，這個小鎭就叫做青龍鎭。

一條大路直通青龍鎭，路左側是一片濃密的樹林。

才來到這片樹林，張成莫根就看見烏鴉。

烏鴉身旁有一輛雙馬馬車。

他倏着馬車站在那裏，一面的笑容，身上仍然是那襲錦衣，那籠烏鴉則掛在車轅上。

他立即打了一個招呼。

張成莫根這樣才發現烏鴉站在那裏，一齊瞪大了眼睛。

他們連忙將馬車停下，停在烏鴉的身旁。

張成刷的跳了下車，道：「怎麼你會在這裏？」

烏鴉道：「你們走後第二天，我便將事情完全辦妥。」

張成道：「這麼快？」

烏鴉道：「我也想不到這麼快，看見沒有其他事，於是就駕車趕回來，以便料理我老婆的身後事。」

張成道：「你却是比我們還要快。」

烏鴉道：「因爲我這輛車比你們的那輛輕便得多。」

張成道：「我們的馬車載着四副棺材，的確是笨重得很。」

莫根揷口道：「可是你怎知道我們這時候到來。」

烏鴉道：「我並非有意在這裏等你們，只是實在太倦了，不得不在這裏歇息一下，誰知道你們在這時候來了。」

他笑接道：「這也好，省得你們多走一段路，再費力將棺材搬進我家裏。」

張成道：「你是說，我們在這裏將棺材交給你就可以了？」

烏鴉道：「可以了。」

他施即走到馬車後，拉開車簾子。

車廂內還有一副棺材，上面貼着「烏門張氏」那張白紙。

烏鴉的目光一落在那副棺材上，面色就一變。

他手按棺蓋，忽然回頭這樣問：「四副棺材路上有沒有給你們添什麼麻煩？」

張成道：「馬車還未出城麻煩就來了。」

烏鴉道：「是什麼麻煩？」

張成道：「一個鎭遠什麼鏢局的總鏢頭帶着好幾個鏢師突然將我們截下來，說我們車上載着四副棺材之多大有問題，一定要打開那些棺材一看。」

莫根接道：「結果他們打開了其中兩副棺材，却給棺材裏那兩副身穿道袍的白骨骷髏嚇呆了。」

烏鴉道：「後來又怎樣？」

莫根道：「他們向我們打聽那兩副白骨骷髏的來歷，一知道死的原來是無憂子無樂子無恨子三人，更加是大吃一驚。」

張成道：「再知道他們是死在赤大爺劍下，我們是在替赤大爺將棺材運回去，那個總鏢頭慌忙就吩咐那些鏢師將兩副棺材釘好放回原處，跟着還給了我們十兩銀子買酒吃，叫我們在赤大爺面前說幾句好話。」

烏鴉道：「他們當然沒有再給你們添麻煩了。」

張成道：「當然了。」

烏鴉道：「一路上還有什麼事情發生？」

張成道：「只是那一件。」

烏鴉沉默了下去。

他的右手忽落在「烏門張氏」那張白紙之上，用指甲一挑，再用姆食指揑着紙角一揭，那張白紙竟然就這樣給他揭下來。

他揑着那張白紙，點頭自語道：「這張白紙想必是給雨水打濕了，黏不穩脫下，或者給那些鏢師不覺碰跌下來，他們拾起貼回去的時候，却貼錯在這副棺材之上。」

這一次他的語聲非常低沉。

張成莫根只見烏鴉的嘴唇在動，可是完全聽不到烏鴉在說什麼。

他們奇怪的望着烏鴉。

烏鴉也發現到了，他一笑隨口道：「這一次實在辛苦你們。」

張成搖頭道：「烏老闆怎可以這樣說，我們賺你那六十兩銀子實在很輕鬆。」

烏鴉試探着問道：「赤大爺回莊沒有？」

張成道：「還沒有，我看他最快也要明天才會與沈大俠回來。」

烏鴉道：「沈大俠？」

張成道：「我是說沈勝衣沈大俠，相信你也聽說過他這個人？」

烏鴉點頭，一顆心幾乎沒有跳出口。

他豈會不知道，沈勝衣這個人。

張成接道：「這時候，他們大概又喝酒去了。」

莫根道：「他們說過要吃遍那附近有名的館子。」

烏鴉道：「這是一個好主意。」

莫根道：「我也是這樣說。」

烏鴉道：「是了，赤大爺不在，你們將棺材交給誰？」

莫根說道：「赤大爺吩咐，交給他的女婿郭藥。」

烏鴉道：「郭藥是赤大爺的女婿。」

莫根道：「這之前我們跟你說過的了。」

烏鴉道：「我們在小吃店第一次碰頭的時候，你們已經說得很清楚。」

莫根道：「郭少爺的醫術實在了不起，他的說話也很有道理。」

烏鴉道：「哦？」

莫根道：「他點收棺材的時候，曾經說過烏老闆你好福氣。」

烏鴉不大明白。

莫根解釋道：「因爲你娶的老婆是一個醋罈子。」

張成接着道：「一個女人如果不吃醋，一定就不喜歡她那個男人。」

烏鴉道：「郭藥這樣說？」

莫根道：「這是否很有道理？」

烏鴉點頭道：「那麼說，你們豈非也是好福氣得很？」

莫根，張成連忙就一齊點頭。

烏鴉又問道：「郭藥叫你們將棺材搬到房裏去？」

莫根大笑道：「房間是睡覺用的，怎會將棺材放在裏頭？」

張成接口道：「他是叫我們將棺材搬進藥樓。」

烏鴉道：「藥樓？」

張成道：「那相信是他煉藥的地方，樓中堆滿了藥草。」

莫根道：「那個地方在一片竹林之內，很陰森，周圍的竹樹，給風一吹，沙沙的響動，更就聽得人心都寒了。」

張成道：「何況裏面還多了三副棺材？」

烏鴉不作聲，從車上拉出了那副棺材，托在肩膊上。

張成忙問道：「眞的不要我們幫手了。」

烏鴉幾步走過去，將棺材放上自己的馬車，才說道：「不用了，現在我以爲你們還是趕快回去的好。」

張成莫根齊聲問道：「我們爲什麼要趕快回去？」

烏鴉道：「你們回到赤家莊的時候，有沒有回家走一趟？」

張成道：「沒有。」

烏鴉道：「可是你們的老婆相信已經知道你們回來。」

張成道：「我們在路上曾經遇到過好幾個隣居，他們是必會回去通知一聲。」

烏鴉道：「那麼你們的老婆現在一定在懷疑爲什麼你們現在仍然不見人，究竟走去了什麼地方。」

張成莫根不由一齊點頭。

烏鴉道：「雖然你們的理由非常充份，但回得太晚，說不定一進門仍然要捱棒子。」

張成莫根下意識伸手摸着腦袋。

看來他們那方面的經驗也不少的了。

烏鴉接道：「所以爲了你們的腦袋設想，現在最好就飛車趕回去。」

張成莫根慌忙跳上馬車去。

他們這輛馬車一離開烏鴉，烏鴉就上前拉起韁繩，牽馬將自己那輛馬車拖入林中。

他將馬車停在林中深處，將其中一匹馬的韁繩，栓在一株樹幹上，另外的一匹馬則解下來。

然後他取過掛在車轅上的那籠烏鴉，翻身上馬，策馬走出林外。

這時候張成莫根那輛馬車經已不見了。

馬一快，罩在烏籠上的錦布便揚高。

籠中的烏鴉隨即呱呱叫起來。

「呱呱」的烏鴉聲中，烏鴉飛騎向赤家莊那邊追去了。

× × ×

棺材一入目，烏鴉便已知道，不是他那副棺材。

除了「烏門張氏」那張白紙之外，棺材上還有其他的識別。

將棺材托上肩膀的時候，他更加肯定棺材裏載着的不是珠寶，是死屍。

載着珠寶的那副棺材現在是放在赤家的藥樓中。

所以他立即趕去赤家莊。

他希望郭藥明天赤燕霞回莊的時候才打開那三副棺材。

只要珠寶的秘密未被發現，他自信就有辦法將那批珠寶取回來。

× × ×

郭藥並沒有等到赤燕霞回來才將那三副棺材打開。

張成莫根離開後不久，他便已一一打開了那三副棺材。

那批珠寶當然被他發現了。

好像他這樣的一個聰明人，當然亦不難推測得到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他却坐對着那批珠寶發呆。

呆了兩三個時辰。

一直到下人請他出去吃晚飯，他才如夢初覺的站起身。

那個下人只是在樓外呼喚。

未經他許可，都不能夠踏進藥樓。

也沒有人願意走入這樣的地方。

他應了一聲，打發了下人回去，將棺蓋一一蓋好，才離開。

× × ×

郭藥回到藥樓的時候，更鼓已敲起了。

月亮亦已升起來。

藥樓在月色下尤其顯得陰森。

樓內比樓外更陰森。

郭藥剔亮了燈火，又將那三副棺材打開。

他繞着那三副棺材緩步踱了幾個圈，停在那副載着珠寶的棺材旁邊，俯身將放在棺中那些珠寶盒子一個個拿出來。

他早已準備了一個大布袋，他就將那些珠寶盒子一個個放進去大布袋之內。

然後他拿着那個大布袋下了樓梯，走向樓下對門的那一幅牆壁。

那幅牆的左側掛着一張幾乎有一丈高的華陀畫像。

他掀起畫像，左掌壓在牆壁上一推一轉，牆壁上，便出現了一道與畫像差不多寬闊的暗門。

暗門內一片黑暗。

郭藥毫不猶疑的跨進暗門，走入那一片黑暗之中。

那幅畫像相應落下，遮住了那一道暗門。

郭藥在畫像後走出來，經已是半個時辰之後。

他出了暗門，竟一直走向樓外。

方才那半個時辰他走了去什麼地方，現在他又打算往那裏去？

× × ×

郭藥簡直就像幽靈一樣，脚步起落幾乎完全沒有發出聲響。

幸好烏鴉的耳目特別靈敏，一發現郭藥，連忙閃入小徑旁邊的竹林之內。

他終於找到赤家莊的藥樓來了。

郭藥並沒有發現烏鴉，也不是向小徑那邊走過去。

他走到藥樓右側，突然一縱身，飛鳥般掠上了一株竹樹上。

烏鴉看在眼內，大感詫異。

——這個人是否就是郭藥？他到底在幹什麼？

烏鴉正在詫異，郭藥忽然與那株竹樹緩緩的凌空落下。

那株竹樹弓一樣彎落在二樓的一扇窗戶旁邊。

窗戶左右打開，郭藥一手搭窗檽，偏身竄入窗內，那株竹樹亦隨着伸入了樓內。

烏鴉更加詫異，他亦縱身上了一株竹樹。

然後他竹樹過竹樹，竄向窗戶那邊。

他的輕功本來就非常好，風吹竹濤，更掩去他弄出來的聲響。

到了窗戶那邊，他也就烏鴉一樣停留在一株竹樹之上凝目向窗內望去。

這樣停留在半空，烏鴉當然不怎樣舒服，半個時辰後，他混身上下已逐漸麻木。

可是他仍勉強支持。

莫非他看到的事情引起了他很大的興趣？

到他收回目光的時候，藥樓內的燈火已開始熄滅。

× × ×

燈火終於完全熄滅，藥樓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郭藥黑暗之中走出來，走入了竹林內的小徑，一直走出去。

烏鴉仍然等了半盞茶之久才從竹樹躍下，他躡足走進藥樓，打着了一個火熠子，周圍搜索。

他隨身帶着兩個特製的火熠子，可以用上大半個時辰。

大半個時辰過後，第二個火熠子將滅的刹那，烏鴉面上流露出來的仍然是一片失望的神色。

他並未找到那批珠寶。

——那批珠寶，是否郭藥他收藏起來？收藏在什麼地方？

——郭藥他方才那樣做到底有什麼目的？烏鴉滿腔失望疑惑的離開藥樓。

× × ×

透戶一簾風，穿窗半彎月。月色蒼白。

燈光與月色同樣的蒼白。

赤仙娃獨坐窗前，右邊臉照着月色，左邊臉映着燈光，整張臉，簡直就像是白玉彫琢出來。

玉白中隱泛玉青，完全不像是一塊人臉。

郭藥進來房間的時候，她正在窗前對鏡畫眉，畫得似乎正入神。

她的確沒有留意郭藥的進來，一直到郭藥笑起來她才發覺。

郭藥笑得很開心。

赤仙娃瞪了郭藥一眼，問道：「你在吵什麼？」

郭藥道：「我不過在笑。」

他又笑，笑得很開心。

赤仙娃也發覺了，奇怪道：「什麼事令你這樣開心？」

郭藥道：「我發現了很多有趣的事。」

赤仙娃不耐煩的道：「到底是什麼事？」

「你先看這串珠鍊。」郭藥從袖中取出一串珠鍊。

那串珠鍊是用一條白金鍊子，十二個白金托子，十二顆珍珠組成。

每一顆珍珠都有鴿蛋那麼大，十二顆珍珠無一不散發着眩目的光輝。

縱然不是太識貨的人，相信也可以看得出那十二顆珍珠絕不是尋常可比。

好像那樣的珍珠，就是找一顆也不容易，何況是十二顆之多。

珠鍊一拿出來。房中的燈光彷彿便暗了下去。

赤仙娃的眼睛都亮了起來，她瞪着那串珠鍊，忽然叫起來：「給我。」

郭藥將珠鍊遞上。

赤仙娃雙手接下，反覆再三細看，愛不惜手。

郭藥笑問道：「你是否喜歡這串珠鍊？」

「喜歡極了！」赤仙娃笑應道：「你買來送給我？」

郭藥搖頭道：「不是。」

赤仙娃笑容一歛，冷聲道：「那麼，你要送給誰？」

郭藥道：「這串珠鍊根本就不是我的。」

赤仙娃不禁愕然，問道：「不是你的，是誰的？」

郭藥道：「不知道。」

赤仙娃一面的不相信之色。

郭藥看得出來，道：「我眞的不知道。」

赤仙娃道：「然則，你從那裏得到這串珠鍊？」

郭藥道：「棺材裏。」

赤仙娃更爲奇怪，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郭藥道：「今天中午有兩個仵工送來三副棺材。」

赤仙娃道：「那是爹爹叫他們送來的。」

郭藥點頭道：「爹爹殺了無憂子，無恨子，無樂子三個道士，將屍體放進棺材，交由他們送回來，可是，我方才打開棺材一看，却只得兩副棺材載着屍體，還有的一副棺材……」

赤仙娃截道：「就載着這串珠鍊。」

郭藥道：「還有一大批珠寶，我只是順手拿了這串珠鍊來給你看一看。」

赤仙娃道：「這是說那批珠寶中還有比這串珠鍊更珍貴的東西了。」

郭藥道：「最少有十件。」

「眞的？」赤仙娃情不自禁的站起身子，連隨問道：「爹爹什麼地方得來那批珠寶？」

郭藥道：「那批珠寶是別人的東西。」

赤仙娃道：「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郭藥道：「運送棺材的兩個仵工……」

赤仙娃道：「他們一個叫做張成，一個叫做莫根。」

郭藥道：「你見過他們？」

赤仙娃道：「他們離開藥樓的時候遇上我，我順便問了他們幾句說話。」

她奇怪問道：「這件事莫非與他們有什麼關係？」

郭藥道：「他們在路上遇見了一個烏老闆，那個烏老闆托他們將妻子的棺材運回家，他的家據講離開這裏並不遠。」

他一頓接道：「也不知道是否有意抑或無意，他用的棺材完全一樣，不同的只是棺材上多了一張寫着『烏門張氏』的白紙。」

赤仙娃道：「烏老闆的妻子姓張？」

郭藥點頭，說道：「看那張白紙，應該就是了。」

赤仙娃道：「既然有那張白紙做識別，這應該不會出錯的了。」

郭藥道：「可是那張白紙顯然曾經被雨水打濕，黏的相信並不會太穩。」

赤仙娃道：「就算半途曾經脫落，張成莫根應該會將它貼回原來那副棺材上。」

郭藥笑道：「可是這兩個仵工，都是有些傻氣。」

赤仙娃點頭道：「看得出來。」

郭藥道：「所以他們將白紙貼到第二副棺材之上也不足爲奇。」

赤仙娃道：「你認爲烏老闆托他們運回去的那副棺材載的並不是他妻子的屍體，是一批珠寶。」

郭藥道：「我認爲就是的了。」

赤仙娃道：「爲什麼他要這樣做？」

郭藥道：「也許他是一個保暗鏢的鏢師，以這個辦法來避開賊人的注意。」

赤仙娃道：「也許他是一個盜賊，那批珠寶，是他搶刦得來，利用這個辦法將賊贓運回去。」

郭藥道：「不管他是盜賊也好，鏢師也好，這時候說不定已發覺這件事，相信不久就會來換回那副棺材。」

赤仙娃道：「你準備將棺材連帶所有的珠寶交回他？」

郭藥點頭道：「這到底是他的東西。」

赤仙娃道：「就算賊贓也交回他？」

郭藥點頭。

赤仙娃忽然道：「不交出去也可以的。」

郭藥道：「哦？」

赤仙娃道：「只要你一口咬定沒有這件事，他又能夠怎樣？」

郭藥道：「不得回珠寶，他一定不肯罷休的。」

赤仙娃道：「那怕他帶人來强討，有爹在這裏，還有我們赤家莊的二百劍手，準叫他們落荒而逃。」

郭藥道：「這不成？」

赤仙娃道：「怎麼不成。」

郭藥道：「他若是一個鏢師，我們這樣做，豈非就盜賊一樣。」

赤仙娃道：「他若是盜賊又如何？」

郭藥道：「我們豈非黑吃黑？」

赤仙娃道：「你就是這麼多道理。」

郭藥道：「好像這種不正當的所爲，給爹知道了，除了挨罵，最後還是得把那批珠寶交出去。」

赤仙娃道：「我們可以連爹也瞞起來。」

郭藥道：「這種事如何瞞得過爹。」

赤仙娃道：「我們可以說服他的。」

郭藥道：「不成。」

赤仙娃瞪眼道：「不成？」

郭藥道：「爹是一個正義的劍客，我們根本無法說服他，況且我一生人亦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不正當的事情。」

赤仙娃冷笑道：「這又不成，那又不成，你這個人就是什麼都不成！」

話中似乎還有話，郭藥面色一變，閉上了嘴巴。

赤仙娃轉問道：「你到底打算怎樣？」

郭藥道：「將那批珠寶交給爹，索性由他來處置。」

赤仙娃不住搖頭，道：「你對於那批珠寶眞的完全無動於中。」

郭藥道：「是眞的。」

赤仙娃道：「什麼原因？」

郭藥說道：「就因爲那批珠寶是別人的東西。」

赤仙娃一揚手中珠鍊，道：「如此怎麼你拿走這串珠鍊？」

郭藥道：「我只是拿來給你看看，明天一早就會放回去的了。」

赤仙娃道：「不是自己的東西有什麼好看？拿回去。」

她將那串珠鍊拋向郭藥。

郭藥慌忙接下，說道：「摔碎了我可賠不起。」

赤仙娃道：「你那麼小心，有沒有好好的將那批珠寶收藏起來？」

郭藥道：「就放在那副棺材裏頭，已經够安全的了。」

赤仙娃道：「是麼？」

郭藥道：「這件事只有我們夫婦知道。」

赤仙娃道：「你沒有告訴其他人？」

郭藥道：「沒有。」

赤仙娃道：「不知道這件事的人，的確不會走去藥樓，打開那副棺材來一看。」

郭藥道：「除非那個人，對死人特別有興趣。」

赤仙娃道：「那兩個死人你是否也仍然放在那兩副棺材裏面？」

郭藥點頭道：「現在並沒有準備要將那兩個死人搬出來，等爹回來之後，我才拿他們來證明我那種藥物是否眞正的有效。」

郭藥點頭道：「現在並沒有需要將那兩個死人搬出來，等爹回來之後，我才拿他們來證明我那種藥物是否眞正有效。」

赤仙娃忽然問道：「你難道完全不會怕那兩個死人？」

郭藥道：「誰說不害怕？」

赤仙娃道：「三副棺材既然都是相同，你明天將珠鍊放回去，一時忘記了，打開一具放着屍體的棺材，我看你準會大吃一驚。」

郭藥道：「這個你可放心，我是不會弄錯的。」

赤仙娃道：「哦？」

郭藥道：「那副珠寶棺材我特別放在兩副死屍棺材當中。」

赤仙娃道：「這果然不容易出錯。」

郭藥道：「我這個人一向都非常謹愼。」

赤仙娃漠然一笑，道：「爹大概什麼時候回來？」

他一頓接道：「吃過午飯後，我就在大堂等他。」

赤仙娃立即贊成，道：「這樣做才對。」

她連隨伸了一個懶腰。

郭藥望了一眼窗外，道：「不早了。」

赤仙娃說道：「你先睡，我的眉毛還未畫好。」

她坐下，又對鏡畫起眉來，姿勢美妙而動人，但——現在是什麼時候？

郭藥不由的搖頭嘆息。

歎息在心中。

藥樓驚變　紅顏遭殃

赤燕霞沈勝衣在次日中午過後不久便已到達赤家莊。

他們才來到大堂前面，郭藥已飛步從大堂內迎出來。

赤燕霞一見大笑，道：「你算準我這個時候必到家？」

郭藥道：「所以才等在這裏。」

赤燕霞道：「我給你介紹一位大俠。」

郭藥目光轉落在沈勝衣的面上，道：「這位是……」

赤燕霞道：「沈勝衣沈大俠！」

郭藥一驚道：「原來是沈大俠。」

沈勝衣道：「閣下想必是郭藥兄。」

郭藥道：「正是郭藥。」

沈勝衣道：「幸會。」

郭藥道：「彼此。」

赤燕霞笑接道：「你一定很奇怪我竟會認識沈大俠。」

郭藥道：「很奇怪。」

赤燕霞道：「因爲我從來都沒有在你們面前提及。」

郭藥道：「事實如此。」

赤燕霞道：「我的認識他只是這幾天的事情。」

郭藥道：「願聞其詳。」

赤燕霞道：「他追踪無憂子，無樂子，無恨子，準備找機會除掉他們，他們却因接到我的挑戰書，前來會我，也就因此遇上了。」

郭藥道：「那麼無憂子與無恨子到底是死在那一個的手下？」

沈勝衣道：「我並沒有出手的機會。」

赤燕霞道：「對於這件事，我實在抱歉得很。」

郭藥道：「我已經開棺檢驗過他們的屍體，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誤，他們的肌膚顯然是被一種化屍的藥物化去。」

赤燕霞道：「那是化屍散，無恨子一心以這種毒藥對付我，誰知道被我一劍擊回，受害的變了他們。」

他一笑又接道：「不過我也實在給嚇了一跳。」

郭藥道：「那種化屍散無疑非常厲害。」

赤燕霞道：「只不知對於你這次的藥物試驗有沒有影響？」

郭藥道：「相信沒有，那種化屍散雖然化去他的肌膚，還不致化去他的靈魂。」

沈勝衣插口問道：「那種藥物眞的能够生死人，肉白骨？」

赤燕霞接道：「沈大俠對於這件事非常感興趣，所以隨我走一趟。」

沈勝衣道：「我這個人的好奇心向來都大得很。」

郭藥道：「人就是這樣，對於新奇的事物總是特別感興趣，想知道究竟。」

他忽然想起還未回答沈勝衣的問題，接說道：「那種藥物是否有效現在我實在很難給你一個答覆，因爲我也不知道。」

沈勝衣道：「這還是第一次？」

郭藥道：「在目前來說，這仍然是一種嘗試，不過成功抑或失敗，很快就會知道了。」

沈勝衣道：「哦？」

郭藥道：「我也想早些知道結果，所以已

先在其中的一具屍體之上放下部份藥物，現在只要將其餘藥物放進去，就會有一個解答。」

赤燕霞笑道：「這最先也得讓我們坐下，緩過一口氣再說。」

郭藥亦自笑道：「當然，急也不急在這一時半刻。」

赤燕霞道：「棺材是昨日運到？」

郭藥道：「昨日中午就到了。」

赤燕霞道：「張成莫根這兩個小子雖然有點傻氣，做起事來倒也盡責。」

他接問道：「棺材是否三副？」

郭藥道：「一副也不少。」

赤燕霞道：「屍體如何？」

郭藥道：「三具都完整無缺。」

棺材雖然有三副，屍體却只得兩具，爲什麼他要說謊？

赤燕霞當然不知道郭藥在說謊，點頭道：「想不到他們能够這樣小心。」

他從容下馬，沈勝衣亦自從馬上躍下來。不用赤燕霞郭藥吩咐，左右僕人已上前接過馬韁，將馬拉開。

三人連隨舉步上石階，進大堂。

一坐下，香茶便奉上，赤家莊的僕人每一個都彷彿經過嚴格的訓練。

赤燕霞舉杯呷了一口，輕吁道：「我本來還準備在外面逗留多一天半天，可是一來到附近，不覺就催馬急向家門奔來。」

沈勝衣道：「你這個家本來就不錯。」

赤燕霞道：「最主要還是年紀大了，老年人總是比較戀家。」

沈勝衣道：「家本是令人留戀的地方。」

赤燕霞信口問道：「你家在何處？」

沈勝衣一怔。

他不由想起了相思小築，想起了在相思小築等候他的那個美麗的女孩子步烟飛。

相思小築却不是他的家，步烟飛也只是他的一個朋友。

不過無論如何，他也應該回去的了。

因爲他答應過步烟飛回去。

他離開相思小築，到現在已經整整一年。

赤燕霞看見沈勝衣怔在那裏，又問道：「在想家？」

沈勝衣搖頭道：「我無家可想。」

赤燕霞思索着道：「據講你是一個浪子，終年浪跡江湖。」

沈勝衣道：「就像是風中的柳絮，水中的浮萍。」

赤燕霞道：「到處行俠仗義，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最好却是還有一個家。」

沈勝衣道：「也許是的。」

赤燕霞道：「不敢成家立室的男人大都是儒夫。」

沈勝衣道：「哦。」

赤燕霞道：「養妻活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個男人在決定負起這個責任之前，必須拿出很大的勇氣。」

沈勝衣不由點頭。

赤燕霞道：「我知道你並非一個儒夫，相信只是仍然未找到一個合意的女孩子。」

沈勝衣淡然一笑！

赤燕霞接道：「若是找到了，可別忘了我那一杯。」

沈勝衣道：「一定。」

赤燕霞轉顧郭藥，說道：「仙娃近日怎樣了？」

郭藥道：「精神非常好，只是十日前腸胃有些不適，吃過一服藥，便已沒有事。」

「這孩子實在令人擔心。」赤燕霞搖頭一聲歎息，道：「現在她又在什麼地方？」

郭藥道：「飯後她覺得疲倦，叫了小香扶她回房休息。」

赤燕霞道：「體弱的人，總是特別容易疲倦。」

郭藥道：「月來只是今天才這樣。」

赤燕霞道：「是否又感到不適？」

郭藥道：「不見得，她也沒有這樣說。」

赤燕霞道：「我還是有點不放心，一會得進去瞧瞧她。」

郭藥沒有置議。

赤燕霞回對沈勝衣道：「沈兄也請隨我走一趟。」

沈勝衣道：「祇恐不便。」

赤燕霞道：「我這兒不拘俗禮，不去是你的損失。」

沈勝衣道：「哦？」

赤燕霞接道：「我平生有兩件最值得驕傲的事情。」

沈勝衣道：「請說。」

赤燕霞道：「一件就是我走馬江湖二十年，未逢敵手。」

沈勝衣相信這是事實，頷首道：「還有的一件又是什麼？」

赤燕霞道：「有一個仙娃那樣的女兒。」

他眉飛色舞的接道：「我敢說你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好像她那樣美麗的女孩子。」

沈勝衣笑笑。

赤燕霞笑接道：「也許你以爲她是我的女兒，所以我才這樣說，但你要是見到她，一定不會再懷疑我的說話。」

沈勝衣道：「聽你說得這樣肯定，現在我已經不懷疑的了。」

赤燕霞笑道：「她出世的第一天，我便已看出她將來必然是美麗如天仙。」

沈勝衣道：「因此，你替她取了仙娃這名字。」

赤燕霞點頭道：「結果眞的不出所料，她越大越漂亮，人如其名，簡直天仙化人，可惜就是身體不好，自小已病痛多。」

他歎息接道：「這或者就是天意，不讓世間有一個十全十美的人。」

沈勝衣沒有作聲。

赤燕霞又道：「亦因爲體弱多病，我的劍法她連三成也學不到，一柄劍在她來說也的確重了一些，是以劍練得好不好我也由得她，却迫她認眞的練了十幾年暗器。」

沈勝衣道：「一個女孩子卽使不懂得武功也不要緊。」

赤燕霞道：「可是她不同。」

沈勝衣道：「因爲她太美了，你擔心壞人打她的主意？」

赤燕霞道：「擔心得很。」

沈勝衣道：「在赤家莊之內，有誰敢欺負她？」

赤燕霞道：「我本來是準備帶她到江湖上見識一下的。」

沈勝衣道：「後來沒有？」

赤燕霞道：「沒有。」

沈勝衣道：「你親自敎她練了十幾年暗器，能够接得住她的暗器的人相信已不多。」

赤燕霞道：「最低限度她的八個兄弟只有兩個能够接得住，不過目下江湖却實在太險詐，我怎能够放心得下。」

沈勝衣道：「這樣也好，一個女孩子，本來就不適宜在江湖上行走，尤其是美麗的女孩子。」

赤燕霞道：「我也是這意思。」

他舉起茶杯，又呷了一口。

也就在這個時候，大堂外突然响起嘈雜的人聲，並且迅速的傳來。

三人聽的奇怪，不由的一齊往外面望去。

赤燕霞脫口一聲暴喝，道：「什麼人在外面吵鬧？」

一個女孩子應聲飛步走進來。

這個女孩子面色蒼白，神態倉皇，跌跌撞撞的走進來，好幾次幾乎摔倒地上。

赤燕霞一眼看見，詫異已極的「嗄」了一聲。

沈勝衣隨口問道：「她是那一位？」

赤燕霞說道：「小香，她是小女的近身侍婢。」

語聲甫落，小香已走到三人的面前，一望赤燕霞，她噗的拜伏地上，喘着氣道：「老爺回來了。」

赤燕霞道：「什麼事你這樣慌張？」

小香吃吃地道：「小姐……」

赤燕霞道：「我不是吩咐你小心侍候小姐，怎麼到處亂走。」

小香道：「小姐她……」

她欲言又止，臉色更蒼白。

赤燕霞看在眼內，心頭突然生出了一種不祥的預感，連忙問道：「小姐她到底出了什麼事？」

小香顫聲道：「被人殺死了。」

赤燕霞一驚而起，手中茶杯失手摔碎在地上，叱喝道：「你胡說什麼？」

小香叩頭道：「我不是胡說，小姐眞的給人殺了。」

赤燕霞變色道：「給什麼人？」

小香忽然打了一個寒噤，道：「死人！」

這句話出口，不單止赤燕霞，沈勝衣，郭藥亦爲之色變！

赤燕霞拍案道：「豈有此理！」

小香悲呼道：「眞的是放在藥樓上那三副棺材中走出來的死人殺死了小姐。」

三人聽說不由都怔在當場。

赤燕霞連隨問道：「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快與我細說分明。」

小香道：「飯後小姐叫我陪她回房休息，可是一出到院子她又變了主意，叫我陪她先到藥樓去。」

赤燕霞道：「小姐到藥樓去幹什麼？」

小香道：「不知道。」

赤燕霞道：「你不是陪着她？」

小香道：「可是來到了藥樓前面，小姐便不許我再跟在後面，吩咐我在竹徑的出口等候，方信追着她進去，亦給她趕了出來。」

赤燕霞道：「方信怎會走到那裏？」

小香道：「他到處找小姐，找到那裏。」

赤燕霞道：「方信找小姐有什麼事？」

小香道：「他有話要跟小姐說。」

赤燕霞道：「你有沒有聽到是什麼話？」

小香點頭。

赤燕霞道：「說！」

× × ×

「找我幹什麼？」

「希望小姐能够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以後請不要再去找朱庭玉。」

「哦。」

「小姐那樣子對他是害他。」

「你是他的什麼人？」

「義兄。」

「我跟他的事就是他的親生父母也管不了，用得着你來多說話？」

「小姐難道不爲他的前途設想？」

「他的前途又與我何干？」

「小姐這樣未免太自私了。」

「我就是這樣自私，倒要看你又能够將我怎樣，殺了我？」

「我……」

「滾！」

× × ×

赤仙娃與方信的說話，小香記得很清楚。

她當然不能够一字不易的說出來，但意思却是一樣。

赤燕霞聽着皺起了眉頭，他實在聽不懂。

郭藥也好像聽不懂。

小香接道：「給小姐那麼一喝，方信就非常生氣的走了。」

赤燕霞道：「接着，小姐就一個人走進竹徑去？」

小香點頭。

赤燕霞追問道：「後來怎樣？」

小香道：「沒多久，我忽然聽到小姐大叫救命，慌忙走進去看發生什麼事情。」

赤燕霞道：「你看到了什麼？」

小香道：「小姐倒在藥樓裏，一動也不動，我伸手一探鼻子，已經沒氣了。」

赤燕霞道：「那麼你怎知道是棺材裏的死人走出來殺死了小姐？」

小香道：「小姐的身旁有幾條折斷了的欄干，我下意識抬頭望去，就看見樓上走廊的欄干不見了一截，一個骷髏憑欄伏在斷口的旁邊，只剩白骨的一隻手正指着小姐的屍體！」

赤燕霞沈勝衣郭藥三人，這才眞的變了面色。

他們當然都聽得出，看得出小香不是在說謊。

小香顫聲繼續道：「那個骷髏再過就是一副棺材，棺材蓋却打……打開了……」

不等小香話說完，赤燕霞已然飛身撲出，撲向堂外，沈勝衣是第二個。

郭藥居然也不慢。

小香連忙追了出去。

到她追出堂外的時候，除了郭藥還可以淸楚看見之外，其他兩人經已遠的只見拳頭般大小的兩團人影，在瓦面之上起伏，根本分不出那一個是沈勝衣，那一個是赤燕霞。

三人的去向却毫無疑問是藥樓那邊。

× × ×

午後雲漫天。

秋雲似薄羅，陽光透過薄羅般秋雲散落，溫柔得就像是情人的眼波。

這溫柔的陽光再透過濃密的竹樹，却變得陰森。

竹林內淡霞迷離，雖然是白天，這一片竹林仍然蘊斥着一種莫名的詭異氣氛。

竹林中的藥樓在這種詭異的氣氛包圍下，亦變得詭異起來。

藥樓裏現在的情景更詭異。

赤仙娃事實經已死亡！

屍體仰臥地上，眼瞪大，嘴張開，面上的肌肉扭曲，一切都顯示出赤仙娃死前正陷入極度恐懼的狀態中。

她的後腦破裂，後腦枕着的一方赤磚亦破裂，這一撞之力已足以引致死亡。

她的面上却沒有絲毫痛苦的神色。

莫非在後腦撞落地面之前她已經死亡？

這若果是事實，她只怕就是給活活嚇死的了。

除了後腦之外，她身上，並沒有其他的傷痕。

甚麼事令她這樣恐懼？

× × ×

赤仙娃的眼睛死瞪着藥樓的二樓。

小香並沒有說謊，藥樓二樓的欄干，已斷了一截。

一個人正伏在右側斷口之上。

死人！

死人的頭顱是一個骷髏，露出衣袖外的一

雙手亦只剩白骨。

骷髏沒有眼珠的眼窩正向赤仙娃，內裏彷彿隱藏着無限怨毒，白骨雙手一手抓着旁邊欄干，一手戟指赤仙娃！

死人的身上穿着一襲道袍，毫無疑問是赤燕霞一手製造出來的三個死人之中的一個。

到底是無憂子？無樂子？抑或是無恨子？

× × ×

赤燕霞沈勝衣正想上樓去一看究竟，郭藥已奔來。

他們舉步又放下。

事情實在太詭異。詭異的令他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斷。

郭藥精通醫術，對於赤仙娃是否真的死亡，這個問題，他應該可以給他們一個肯定的答覆。

他們等候郭藥的答覆。

郭藥入門一聲驚呼，腳步更快，急奔到仙娃身旁。

他俯身拿起了赤仙娃的一隻手，臉色立即就變了。

赤燕霞看在眼內，急問道：「她怎樣？」

郭藥搖頭歎息道：「沒救了。」

赤燕霞雖然早已知道，仍不由感到一陣失望，悽然道：「怎會這樣？」

他連隨舉步奔上樓梯。

沈勝衣郭藥忙亦跟了上去。

× × ×

樓上是郭藥的書房。

書房與欄干之間是一條寬闊的走廊。

房門打開，門右側一排放着三副棺材。

那三副棺材並不是平放在地上，是豎起斜靠着牆壁擺放。

當中那副棺材已打開，棺材蓋倒在一旁。

棺材中並無死人！

死人是不是已走了出來？

是不是也就是伏在欄干口的旁邊，手指赤仙娃屍體的那具白骨骷髏？

赤燕霞突然過去一把抓住道袍，硬將那具白骨骷髏扯起來。

這個人的膽量本來就大得很。

沈勝衣郭藥那邊看見，一聲小心都尚未出口，赤燕霞已失聲驚呼。

「什麼事？」沈勝衣一個箭步急竄到赤燕霞身旁。

赤燕霞道：「你看！」

他的手一轉，那具骷髏白骨面向沈勝衣。

骷髏上，道袍上，甚至白骨雙手上，赫然都插滿了暗器！

十幾種暗器！

每一種暗器最少也有十幾支。

沈勝衣一怔道：「這些暗器……」

赤燕霞道：「都是我女兒仙娃的暗器。」

沈勝衣又是一怔，道：「為什麼她將這些暗器打在死人的身上？」

赤燕霞不能回答。

郭藥即時說道：「依我看，事情也許是這樣……」

赤燕霞道：「怎樣？」

郭藥道：「仙娃不知道是好奇抑或是什麼原因，走來這藥樓一看那些白骨骷髏，誰知道一將棺材打開，棺材裏那副白骨骷髏便出來向她撲過去，她驚慌之下暗器出手，全打在那副骷髏白骨之上，可是並未能夠阻擋那具骷髏白骨的來勢，她倉皇後退，結果撞斷了欄干，失足跌到樓下摔死了！」

赤燕霞沈勝衣只聽得呆在那裏。

他們不能不承認郭藥的說話有道理。

「但——」赤燕霞忍不住追問道：「已化成骷髏白骨的死人，怎能夠走動？」

郭藥回答不出來。

赤燕霞面色忽然一變，驚呼道：「莫非你放在骷髏內的部份藥物已能夠起死回生？」

郭藥搖頭道：「我那些藥物並不是放在這個骷髏內，所以即使部份藥物已能夠起死回生，復生的也不是這副骷髏白骨。」

赤燕霞道：「不是這副是那副？」

郭藥手一指，道：「右數第一副棺材裏載着的那副。」

赤燕霞道：「沒有記錯？」

郭藥道：「沒有。」

赤燕霞道：「會不會是莫根張成兩人調亂了。」

郭藥道：「他們將棺材搬到這裏放好之後，我便已叫了他們離開。」

赤燕霞道：「那之後有沒有其他人接觸這三副棺材？」

郭藥道：「我是一個人撬開這三副棺材，擺放成現在這個樣子，並沒有任何人幫忙。」

沈勝衣插口問道：「你怎麼將棺材豎起來擺放。」

郭藥說道：「這是為了方便對骷髏施用藥物。」

赤燕霞道：「既然你沒有將藥物放在這個骷髏內，怎麼這個骷髏，竟能夠從棺材中走出來？」

郭藥苦笑道：「我也不明白。」

他望了那副棺材一眼，道：「也許這個骷髏不過是從棺材中跌出來。」

赤燕霞搖頭道：「跌出來絕不會跌到那麼遠。」

由棺材到欄干差不多有兩丈距離。

沈勝衣接道：「況且骷髏的姿勢亦顯示它是撲出來，不是跌出來。」

郭藥無言苦笑。

赤燕霞忽然道：「你過去打開右面第一副棺材看看。」

郭藥點頭道：「我們的確必需檢查那副棺材一下了。」

他走過去打開那副棺材。

棺蓋一打開，三人不由都變了面色。

棺材中空無一物。

骷髏那裏去了？

郭藥失聲驚呼，棺蓋失手「蓬」的摔在地上。

赤燕霞脫口問道：「骷髏呢？」

郭藥顫着聲音說道：「我事實並沒有將骷髏搬出來，放下了藥物之後，亦連隨蓋好……莫非——」

他面色突然一變。

赤燕霞追問道：「莫非什麼？」

郭藥的面色一變再變，也不知是恐懼抑或是高興，道：「我那些藥物真的部份已經有效，骷髏在棺中復活，推開棺蓋走出來。」

赤燕霞道：「去了什麼地方？」

郭藥苦笑道：「誰知道？」

赤燕霞說道：「這又與當中那副棺材中的骷髏有何關係？」

郭藥回答不出來。

赤燕霞思索着道：「還有的那副棺材也打開來。」

郭藥如言過去將那副棺材的棺蓋拿開。

一具白骨骷髏從棺材裏跌出來。

郭藥驚呼急退。

沈勝衣赤燕霞不由自主亦一旁跳開。

那具白骨骷髏噗的倒在地上，倒地不起。

他們一顆心向未放下，郭藥忽然又一聲驚呼，手指着骷髏的嘴巴。

骷髏的嘴巴之中，赫然咬着一個青色的瓷瓶。

沈勝衣目光落在瓷瓶之上，脫口道：「這個瓷瓶莫非就是盛載那些藥物用的。」

郭藥道：「正是。」

沈勝衣問道：「不是你放在骷髏的嘴巴之內？」

郭藥斬釘截鐵的道：「不是我。」

沈勝衣道：「那麼……」

赤燕霞那邊突然截口道：「莫非給你下了藥物的那具白骨骷髏生還之後，偷來這瓶藥，倒入他的兩個同伴的口中，企圖搶救他們的生命？」

郭藥不敢肯定，道：「也許就是的了。」

赤燕霞道：「可是他怎知道這樣做能夠救回他兩個同伴，又怎能夠這樣做？」

沈勝衣接道：「他的眼睛顯然已經被那種化屍散化去，沒有眼睛，如何看見東西？」

郭藥想了想，道：「骷髏白骨復活之後，誰知道變成怎樣的一個人，或者他只憑感覺就能夠做出這些事。」

他一頓接道：「不過無論如何用藥的份量他一定不怎樣清楚，所以兩個同伴不能夠好像他們那樣生還離開。」

赤燕霞沈勝衣無言點頭。

郭藥又說道：「也許用藥的份量正確，可是回魂的時候，先後給仙娃與我們驚散了。」

赤燕霞沈勝衣沒有說話。

這種事他們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遇上，亦遠超出他們知識的範圍。

郭藥苦笑接道：「事情在現在惟有就這樣解釋。」

沈勝衣目光又落在那個青瓷瓶之上，道：「這個瓷瓶本來是放在什麼地方？」

郭藥道：「書房內的桌子上。」

他隨即舉步走入書房。

沈勝衣赤燕霞當然亦跟了進去。

× × ×

書房內有書架有藥架。

書架上滿放藥書，藥架上滿放藥瓶。

一種奇怪的氣味蘊斥整個書房，也不知是藥香還是紙香。

書房左右各開了一排窗子，左面那一排窗子之下放了一張桌子，幾張椅子。

「那個藥瓶本來就放在這張桌子之上。」

郭藥手一指那張桌子，面色突然又一變。

那張桌子的桌面之上赫然有一個腳印。

左腳的腳印，濕泥形成的腳印。

水濕未乾。

一扇窗戶打開，窗檻之上也有一個腳印，卻是右腳的腳印。

沈勝衣赤燕霞亦看見了，他們的目光跟着腳印移動，移到房門的一側。

由桌子到那裏還有五個不大完整的腳印，都是濕泥形成的。

赤燕霞問道：「這是誰的腳印？」

郭藥道：「不是我的。」

沈勝衣道：「窗戶又是否你打開？」

郭藥道：「不是。」

三人不約而同一齊舉步向窗戶那邊走去。

由那扇窗戶下望，他們看見了一片泥濘。

泥濘上有兩行腳印。

一行從那邊竹林走出來，一行向竹林那邊走過去，來的一行非常齊整，去的一行顯然有些零亂。

沈勝衣道：「昨夜這裏下過雨？」

郭藥點頭道：「是黎明時份下的，下得很大。」

沈勝衣點頭道：「所以，就多了這一片泥濘。」

他轉顧赤燕霞道：「這件事只怕並不是骷髏復活殺人這麼簡單。」

赤燕霞道：「你是說仙娃的死是人為？那個人殺死了仙娃之後將骷髏弄成這樣？」

沈勝衣道：「不無可能。」

赤燕霞道：「可是，仙娃的身上並沒有傷口。」

沈勝衣道：「從她面上的表情看來，她顯然是給嚇死的。」

赤燕霞道：「這個……」

沈勝衣道：「她的膽子大不大？」

赤燕霞道：「不大，曾經有一次，她在院子裏乘涼，一條毛蟲突然從樹上掉下，掉在她的裙子上，她一見大驚，就昏倒當場，事後還病了好幾天。」

沈勝衣道：「好像她這樣膽小，而且體弱多病的人，恐懼太甚不難就引致死亡。」

赤燕霞不由點頭。

沈勝衣道：「兇手可能就是利用她這個弱點……」

郭藥截口道：「這比骷髏殺人，更難以令人置信。」

沈勝衣道：「何以見得。」

郭藥道：「那具骷髏白骨，顯然是從棺材中撲出來，仙娃那麼多的暗器，又全都打在上面。」

沈勝衣道：「兇手可能是先將那具骷髏白骨從棺材中搬出來，一齊躲藏在門後，出其不意從房中將那具骷髏白骨推出去。」

郭藥道：「但是兇手怎知道仙娃竟然會走來這裏？」

沈勝衣道：「平時她很少來？」

郭藥道：「一年也難得一次。」

沈勝衣為清楚骷髏殺人眞相開棺驗屍，棺蓋打開，一具骷髏撲了出來。

沈勝衣沉默了下來。

赤燕霞道：「也許兇手是看見她進來，才採取行動。」

郭藥道：「那麼，兇手的身手一定非常敏捷。」

赤燕霞道：「能够從地下躍上二樓的人，身手相信也不會慢到那裏去。」

郭藥道：「不單止身手敏捷，而且還要頭腦靈活，否則不會這麼快想出這個辦法，即使眞的有這樣的一個人，在仙娃未踏上樓梯之前，相信他也不能够肯定仙娃會不會走到樓上，何況，他那些脚印只是來到房門，並沒有走出房外。」

赤燕霞啞口無言。

郭藥接口說道：「當然，這個人我們也必須將他找出來，從他離開這裏的脚印，可以想像他當時祇是非常驚慌，也許一切他都已看在眼內。」

赤燕霞道：「由門側脚印的位置的確可以看見棺材那邊的情形。」

郭藥道：「還有那一具失去了的骷髏白骨我們也非要找回來不可。」

赤燕霞道：「哦？」

郭藥道：「事情如果眞的是方才我推測的一樣，離開了這裏的那具骷髏白骨隨時都可能殺人，無憂子無樂子無恨子沒有一個不是性情兇殘，他們那一個復活都是一樣。」

赤燕霞道：「死人復生，未必仍然是生前那樣子。」

郭藥道：「只怕還是生前那樣子，若是他已經忘記本來，又怎會取藥企圖救活兩個同伴呢？」

赤燕霞一想也是，道：「我立刻召集莊中各人搜尋那具骷髏白骨。」

沈勝衣聽在耳裏，暗忖道：「這個赤燕霞果然也是俠義中人，雖則痛心愛女身亡，仍不忘他人的生命安全！」

赤燕霞連隨走出書房。

沈勝衣郭藥兩個舉起脚步。

他們走出藥樓的時候，一羣人已然等候在藥樓之外。

除了小香，還有幾個婢僕，其餘都是佩劍的青年。

那些青年都是赤燕霞的門下弟子。

赤燕霞並沒有開宗立派，可是追隨他學習武功的人，前後已不止二百。

這二百多人之中，大都與他有多少親戚關係，其次就是慕名前來拜師的各地青年。

只要他們人正直不曾做壞事，赤燕霞很少拒絕，即使不怎樣正直，一入他門下，也會變得正直起來的。

他們規之嚴，絕不在任何名門大派之下，教導的認眞也是。

當然他不能够一一親自教導，但由他指派，代替他教導的弟子，無論教什麼，最少也已有他的五成火候。

到他們練得七七八八，他就會親自示範幾次。

是以他的弟子，每一個都有幾下子。

他們不少已經離開赤家莊，或者回家，或者在江湖上行走，但最少的一個時期也有超過一百人留在赤家莊之內。

因此赤家莊附近一帶，一向都非常太平，即使赤燕霞外出，也沒有人膽敢在附近生事。

赤家莊之內更就不在話下。

現在却竟然有人在莊院之內被殺，而且還是赤仙娃，難怪聞訊趕來的上下人等無一不是一面詫異之色。

一見小香，沈勝衣心念忽一動，趨前道：「小香姑娘，你說的那個方信離開的時候走向那方？」

小香手指左方道：「那方。」

沈勝衣回顧赤燕霞，道：「越窗進入書房的那個人也許就是方信。」

赤燕霞點頭，道：「還有朱庭玉，我們也應該找來一問。」他隨即目注門下弟子，道：「你們八個立即將朱庭玉，方信兩人找來，其他的則召集所有同門，搜索這附近一帶。」

一個佩劍青年脫口問道：「搜索什麼？」

赤燕霞道：「一具身穿杏黃道袍的骷髏白骨？」

那些佩劍青年不由的一怔。

赤燕霞接道：「搜索的時候必須小心，切記不可一個人走遠，那具骷髏白骨也許還能够殺人？」

那些佩劍青年聽說更詫異，他們正想問清楚，赤燕霞又道：「若是找到了那具骷髏白骨，先斷他四肢，再搬來這裏。」

他跟着拂衣，一聲：「速去。」

那些佩劍青年應聲忙退下。

赤燕霞目送他們離開，回對沈勝衣道：「我這樣處置，沈兄認爲如何？」

沈勝衣道：「換轉是我，也是這樣，在見過方信朱庭玉後，事情也許就會比較明朗？」

赤燕霞道：「最低限度也許就能够確定仙娃的死因！」

沈勝衣忽然問道：「方信朱庭玉到底是什麼人？」

赤燕霞道：「他們是結拜兄弟，也是我的兩個門徒，追隨我學劍已經有很多年。」

沈勝衣道：「爲人怎樣？」

赤燕霞道：「尊師重道。」

沈勝衣道：「武功現在相信相當不錯。」

赤燕霞道：「朱庭玉比較聰明，大概已經有我的五分功力，方信雖然肯苦練，但限於天資，始終比他遜一籌。」

沈勝衣道：「他們住在什麼地方？」

赤燕霞道：「就在這個莊院之內。」

他霍地轉向郭藥，道：「仙娃是不是時常找朱庭玉？」

郭藥搖頭道：「不清楚，白天我因爲需要煉藥，大都是留在藥樓這裏。小香她或者知道一些……」

小香仍然站立在旁邊。

赤燕霞立即目注小香，問道：「你是否知道？」

小香點頭道：「小姐不錯是時常去找朱庭玉少爺。」

赤燕霞道：「找他有什麼事？」

小香道：「這我就不清楚了，小姐她也沒有對我說。」

赤燕霞道：「你不是侍候小姐左右。」

小香道：「小姐去找朱少爺的時候都是獨個兒去，從來不許我跟隨着她。」

郭藥插口道：「怎麼你從來都不告訴我這件事。」

小香道：「小姐吩咐我這件事任何人都不可以說。」

郭藥沉默了下去。

赤燕霞瞪眼問道：「你知道的，就是這許多？」

小香囁嚅道：「有些事小婢雖然知道，却是不敢說。」

赤燕霞道：「爲何你不敢說？」

小香道：「小婢只是從別人口中聽來，並未曾目睹。」

赤燕霞道：「你究竟聽到了什麼？」

小香道：「很……很多人都說，小姐……小姐她……」

赤燕霞追問道：「她怎樣？」

小香低聲道：「小姐與朱少爺有私……」

這句話出口，小香便拜伏地上。

赤燕霞如遭雷殛，混身猛地一震。

郭藥亦不禁一怔，道：「仙娃怎會是這種女人？」

赤燕霞點頭，道：「可是沒有那種事別人怎會那樣說？」

郭藥道：「見到方信朱庭玉之後，我們就清楚的了。」

赤燕霞道：「不錯。」

郭藥又沉默了下去。

赤燕霞轉顧沈勝衣，苦笑道：「事情現在更複雜了。」

沈勝衣無言頷首。

赤燕霞接道：「你先後曾經解決過不少複雜的事情，這一次也請費些心思！」

沈勝衣道：「只怕不便。」

赤燕霞道：「我做事向來都不會徇私，也沒有所謂家醜不出外傳這一套。」

沈勝衣道：「如此我就放肆了。」

赤燕霞道：「你準備先從那裏着手？」

沈勝衣道：「趁現在有空閒，先仔細檢查一下那三副棺材與及那兩具骷髏白骨。」

郭藥插口道：「沈大俠是肯定殺人的並非骷髏？」

沈勝衣道：「現在焉敢肯定。」

他一笑接道：「相信你也一樣不敢肯定殺人的必然是骷髏。」

郭藥不能不點頭。

沈勝衣又說道：「如果殺人的並非骷髏，在棺材骷髏之上，我們也許就可以發現多少綫索。」

郭藥道：「事實如果證明眞的是骷髏殺人又當如何？」

沈勝衣道：「我們仍須弄清楚一件事。」

郭藥道：「什麼事？」

沈勝衣道：「赤仙娃爲什麼走來藥樓，打開那副棺材。」

赤燕霞道：「她一定有她的原因。」

沈勝衣道：「當然，無論是否骷髏殺人，我們都必須找出她這個原因。」

赤燕霞一面點頭，一面又舉步走向樓上。

沈勝衣當然亦跟了上去。

× × ×

經過一番仔細的檢查，沈勝衣赤燕霞都發現其中的兩副棺材曾經被撬開再釘上。

他們問郭藥。

郭藥沒有隱瞞從張成莫根兩個仵工口中知道的事情。

赤燕霞立即着人找來張成莫根。

這兩人都在家中比朱庭玉方信兩人好找得多了。

他們找到來的時候，朱庭玉、方信仍未見人。

赤燕霞沈勝衣問得很詳細，張成莫根亦知無不言。

他們頭腦雖然不怎樣靈活，聽說赤仙娃被棺材裏走出來的死人殺害，亦知道事情嚴重，是以幾天來的遭遇，一些也不敢隱瞞，事實他們也沒有隱瞞的必要。

赤燕霞知道他們是怎樣的兩個人，也聽得出，看得出他們並沒有說謊，問過了就讓他們回去。

沈勝衣沒有阻止。

因爲他也聽得出，看得出兩人沒有隱瞞什麼。

他目送那兩人去遠，忽然道：「赤兄是否還記得日前我們聽到的那一件刼案？」

赤燕霞道：「鎭遠鏢局的那一件？」

沈勝衣道：「不錯。」

赤燕霞道：「當時你曾經說過，那個賊做案的手法與大盜烏鴉很相似。」

沈勝衣道：「也許的確是烏鴉下的手。」

赤燕霞奇怪的望着沈勝衣，他實在不明白烏鴉的刼鏢與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沈勝衣接道：「那個姓烏的客商將棺材交給張成莫根他們之時，正是在刼案發生之後不久。」

赤燕霞道：「你懷疑他就是烏鴉。」

沈勝衣道：「有此懷疑。」

赤燕霞道：「這是說烏鴉得手後，將刼來的珠寶放在棺材之內，佯言是他老婆的屍體，假手張成莫根將那副棺材運出城外？」

沈勝衣點頭道：「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赤燕霞道：「即使眞的是這樣，與仙娃的被殺似乎並沒有什麼關係。」

沈勝衣道：「表面上看來的確是沒有。」

赤燕霞聽不明白。

沈勝衣也沒有多作解釋，緩步踱出樓外。

他有意無意的打量着樓外的竹樹。

看樣子，他已經有所發現。

事實在檢查那兩副棺材的時候，他的確發現了兩點可疑之處，只是他沒有說出來。

因爲他知道不是時候，而且那兩個疑點在目前亦起不了多大作用。

赤燕霞當在發覺沈勝衣的言談舉止有異，他追了出去。

郭藥沒有動，他站在原地，望着沈勝衣赤燕霞兩人的背影，神情很複雜。

複雜而怪異。

× × ×

出了藥樓，赤燕霞脚步加快，兩三步走到沈勝衣身旁，還未開口，沈勝衣已問道：「仙娃她喜歡不喜歡珠寶？」

赤燕霞一怔道：「喜歡極了。」

沈勝衣道：「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白一些？」

赤燕霞道：「兩年前我與她在附近的縣城走了一趟，本來是打算讓她見識一下附近的名勝古蹟，結果整整一個月，每一天都是在珠寶店子裏徘徊，回來的時候，我身上只剩下幾両銀子，此外全都給她買了珠寶。」

沈勝衣再問道：「除了珠寶之外她還有什麼東西特別喜歡？」

赤燕霞道：「據我所知就沒有了。」

沈勝衣一笑頷首，目光又落在竹樹之上。

赤燕霞追問道：「何以突然問起我這件事來？」

沈勝衣正想回答，竹徑那邊已傳來雜亂的脚步聲。

他循聲望去，旋即看見八個佩劍青年推着一個人穿出竹徑，向他們走來。

那八個佩劍青年就是赤燕霞派去找尋方信朱庭玉的那八個。

他們奉命找尋方信朱庭玉兩人，現在却只找來一個。

——他們找來的這個到底是方信還是朱庭玉？

沈勝衣心中這個疑問方生，八個佩劍青年已推着那個人走到赤燕霞的面前，其中的一個青年立刻走上一步，道：「師傅，方師弟找來了。」

——原來是方信。

沈勝衣下意識仔細打量了方信一遍。

方信也是一個年輕人，五短身裁，就相貌看來，非常忠厚。

他的臉龐紅得很厲害，一身酒氣，顯然喝過不少酒。

赤燕霞也發覺了，道：「你們在什麼地方找到他的?」

「在莊外的一間酒館之內，當時他正在喝酒。」

赤燕霞道：「朱庭玉呢?」

「我們找到他家中，他不在。」

「去了那裏。」

「他家中的人說，他一早他便已到隣鎮去了。」

「這麼巧?他到隣鎮去幹什麼?」

「據說是祝壽。」

「祝壽?」

「今天據說是他一個伯父的生日，他那個伯父就住在隣鎮。」

「什麼時候回來?」

「最快只怕也要明天中午，因為他那個伯父一定會留他下來喝杯壽酒，歇宿一宵。」

「你們飛馬趕去將他找回來。」

「現在就去?」

赤燕霞厲聲道：「現在就去。」

八個佩劍青年不敢逗留，一聲遵命，忙又退出去。

× × ×

方信事實已喝了不少酒，但是並沒有醉倒，而且似乎還很清醒。

所以他沒有追隨那八個佩劍青年離開，抓着他肩膀的兩個佩劍青年雖然鬆手，他也沒有摔倒地上，却突然跪倒在赤燕霞面前。

他跪地叩頭，口稱：「師傅——」

赤燕霞冷笑一聲，道：「你還記得有我這個師傅?」

方信一再叩頭道：「徒兒從未稍忘師傅教導大恩。」

赤燕霞道：「那麼你就從實說來。」

方信道：「師傅要徒兒說什麼?」

赤燕霞道：「方才你是否找過我女兒仙娃說話?」

方信道：「是。」

赤燕霞道：「你給她趕走了。」

方信道：「是。」

赤燕霞道：「之後你去了什麼地方?」

方信道：「我沿着圍牆繞了一個彎，越過圍牆，穿過竹林，走來這裏。」

赤燕霞道：「跟着穿窗而入，偷入二樓的書房?」

方信沒有否認，點頭。

赤燕霞瞪着他，問道：「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方信恨恨道：「我越想越不服氣，立心再找她說個明白，如果她再不答應，就揍她一頓，揍到她答應為止。」

他越說越激動，也不知是否因為有幾分醉意，還是因為太激動，忘記了他口中要揍的人是赤仙娃，忘記了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赤仙娃的父親，是他的師傅赤燕霞。

赤燕霞居然沒有生氣，又問道：「那麼你何以不從正門進去?」

方信道：「因為小香姑娘在門外，我不想這件事鬧開去。」

赤燕霞連隨問道：「你到底要她答應你什麼?」

方信道：「不要再找朱庭玉。」

赤燕霞道：「她時常去找朱庭玉?」

方信道：「尤其是這個月來，差不多天天都去。」

赤燕霞道：「找他有什麼事?」

方信道：「每一次她都是走進去朱庭玉的房間，除了那件事，還有什麼事?」

赤燕霞面色一變，道：「你沒有說謊?」

方信又叩頭，道：「徒兒是怎樣的一個人，到今日，師傅難道還不清楚?」

赤燕霞默然頷首，道：「你如何知道這件事情?」

方信道：「十日前，徒兒無意中聽到別人這樣說……」

赤燕霞道：「原來只是聽說。」

方信搖頭接道：「當時徒兒並不相信，親自走去質問義兄，誰知道正好就碰上他們兩人同在房內。」

赤燕霞道：「你說詳細一些。」

方信道：「當時我大力拍門，朱庭玉開門看見是我，怎也不肯讓我進去，我奮力推開他闖進門內，就看見仙娃小姐衣衫不整的坐在床上。」

赤燕霞鐵青着臉，道：「當時你怎樣?」

方信道：「呆住了，因為我實在想不到他們竟然會做出這種事。」

赤燕霞道：「他們又如何?」

方信道：「仙娃小姐立即叫我滾出去。」

赤燕霞道：「你出去了?」

方信道：「是朱庭玉將我推出去。」

他一頓接道：「之後我在外面窺伺了幾天，幾乎每一天都看見仙娃小姐來找朱庭玉，我實在忍無可忍，貪夜約了朱庭玉出來，質問他這件事。」

赤燕霞道：「他怎樣說?」

方信一嘆，道：「聽他說，他也是身不由己。」

赤燕霞道：「哦?」

方信道：「他根本無法抗拒仙娃小姐的誘惑。」

赤燕霞無言頷首。

他不能不承認赤仙娃的誘惑那麼厲害。

方信接道：「所以我只好找仙娃小姐，請她罷手，因為那樣繼續下去，始終有一天被師傅或者郭藥師兄發現，那麼，他的這一生，也就完了……」

赤燕霞截口問道：「你越窗進入書房，是否就躲在房門之後。」

方信點頭道：「我無意躲在那裏，可是正當我準備走出房門的時候，忽然看見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赤燕霞急問道：「到底什麼事情。」

方信的面色逐漸起了變化，道：「我看見仙娃小姐一面笑容的捧着一塊棺材蓋，似乎要將那副棺材打開來，我方在奇怪為什麼她這樣做，她已經將棺材蓋揭開……」

赤燕霞急不及待的追問道：「棺材蓋揭開了又怎樣?」

方信醉紅的臉龐這片刻竟然發青，語聲也顫抖起來，道：「我立即聽到一聲非常恐怖的怪叫聲，一個身穿道袍的骷髏疾從棺材中撲出來，猛撲向仙娃小姐。」

赤燕霞驚問道：「仙娃她當時又怎麼樣應付?」

方信顫聲道：「她失聲大叫救命，雙手發出了很多暗器，可是，並未能夠阻擋那個骷髏的來勢，結果給追的撞斷了一片欄干，跌了下去。」

赤燕霞剎那如同置身冰窖。

方信顫聲接道：「我當時還以為是有人裝神弄鬼，可是看清楚，那的確只是一個骷髏，雙手亦只剩白骨，不由就慌了起來。」

沈勝衣道：「一驚之下，於是你就越窗逃去，逃到酒館裏喝酒來鎮驚。」

方信不覺連身子都顫抖，道：「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那樣恐怖的事情。」

赤燕霞目注沈勝衣，慘笑道：「真的是骷髏殺人?」

沈勝衣只有苦笑。

他聽得出方信並不是說謊，這叫他還有什麼話說?

郭藥不知何時已走了過來，這下忽然歎息道：「我這樣與天爭命，也知道必遭天譴，果然救活了一個死人，立即就賠上一個活人的性命。」

赤燕霞道：「這也許是巧合，你不必太難過……」

他眼睛突然一亮，脫口叫起來：「那些藥既然眞的有效，何不給仙娃一試，說不定服藥之後，她一樣能夠起死回生!」

一言驚醒夢中人，郭藥立即道：「我現在就去準備藥物。」

他連隨轉身走入藥樓。

方信當然聽不懂，他不由自主舉起脚步，跟在郭藥的後面，可是，才走出一步，就給赤燕霞叫住：「這裏已沒有你的事，你可以回家了。」

方信道：「我……」

赤燕霞輕叱道：「你什麼，快回去?」

方信不敢再多說什麼，也不敢再留下來。

他當然看得出赤燕霞的心情很惡劣。

赤燕霞喝走了方信，便與沈勝衣一同走回樓內。

他們進去的時候，郭藥已經將赤仙娃的屍體抱起來，放在樓中那張八仙桌之上。

跟着他從樓上書房拿來兩個瓷瓶。

兩個瓷瓶都滿盛藥粉。

他將一瓶藥粉和水灌入赤仙娃的口內，還有的一瓶却用空心的金針注入赤仙娃全身的穴道之內。

這種工作顯然頗費心力，到他放下金針的時候，渾身已汗水濕透。

赤燕霞沈勝衣一旁靜靜的看着，雖然很奇怪，却不敢出言詢問，只恐令郭藥分神，下針刺錯了位置。

一直到郭藥停手，赤燕霞才忍不住問道：「要用這麼多的藥粉?」

郭藥以袖拭汗道：「仙娃的體質虛弱，雖然是新死，不用這麼多的藥粉，只怕仍然起不了作用。」

說完這句話，他就在旁邊的一張椅子坐下來，瞬也不瞬的盯着赤仙娃的屍體。

赤燕霞，沈勝衣不由自主的亦在旁邊椅子坐下來。

× × ×

半個時辰不覺就過去，屍體一些反應也沒有。

郭藥赤燕霞繼續守候，沈勝衣却似已不耐，悄然站起身，踱出了樓外。

他就在樓外徘徊，脚步放得非常輕，似乎不想驚動樓中兩人。

樓中兩人也沒有理會沈勝衣，只是在沈勝衣站起身子的時候望了他一眼，之後目光又回到赤仙娃的臉上。

藥物到底甚麼時候才生效?

× × ×

黃昏。

赤仙娃的屍體仍然全無反應。

下人送來了飯菜。

赤燕霞吩咐在樓外擺用，他就在樓外吃了過一頓晚飯。

吃得並不多，赤燕霞郭藥的胃口顯然都不好，沈勝衣的胃口雖然好得很，看見同桌的人這樣子，不由也打了一個折扣。

下人收拾碗碟桌椅離開的時候，奉命搜索那具骷髏白骨的門徒已先後回來。

他們已搜遍附近一帶，可是並沒有找到那具骷髏白骨。

赤燕霞立即吩咐他們通知附近一帶的人家在夜間緊閉門戶，以防萬一。

莊院內也一樣。

× × ×

其實不用再通知，太陽一下山，赤家莊附近一帶的人家經已將門戶緊閉。

骷髏復活殺人，有一具從赤家莊走了出來的消息，早已傳遍這附近一帶。

赤仙娃的暗器功夫這附近一帶誰都知道厲害，連赤仙娃也死在骷髏的手下，還有誰敢冒這個險?

× × ×

黃昏逝去，黑夜降臨。

入夜之後，赤家莊內外更就是一片死寂。

可是這時候，竟然還有更鼓聲。

× × ×

打更的是這裏的更夫，姓丁，排行第三，今年已經五十出頭。

丁老三向誇膽大包天。

他的膽子事實也不小，膽子小的人，也根本不能夠做更夫這種工作。

不過今夜他即使不打更，也沒有人怪他。

他也明白這一點，可是到時候，他還是走了出來。

因為他與人賭了五兩銀子。

賭他敢膽今夜出來打更。

他決定贏這五兩銀子，所以喝了半斤老酒壯膽，一到時候就背了更鼓，提了燈籠出來。

起更的地方，是赤家莊的正門。

初更將盡的時候，丁老三又向赤家莊的正門走來。

他一路東張西望，不時還回顧身後，神色亦顯得有些驚恐。

一路他並沒有遇見甚麼人，無論是死人抑或是活人。

每一家都是門戶緊閉，就連鎮口那兩間夜店也一早就關上。

這附近一帶簡直就像是變成了一處死城，只有他一個人在街上徘徊。

所以他膽子雖然大，還是不禁由心寒了出來。

現在他甚至已有些後悔。

幸好，就在這個時候，他終於看見了一個人。

那個人挨坐在赤家莊門旁的一株白樺樹下，好像在乘凉。

赤家莊的大門不分晝夜，終年大開，悶熱的晚上，莊中子弟與及看門的家人都會坐在石階，或者門旁的白樺樹下乘凉。

可是今晚並不悶熱。

——難道那個人也是與人打賭?

丁老三急步走了過來。

無論如何有個人作件總是好的。

那個人都似乎並未察覺丁老三向他走來，他屈膝坐地，雙手擱在膝上，整個頭，都埋在臂彎之內。

丁老三走到了他身旁，他仍然那個樣子，沒有將頭抬起來。

——莫非他已經睡着了?

丁老三下意識俯身伸手往那個人的肩頭一拍，道：「朋友你……」

三個字出口，他突然住口。

他已經發覺那隻手拍着的是沒有肉的骨頭，亦留意到了那個人身上穿着的是一襲道袍。

那個人給他一拍，立時一旁倒下!

一雙手連隨滑下，一個頭就露出來。

燈光下，丁老三看得非常清楚。

那個頭赫然是一個骷髏，那雙手赫然只剩白骨。

丁老三當場魂飛魄散!

那個骷髏的兩排森森白齒卽時彷彿一咧，彷彿就要跳起來，向丁老三撲過去。

丁老三那裏還敢再留下來，他失聲大叫：「救命！」

失聲大叫：「骷髏殺手來了！」

他大叫着狂奔向莊門那邊，燈籠鼓棒都丟了。

他扯開喉嚨大叫，靜夜中更加响亮。

赤家莊之內立時燈火四亮，開門啓戶之聲，此起彼落！

× × ×

「骷髏殺手來了！」

一個傳一個，沒有多久這消息已經傳入藥樓。

沈勝衣赤燕霞郭藥仍然在藥樓內守候着赤仙娃的屍體。

聽到這消息，三人都為之色變。

赤燕霞忙問：「現在在甚麼地方？」

入來稟告的那個弟子應道：「聽說在莊門之外。」

赤燕霞一望沈勝衣，說道：「我們出去會他！」

沈勝衣正有此意。

郭藥道：「我也去看看。」

赤燕霞搖頭道：「不，你留在這裏守着仙娃的屍體！」

語聲甫落，他已奔了出去。

沈勝衣並不比他慢，那個弟子亦自跟着追出。

郭藥目送他們的背影先後在樓外竹徑消失，皺起了眉頭。

「——這到底是甚麼回事？」

他喃喃自語，不由自主的站起身子，緩步踱出藥樓外。

整座藥樓現在就只得他一個人。

竹林外却人聲嘈雜，都向莊門那邊迅速的移去。

郭藥聽在耳裏，面上疑惑之色更重，忍不住步下樓前石階。

他實在想走出去一看究竟。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突然發覺竹林中人影一閃。

「誰？」他一聲輕叱，右手已按在腰上。

他的腰間纏着一支三尺長的軟劍。

「是我！」一個人應聲從竹林之中走了出來。

一個黑衣中年人，手中捧着一個木鳥籠。

罩在籠子上的那塊錦布已經掀起來，捲在籠頂上。

樓中射出來的燈光，照亮了那個人的臉龐，也照亮了那個大鳥籠。

郭藥並不認識那個人，却認識養在籠子內的是一頭烏鴉。

他脫口道：「烏鴉！」

黑衣中年人一笑，道：「我正是烏鴉，大盜烏鴉！」

郭藥淡應道：「哦？」

烏鴉接道：「也就是拜托張成莫根運送一副棺材的那個烏老闆。」

郭藥道：「你深夜走來這裏有何貴幹。」

烏鴉道：「你應該明白。」

郭藥道：「就是不明白。」

烏鴉淡笑道：「我那副棺材之中，滿載珠寶，那是我刦自鎭遠鏢局，為了方便運出去，才交託張成莫根，誰知道半途出了亂子，竟然與車上你那三副棺材其中的一副調亂了。」

他聳聳肩膀，接下去：「珠寶於是就變了一具骷髏白骨，昨日我已經發覺，昨夜已找來這裏。」

郭藥道：「哦？」

烏鴉道：「我一再搜索，可是找不到那批珠寶，却看見你的一切舉動，當時我非常奇怪，到今天下午，聽到了赤仙娃的被殺，才知道你的目的，所以我立卽趕回去將那副棺材運回來，將棺材中的那副骷髏白骨搬到莊門外，現在那副骷髏白骨總算被發現了。」

郭藥恍然大悟。

烏鴉又道：「那副骷髏白骨的出現使你那個骷髏殺人的計劃更加完善，你應該很開心才是。」

郭藥並不開心，冷然瞪着烏鴉，好像不明白烏鴉在說甚麼。

烏鴉繼續道：「我帮了你那麼大的一個忙，你當然也應該多謝我。」

郭藥冷冷的道：「多謝！」

烏鴉道：「就只是一聲多謝？」

郭藥道：「你還想怎麼？」

烏鴉道：「想你交還我那批珠寶。」

郭藥道：「我不知道有甚麼珠寶！」

烏鴉面色一變，道：「你這是說笑還是認眞？」

郭藥冷聲道：「我並不是一個喜歡說笑的人。」

烏鴉道：「這是說，你是立心吞滅我那批珠寶的了？」

郭藥冷笑不語。

烏鴉接道：「就不怕我找赤燕霞，揭發你的秘密？」

郭藥忽問道：「你知道赤燕霞是怎樣的一個人？」

烏鴉道：「你說呢？」

郭藥道：「他生平嫉惡如仇，壞人遇上他，據我所知一向是九死一生！」

烏鴉冷笑道：「對於殺害他女兒的兇手，我相信他也一定不會手下留情！」

郭藥道：「只不知他相信你的說話還是我的說話。」

烏鴉怔住在那裏。

郭藥接道：「那具骷髏你已經送回來，我實在想不出你還有甚麼證據證明你的說話？」

烏鴉歎了一口氣，道：「那麼多珠寶，一個人獨佔，你難道不覺得太過貪心？」

郭藥笑了，說道：「你見過嫌錢多的人沒有？」

烏鴉道：「還沒有。」

他面色一沉又道：「你這是迫我用强？」

郭藥一笑。

一笑未絕，他腰間三尺軟劍已出鞘。

人劍齊飛，突然飛前，飛刺烏鴉。

烏鴉大笑後退，一退半丈，道：「想殺人滅口？」

郭藥一聲不發，軟劍嗡的抖得筆直，追前刺出。

他的劍快而狠！

本來他就是赤燕霞的門下弟子，雖然因為更喜歡研究醫術，煉藥的時間多過練劍，幾年以來，最少也已有赤燕霞的三四分功力。

可惜烏鴉的本領雖則比不上赤燕霞，却是在他之上。

烏鴉的輕功尤其高强，左閃右避，起落如飛！

郭藥一連幾劍都落空。

烏鴉連避郭藥幾劍，道：「你既然動兵器，我也不對你客氣了。」

說話間他的手裏已多了一支劍。

也是軟劍。

他拔劍又道：「我將你拿下，那怕你不說出珠寶的所在地。」

語聲未已，郭藥的劍已又向他殺到，一連十幾劍砍殺，簡直就像要拚命的樣子。

烏鴉倒也不敢大意，慌忙招架。

郭藥却並不是眞的要拚命，十幾劍砍殺落空，身形忽一偏，竄入了旁邊竹林。

烏鴉失笑道：「想逃？沒有這麼容易！」

他身形忽起，緊追在郭藥身後。

以他的輕功，應該很快就追上郭藥。

只可惜郭藥在這條竹徑進出，已不知幾千百次，雖然是在黑夜之中，對他也並無絲毫影响。

烏鴉反而不敢將身形放盡。

對於他，這個環境到底是陌生。

× × ×

穿過竹徑，出了月洞門，郭藥突然高呼道：「有刺客！」

烏鴉在後面聽到，不由就一怔，追前的身子連忙向後退回。

因為他在月洞門口已瞥見幾個人正穿過那邊庭院，向莊門那方奔去。

那幾個都是佩劍青年，也是郭藥的師兄弟，他們當然聽到郭藥的呼叫，身形一頓，立卽轉向郭藥這邊奔來。

烏鴉連忙竄入竹林之內。

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個學問，烏鴉早就懂得了。

那幾個佩劍青年很快走到郭藥身旁，其中的一個連隨問道：「郭師兄，刺客在那裏？」

郭藥見烏鴉沒有追前，知道他避忌，心中已有了主意，道：「方才我看見一個人握劍從竹林外走過。」

那個青年道：「也許是我們的師兄弟。」

郭藥道：「是也未可知，你們現在都是趕向莊門那邊？」

那個青年道：「很多人都已去了。」

郭藥道：「這一來莊內豈非中空？萬一有敵人乘機混進來如何是好？」

衆人不由點頭。

郭藥接道：「我以為應該留幾個人在莊內逡巡一下。」

一個青年道：「這倒是。」

另一個青年道：「郭師兄，有沒有見到師傅？」

郭藥道：「師傅已經與沈大俠趕出去莊外了。有師傅與沈大俠兩人，那邊相信已不成問題。」

衆人不由點頭。

郭藥接道：「所以我才沒有出去，只是在這附近逡巡。」

一個青年道：「我們也應該這樣才是。」

衆人立時散開，逡巡起來。

郭藥看在眼內，笑在心中，他沒有回藥樓，背負雙手，亦在附近徘徊。

× × ×

沈勝衣赤燕霞出到莊門的時候，已經有三四十個佩劍青年。

他們一個個一手執燈籠火把，一手緊握利劍，圍着門外那株白樺樹，神色凝重，如臨大敵。

火把燈籠照的那附近光如白晝。

挨坐在白樺樹下的那具骷髏白骨在明亮的燈光火光之下，亦發出凄冷的白芒，却一動也不一動。

衆人也沒有動。

他們事實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是好。

沈勝衣赤燕霞藝高人膽大，分開衆人，兩步上前。

赤燕霞目光一落，厲聲道：「站起來！」

那具骷髏彷如未聽，毫無反應。

赤燕霞一等再等，轉顧沈勝衣，道：「他莫非裝死，等我們上去，才突然出手？」

沈勝衣道：「也許根本已死去。」

赤燕霞道：「你是說藥力已消失？」

沈勝衣皺起眉頭，說道：「這樣說亦無不可。」

這件事他本來已經有些眉目，現在却又如同墮身五里霧中。

赤燕霞道：「但我的推測亦不無可能。」

沈勝衣信口問道：「依你看，怎麼樣處置他？」

赤燕霞道：「無論他是否還能够作祟，為安全設想，先斷下四肢。」

沈勝衣道：「好，你斷他左肢，我斷他右肢。」

赤燕霞道：「我們動手。」

兩人身形幾乎同時展開。

匹練也似的兩道劍光亦幾乎同時飛閃！

周圍的燈光刹那一暗。

劍光一閃卽逝，兩人身形亦鬼魅般一閃卽回，回到原來站立的地方，劍竟然都已入鞘。

那具骷髏的四肢亦已四分。

他也不知道是無憂子？無樂子？還是無恨子？

不過是無憂子也好，無樂子無恨子也好，卽使他們還未化為骷髏白骨，在兩人聯劍這一擊之下，結果只怕也是一樣。

周圍各人只看得瞠目結舌。

赤燕霞連隨目注沈勝衣道：「好身手。」

沈勝衣道：「彼此。」

赤燕霞道：「你我若是相鬥，敗的一定是我。」

沈勝衣道：「未必。」

赤燕霞道：「卽使你我功力一樣，你到底比我年輕，反應也必然比我敏捷。」

沈勝衣道：「經驗也是勝負關鍵。」

赤燕霞笑道：「這件事我却不想以事實來證明。」

沈勝衣道：「我也不想。」

赤燕霞大笑。

沈勝衣亦自一笑，回顧地上那具骷髏道：「他顯然已經死亡。」

那具骷髏始終沒有絲毫反應。

赤燕霞目光一落，道：「卽使他還有知覺，現在也不能够再作惡的了。」

他雙手連隨一拍，道：「你們將這具骷髏搬到藥樓去。」

幾個青年應聲上前。

街頭那邊適時傳來急遽的馬蹄聲。

九騎快馬未幾如飛到來。

赤燕霞派去的八個弟子，終於將朱庭玉找回來。

× × ×

朱庭玉是一個很英俊的年輕人。

赤燕霞門下弟子之中，最英俊的也是他。

這一點沈勝衣一見面便已發覺。

他由心歎了一口氣。

好像這樣的一個青年人竟然做出那種事，的確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赤燕霞心中也在歎息。

他本來很喜歡朱庭玉這個徒弟，現在却只是覺得厭惡。

朱庭玉一見赤燕霞，慌忙勒住坐騎。

他讓鞍下馬，倒頭便拜，口中恭聲說道：「師傅——」

赤燕霞偏身讓開，截口道：「朱公子請起，赤某人受不起這個禮。」

他這樣說話，無疑已斷了師徒關係。

其他人聽說齊都一怔。

朱庭玉更加詫異，道：「到……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赤燕霞道：「我的女兒赤仙娃，被人殺死了。」

朱庭玉道：「幾位師兄弟，已經告訴了我，這……」

赤燕霞又截口道：「你大概也想一見她的遺容？」

朱庭玉道：「我想……」

赤燕霞再截道：「那麼請隨便上藥樓。」

他連隨與沈勝衣打了個招呼，轉身舉步。

朱庭玉只好爬起身子，跟他們進去。

× × ×

來到藥樓，他們便已看見郭藥。

郭藥正與一個青年在竹林外逡巡。

赤燕霞一見，問道：「怎麼你不留在藥樓內？」

郭藥道：「方才我彷彿看見有人持劍在竹徑外走過，所以走出來一看。」

赤燕霞道：「那相信是莊中弟子！」

郭藥一指後面抬着骷髏的幾個兄弟，道：「已將他制服了？」

赤燕霞道：「他根本就沒有反抗。」

郭藥道：「也許藥力已消失。」

赤燕霞道：「即使還未消失，也不能再作惡的了。」

郭藥道：「哦？」

赤燕霞道：「我與沈兄，已將他的四肢斷去。」

郭藥道：「這也好。」

他的目光忽落在朱庭玉的面上，道：「已找到他了。」

赤燕霞冷然頷首。

朱庭玉上前一步，道：「郭師兄……」

郭藥立刻截斷了他的說話，道：「這樣稱呼我擔當不起。」

他的語聲，面容冰雪一樣。

朱庭玉的面色不由得變了。

他畢竟也是一個聰明人，立時想到他與赤仙娃的秘密也許已經被揭發。

郭藥沒有再理會朱庭玉，回對赤燕霞道：「先回藥樓再說。」

赤燕霞點頭。

郭藥第一個轉身走入月洞門，走入竹徑。

他知道這時候烏鴉必然已開溜，即使未開溜，也不敢走近來，更不敢暗算他。

所以他放心舉步。

寶珠歸趙　破鏡難圓

夜已深。

藥樓內不久又回復一片寂靜。

赤燕霞喝走了門下弟子，只留下朱庭玉。

整座藥樓就只得他，沈勝衣，郭藥，朱庭玉四人。

再還有就是赤仙娃。

到現在赤仙娃仍然是一個死人。

郭藥又坐回原處，他一直都是面門坐着，在他身後不遠就是那幅華陀的畫像。

遠離燈光的關係，華陀的畫像黯然無光。

他現在也似乎已被郭藥的光芒掩蓋。

無疑他是一代名醫，藥到回春，甚至敢膽劈開人的腦袋來治頭風，可是還沒有郭藥那種生死人，肉白骨的本領。

赤燕霞沈勝衣亦坐下。

他們一直是坐在郭藥的左右，那是郭藥給他們安排的座位。

郭藥雖然沒有限定他們一定要坐在原來的座位，可是一種習慣的驅使，他們還是坐回原處去。

赤燕霞隨即把手一擺，說道：「朱公子請坐。」

朱庭玉青着臉，道：「師傅……」

赤燕霞輕聲叱道：「不要再叫我師傅！」

朱庭玉道：「可是……」

赤燕霞截道：「我們師徒的關係，到今日爲止。」

朱庭玉顫聲道：「這是爲了甚麼？」

赤燕霞冷笑道：「你自己應該明白。」

朱庭玉道：「我……」

郭藥道：「坐，坐下好說話。」

朱庭玉無奈坐了下去，坐在郭藥的對面，也只有這張椅子剩下。

他的目光不覺落在放在桌子上的赤仙娃的屍體上，神情一慘，道：「想不到赤師妹眞的死了。」

赤燕霞道：「你很傷心？」

朱庭玉無言點頭。

赤燕霞道：「我也傷心得很，而且痛心得很。」

朱庭玉垂下頭。

赤燕霞接道：「你與她的事，我全都知道了。」

朱庭玉啞聲道：「是什麼事？」

赤燕霞冷笑道：「你倒也懂得裝模作樣，不過即使你怎樣狡辯也沒用，仙娃一復活，事情還是有一個明白！」

朱庭玉霍地抬頭，失聲道：「她復活？」

赤燕霞還未答話，郭藥那邊突然以指按唇，道：「禁聲！」

赤燕霞一怔，還是忍不住問道：「是不是藥力開始發出作用？」

他的語聲却已放得很低。

郭藥輕聲道：「她開始動了！」

赤燕霞朱庭玉不由盯穩了赤仙娃的屍體，沈勝衣也不例外。

不知是藥物眞的生效，還是因爲郭藥的說話影響，在他們的眼中，燈光下赤仙娃的屍體彷彿微微的一動。

到他們聚精會神望去，屍體顯然又全無反應。

郭藥即時道：「也許她身體衰弱，我們將眞力迫入她的體內，且看能否起多少作用？」

他話口未完，沈勝衣的一隻右手已按着赤仙娃的眉心。

觸手冰冷，他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

赤燕霞雙手同時一落，急脫去赤仙娃脚上穿着的鞋子，雙掌同時抵住了赤仙娃雙足的足心。

朱庭玉雙掌不覺亦壓在赤仙娃左右的手腕手心之上。

郭藥的雙掌亦向赤仙娃的右手按下。

他的雙掌還未按實，突然往上一翻！

嗤嗤嗤嗤的，立時破空聲響，四道寒芒突然從他的雙袖之內飛出，飛擊朱庭玉的心胸咽喉！

四支袖箭！

× × ×

這一擊實在出人意料！

相距又是這麼近，這一擊應該萬無一失的了，但竟然失手！

那刹那之間，一道劍光突然的電般從旁飛來，截住了那四支袖箭！

叮叮叮叮的四聲，那四支袖箭竟然間不容髮的被旁來這一劍擊落桌面。

是沈勝衣的劍！

沈勝衣的左手劍無疑迅速，可是他怎能够及時拔劍擊下那四支袖箭？

莫非他早已知道郭藥有此一着？

又怎會知道？

× × ×

叮叮的劍擊暗器聲中，朱庭玉突然一聲慘叫！

是慘叫不是驚呼！

郭藥袖中射出的袖箭只是四支，已盡被沈勝衣的劍擊落，並沒有射在他的心胸咽喉之上，他爲什麼還慘叫？

沈勝衣不由長身望去。

一瞥之下，他當場變了面色！

桌底下赫然出現了一支鐵槍。

那支鐵槍從桌底下伸出，刺入了朱庭玉的臍下，刺穿了朱庭玉的身子，竟然連他靠着的椅背也穿透。

這一槍之力不算小的了。

一槍正中要害。

朱庭玉半身向前一栽，當場氣絕！

沈勝衣握劍左手青筋蚯蚓般根根怒起，目光一轉，怒視郭藥。

他實在想不到郭藥除了那四支袖箭之外，還在桌底下暗藏了一支鐵槍。

郭藥並沒有迴避沈勝衣冷峻的目光，面露笑容。

冷笑！

眼瞳中却盡是狠毒之色。

赤燕霞這時候亦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整個人木頭一樣怔在那裏。

事情實在出他意料之外！

× × ×

良久——

沈勝衣突然開口一聲：「好！」

郭藥冷笑道：「我費盡心思想出來的計劃，當然好！」

沈勝衣道：「你知道我已在懷疑你？防備你？」

郭藥道：「檢查棺材後，我見你留意那些竹樹，便已經知道。」

沈勝衣道：「可是在我到來之前，你已經安排好一切。」

郭藥冷冷一笑，說道：「我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沈勝衣道：「現在我已經知道了。」

郭藥道：「一擊不中，便沒有再出手的機會，我準備兩樣致命的武器也不放過。」

沈勝衣道：「其實就只是那一支鐵槍已經足够，你是用脚將槍踢前。」

郭藥道：「是用脚。」

沈勝衣道：「在伸脚不及的地方，以脚置人於死地，的確出人意料。」

郭藥道：「在兩大高手之間，如果辦法不出人意料，又焉能成功殺人？」

沈勝衣道：「你在那一踢是必已花了不少時間。」

郭藥道：「爲了使那一踢能够準確的踢在槍尾之上，事前我已反覆練習了三百多次，踢斷了三支鐵槍，弄壞了四張椅子。」

他冷笑接道：「我這個人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沈勝衣無言。

赤燕霞那邊即時大叫起來，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郭藥道：「你難道沒有看見，我殺了朱庭玉？」

赤燕霞道：「爲什麼你要殺他？」

郭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難道你已經完全忘記。」

赤燕霞道：「這個我自會處置他。」

郭藥道：「你準備廢去他的武功，將他逐出門牆！」

赤燕霞道：「我是有這個打算，何以你知道？」

郭藥道：「你說與他的師徒關係到今天爲止之時，我已經推測得到。」

赤燕霞道：「他雖然做出了這種事情，還未至於非死不可。」

郭藥道：「哦？」

赤燕霞道：「因爲這件事主動的並不是他，所以他雖然罪無可恕，但情有可原。」

他一頓接口道：「你的感受我當然也很明白。」

郭藥道：「明白就好了，你不殺他，我殺他！」

赤燕霞目光一閃，道：「你的那一切，却是早已安排妥當。」

郭藥道：「因爲，我早已知道他與仙娃的事。」

他推椅而起，道：「我並非一個呆子，方信他們都已知道了，身爲丈夫的這個我又怎會全不知情。」

一面說他一面踱向那幅華陀畫像。

他停在畫像之前，手按畫像，緩緩的轉過身來，道：「學醫的人，很多都有一種潔癖，我是其中的一個。」

赤燕霞沈勝衣瞪着他，聽他說下去。

郭藥接道：「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一看見仙娃的身子，我便想作嘔。」

他冷笑又道：「一個女人同時有多過一個男人，簡直就像是一個衆人尿壺，這個譬喩我相信你們都會明白。」

沈勝衣赤燕霞不由的點頭。

郭藥道：「有些人也許不會在乎，甚至根本就沒有骯髒的觀念，但我不是。」

赤燕霞道：「你爲何不告訴我？」

郭藥道：「因爲我知道告訴你，根本不能令我心滿意足！」

他不等赤燕霞開口，又接上說話道：「仙娃是你最疼愛的女兒，縱然她做錯了事，你也一定不會怎樣處罰她，至於朱庭玉，正如你所說，罪無可恕，情有可原，你大不了廢去他的武功，逐出門牆。」

赤燕霞道：「這懲罰對他已經足够。」

郭藥道：「在你是的。」

赤燕霞道：「你要怎樣才心滿意足。」

郭藥道：「不殺他們兩人，難消我心頭之恨！」

沈勝衣插口問道：「你什麼時候知道他們的事。」

郭藥道：「四個月之前。」

沈勝衣道：「何以等到現在，你才採取行動。」

郭藥道：「朱庭玉的武功你是不知道在我之上！」

沈勝衣道：「你可以用袖箭暗算。」

郭藥道：「可惜他不肯讓我接近，一看見我便遠遠躲開。」

沈勝衣道：「這大概是因爲自知對你不起，心中有愧，所以就不敢面對你。」

郭藥道：「或者他以爲我已經知道那件事，恐怕我突下殺手。」

沈勝衣道：「他無疑也是一個聰明人。」

郭藥道：「他既然有所防備，我要暗算他，成功的希望實在不大，一擊不中的話，以後要報復就更加困難了。」

沈勝衣道：「所以你寧可另外想辦法，等到現在。」

郭藥道：「這之前我已經想過很多辦法的了。」

沈勝衣道：「全都不行。」

郭藥搖頭道：「如果只是殺朱庭玉一個人，最少有三個辦法是可行的。」

沈勝衣道：「何以你不實行。」

郭藥說道：「因爲，那三個辦法對我都很危險，一擊不能致命，必然就是同歸於盡的局面。」

沈勝衣道：「你是怕死？」

郭藥道：「千古艱難惟一死。」

他淡笑接道：「何況我的心願並不是只殺朱庭玉一個人。」

沈勝衣道：「你可以先殺赤仙娃。」

郭藥道：「可惜這也不容易。」

沈勝衣道：「難道連殺死赤仙娃的信心你也沒有。」

郭藥道：「也沒有。」

他抬頭望了一眼，道：「你應該知道她是一個暗器高手。」

沈勝衣點頭，他還沒有忘記赤仙娃死之前，驚慌之下，仍能够將撲向她的那具骷髏用暗器打成刺蝟一樣。

郭藥接道：「我未必能够避開她臨死之前的暗器反擊，何況在殺死她之後，我必須盡快擊殺朱庭玉。」

沈勝衣道：「不錯。」

郭藥道：「我縱然不惜與他同歸於盡，在那麼短促的時間之內，不難有兼顧不到的地方，如果被他發現了我的企圖，我就會飲恨黃泉的了。」

沈勝衣道：「是以你只有就暫時忍耐。」

郭藥道：「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想到成功後的那份快樂，日子總算還好過。」

沈勝衣道：「也虧你想出這計劃。」

赤燕霞揷口道：「到底什麼計劃？」

沈勝衣道：「與天爭命！」

赤燕霞一怔，道：「哦？」

沈勝衣道：「人死不能復生，你之所謂研究出了一種可以起生回生的藥物，只是一個佈局！」

赤燕霞道：「佈局？」

沈勝衣道：「可是他一切都非常認眞，加以他本來就是一個老實人，所以你們不覺完全都相信他的說話。」

赤燕霞道：「事實不是？」

沈勝衣點頭道：「他不過藉此進行殺人的計劃！」

赤燕霞道：「到底是怎樣的？」

沈勝衣道：「他先令你相信他眞的已研究出一種能够起死回生的藥物，然後你自然走去找幾具屍體回來，每一個人都有好奇心，換轉是我，也會好像你那樣做。」

赤燕霞道：「屍體找來了又怎樣？」

沈勝衣道：「他就將載着屍體的棺材，放在這藥樓的樓上，然後引赤仙娃到來將棺材打開。」

他語聲一沉，道：「只要棺材蓋打開，屍體就會從棺材中撲出來。」

赤燕霞道：「事實的確就是這樣。」

沈勝衣道：「這却不是他下的藥物發生了作用。」

赤燕霞道：「哦？」

沈勝衣道：「在檢查棺材的時候！我已經發現了兩點可疑之處。」

赤燕霞催促道：「快說。」

沈勝衣道：「一是仙娃打開了的那副棺材的邊緣，有被硬物刮花的痕跡留下，在旁邊那扇打開了窗戶的窗檽上竟發現類似的痕跡。」

赤燕霞道：「這是暗示什麼？」

沈勝衣道：「從那扇窗戶望出去，是無數竹樹，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遇上的一件鬼簫密室殺人怪事！」

赤燕霞道：「這件事是怎樣的？」

沈勝衣道：「一對新婚夫婦洞房之夜在一個緊閉的房間之內被人用利器亂刺身亡，房內却沒有任何利器留下，門窗都在緊閉，只是一扇窗戶的窗紙穿了一個拳大的洞，那個做丈夫的一隻手從洞中穿出。」

赤燕霞道：「那是他殺了人，將利器從窗紙的破洞擲出去……」

沈勝衣道：「窗外一帶的地上却也找不到任何利器。」

赤燕霞道：「那麼兇手究竟是誰，如何能够在密室內殺人，之後如何離開？」

赤燕霞的好奇心並不比任何人小，現在他的好奇心來了。

郭藥那邊也是在傾耳細聽。

沈勝衣道：「兇手也就是那個做丈夫的，他也是一個有潔癖的人，新婚之夜發覺新娘已並不是原璧，自覺無顏活下去，於是用一支暗藏利刄的鐵簫刺殺新娘，再自殺，臨死前也的確是將兇器從窗紙破洞拋出去。」

赤燕霞道：「何以遍尋不到？」

沈勝衣道：「因爲那支箭刄一出窗洞，就飛了上天。」

赤燕霞道：「哦？」

沈勝衣道：「窗外是一片竹林，他預先用繩子將簫刄與一株竹樹梢相連起來，再將那株竹樹扳下，穿窗繫在房內的窗下，殺人再自殺之後，他將手鬆開，那株竹樹便彈了起來，簫刄也就隨着彈上了半空，落在竹梢之上。」

赤燕霞恍然大悟，道：「難怪在地下遍尋不獲。」

沈勝衣轉回話題，道：「想起這件事，我便留心窗外的竹樹，結果我發現其中的一株竹樹的樹梢之上繫着一條青綠色的繩子。」

赤燕霞又「哦」一聲，郭藥却無動於中。

沈勝衣接道：「其後我曾經躍上竹梢。」

赤燕霞道：「又有什麼發現？」

沈勝衣道：「那條青綠色的繩子一端繫着一個彈簧。」

赤燕霞道：「彈簧？」

沈勝衣道：「事情我這就明白了……」

赤燕霞道：「那具骷髏並沒有復活，也不是撲出來，只是那個彈簧將他彈出去？」

沈勝衣道：「不錯，棺蓋一開，彈簧就將骷髏彈出來，彎入窗內的那棵樹亦彈了回去，繫在竹梢的繩同時將彈簧從棺材中拉出窗外，飛上竹林的林梢，棺材上與及窗檽上刮花了的痕跡，也就是那個彈簧撞出來的。」

赤燕霞連連點頭。

沈勝衣接道：「骷髏所以能從棺材中撲出來的原因雖然未淸楚，裝置那個彈簧的人是那一個我却不能够立即肯定，不過也不是全無綫索可尋。」

他一頓又道：「照道理，那個人應該有足够的時間拆掉這些些裝置的，爲什麼不拆？」

赤燕霞脫口道：「爲什麼？」

沈勝衣道：「最合理的推測，當然就是爲了替自己製造不在場的證據，好得向人交待，他要向誰交待？」

赤燕霞道：「是了，向誰？」

沈勝衣道：「他殺的是郭藥的妻子，赤兄的女兒，給自己製造不在現場的證據，當然就是誰對郭藥與及赤兄你交待。」

赤燕霞道：「不錯。」

沈勝衣道：「郭藥事發前一個人在大堂等候赤兄之後，除了那些下人之外，到事發之時，所接觸的也就只是他郭藥一人，這赤兄你說，安排那些裝置的人，是那一個嫌疑最重？」

赤燕霞衝口而出道：「郭藥！」

沈勝衣道：「不錯，但問題又來了。」

赤燕霞道：「什麼問題？」

沈勝衣道：「動機！不過到方信出現，知道了赤仙娃與朱庭玉的秘密，這個問題，便迎刄而解！」

赤燕霞點頭。

沈勝衣道：「那只是推測，在未有足够證據證明之前，實在不便說出來。」

赤燕霞道：「難怪你一直隱瞞着我。」

沈勝衣道：「我却已一直小心着他的一切舉動。」

赤燕霞道：「他却是始終擺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沈勝衣道：「學醫的人大都比較沉着。」

赤燕霞道：「不錯。」

沈勝衣道：「不過最沉着的兇手也不會在殺人的目的達到之後，仍然逗留在現場，久久不去，除非他還有第二個殺人的目標。」

赤燕霞道：「也許他認爲自己的殺人計劃已經毫無破綻，不可能被別人發現。」

沈勝衣道：「如果他是一個聰明人，應該知道這個計劃仍然有破綻。」

他一頓接道：「一個人能够想出這個計劃，却一定是一個聰明人，因此我懷疑他的計劃並非以殺死仙娃爲結局，我也就以他自居，試擬下一步的計劃。」

赤燕霞道：「你若是他，在殺死仙娃之後又如何？」

沈勝衣道：「既然殺得仙娃就絕不會放過朱庭玉，跟着必然設辦法看如何將朱庭玉也殺掉。」

赤燕霞連聲道：「不錯不錯。」

沈勝衣道：「是以朱庭玉一現身，我立即打醒十二分精神，準備隨時出手相救。」

他歎了一口氣，道：「我已經很小心郭藥的那雙手的了。」

郭藥那邊接道：「所以我的袖箭一射出就給你的劍擊落！」

沈勝衣轉顧郭藥，道：「却意料不到用手之外你還用脚，早已在桌子底卜安排了一支鐵槍。」

郭藥道：「你只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神，傳說中，只有鬼神才能够預知未來。」

沈勝衣微喟道：「其實我應該一開始就阻止朱庭玉接近你才是。」

郭藥道：「這可以叫做生死有命！」

沈勝衣只有歎氣。

赤燕霞旁邊突然道：「有一點我仍然不明白。」

郭藥道：「那一點？」

赤燕霞道：「你用什麼騙得仙娃到來打開那副棺材？」

郭藥道：「珠寶！」

沈勝衣道：「鎭遠鏢局保的那批珠寶？」

郭藥道：「你也知道了。」

沈勝衣道：「只是推測。」

赤燕麗忍不住問道：「你怎麼會這樣推測的？」

沈勝衣道：「我不是說過在檢查骷髏，棺材之後發現了兩點可疑之處？」

赤燕霞道：「你已說了一點，還有的一點是什麼？」

沈勝衣道：「那副空的棺材並不像曾載過屍體。」

赤燕霞道：「哦？」

沈勝衣道：「棺材中並沒有屍臭，却散發着高貴的檀香味，貴重的珠寶大都是盛在高貴的檀香盒內，是以在見過張成莫根之後，我已經心中有數。」

赤燕霞道：「難怪你當時那樣說，又問我仙娃是否喜歡珠寶。」

沈勝衣轉對郭藥道：「仙娃的兩個弱點想不到你都很淸楚，而且能够充份利用！」

郭藥道：「莫忘了我是她的丈夫。」

沈勝衣道：「一個能够這樣了解妻子的丈夫應該是一個好丈夫。」

郭藥道：「我本來就是一個好丈夫，只可惜娶到的並不是一個好妻子。」

他面容一黯，道：「若換了別人，也許能够容忍她，或者勸導她改過，只可惜我是一個氣量非常狹隘的人。」

沈勝衣道：「結果你這份深切的了解變成了致命的武器！」

郭藥道：「膽子好像她這樣小，心臟好像她這樣弱的人，那一嚇無疑是已足以令她魄散魂飛，心破膽裂！」

沈勝衣道：「你最初的計劃也是利用珠寶引誘她打開棺材？」

郭藥道：「也只有珠寶，才能够令她這樣做。」

他一笑接道：「我最初還擔心自己預備的幾件珠寶不能够引起她的興趣，看見了烏鴉那一棺材的珠寶，才放心卜來。」

沈勝衣道：「鎭遠鏢局這一次保的本來就是一批價値連城的珠寶。」

郭藥道：「這一點我也承認，我只是拿了其中的一串珍珠給仙娃她一看，已令她不能自已。」

沈勝衣道：「當時你怎樣說？」

郭藥道：「發現了那一棺材珠寶，再一想張成莫根兩人的說話，我便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也就將自己的推測告訴仙娃。」

沈勝衣道：「她知道之後想必會慫恿你將那批珠寶藏起來。」

郭藥道：「不錯。」

沈勝衣道：「你當然擺出一副正直的樣子，堅持不肯，而且說準備將珠寶交回原來的主人，或者交給她父親處置。」

郭藥道：「不錯。」

沈勝衣道：「她看見沒有辦法說服你，一定會出言探聽那批珠寶放在什麼地方，你也就乘此機會，有意無意的透露珠寶放在那副棺材之內。」

郭藥拍手道：「你眞是個聰明兒童！」

沈勝衣微喟道：「仙娃既然那麼喜歡珠寶，一定不肯將眼看可以據爲己有，那麼可愛的一批珠寶白白送給人家，她當然也知道只要能够將那批珠寶弄到手，藏起來不肯交出，她父親最後也一定會順從她，最多賠錢給物主，所以只要你給她機會進入藥樓，她必會偷進去打開那副棺材。」

郭藥道：「我當然一定給她這個機會。」

沈勝衣道：「於是在午飯後你就告訴她你出去莊前大堂等她父親回來，那無疑也就是暗示她好趁此機會偷入藥樓。」

郭藥道：「我眞的出去莊前大堂等候。」

沈勝衣道：「你這也是給自己製造不在現場的證據。」

郭藥道：「正是。」

沈勝衣道：「仙娃也當然不會錯過你給她的那個機會立即走來藥樓這裏。」

他歎息一聲接道：「誰知道你告訴她的那副棺材內裏放着的不是珠寶，是一具骷髏，棺蓋一打開，彈簧將骷髏從棺中彈出來，向她迎面撲過去，她暗器阻擊無效，只當是骷髏復活，結果就給活活嚇死了！」

郭藥道：「即使嚇不死，那一摔亦足以將她摔死！」

沈勝衣道：「然後你繼續玩弄那一套『與天爭命』的把戲，有意的給我們安排了座位，在朱庭玉坐卜之後，乘我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仙娃的屍體上之時，出其不意的將朱庭玉刺殺！」

郭藥道：「不親殺此人，我死不瞑目！」

沈勝衣回顧赤燕霞，道：「事情眞相就是這樣。」

赤燕霞鐵青着臉，說道：「我已聽得很淸楚。」

他緩緩站起身子，目注郭藥忽然問道：「那批珠寶呢？」

郭藥道：「你想取回來交還鎭遠鏢局？」

赤燕霞道：「不錯。」

郭藥道：「你這個人，實在正直得可愛極了。」

赤燕霞悶哼一聲。

郭藥接道：「我一向敬重你，但非常奇怪，怎麼你的女兒完全不是你這種性格？」

赤燕霞也不知應該怎樣說。

郭藥又道：「否則又怎會發生這種事？」

赤燕霞輕叱一聲，道：「少廢話，珠寶在那裏？」

郭藥道：「我死後，你一定會找到那批珠寶，可是我不死，這批珠寶就一定找不到。」

赤燕霞一怔道：「這是什麼意思？」

郭藥道：「如果我不死，我一定會帶走那批珠寶的。」

赤燕霞沉聲道：「這件事錯的雖然是仙娃朱庭玉，可是你這樣殺人，也同樣該死！」

郭藥道：「殺人償命，這個道理我早就知道。」

赤燕霞道：「好像你心機這樣深，手段這樣毒的人，留在這世間，始終是一個禍患！」

郭藥冷聲道：「不必多說，我沒有向你乞命。」

赤燕霞一聲：「好！」舉步又放下，道：「還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郭藥道：「你儘可以問明白。」

赤燕霞道：「出現在莊門外的那具骷髏你知否又是怎麼一回事？」

郭藥道：「那是烏鴉送來的。」

赤燕霞恍然道：「原來只是這樣。」

沈勝衣揷口問道：「烏鴉何以將骷髏放在莊門之外？」

郭藥道：「昨夜他已經發覺調錯棺材，已經到這裏走了一趟，恰巧看見我設置那個彈簧的一切行動，當時他非常奇怪，在我離開之後，他在這裏搜索了一遍，可是並沒有找到那批珠寶，知道是我將之藏起來，到今天下午，聽到了骷髏殺人這件事，他終於明白昨夜看到的一切，所以他將骷髏送回來，使我骷髏殺人這個計劃更加完整。」

沈勝衣道：「爲什麼他這樣來帮助你？」

郭藥道：「只爲了得回那批珠寶。」

沈勝衣道：「聽你這樣說，你已經跟他見過面，談判過的了。」

郭藥道：「在你們趕赴莊外之時，他就偷進藥樓來找我。」

沈勝衣道：「你們談成怎樣？」

郭藥道：「我拒絕將珠寶交出，結果打起來。」

沈勝衣道：「勝負如何？」

郭藥道：「我不是他的對手。」

沈勝衣道：「他將你制服了。」

郭藥道：「沒有這麼容易，我一發覺打他不過，我就走出竹林之外，當時，正有幾個師兄弟經過那附近，奔向莊門那方，都被我叫住了。」

赤燕霞道：「方才你離開藥樓原來是這個原因。」

郭藥道：「正是。」

沈勝衣道：「烏鴉沒有追出？」

郭藥說道：「他不敢，因爲他到底是一個賊！」

沈勝衣道：「我們回來藥樓，却沒有遇上他。」

郭藥道：「見你們回來，他怎敢還不趕快開溜。」

沈勝衣道：「他日後一定會再來找你。」

郭藥道：「目前我尚且不知如何，管得日後那許多？」

沈勝衣忽然道：「現在却輪到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了。」

郭藥道：「你又有什麼事不明白？」

沈勝衣道：「你絕對不是我們的對手。」

郭藥道：「絕對不是，否則我何必詭計殺人？」

沈勝衣道：「怎麼在我們面前，現在你仍然如此鎭定？」

郭藥道：「我已將生死置於度外，如何不鎭定。」

沈勝衣道：「你不是說，千古艱難惟一死嗎？」

郭藥道：「我却沒有說自己必死。」

赤燕霞冷笑道：「走投無路，我就不相信你還有辦法逃出生天。」

郭藥道：「誰說我走投無路？」

這句話出口，那幅華陀的畫像就給他撕了下來，他曲肘往畫像後面的牆壁一撞，立即就撞出了一道暗門。

他連隨一聲冷笑，閃身竄入了暗門之內。

赤燕霞看的眞切，大喝一聲：「那裏走！」怪鳥一樣凌空撲過去。

沈勝衣身形同時展動。

兩人幾乎不分先後落在那幅牆壁之前。

暗門却已然關上。

赤燕霞當然認出了暗門的位置，猛一掌擊落。

「蓬」一聲巨响，那道暗門並沒有應掌打開來。

赤燕霞咬牙切齒，力貫掌指，開聲吐氣，「開！」又一掌擊下。

又是「蓬」一聲，那道暗門仍紋風不動。

沈勝衣道：「我們聯手用桌子撞開它。」

赤燕霞道：「也好。」

兩人一齊倒退，退到那張八仙桌旁，赤燕霞趕快將赤仙娃的屍體抱到一張椅子上，俯身抄住了一條桌腿。

沈勝衣也自俯身握住了一條桌腿。

一聲吆喝，那張八仙桌子，被兩人平胸舉了起來。

兩人旋卽一翻腕，以桌面向着那道牆壁，又一聲吆喝，連人帶桌子向那幅牆壁撞去。

這一撞當眞驚天動地！

「轟隆」的一聲，老大的一幅牆壁塌了下去，那張桌子亦四分五裂。

暗門亦倒塌，一條暗黑的甬道出現在兩人面前。

赤燕霞拔劍挽了一個劍花，第一個衝了入去。

× × ×

甬道長三丈。

郭藥脚步如飛，飛步走到甬道的盡頭，手一推，推開了甬道盡頭的暗門。

一片燈光立時照在他臉上。

暗門的後面是一個石室，石室的一側牆壁嵌着一盞油燈。

燈光微弱。

郭藥一步踩入燈光，踩入石室，反手將暗門關上。

石室中赫然停着一輛馬車。

只有車，沒有馬。

郭藥目光及處，面色一變，驚呼失聲：「馬呢？」

對着甬道暗門的那面牆壁，立時張開兩尺，一個人同時出現——

烏鴉！

郭藥面色一變再變。

烏鴉卽時笑道：「馬在室外。」

郭藥脫口道：「你怎會走來這裏？」

烏鴉道：「方才我退回竹林，忍不住又走進藥樓內，我忽然發覺，昨夜忘記了搜查一個地方。」

郭藥道：「是什麼地方？」

烏鴉道：「也就是那幅華陀的畫像的後面，想不到竟然給我發現了一道暗門，結果我走來這裏。」

好像烏鴉這種老手，打開那道暗門，的確輕而易舉。

他忽然歎了一口氣，道：「可惜我搜遍整座石室，整輛馬車，仍然找不到那批珠寶，沒有辦法，只好將拖車的兩匹馬解下來，先送出室外。」

郭藥道：「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烏鴉道：「你安排一輛馬車在這裏，當然是爲了必要時以之逃命，我將馬卸下，豈非正好拿來要脅你。」

郭藥只氣得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他實在想不到一番心血安排，竟壞在這個烏鴉手上。

石室外一條小徑直通鎭外大道，只要將暗壁旋開，驅車衝出去，他就可以遠走高飛。

現在却有車無馬，而且烏鴉還擋着惟一的去路。也就在這下，驚天動地的「轟隆」一聲巨震突然從後面傳來了。

郭藥知道赤燕霞沈勝衣兩人已經將暗門撞開。由那道暗門到這個石室，不過二三丈的距離。他面色一變，軟劍出鞘，疾向烏鴉那邊衝過去。

烏鴉一劍截住，道：「將珠寶交出，我放你一條生路，立卽替你將馬車裝好。」

郭藥道：「現在我還要馬車何用？」

烏鴉道：「哦？」

郭藥道：「我沒有時間跟你多說廢話，快滾開！」

烏鴉只當作沒有聽到，仍擋在那裏，笑問道：「珠寶在那裏？」

郭藥怪叫一聲，突然飛身躍上車頂，奮力一拳擊下。

「轟」一聲，車頂被他擊破了一個大洞。石室中立時閃起一片珠光寶氣。

幾乎同時，又是轟的一聲，石室連接甬道的那道暗門突然碎裂塌下。

這道暗門並沒有藥樓那邊的那道堅厚，赤燕霞一掌就將它震碎了。

赤燕霞連隨仗劍跨進石室，後面跟着沈勝衣，亦兩步跨了進來。

郭藥同時從馬車的車頂躍下，瞪着烏鴉狂笑道：「珠寶就放在車廂夾層之中，只不知你現在是否還有時間將它們拿走！」

烏鴉已看見那片珠光寶氣，他幾乎沒有搥胸痛哭。

好像他這種老手，竟不會砍開車頂搜查一遍，說出來只有惹人笑話。

不過這也怪不得他。

他一心想着以那輛馬車要脅郭藥將珠寶交出來，腦筋自然就沒有平日那麼靈活。

現在珠寶雖近在咫尺，也眞的沒有時間拿了。

他知道自己的身形就算怎樣快，也快不過沈勝衣赤燕霞的兩支劍。

所以他舉步，又放下。

赤燕霞的目光這下子亦已落在烏鴉的面上，突喝道：「你就是烏鴉？」

烏鴉脫口應道：「正是！高姓大名？」

赤燕霞道：「姓赤，名燕霞。」

烏鴉轉顧沈勝衣，道：「這位想必就是沈勝衣沈大俠了？」

沈勝衣道：「你沒有認錯人。」

烏鴉居然還笑得出來，道：「幸會。」

沈勝衣道：「你還想拿回那批珠寶？」

烏鴉歎息道：「不想了。」

他並非白痴，只有白痴現在才還想拿回那批珠寶。

沈勝衣又問道：「我們將那批珠寶送還鎭遠鏢局，你是否同意？」

烏鴉立卽道：「我同意之極。」

沈勝衣道：「很好。」

烏鴉歎了一口氣，道：「現在我大概可以走了。」

赤燕霞喝道：「慢！」

烏鴉吃驚道：「赤大爺還有什麼吩咐？」

赤燕霞道：「對付盜賊，我向來有一個規矩。」

烏鴉囁嚅着道：「什麼規矩？」

赤燕霞道：「初犯斬他左手，再犯再斬右手！」

烏鴉一雙手連忙縮在身後，身子同時縮在活壁後。

那道活壁旋卽關上。

馬蹄聲卽响起。

烏鴉實在是非走不可，以他的案底，按照赤燕霞的規矩，豈非要斬成肉碎？

他當然不想被赤燕霞斬成肉碎。

室外有馬，而且有一道活壁阻隔，他應該可以逃過這個大難。

他將活壁這一關，郭藥却揷翼難飛！

郭藥瞪着那道活壁，幾乎沒有吐血，他木然站立在那裏，沒有說話，沒有動作。

赤燕霞沈勝衣也沒有說話，沒有動作。

整個石室靜了下來。

死靜！

也不知過了多久，郭藥才緩緩轉過身子。

他握劍的右手，青筋怒突。

赤燕霞瞪着郭藥握劍的右手，終於開口道：「你還想抵抗？」

郭藥淡笑道：「我是一個聰明人！」

赤燕霞沒有否認。

郭藥接道：「聰明人絕不會做沒有用的事情。」

赤燕霞瞪着他，忽然道：「好，你自己了斷！」

郭藥緩緩跪下，向赤燕霞叩了一個响頭，說道：「無論如何，我都多謝你對我多年的教導！」

赤燕霞混身都不由自主的顫抖起來。

郭藥再一聲多謝，長身暴起，「嗤」一聲鮮血怒激，掌中軟劍筆直揷入了自己的心胸。然後他又倒下，浴血倒下。

赤燕霞不由一閉眼睛。

到他的眼睛再張開的時候，他竟像已老了十年。

沈勝衣感覺得到赤燕霞心中的悲哀，歎息道：「他本來是一個有爲的青年。」

赤燕霞慘笑道：「而且人很聰明。」

沈勝衣道：「對於這件事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

赤燕霞道：「我又何嘗不是。」

沈勝衣道：「不過，這件事現在到底已結束，也不必再放在心上。」

赤燕霞突然問道：「這個時候你以爲我最好就怎樣？」

沈勝衣道：「喝酒。」

赤燕霞大笑道：「不錯，喝酒。」

他笑得並不開心。

不過一個人還能够笑，就還有生氣。

所以他笑得雖然凄凉，沈勝衣反而放心。

一醉解千愁，他現在無疑最好就是喝酒。

只不知酒醒之後又如何？ （完）

午夜怪客（二）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應林丹露之邀，往保護她舅父梁永棠，惜因大霧阻延飛機降落時間，待他到達時，梁永棠已被殂喪命，而他的六名保鏢中的四個，也被人槍殺，用以帮助巡邏的兩頭狼犬也被人巧妙地予以毒死。林丹露又要求司馬洛協助她偵探兇手，司馬洛答應後在梁家居住下來。那晚林丹露與司馬洛歡渡一晚。

間關追綫索　匹馬闖香閨

「準備好再來一次了嗎？」司馬洛笑問。

「我……我猜可以受得住的……」

於是他就繼續了，而這一次，她是更加瘋狂了。她平時是清涼而冷靜的，實在看不出她會有這樣狂熱的反應。不過，女人在這一方面的反應，是不能從平時的言行看出來的。

當他們彼此的瘋狂都告一段落時，他知道她已經把他的皮膚抓傷了。他們靜了好久好久，呼吸和神經才能再度平復下來。她幽幽地說：「我的天……如果你要第三次，我看得延期到明天晚上了。」

「我也是這樣想。」司馬洛說。

「我的指甲斷了一隻。」她說。

「對不起。」司馬洛說。

「不，我是應該道歉的一個，」她說：「我的指甲是在你的皮膚上弄斷的，既然指甲也斷掉了，那我一定是把你弄得很痛了。」

「是破了一點皮膚，」司馬洛說：「不過，這是歡樂的代價了，而且這代價也是值得的。現在我可以打開燈看看你的指甲嗎？」

「等一等，讓我穿上衣服。」

「不要。」司馬洛說。

「怎麼了？」她說：「你要看的不是我的手指甲吧了。」

「除了指甲之外，還有許多地方要看的。」司馬洛說。

「唔——這個——讓我考慮一下。我還沒有這個經驗，以前那一次，也是在黑暗之中，沒有開燈——」

「一個女人，有一具美麗的身體，是不應該收藏起來的，」司馬洛說：「這是值得驕傲的事情，在還可以驕傲的時候盡量利用，再過十年八年，就沒可能再值得驕傲的地方了。」

「唔！」她說：「你也說得有點道理。」

接着，床頭的燈光忽然亮起來，司馬洛的心大跳了一跳。是她開燈的，他心理上沒有準備，忽然看到了他希望看到的，刺激就特別強烈了。

她有一具十分之富於刺激性的胴體，一如他憑觸覺所猜到的，她雖然不是那種豐滿的類型，但亦一點不算瘦，祇是骨頭幼小吧了，骨頭上分佈着的肉却並不少，而且，這些肉還是分佈得很均勻的，應該多的地方多，應該少的地方少。最少的地方是腰部，最多的地方則是胸部和兩臂。她的雙乳是飽滿到幾乎超出合理的比例的，但是很富於彈性，看來即使不戴着乳罩，亦毫不會下垂。當然，再過幾年，下垂就難免了，但是現在這幾年還沒有過，所以仍然是黃金時代。

尖峯之處是鮮嫩的，現在看見了，就不禁使他後悔，剛才的觸碰太粗魯一點，怕會弄破了。

「覺得怎樣？」她問，她雖然不習慣，現在却是毫不羞恥地展覽着自己，也許，女人的虛榮心，的確是重於一切的。

司馬洛的眼睛在她的身上溜覽了好一會，然後長長地呼出一口氣。他說：「很美麗，你是一位絕色美人，林丹露。」

「比起美芬又如何？」林丹露問。

「比較是不公平的，」司馬洛說：「女人各有好處，各有優點，不可能用同一把尺去衡量。」

「你知道我是多麼妒忌美芬嗎？」林丹露閉上眼睛，嘆了一口氣。「可惜我和她是好朋友，不然，我早就會和她搶了。」正如司馬洛所猜的。

「現在不用搶了，」司馬洛說：「現在這樣不是更好了嗎？」

「唔，現在更好了，」她說：「多等一段時間才得到，得到的時候，原來是更甜蜜的！但是，你是說要看我的手指的。」

「噢，對了。」司馬洛接住她的手，檢驗一下她的手指，果然有一隻手指的指甲是折斷了。

「要不要替你用藥水消毒？」司馬洛微笑問道。

「不必了，」她說：「祇是指甲斷了，手指上的皮肉又沒有受傷，明天我把斷口剪齊就是了。但是，你的背——」她把他推轉身來，用手指在他的背上輕輕一碰。

「噢——呃——」他一跳，皺起眉頭，表示痛苦，因爲她是觸着了傷口。

「你在流血，」她說：「眞抱歉，讓我替

你拿碘酒來。伏在這裏不要動！」她推他在床上伏下來，然後她就下床走進浴室去開藥櫃。

他雖然是伏在床上，但臉是側到一邊的，所以可以看到她走開，而她走開時並沒有穿衣服。一個女人，躺着的時候和正在行走的時候，模樣是有很大分別的。他看着她走，又看着她回來，看着她站在床邊爲他敷治背上的傷口。一個女人對你殷勤服侍，心上難免是感到一陣甜蜜的，尤其是她在爲了一件小事而在殷勤服侍，可以說是大驚小怪。

「好了，」她說：「我已經在上面貼好了膠布，下次就不怕了，我祇是把這膠布再抓下來吧了。」

「下次？」他問。

她在他的背上一拍：「我當然不是指今天晚上，怎麼了，你害怕嗎？」

「不，」司馬洛說：「我是爲了你而害怕。一件東西，在太短的時間之內用得太多，是難保不會用破的。」

「眞會這樣？」她吃驚地說：「怎麼你的東西又不破？」

「因爲我的東西用得太多，臉皮也厚了——哎唷！」因爲她在他後面最多肉的地方揑了一把。

「豈有此理！」她說道：「我知道你在騙我！」

「我祇是開玩笑吧了。」司馬洛說，「不過，我現在有一個不是開玩笑的提議，那就是，我們該睡覺了。」

「那我回到我的房間去吧。」她說。

「爲什麼不睡在這裏呢？」司馬洛問道。

她聳聳肩：「明天，僕人們要回來工作了，如果給他們看見我睡在這裏，那總是不大好的。我不是害怕什麼，不過，他們還沒有見過你！」

「好吧！」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說：「既然你認爲不方便，那就算了。」

她以柔和的動作穿回她的乳罩和三角褲以及睡袍。有些女人在脫衣服的時候好看，在事後穿回衣服的時候，多數是不大順眼的，她則不是如此，現在，在把這些衣服再穿上的時候，她的姿勢也是柔和而美妙。司馬洛看着，又不禁心動起來了。不過他忍着沒有把她拖進懷中。太貪心不大好，好的東西不適宜一次享受得太多，攤分開來，享受是會更爲美滿的。於是他讓她走了。

第二天，屋子裏的情形是稍爲恢復正常了。那是說，警方的人已經撤退了，僕人同來了，把東西收拾好，那二個給警方捉去了問話的保鏢們也給放同來了。警方不能入他們的罪，而且也相信他們是無辜的，所以把他們放同來了，不過還是叫他們在這件事情解決之前，暫時不要離開當地。他們本來是住在這裏的，因此他們也祇好暫時繼續住在這裏了，雖然這裏已經沒有什麼人需要他們保護。

林丹露把司馬洛向他們介紹了，也向僕人們介紹了。她祇是把司馬洛介紹爲她的男朋友，而沒有說明司馬洛是來幹什麼的。僕人們不知道司馬洛是來幹什麼的，連那二個保鏢亦不知道，祇是她死去了的舅父梁永棠知道。當她對梁永棠提出把司馬洛這樣一個人找來帮忙的時候，梁永棠也讚成了。梁永棠似乎也已猜到，那幾個能力普通的保鏢，是不足以保護他的。梁永棠也猜到了，就可惜司馬洛來得遲了一點，也許是找得遲了一點。

忽然之間，司馬洛後悔昨夜沒有盡情放縱了。屋裏多住了這幾個男人，他們一定不能再像昨夜那麼自由了。

這天上午，林丹露就收到那個郵寄的包裹，一隻小小的包裹。她把這包裹拿到司馬洛的房中來，放在床上，說：「這是你的，裏面有什麼秘密嗎？」

「對你來說不算是秘密，」司馬洛說：「不過，幸而那些警探已經走了。不然，假如他們決定要檢查一下這包裹的內容的話，對我來說，却是相當尷尬的。」

「這麼嚴重嗎？」林丹露皺眉看着他：「你不是帶了一隻炸彈來吧？」

「不是，」司馬洛說：「不過也差不多了。這裏面有我的各種武器，可以說是我的軍械庫。」

「這樣一隻小小的包裹，就是一隻軍械庫？」她說。

「我拆開來給你看看吧。」司馬洛說。

他把這隻包裹拆開來了。包裹內另有好幾隻大大小小的包裹。司馬洛先把其中一大一小的包裹拆開來。較大包裹之中是幾塊奇怪的零件，小包裹之中則是一批子彈。他把這些零件嵌合起來，原來就是裝載子彈的東西，也即是說，這是一把手槍。他在手槍中裝了子彈。

「你的槍法很好嗎？」林丹露問道。

「也算得很好了，」司馬洛說：「不過，却未至於好到在黑暗之中也能百發百中的程度。和我們的對手無疑是有一點距離的。你呢？你會放槍嗎？」

林丹露搖頭：「我不會放槍，也不喜歡槍，別叫我碰。而且，我不能接近放槍的人！」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不要緊，當我和你接近時，我是不會帶槍在身的。」他把食指插進槍機中，把槍一拋，槍就像一朵花似的一轉。這純然是一種花槍而已，好看而不實用，眞正需要用槍的時候，根本沒有機會用到這種花樣的。

「唔，很好看！」林丹露說：「不過不必在我的面前表演了，這不會給我好印象的。還有這些又是什麼呢？」

司馬洛又把其餘的包裹拆開來了。好像是從藥房裏買回來的東西。一筒橙紅色的喉糖，以及兩瓶胃藥．一瓶紅色，一瓶綠色。

「你有胃病嗎？」林丹露問道。

「沒有，」司馬洛微笑了，「這樣吞下去，起碼要胃痛一個星期的。而且，我也沒有喉痛。看！」他把那筒喉糖拿在手中，筒底對着房中那漆成白色的衣櫃，一扭，輕微的一聲响，而差不多同時，衣櫃的門上也响起了「托」的一聲。林丹露同過頭去，看見那衣櫃門上已插着一根小小金屬物。她走過去相當用力才能把它拔了下來。那是一支精鋼打成的小箭。

「如果在這樣近距離之內，這東西也可以致命的。」司馬洛說。

林丹露奇怪地檢驗着這支小箭，問道：「這東西有毒嗎？」

「現在沒有，」司馬洛說，「要塗上毒液也不難。不過我不會這樣做，需要的時候，我也祇是在上面塗上痲醉藥而已。我不喜歡殺人。這小箭上塗上了痲醉藥，這就像打一支痲醉針。譬如說，射進屁股，人是不會死的，但痲醉藥力發作，人就不能動了，這好處就是不必取人的性命而把敵人制服，而且沒有聲音，不像開槍那麼吵耳，有些時候是不方便發出太响的聲音的。」

林丹露把那枝小箭還給司馬洛，這雖然是一件很精巧別緻的東西，但她對它並沒有特別的好感，她是一個女人。

「這些藥丸呢？」林丹露問，「你是給別人吃的？」

司馬洛微笑：「如果我特別討厭一個人，我也許會逼他吃一顆的。但這些藥丸不是吃的，你看，這一瓶紅色的是濃縮的炸藥，就像小型手榴彈，把這裏的小綫一拔去，在若干秒鐘

之後就會爆炸。這綠色的呢，也是一樣，不過不是爆炸，祇是會放出很多很多白烟，這綠色的是烟幕彈。」

「唔，很有趣，」林丹露道，「看來我找你來是找對了，就可惜找得遲了一點。」

「是的，遲了一點，」司馬洛說，「如果早一點的話，情形就可能不同了。」

「假如把這藥丸吃下肚呢？」林丹露問。

「沒有試過，不知道，」司馬洛說，「這紅色的也許會爆炸，也許不會，但這綠色的嘛，却肯定會使一個人的口鼻噴出很多烟了！」

林丹露咭咭地笑起來：「當你找到這個兇手時，我要你餵他吃一顆這綠色的。」

「也許有機會。」司馬洛說。

門上有人輕敲，司馬洛忙把槍放到枕頭下面，另外那三件東西外表上看來不過是藥品而已，所以是不需要收藏起來的。

林丹露走過去把門開了，外面是一個女傭人。這個女傭人說：「林小姐，你的電話。」

「我去聽聽電話再同來！」林丹露對司馬洛說。

她下樓去了，司馬洛把他這些武器放進了衣櫃。

他燃上了一根香烟抽吸着，心中有着一陣躍躍欲動的感覺。由於他這個人一生最愛好的就是兩件事，美女和冒險。美女，他已經得到了，現在就祇差冒險一件。他希望這件事可以快點進行，這樣，他就可以得到冒險的機會。

就在這裏和林丹露一起當然也不錯的，他可以享盡溫柔，不過，他却不認爲這是最理想的。

香烟抽了一半，林丹露又推門進來了。她的表情是嚴肅的。她說：「我的另一位舅父來了，剛剛就是他打來的電話。」

「他不是來這裏嗎？」司馬洛問。

「當然不，」林丹露說，「你知道，他也是那種不喜歡碰到警察的人，來這裏，他碰到警察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不，他不來這裏，他現在住在酒店裏，我和你去見他吧。」

× × ×

林丹露這另一位舅父是梁永棠的堂兄弟，名叫梁廣。

也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頭髮已經斑白了，但精神充沛，面色紅潤，坐在沙發上時腰挺得很直，有些人是老而不衰弱，梁廣就是這樣一個人。

身上穿的是名貴料子的西服，看外表，他像是一個到此地來談生意的大客商，事實上他也是一位大商家，正如梁永棠一樣。兩個人雖然都是邪路出身，但是現在他們的正當生意已經多到做不完了。

梁廣和梁永棠雖然是堂兄弟，但兩個人之間的感情却是和兄弟一樣好的，而他們一直合作，直至稍有成就之後，兩個人就分開在兩座城市發展，兩個人都發展得很好，也許兩個人之間的最大分別就是梁廣並沒有興趣做什麼善事！他認爲他的成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奮鬥而得到的。從來沒有什麼人帮助他，爲什麼他要帮助什麼人？

梁廣和司馬洛略作客套之後就對司馬洛說：「我猜關於我這個人，丹露已經對你說得很清楚了！」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而她沒有說清楚的，我也聽到過了，梁先生，你是一個相當出名的人。」

「你也是一樣，」梁廣說，「我知道你是一個怎樣的人，司馬洛先生，丹露對我提出你的名字，我就知道你是最佳人選。難祇是難在怎麼請得到你！」

「我有我的辦法。」林丹露驕傲地說。

「你是一個很本事的女孩子，」梁廣點點頭，「永棠有你帮手，應該是很好的。」

林丹露黯然把頭低了下來。

「司馬洛先生，」梁廣又說，「現在，有一件事我要對你講清楚的，那就是，不論丹露答應你多少費用，我要負擔一半。」

「錢不是問題。」林丹露說。

「我要負擔一半！」梁廣還是固執地說。

「梁先生，」司馬洛說，「這似乎是不會有利潤的投資。你的兄弟已經死了，沒有人能令他再活過來的。而我要做的事亦不是令他活過來。我不過是要把殺他的人抓起來吧了。」

「不錯，」梁廣說，「我知道這是沒有利潤的投資，而我亦不是想着要得到什麼利潤。我和永棠，雖然是堂兄弟，但我們却是情如手足的。我們是梁家的人，我們梁家的人給人殺死了，不能就此算了的。我們梁家一定要算這筆帳！」

「這是面子問題了。」司馬洛說。

「也可以這樣說，」梁廣說，「但更大的理由則是感情上的理由。這是我的手足，我一定要爲他報仇。我是不惜代價的，祇要做成這件事。司馬洛先生，你需要什麼協助我都可以給你。祇要是我的能力做得到的。」

司馬洛聳聳肩：「你可以給我的最佳協助就是告訴我，究竟兇手是誰。丹露說你有一個概念的。」

「我不祇有一個概念而已，」梁廣說：「而且我已經肯定了兇手是誰。」

「那是誰？」司馬洛問。

「兩個兇手，」梁廣說，「那是霍家兄弟。霍剛和霍強。」

「我沒有聽過他們的名字，」司馬洛說，「但，看來，要證明他們是兇手，這一定不容易的。你想我證明他們是兇手，還是就這樣去殺掉他們呢？」

「就這樣殺掉他們好了！」林丹露在旁邊說。

司馬洛不禁詫異地瞥了她一眼。這個溫柔而文靜的美女郎居然提議冷血殺人，這不像她的性格。不過，當然，情形是特別的。她有一位親人被兇殘地殺掉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平時溫柔的人，也會兇暴起來了。

不過，林丹露的兇暴也是暫時性的，她到底是一個溫馴的女孩子，這樣一說完了，她又後悔起來了，她聳聳肩，說道：「我——很抱歉。」

梁廣說：「這倒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還是怎樣把霍家兄弟找出來。我不知道他們在哪裏，他們似乎化成了輕烟而失踪了。」

司馬洛沒有做聲，祇是等着梁廣說下去。梁廣既然這樣肯定霍家兄弟是兇手，那麼，這其中是必定有一個故事的，梁廣果然也跟着就把這個故事說出來了。

這件事情是開始在差不多五年之前的。那時梁永棠是已經開始發跡了，但是仍未脫離那些邪惡的事情，不像今日這樣。

他和霍家兄弟以前是有過好些合作的記錄的。霍家兄弟是一雙很好的配搭，霍剛是神槍手，霍強則是爆竊專家。其實霍強亦是一個神槍手，他的槍法也不差過他的哥哥太多，不過，他在爆竊方面却有專長，所以，開槍的事情，通常就由霍剛去做了。

五年之前，霍剛和霍強約聚了一班合作慣了的舊手足，要進行一件巨大的案子。這其中包括了梁永棠。

「你記得五年前那間莊遜化工廠發生大爆炸嗎？」梁廣問道。

司馬洛點頭。「誰會忘記。」

那一次的化工廠大爆炸是一件大慘劇，有

人偷進去進行爆竊，廠中的守衛發覺了，加以圍捕，竊賊開槍，射中了一些易燃的化學燃料，發生了火警，這之後就引起了大爆炸。

「那就是霍剛和霍強幹的。」梁廣說。

「他們要進行偷些什麼？」司馬洛問。這是人們一直奇怪的問題，那化工廠裏是沒有現金的，裏面存儲着許多種危險性的化學物品，不是不值錢，不過那些東西，偷了出去是不容易找到買主的，而且，假如不善處理的話，對自己也有很大的危險。

「那裏面有一些輻射性原料，用鉛箱裝着的，」梁廣說，「這就是他們要偷的東西。」

「他們偷來幹什麼？」司馬洛問。

「霍剛和霍強有一個瘋狂的計劃，」梁廣說，「一個瘋狂而危險的計劃。」

「到化工廠去爆竊，這已經是一件瘋狂的事情了。」司馬洛聳聳肩道。

「他們的計劃是比這更爲瘋狂的，」梁廣說，「他們計劃把這一箱輻射性原料偷過來之後，就用以向政府勒索。如果不就範的話，他們就要把這些輻射性原料投進食水塘中，把食水染汚，使大家都不能飲用。」

「這眞是一個瘋狂的計劃了！」林丹露瞪着眼睛說，「而棠舅父竟然參加了這樣一個計劃？」

「他沒有參加，」梁廣搖搖頭道：「不但棠舅父沒有參加，而且其他被邀的幾個人都拒絕參加。別的事情，他們還可以考慮，但是向一個政府勒索，這却是一件瘋狂的事情了。心理有問題的人才會這樣做，第一，政府會就範的可能性不高，第二，卽使政府給了你錢，他們也不會放過你的，他們會永遠找尋你，直至找到你爲止。這種事情是決不會擱置下來而成爲懸案的。」

「唔，」司馬洛說，「他們不參加，都是有充份理由的。」

「但霍剛霍強也認爲有充份理由要他們參加，」梁廣說，「當他們不參加時，霍剛霍強就很生氣了。他警告他們不要洩漏秘密，洩漏秘密的人，就要給殺掉！」

「但似乎有人洩漏了秘密！」司馬洛說，「照新聞報導所說，化工廠方面是接到了一個秘密的報告，忽然加派守衛巡邏，才發現了霍剛霍強兩個人這件勾當的！」

「是的，」梁廣說，「顯然是有人去告密。自然，霍剛和霍強會猜，就是這幾個拒絕和他們合作的人之中的一個。」

「等一等，等一等，」司馬洛說，「我記得，這件事發生之後，官方的公佈是竊賊也燒死了的。」

「可能燒死了，」梁廣更正道，「那火是燒得那麼烈，屍體連骨灰都找不到。守衛的也是什麼都沒有剩下來，祇是失了踪。你知道，有些化學物品，燃燒起來是非同凡响的。官方祇是推測，既然守衛都燒死了，那闖進去的竊賊應該是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了。但我們知道，霍剛和霍強兄弟二人並未死去！」

「你們見過他們？」司馬洛問。

「沒有，他們在事後也失踪了，」梁廣說：「但是，我們知道他們是還活着的。我們知道。」

「唔，」司馬洛說，「霍剛和霍強是仍然活着的，這一點警方也不知道，那他們可以逍遙法外了？」

「他們事後也沒有和其他的人聯絡，」梁廣說，「但我們知道他們是並沒有死掉的。他們祇是逃走了。因爲他們的住所裏的重要東西都不見了。他們活着同到住所，收拾細軟逃走了的。」

「爲什麼他們要逃走，而不和其他人聯絡呢？」司馬洛問道。

「顯然他們是懷疑這些人之中，有一個告密而使他們失手的。」梁廣說，「所以，他們不敢和這些人聯絡了。他們怕會再一次受到出賣。」

「究竟是誰出賣他們的，你知道嗎？」司馬洛問。

梁廣聳聳肩：「出賣他們的人不會承認的，所以我們也無法知道了。但我猜不會是這些人之中的一個出賣他們的。警方不知道他們還活着，而後來亦沒有人通知警方這一點。出賣他們的人是應該再進一步告密，讓警方捉到他們爲止的，是不是？」

「但他們不相信？」司馬洛說。

「他們已經失踪了，」梁廣聳聳肩，「誰有機會向他們解釋呢？總之我可以肯定，如果有人告密的話，亦不會是永棠。他不是那種人，而且，他假如要這樣做，他也一定會和我商量的。」

「你是說，」司馬洛道，「霍家兄弟就是爲了這件告密的事而在今天同來復仇？」

「是的，」梁廣說，「當日那幾個拒絕合作的人，都在這一個月之內一一死掉了。午夜，神槍手把他們殺掉。先接到電話，告訴他們死期到了，然後被槍殺。在不同的城市。永棠是最後一個。」

「那是霍家兄弟所爲？」司馬洛問。

「打電話的人沒有說是霍家兄弟！」梁廣說，「但，死的是這幾個人，而兇手是神槍手。一加一等於幾，這是任何人都會算的。」

「但爲什麼要等到今天才復仇呢？」司馬洛問。

「這個大概祇有他們自己知道了。」梁廣說。

「他們會不會也要殺你？」司馬洛問。

梁廣搖搖頭：「不會，我和這件事並無一點關連。爲什麼要殺我？」

「而現在，」司馬洛說，「他們要殺的人都已經殺完了？」

「照我所猜就是如此，」梁廣說，「除非是我猜錯了，那就難講了。」

「這樣，事情則是比較難辦的，」司馬洛說，「他們要殺的人都死掉了，他們就可能逃到很遠很遠的地方，永不再出現。如果還有一個人要殺的，我可以到這人身邊等他們出現，但現在，我却要去找他們了，兩個失踪了幾年的人。」

「你是說你幹不來嗎？」梁廣問。

「不，」司馬洛說，「我的意思祇是說，這樣做比較難一點。如果你能供應一點綫索，那就好了。」

「哦，」梁廣說，「綫索有的。我帶來了一些剪報，這是有關其他幾個人被殺的情形的，報紙上的報導，和事實當然有些出入，不過如果你要查得清楚一點，可以向各地警方查問。這一點你幹得來嗎？」

「我猜我是幹得來的。」司馬洛說。

梁廣拿起了放在沙發上的公事包，把一叠剪報取出來，交給司馬洛，又說：「這並不是一件易辦的事，各地的報紙，還好我的公司裏有訂閱各地的報紙，我吩咐我的女秘書剪下來的。」

司馬洛把這些剪報接了下來。

梁廣繼續在公事包裏取出一隻信封：「這裏是有關霍家兄弟的資料，都是幾年之前的，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常在些什麼地方，認識些什麼人，我們可以記得的，都在裏面了。你去研究，不明白的可以問，我還會在這裏逗留幾天的。」

「謝謝，」司馬洛說，「霍家兄弟是怎樣

的人呢？是孤獨型還是活躍型？」

「活躍型，」梁廣說，「很會交際的，你看他們的朋友名單，那麼大一張，就可以知道了。」

「這很好，」司馬洛說，「如果是孤獨型的人，這一失踪是可以失踪得無影無踪的，但是活躍型的就不同了。認識的人多，要完全失踪就不容易。」

「這倒是眞的，」梁廣說，「你何不現在就研究一下呢？」

「抑或，」林丹露插口說，「你打算先拿回去？」

「在這裏研究也好，」司馬洛說，「假如不躭誤你的話。」

「你在說什麼？」梁廣道，「我就是爲了這件事而來此地的。假如你不幹這件事，那才是躭誤了我的事呢！」

「這就最好了。」司馬洛說。

他把這些資料攤開來，仔細研究起來。梁廣對林丹露說：「丹露，我們與其留在這裏騷擾司馬洛先生，不如到外面去走走吧，我請你去喝茶。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我也想和你談談。」

林丹露瞥了司馬洛一眼，似乎這件事也要徵求司馬洛的同意。司馬洛微笑：「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這樣好了，」林丹露還是顯得依依不捨的，「我一會打電話回來給你，我們一起吃晚飯吧。」

「這是一個更好的主意。」司馬洛說。

× × ×

那些資料似乎有很多足以令司馬洛思索的地方，因爲在他們一起吃晚飯的時候，他還是顯得心不在焉的。

林丹露的女人本性忍不住又發揮出來了。她說：「你可以暫時把心事放開，好好地吃東西嗎？人不能祇做事不吃東西的。」

「我正在吃，」司馬洛心不在焉地說，「我正在吃。」

梁廣微笑：「這却是我喜歡的態度，我喜歡專心工作的人。」

「你們男人都是這樣的，」林丹露說，「祇要工作，不要性命！」

她這話本來的用意是輕鬆的，但沒有人笑，而她自己亦不覺得好笑，由於提起性命，她的另一位舅父就是剛剛失去了性命的。

「我在想，」司馬洛連忙改變話題，「霍家兄弟似乎特別喜歡黑暗。他們殺的這幾個人，都是在黑暗之中行事的，都是在接近午夜時份。」

「這並不出奇，」梁廣說，「霍强是竊賊，黑暗是竊賊的最好朋友。沒有一個竊賊喜歡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事的。至於霍剛，他是個神槍手，在黑暗之中，他的命中率自然比普通人更高了，尤其是他們是以寡敵衆的，如果光天化日之下來行事，那才是眞正的大傻瓜呢！」

「你認爲應該首先如何着手呢，司馬洛？」林丹露問。

「女人，」司馬洛說，「我們在女人的方面着手。」

「女人的方面？」林丹露問。

「是的，」司馬洛說，「照我們手頭這些資料看，幸而我們這兩位霍家兄弟也是相當風流的，除了在男人方面交遊廣闊之外，在女人的方面，他們也是很吃得開的。他們都有好些女朋友。」

「你以爲女人們會更知道他們的下落？」林丹露問。

「坦白說，是的，」司馬洛說，「男性的朋友，通常是事業的關係，事業完了，可以毅然把感情一刀斬斷，避不見面，但女性的朋友則不同了。男人交女性朋友，是爲了心理方面的需要，也爲了生理方面的需要，即使事業沒有了，這兩種需要也是仍然存在的，爲了需要，一個男人還是會去找自己喜歡的女人，而女人方面，也未必就肯輕輕把你放過，女人是有着這兩種需要的，你忽然把她拋棄了，她們也許會鬧起來，也許會做出一些不近人情的事。總之，霍家兄弟如果是活着，而不想任何人懷疑他們就是那間化工廠的刦賊，那他們起碼得去應酬一下這些女人。」

「但——如果他們在找這些女人，豈不是讓人知道他們是活着了嗎？」林丹露說。

「警方不知道他們就是化工廠的刦賊，警方以爲刦賊已經死了，所以他們最需要做的就是保守秘密，不讓警方知道刦賊就是他們。」司馬洛說，「而且也爲了需要，所以我相信他們是會和一兩個較爲親密，不能一下子就拋棄掉的女朋友保持聯絡的。」

「唔，」梁廣點頭，「我相信司馬洛這個推論是很有價值的。他對女人特別了解，這一點也是早已出名的了。」

林丹露不由得慚愧地把頭低了下去。因爲談到了解，司馬洛對她也是已經相當了解。司馬洛對她身上的秘密，已經了解得相當清楚的了。

× × ×

「不要我跟着你一起去嗎？」晚上，躺在司馬洛的懷中，林丹露這樣問。她的聲音是慵倦的，聲音裏帶着一種滿足後的慵倦。因爲她是正在滿足之後。

司馬洛聳聳肩：「我們不是在渡蜜月，我是在做一件工作，你一起去，是帮不了什麼忙的。」

「那，我祇好在這裏等你回來。」林丹露說。

「別擔心吧，」司馬洛說，「我是一定會回來的。」

「眞可惜。」林丹露說。

「可惜什麼？」司馬洛問。

林丹露瞥了他一眼，「噗哧」地笑起來：「可惜那兩個保鏢就住在隣房，剛才我不能盡情地叫喊。」

「那麼我們再來吧，」司馬洛說，「你盡情叫喊好了。」

「這怎麼行？」林丹露說，「他們還在這裏，又沒有出去。」

「怎麼不行，」司馬洛說，「你叫喊和他們有什麼關係？他們又不會罵你，你叫你的好了。」

「別傻吧，」林丹露說，「我明天還要和他們見面的，你教我怎抬得起頭呢？」

「你既然害羞，這就沒有辦法了。」司馬洛聳聳肩。

「人都是害羞的，」林丹露說，「除非我不是人，我害羞，你就是一定要我叫，我也叫不出聲來了。」

「這也不要緊，」司馬洛說，「以後還有很多機會的。當我回來之後，我們找一個沒有人聽見的地方，那你就可以盡情地叫喊了。」

「好吧，」林丹露說，「我也是這樣希望，希望你不會和另一個女人纏上了，忘記了回來。」

「你以爲我找得到一個比你更可以愛的女人？」司馬洛說。

「這樣講得很好聽，」她說，「但我並不感動。我又不是你的第一個女人，自然亦不會是你的最後一個！」

「那麼你起碼應該相信，」司馬洛說，「我不會這樣快就換人的。」

「這個我倒是可以相信的。」她靠在他的懷中，把他緊緊地摟着，「我祇能希望維持得久一點，不要那麼快！」

司馬洛沒有做聲，他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他知道未必一定能持久就是好的。最初的一段時間是最甜蜜的，男人和女人，相處下去，也許就會發現不配合的地方，那時就會認爲分開比在一起好了。這種事情是沒有人能預料的，因此任何允諾，也是多餘的了。

× × ×

那女人應該是個美麗的女人，但她却不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她的頭髮散亂，乾枯而稀疏，皮膚也是粗糙而稀疏的，皮膚與骨頭之間祇有一些最起碼的肌肉。雙眼是無神的。以前很美麗，但現在不美麗了，因爲她在和歲月的競賽之中失敗下來了。

和歲月競賽，沒有人能獲勝的，有些人會拖得久，有些人則是早早敗下來。如果善於保養自己，那就可以保持青春，否則就敵得很快了。這個女人就是不善於保養自己，所以青春就不能保持了。司馬洛知道她不善於保養自己，就是因爲她在資料之中是被形容爲一個美麗的女人，當時是一個很俏的舞女。現在，不過是幾年之間，她的身子就連一點美麗的影子也看不見了。而且，她顯然在這幾年之間染上了吸烟的習慣，或者在這幾年之間香烟抽得太多了。牙縫之間那些又黃又黑的印漬就是證明。

她打開了那度和她的人同樣褪色的門，懷疑地打量了司馬洛一眼，問道：「你找誰？」

「你是丁小姐嗎？」司馬洛問：「丁翠小姐？」

她懷疑地再看了他一陣，然後搖搖頭道：「這裏沒有這個人。」不是肯定的，如果她是肯定的話，她老早已經可以這樣回答了。

「你就是丁翠小姐！」司馬洛說：「我的意思是，這是你以前的藝名。」

這女人瞪他一眼，似乎討厭他再提起她的往事。她說：「是又怎樣？我已經很久沒有做了。」

「我可以進來和你談談嗎？」司馬洛說：「或者，我們到外面去喝咖啡。」

「我沒有空。」她說却又不是很堅決，就像在某種情形之下，她是不介意和司馬洛一起出去喝杯咖啡的，不過現在情形却不適合。」

司馬洛也相信，他知道怎樣才算是適合的情形。他說：「我是不會浪費你的時間的，如果時間上招致你有什麼損失的話，我願意給你補償。」

「哦？」她說：「例如怎樣的補償？」

「例如！」司馬洛說：「我可以補償你談話費，我是一個律師，別人找我談話，要收談話費，我找人談話，也願意補償談話費。」他這個人有時不怕說謊，應該說謊而無傷大雅，反而可以解決困難的時候，他就不怕說謊了。

「唔！」她微笑了：「多少？」

司馬洛掏出一張鈔票。她馬上抓了過去。她說：「這個價錢嘛，我什麼都可以告訴你，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也可以作出來告訴你。」

「不必創作了！」司馬洛說：「我要知道的是眞相，你不知道的，你說不知道就行。」

「你想我告訴你什麼呢？」這個以前叫丁翠的女人問。

「我們進去談話還是到外面去談呢？」這是司馬洛的第一個問題，雖然這並不是他來這裏要問的事情。

「唔——」丁翠沉吟着說道：「我家裏人多，談話不大方便，我看，我們還是到外面去談吧。」

她倒也講得有道理。裏面正在隱隱傳來辟辟拍拍的馬將聲。顯然是有一枱馬將正在開着，到裏面去談話，這的確是不大方便的。她說：「這樣好了，街口有一間寶石餐廳，那裏很靜，你去等我，我換件衣服就來。」

她不但換了一件衣服，而且還抹上一點脂粉，不過這仍不能使她成爲一個美人兒，青春失了太多，已經到了用脂粉也追不回來的程度了。也許是爲了司馬洛那張鈔票，她覺得是應該打扮一下的。

「我想找一個人！」司馬洛簡單直接了當地說：「這個人叫霍剛，我聽說你以前和他是要好的。」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是却顯然引起了她無限感觸。她低下頭來，玩弄着咖啡杯子的杯耳，好一會才說：「我已經好幾年沒有見他了。我們……我們已經分了手了。」

「我知道，」司馬洛說：「不過我所知道的他所認識的人之中，你是最後一個見過他的人，以後他就沒有了消息。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一點忙。」

「他告訴我，他是到了A市去的。」丁翠說。

「你肯定他是到了A市去？」司馬洛問。

「不！」丁翠搖着頭，有點火氣的，「他是騙我的。他對我說謊。」

「你怎樣知道他是騙你呢？」司馬洛問。

丁翠聳聳肩：「我有一位姊妹在M市見到他。我剛好有一位姊妹到了M市去做事，這位姊妹在舞廳看見他，攬着一個女人，在花天酒地！哼！」

「這是什麼時候？」司馬洛問。

「一年前了。」丁翠說着，無限低迴的。

「唔，一年前，這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司馬洛說道，「唔，你們是怎麼樣分手的呢？」

丁翠聳聳肩，顯得頗爲淒酸的，沒有做聲。司馬洛又說：「我的意思是，你和霍剛本來是很要好的，不會這樣無緣無故分手。他說要到A市去，一定有一個很充份的理由，不然你也不會放他走的，是不是？」

丁翠又聳聳肩：「他要走有什麼辦法？難道我把他捉住關禁起來嗎？不過，他的確是有一個很充份的理由的。他說他生意失敗，欠下人家很多錢，非走不可。這我有什麼辦法？除非我有能力替他還債吧。喂，先生，你不是找他討債的吧？」

「不是，」司馬洛說：「而且，已經過了這好幾年，什麼債都沒有效了。你知道，欠債在法律上是有一個限期的。一個人欠了你的債，逃走了，兩年之內你不採取法律行動，那就算了。不，我不是討債的，我是因爲有兩間大商行正在打官司，有些地方涉及以前幾宗生意，是由霍剛經手的，要當面問問霍剛才能清楚。這對霍剛是絕對無害處的，我不過是想請他帮帮忙。」司馬洛這個謊倒是撒得似模似樣的，而丁翠反正也不會是那種法律常識豐富的人，所以也輕易給他騙倒了。

「我也不知道他現在是住在什麼地方，」丁翠說：「所以我也帮不了你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既然你這位姊妹見過他，那我可以找你這位姊妹的。你這位姊妹住在什麼地方？還在M市，抑或是已回來了？」

「她回來過一趟，探過我，又回到M市去了，」丁翠說：「她還在舞廳做。她比我年輕，」有點傷感地：「還可以做。」

她也不知道她這位姊妹家在何處，而這也不重要，反正做舞女的人都是常常搬來搬去，極少會固定住在一個地方的。

「你這位姊妹，」司馬洛說：「她和霍剛也相熟的嗎？」

丁翠搖頭：「他們不認識的，她認得霍剛，但霍剛不認得她。」這一點使司馬洛比較放心了。

「霍剛以前究竟是做什麼生意的呢？」司馬洛又問。

丁翠聳聳肩：「出入口，經紀之類，我也沒有研究清楚，你知道，我和他是講心，不是講錢的。他的經濟情形實在也不大好的，三更富五更窮的，所以他欠下了人家的錢而要逃走，也並不出奇。」

「那麼，」司馬洛說：「你知道霍剛在M市出現，爲什麼你不去找他呢？」

「他不要我，找他有什麼用？別說我了，就是正正式式的結髮夫妻，你也奈他不何的，我才不會這樣不識趣去找他的麻煩。再說，我已經嫁了人！」

這最後一句話使司馬洛對她有信心，因爲這是眞話。這表示其他的話也可能是眞的了。丁翠已經結了婚，這一點司馬洛是知道的。他來這裏之前是已經調查過了的，調查丁翠這個人是輕而易舉的，因爲丁翠不比霍剛霍强。他知道丁翠是在一年半之前已經嫁了一個白領小子。她自知已經色衰，固然不能嫁給巨賈富商，就是作人家的外室也不容易了，祗好嫁個收入固定的男人，過過清茶淡飯的生活。

「霍剛的弟弟呢？」司馬洛問，「他有一個弟弟霍强，你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嗎？」

丁翠搖搖頭：「我是知道有這個人的，不過我和他不熟，連霍剛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他的弟弟我更不知道了。」

雖然這樣，司馬洛已經很滿足了。起碼他已經知道霍剛一年前在M市出現・這就使時間跳前了幾年了。霍剛所在的地方，霍强大概也不會離開太遠。

不過，既然來了此地，他也不妨順便查一查霍强了。

× × ×

霍强也有一位女朋友。她則仍然是相當美麗的，在和時間的競賽上，她還未曾失敗。而且她也已經嫁了人。

司馬洛希望她的丈夫還沒有下班回家。她還美麗，主要因爲她是年輕的，還不超過二十五歲。以前她是半風塵的女人，不是在舞廳上工作，祗是在一家夜總家裏任收銀的，人也很浪漫，如果你有錢，她不會介意和你混一混，如果你沒有錢而她喜歡你的人，她亦同樣不介意和你混一混的。

她是住在廉租屋宇之中，環境當然不會太好了，而那裏的居住環境亦是使人皺眉頭的。司馬洛這樣打扮的人出現在那裏相當使人注目，而她看見司馬洛亦感到好奇。

「你是張小姐？」司馬洛問道。

「是的，」她走出來，把屋子的門在身後掩上了，站在走廊中，「有什麼事嗎？」

「我叫司馬洛，」司馬洛自己介紹道：「很對不起，張小姐，這樣打擾你。我是正在訪尋一個人。一位霍强先生，我知道你以前是認識他的。」

張小姐的臉色微變：「這個人——我已經很久沒有見他了，我也沒有他的消息。」

「一點消息也沒有嗎？」司馬洛問，「任何消息，你知道或者間接聽到的，都可以帮助我。」

「對不起，先生，」張小姐搖頭，「你還是去找別人吧，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不能帮你！」她退回門內，閃到門後，要把門關上。

司馬洛伸一隻脚尖把門抵住了，使這門關不上。他又說：「等一等，張小姐，我們可以談得詳細一點嗎？」

張小姐沒有回答，她忽然不見了，好像給一隻巨手拿開了似的，而代替她出現在門口的是一個高大的男人，身軀很粗壯，比司馬洛還高了一點，體重也勝一點。襯衣的領口還露着一小撮黑毛。看樣子不是個壞人，祗是那種脾氣暴躁的莽漢。

司馬洛在心裏呻吟了一聲，因爲他知道這正是張小姐的丈夫。司馬洛在這裏的運氣似乎不大好，張小姐的丈夫並不是未曾下班回家，而是根本沒有上班。也許他今天是休息不用上班吧。

「什麼事？」這人粗聲地問。果然脾氣很壞。司馬洛憑經驗知道，一個脾氣壞的人，人通常是不會壞到什麼地方去的，但問題是，一個脾氣壞的人，却是不容易對付的。

「呃——」司馬洛吶吶着：「我是正在請問張小姐，她以前一位朋友霍强——」

那人的一雙大手一伸，就執住了司馬洛的衣襟，差點把司馬洛的人也整個提了起來。「朋友，」那人粗聲地說：「這不是張小姐，這是我的太太，知道嗎？她嫁了我，她就不是小姐而是太太了。」

「呃——先生貴姓？」司馬洛表示尷尬。

「我姓董，」那人說：「我是董先生，她是董太太。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我不高興人家在這裏提起霍强，霍强這個名字，也不准人提。」

「呃——我祗是想知道霍强在什麼地方吧了。」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我也不感興趣。」那姓董的人說。

「董先生，」司馬洛說，「董先生，請你冷靜一點，請你冷靜一點，我——我是爲了正經事找他的。」

那人已開始把他推向後了，司馬洛不得不跟着倒退，離開他的門口。張小姐又在門口出現了，靠在門限上，怨恨地看着司馬洛，也許是怪司馬洛不該在他們平淡的生活上攪起一個小風波。

「我不管你是爲了什麼正經事！」那人說，「總之這件事不要來麻煩我們，現在滾吧！」他把司馬洛一推，然後放手，司馬洛就踉蹌地倒退了幾步，好不容易才穩住了身子。

司馬洛不是一個那麼容易欺壓的人，如果他要的話，他是可以把這人摔一交重重的。但他沒有理由這樣做，這人正在保護自己的妻子不受騷擾，也是一個很正當的理由。

「那算了吧。」司馬洛聳聳肩祗好走了。

他知道這位董先生火氣爲什麼這樣大。這證明他聽到傳說是眞的。他聽說霍强和張小姐在分手之前，在街上一起走，這位火氣大的董先生找來了，興問罪之師（雖然那時他其實還是無此資格的），霍强却把他打了一頓。這位董先生雖然身裁够高大，打架則顯然並非他的所長。後來，也許是精誠所致，而且少去了霍强這個對手，張小姐還是嫁了他。他雖然已經得償所願，但他仍然有理由因爲聽到霍强的名字而光火的。

總之，既然是如此，恐怕問下去也沒有用了，張小姐似乎不可能有霍强的消息。有個一團火藥般的丈夫，她一定知所避忌，不會再去探她前度情郎的消息的。

司馬洛離開了那裏，也離開了那座城市。下一站就是M市，而他所訪問的對象則是丁翠那位姊妹。

藝名叫方華。仍然在舞廳工作，因此，司馬洛就到舞廳去找她了。舞廳是最容易談話的地方，不必再冒昧地上門求見，祗要召她坐枱，然後付帳帶她上夜總會去。

這些錢也不算花得很冤枉。方華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比司馬洛料想中的美麗。而且熱

情。也許在那些地方是不容易碰到像他的這一類客人的，所以她好像膠一般黏着他，而且提議在夜總會打烊之後帶他回家。

既然如此，那正經話等回到她家裏時再講吧。寓工作於娛樂，那是更好了。於是，司馬洛就跟她回家去。

住得不算豪華，祗是住在一座大厦中一個極小的單位。

但也總算是一個獨立的單位，沒有同居，因而也減少了很多不便了。譬如，她可以一進門就把鞋子踢掉，投進司馬洛的懷中，灼熱的咀唇送上來，與司馬洛熱烈地吻了起來。

司馬洛並不打算拒絕這個艷遇。雖然林丹露知道了一定會很不高興。但，祗要不讓她知道，那就行了。既然他不說，她便不會知道。而且假如他接受了這個艷遇，對於他的工作會有帮助。假如他拒絕這艷遇，對他工作就會有影响的。於是他也盡量在舌頭方面討好她了。

她熱得很快，也許因爲她早已經熱了。她說：「快點！快點！替我把衣服脫下來。」

急不是不好，性如烈火的女人是也有其可愛之處的，祗不過，她却實在叫得太响一點了。司馬洛有點尷尬地說：「妳可以低聲一點嗎，方華，我不想這整座大厦裏的人都知道我們是正在幹什麼。」

「對不起！」方華咭咭笑着，祗好把聲音壓低一點，「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有時會情不自禁！快點，快點替我脫衣服。」

司馬洛替她脫衣服，但她似乎還嫌不够快，後來她索性把他推開了，說：「讓我自己來吧，我脫我的，你脫你的好了！」

司馬洛在心裏微笑，覺得這個女人眞有趣。這種事情本來是應該慢慢享受的，甚至脫衣服也是一種享受。她却趕得那麼急。但，這倒是別有風味的。他祗有望她一會兒不要叫得太响。

她很快就把身上的衣服都脫光了。在燈光之下，他可以看到她有一具青春而豐滿的肉體。她的肉體顯得比臉還要青春，幾乎就像她是很少應用她這具肉體似的。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她這樣一個人，她的肉體似乎沒有理由很少應用的。

司馬洛的衣服祗是脫了一半。

「快點！」她不耐煩地催促着，已經坐上了床上。

這裏沒有所謂廳及房間，整個單位祗是一間比較大的房間，一半作爲睡房，一半作爲廳子而已，並沒有間開。如果間開的話，就會兩者都變得太小了。唯一的間格就是浴室。浴室他還沒有機會發現，不過可以從想像得之，這裏的浴室一定也是非常袖珍，祗有最起碼的面積的。

她既然這樣急在催，司馬洛也祗好加速動手，把身上剩餘的最後一件衣服脫下來。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事情就發生了。大門上忽然响起了鎖匙聲，跟着門就開了，一個身裁高大的大漢走了進來，隨即把門關上了。

司馬洛停在那裏，幸而身上還有內衣褲，所以他還不算太狼狽。這個來人年紀已接近五十歲，頭髮禿了一半，身上穿一套發皺的西服，沒有結領帶，而襯衣的領子反出在西服的領子外面，這人臉上有一顆痣，痣上有幾根毛。他的表情是殘酷的，殘酷之中帶着樂趣。

「哼，我的妻子，我的好妻子！」他冷笑着說。不是傷心，而是帶着一種樂趣，這種樂趣乃是因爲他引起了司馬洛的高度尷尬。

床上的女人沒有做聲，祗是仍然赤裸裸地躺在那裏。

這是一幕戲，而這一男一女都不大努力去研究演技，因爲他們是佔盡上風的。演得好與不好，不是問題。

「你這傢伙，你勾引我的妻子！」那人衝過來，一抓抓住司馬洛的衣服，還好司馬洛的內衣還沒有脫下來，不然他就不知道抓什麼好了。

「等——等一等！」司馬洛說，「我猜你不過是要錢吧了。」

這當然祗是一幕捉黃脚鷄的戲劇吧了。

「唔，」那人說，「錢是可以解決問題的，朋友，你有多少錢？」

「你先放手，讓我去拿！」司馬洛說。

那人放了手，司馬洛右脚就離地飛起，沿着那人兩腿之間的空檔上去，到達了空檔的盡頭，脚就給阻住了。司馬洛的脚是一點不痛的，但擋着他的脚那一團軟軟的東西則痛極了。那人大叫一聲，蹲了下去，司馬洛的右拳猛的揮出，準確地擊中了那人的太陽穴。

那人在地上滾了兩滾，停下來，不動了。他已經暈了過去。就是這樣容易的。

司馬洛轉身對着床上的那赤裸的女人，說：「這眞掃興，是不是？」

她呆呆地看了他一頓，忽然咯咯大笑起來。她一定不是那人的妻子了，因爲她簡直是高興而不是傷心。這似乎不是妻子應有的反應。

「你認爲我現在應該怎樣做呢？」司馬洛道。

方華停止了笑，看着他：「怎麼了，難道你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嗎？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除了報警之外，還有什麼好做的？」

「報警？」司馬洛說，「你是勸我報警，還是求我不要報警呢？」

方華瞥了那人一眼，似乎是恐怕那人會聽到她說什麼，但是那人是已經暈去了的，顯然聽不到她說什麼的了。她說：「我歡迎你報警，你知道爲什麼嗎？因爲，假如你報警，把他抓去了之後，我就得到解脫，我也可以得回自由了。」

「哦，」司馬洛說，「你的意思是，妳是正在受着他的控制的？」

「對了！」方華說，「你不明白嗎？我自己去報警是不行的，沒有證明，而且他會把我殺掉。但別人報警就不同了。別人捉到他，那不是我的責任，明白嗎？」

「他不是你的丈夫？」司馬洛問。

「當然不是！」方華說。

司馬洛用手揑着自己的下頷，尋思着。方華不時向那人瞥一眼，擔心那人隨時會醒過來，而且也在準備着，假如那人醒過來的話，她應該施展出怎樣的演技來。

司馬洛說：「方華，很好，你的問題，我爲你解決，不過，我得先和你談談！」

「談，談什麼？」方華問道。

「你有沒有破掉了不要的襪褲？」司馬洛說，「都拿出來給我吧！」

「在衣櫃裏，」方華說，「堆在底層的就是了，你自己找好了。」

司馬洛打開衣櫃，果然找出了一大堆那種舊破了的襪褲。襪褲是價廉又時髦的用品，又容易破，每個時代女性的衣櫃裏都少不免有一大堆用殘了的襪褲。這東西代替繩子倒是最爲合式不過的。司馬洛就用襪褲代替繩子，把那人縛了起來，並且在那人的咀巴裏也塞了一團，另外用一隻襪褲在上面一縛，使他不能把咀巴裏的那一團吐出來。然後他把浴室的門打開，把那人塞了進去。那浴室果然很小的，祗有不過十方呎的面體，事實上他必須要這人坐在馬桶上，因爲沒有別的地方好放了。

地方狹小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這人坐在馬桶上之後就不容易跌下來了，沒有什麼地方讓他好跌的。

（未完）



二月完俠義奇情中篇／倪匡・文　盧令・圖

鹽梟雙雄（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鹽帮發生許老拐的事變之後，總管陳典文不特失去愛侶——蘭姑，同時在帮中的地位也逐漸被張翺取代，陳典文最後在蘭姑的口中聽到她決心下嫁張翺之後，遂悄然前往扶桑，兩年來，在那邊結識了許多革命志士，陳典文也一改過去的頹風，投身命革洪爐，一次因經費短拙，他命一志士潛往揚州找着唐榮，叫他起出鹽帮一處藏鏹，唐榮也隨着那志士到廣州會晤了陳典文，此際陳典文才知道鹽帮又發生變故，蘭姑在婚後半年不告而去，帮衆傳說她是往日本尋陳典文，這一謠言和變故使得陳典文激憤得全身發抖——

追查當年秘　掘棺驗白骨

陳典文的聲音也變得尖銳，可見他心中的憤怒和激動，已到了極點，道：「這，這是誰說的？」

唐榮掩着臉，道：「我不知道，蘭姑……走了之後，帮裏人人都那麼說，他們……都那麼說……我也……這麼說……」

陳典文的身子，仍在把不住發抖，他已經感到，一個重大的陰謀，他曾經有過預感的，現在已經變成了事實！

他連連吸了幾口氣，才道：「帮裏的事呢？雙龍爭珠令呢？」

唐榮的手放了下來，他的臉上，紅腫了一大半邊，他道：「帮裏的事，是張先生在理着，雙龍爭珠令，我也不知道。」

陳典文本來想問，張翺在當帮主，大伙兒心服麼？

可是，他這句却沒有問出口，因爲，他從唐榮的態度中可以看得出來，張翺正深得人心，他一定已經成了鹽帮實際上的帮主。

陳典文再吸了幾口氣，他覺得胸口像是有一塊大石堵住一樣，要用很大的氣力，才能發出聲音來，道：「你……將我的信，給張翺看了？」

唐榮急忙搖着頭，道：「這規矩我懂，帮裏藏寶的事，除了帮主之外，誰也無權知道。」

陳典文苦笑了一下，道：「你以爲蘭姑和我在一起，我又叫你將信給蘭姑看，你沒有起疑？」

唐榮苦笑着，道：「我……我以爲你是想假撇清，表示……你和蘭姑的那檔子事，沒有干係！」

陳典文吼道：「我爲什麼要撇清？」

唐榮吞了一口口水，道：「少爺，你想想，張先生是什麼樣的人才，他要是上京當官，這上下，只怕已經是軍機大臣了，他娶了蘭姑……這樣子一走了事……」

唐榮囁嚅着，沒有再往下說，但是陳典文心頭冒起的寒意，却越來越甚。從唐榮的態度上，他明白了，在鹽帮上下人等的心目之中，他們尊敬的「張先生」，是一個受了極大損害的人，他的妻子私奔了，奔向了她莫須有的舊情人身邊，而他却

還留下來，爲鹽帮出力辦事，鹽帮上下，人人都會覺得欠了「張先生」的人情債，所以更加要死心塌地擁護他！

陳典文不住地搖着頭，道：「唐榮，沒有人想到過，這一切，全是安排好了的陰謀。」

唐榮聽得立時張大了口，反問道：「陰謀？」

陳典文知道，和唐榮這樣的渾人，是講不出什麼來的，他只好問道：「潘七叔呢？」

唐榮現出悲哀的神色來，道：「中風死了，少爺，你走了兩年，帮裏的情形已經很不同了，很多新來的人，全是頭挑的高手——」

陳典文揮了揮手，呆了半晌，才道：「你是說，鹽帮整個成了姓張的了？」

唐榮皺着眉，像是很難開口，過了片刻，才道：「也不能這樣說，不過，你現在回去，一定被當作陌生人！」

陳典文的心中，陡地閃過了一絲極其可怕的念頭，那種可怕的念頭，令得他的聲音都有點發顫，道：「唐榮，蘭姑會不會已經死了？」

唐榮嚇了一大跳，道：「這……怎麼會？」

陳典文疾聲道：「她走了之後，有什麼人見過她？」

他在「走了」兩字上，特別加强了語氣，唐榮道：「有，有一個叫李和順的，鹽場裏的，在淮北鹽場到海邊那條路上，見過蘭姑，消息傳到揚州的時候，潘七叔帶着幾個人去追，可是沒追上，回來，七叔就中風了！」

陳典文慢慢地挺直了身子，他和唐榮講話的那段時間中，像是背上負了千斤重担一樣，等到他挺直了身子，他才道：「我們——」

唐榮高興地道：「我們回揚州去？」

陳典文道：「不，我們去找蘭姑，到日本去找她。」

爲了陳典文要到日本去找蘭姑，取消了可能改變歷史寫法的一次武裝起義，革命志士人人欽仰的黃興，和陳典文作了竟夜的長談，但是陳典文翻來覆去只有幾句話：「黃同志，革命要我出力，我決不推辭，但是現在，我一定要找蘭姑，一定要去找！」

× × ×

陳典文和唐榮一起到了日本，一方面，盡一切可能找尋蘭姑，一方面，和以往不同，陳典文開始通過一切可能的聯絡，來取得鹽帮的消息。他知道，張翺一直在當作實際上的帮主，鹽帮的重要位置上，已全變換了新人，而張翺還在不斷網羅各地高手，連一些江湖上臭名昭彰的人，也進了鹽帮。

陳典文本來早就要回揚州去，和張翺攤牌的，可是，洶湧澎湃的革命，還是將他牽了進去，在一次運轉軍火之中，發生了意外，他身受重傷，那使他在東京帝國大學的醫院中，躺了將近五年，這五年，使他的臉，變得更蒼白，而他在醫學權威一致認爲不可能的情形之下，逐漸復原，當他又可以開始行走之際，革命已經成功了。

當陳典文和唐榮兩人，終於又看到揚州的破舊的城垣之際，已經是十年之後的事了。

他們兩人，都穿得十分普通，進揚州城後第一件事，他們就是蹲在麵攤上，捧着又大碗又燙手的長春麵，送着辣口的燒酒，聽着久違的鄉音，心中有着無限的感慨。

陳典文並沒有立即去見張翺，因爲他知道那是沒有用的事，他過去是鹽帮的總管，現在，他什麼也不是，他早已被摒棄在鹽帮之外了！

麵攤就在離荷香巷不遠一幅空地上，抬頭望去，可以看到陳典文買給荷香的那所巨宅的簷角，而且，還隱隱可以聽得鼓樂聲，自巨宅中傳了出來，不過陳典文一直沒有抬頭向那所本來是他的宅子望一眼，他只是近乎貪婪地吞着麵，一叉一叉地用筷子將背上花紋斑駁、腹際泛着金黃色的黃魚往口裏送。唐榮則忍不住向擺麵攤的老頭問了一句：「那邊好熱鬧啊！」老頭回答道：「你是外地來的吧？」

唐榮雖然是粗人，可是他也知道，在這當口，他和陳典文又回到揚州，雖然他還不知道陳典文的心意，究竟想怎麼樣，但是秘密越好，所以他忙含混地道：「是，才從徐州下來。」

麵攤老頭道：「那就難怪你不知道了，今天是荷香姑娘的生日！」

陳典文像是完全沒有聽到一樣，唐榮實在忍不住又道：「那荷香姑娘是——」

麵攤老頭還沒有回答，幾個一起在吃麵的人，一起笑了起來，像是不知道荷香姑娘是什麼人，是一件極其可笑的事情一樣。

聽着那種譏訕的笑聲，唐榮不禁瞪起了眼睛。

那幾個人可一點不在乎，還是一個勁兒笑着，其中一個，伸着油膩膩的筷子，幾乎直指到唐榮的鼻子上，說道：「老哥，你要知道荷香是甚麼樣子，也容易得很，荷香院新訂的規矩，入門，就是十塊大洋！」

唐榮直跳了起來，道：「甚麼？」

那幾個大漢又笑了起來，一個道：「嚇壞你了，是不是？荷香是——」

唐榮沒有再聽下去，因爲陳典文已放下了碗，付了錢，向外走了開去。唐榮急急跟在後面。

十塊大洋，當然嚇不倒唐榮，唐榮陡然之間，跳了起來，是因爲聽到了「荷香院」三個字，那是一個妓院的名字，那麼說，荷香她已經——

唐榮追上了陳典文，急喘喘地道：「少爺，我不知道荷香她——」

陳典文向後擺了擺手，道：「你走了也很多年了，她除了走這條路，還有甚麼辦法？」

唐榮一頓脚，道：「我就不信餓得死她，她好歹是你的人，這……樣一來，你的臉——」

陳典文的聲音還是出奇的平靜，道：「我的臉？」他苦澀地笑了幾下，又道：「或許，這正是有些人的目的，他們要將鹽帮原來的人物，全都弄成是江湖上的敗類，聲名越壞越好！」

唐榮的聲音聽來激動、粗嗄，道：「少爺，我們回來了，找張翱去！」

陳典文搖了搖頭，道：「不急，我先得去找許老拐！」

唐榮怔了一怔，一時之間，他想不透陳典文要去找許老拐，有甚麼作用，陳典文也沒有再說甚麼，唐榮也只好在後面跟着。

一看到了揚州城的城牆，陳典文就打定了主意，他第一個要見的人是許老拐。

那是他在將所有的事，就他所知的，再三思索考慮了之後得出的決定。

當年在刑堂上，種種突如其來的變化，雖然沒有一樁，不是出人意料之外，但是在事後，冷靜下來之後，仔細想一想，倒也是有一條可以一直循下來的，而許老拐自釘箱出來之後，伏地認罪，就是綫頭。一切的意外，全是從這裏開始的。

當時，陳典文只是懷疑張翱，何以要保下許老拐來，這個問題，現在已經有答案了，因爲張翱已經成功地掌握了整個鹽帮！如果說，張翱的一切行動，從那天，他在茶館中現身開始，一直到奪得鹽帮的大權，全是有計劃的陰謀 那麼，許老拐就是這一盤張翱已經大獲全勝的棋局之中，最重要的一着棋！

陳典文一直到現在，仍然不相信像許老拐那樣的人，會在連雲港附近，幹下這樣的滔天罪行。而且，在出了釘箱之後，竟一點不爲自己辯護，立時伏地認罪，容得張翱在刑堂之上，能够從容發揮，這一點，不是也太突兀了麼？陳典文翻來覆去地想着這些事，一直沒有結果，自然，那非得等到見了許老拐，才能知道的。

陳典文和唐榮向前走着，許老拐的住處，他們是知道的，可是，等到了他們熟悉地方，抬起頭來看時，他們却怔住了。

許老拐原來的那所房子不見了，聳立在眼前的，是一所西式的花園洋房，這種洋房，他們兩人當然見過，可是在揚州，却還眞正少見。

不過，是西式洋房也好，是中國式的古老大宅也罷，有一點是不變的，而且，從這一點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住在裏面的，是鹽帮的要人，那就是，在門口，有兩個黑衣短打的壯漢，橫眉怒目地站着。

陳典文和唐榮兩人，略停了一停，互望一眼，唐榮嘰咕了一句，道：「嘿，許老拐怎麼抖起來了？」

陳典文沉聲道：「你在揚州的時候，他怎麼樣？」

唐榮皺着眉，道：「他不見人，說是在家裏躲着，要閉門……閉門思過！」

陳典文點了點頭，逕自向前走去，來到了近前，門口那兩個大漢，已經彈起了眼珠，陳典文仍然向前走着，那兩個人的臉很陌生，自然是新來的了。就快來到門口，兩個大漢一起伸手，抵住了陳典文的胸口，喝道：「站住，這是什麼地方，容你亂闖？」

陳典文蒼白的臉上，沒有一點反應，只是道：「是我認錯地方了？這……不是許老拐住的？」

那兩個大漢，一副又怒又好笑的神氣，一個喝道：「放肆，許督導的府上，容得你亂闖？名字也不能亂叫！」

陳典文怔了一怔，這一次，他是眞的詫異了，他道：「許督導？我怎麼不知道他做了官？」

那兩個大漢，大笑了起來，道：「空子，滾遠點，鹽帮有八大督導之職，你都不知道？」

陳典文苦笑起來，他是鹽帮的總管，這職務一直未被解除過，那是除了帮主之外，最高的職位！

照現在鹽帮的情形，帮主離奇失踪，生死未卜，他這個總管，就是代理的帮主，可是如今，那兩個看門的小卒，居然叫他「空子」，那是帮會中人，對於根本不在帮會的人的稱呼！

陳典文並沒有多爭什麼，只是道：「原來老拐當了督導，我眞是悖時得很，煩你告訴一聲，有舊朋友要求見，那總可以吧！」

那兩個大漢互望了一眼，一個揚手向圍牆一指，道：「繞過圍牆，到後門去，只要你說出姓名來歷，每人可以領一塊大洋！」

陳典文一揚眉，道：「你當我是來告帮的？」

那兩個大漢的眼珠，又彈了出來，道：「不是麼？」

在陳典文身後的唐榮，可再也忍不住了，一聲虎吼，踏前兩步，喝道：「瞎了眼的王八蛋，滾開！」

他一面說，一面雙手齊伸，展開手指，向那兩個大漢的肩頭，抓了下去。

那兩個大漢，看來也有兩下子，唐榮一動手，他們兩人身形一挫，腰一扭，姿勢還眞不賴，眼看可以將唐榮的那一抓避過去了，可是唐榮就在那時，手腕陡地一翻一沉，出手快絕，兩個大漢一怔之間，一個左脅，一個右脅，已齊被唐榮抓個正着，唐榮五指一緊，手臂向上一抬，竟硬生生地將兩個大漢，提了起來，直提得他們雙腳離地，將兩人的身子，抵在大鐵門上。

那兩個大漢，殺豬一樣，叫了起來，只見大鐵門內，一陣脚步聲，十幾個人，一起奔了出來，來到門口，爲首一個疾聲道：「放下！」

那人一面說，一面打開了鐵門，陳典文站在一旁沒出聲，並不惹人注目，唐榮却是雙眼圓睜，將兩個身形和他差不多粗壯高大的大漢，提得雙脚離地，這份惹眼可別提了，所以奔出來的人，首先看到的是唐榮，爲首的那個中年人，向唐榮望了一眼，便滿臉吃驚，道：「唐爺，是你！唐爺，怎麼了？」

唐榮在鹽帮中的地位也很高，那人認得他，他却只不過覺得那人臉熟，他「哼」地一聲，雙手向地上一摔，那兩個大漢，一起跌下來，爲首的那中年人，已在唐榮面前，叉手而立，神態十分恭敬。

唐榮冷冷地道：「怎麼，現在規矩全變了？」

那人忙道：「唐爺別生氣，現在新兄弟多，他們不認得唐爺！」

唐榮冷冷地一哼，道：「也不認得陳總管？」

直到唐榮伸手一指，各人才注意到陳典文，不認識陳典文的人，自然不覺得怎

麼樣，可是那十來個人，也有三四個，是鹽帮的舊人，一看到了陳典文，連臉都黃了，一時間張口結舌，不知說什麼才好！

陳典文淡然道：「許老拐在不在？」

爲首的那中年人忙道：「在！在！等我去通報！」

陳典文冷然道：「不必了，我自己會進去。」

他一面說，一面已跨進了大鐵門，唐榮跟在陳典文的後面，幾個鹽帮的舊人，直到這時，才緩過一口氣來，急忙在後跟着，不認得陳典文的那幾個，面面相覷，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個道：「這癆病鬼似的是什麼人？」

另一個聰明伶俐的立時答道：「你沒聽說是陳總管，八成是那個搶走了蘭姑的王八蛋，張先生大量，不願追究，他倒還有種——」

那人話還沒有講完，突然之間，「呼」地一聲，一枚鵝卵石直飛了過來，正好重重砸在他的口唇打得開了花，而且，門牙也掉了下來，破碎的口唇，沾在門牙上，看來令人發顫，那人痛得一陣發抖，自然再也講不下去了。

其餘各人抬頭看去時，只見幾個人在向前走着，也沒瞧出是誰發出那枚鵝卵石的，通過花園的那條路上，全是鵝卵石，鵝卵石總不成會自己飛了起來？

陳典文向前走着，唐榮心中很高興，陳典文剛才那一手，在陳典文身邊的幾個人，可能也沒有看出來，可見得陳典文的功夫非但沒擱下，反倒更精進了！

來到了石階前，幾個跟着的人，搶前幾步，上了石級，推開鑲花玻璃的門，大聲叫道：「陳總管到。」

那幾個人齊聲一叫，聲勢極大，樓梯上，恰好有兩個人下來，怔了一怔，齊聲喝道：「什麼陳總管？」

陳典文也恰在這時跨了進來，道：「鹽帮陳總管。」

從樓梯上下來的那兩個人，衣着十分華麗，一身白綢長衫，精工繡着十七八隻大蝴蝶的，當他們撩長衫的下擺，向下走來之際，那些顏色艷麗的蝴蝶，就像是要飛起來一樣。

陳典文並不認識這兩個人，不過，他畢竟曾是鹽帮的總管，和各路江湖人物，都有接觸，江湖上出名的人物，就算沒見過，也聽說過，那兩個人這一身打扮，不消說，一定是早已出名的胡家兄弟了。胡家是皖南的世家，沿着長江，不知有多少良田，胡家傳到了胡金，胡銀這一代，兩兄弟却好武若命。

常言道：有錢好辦事，胡家有的是錢，胡金、胡銀兩兄弟好武，自然有會武功的人上門，多少年下來，兩人居然也學了一身功夫，不過兩人除了一身武功之外，別無所能，偌大的家財，也經不起每天開起飯來，有上千人等着吃。聽說他們兄弟兩人，進了黑道，不過也沒有確據，這時在這裏見到他們，陳典文也不奇怪，他早就知道，張翱廣招高手，已有不少江湖上的成名人物，進了鹽帮，比起來，胡氏兄弟，實在算不了什麼了。

胡氏兄弟一聽得「鹽帮陳總管」五字，立時站定了脚步，就在這時，樓梯上又一陣響，只見許老拐拄着一根拐杖，一身華服，左手上，戴着一枚老大的鑽石戒指，自樓梯上走了下來。

許老拐看來，紅光滿面，顯見得這些年來，他日子過得不錯，如今這情形，和當年在釘箱之中，口中咬着老山參，硬挺着延命之際，不可同日而語了。

許老拐一現身，立時站定，伸拐向陳典文一指，厲聲喝道：「陳典文，是你！你還有臉來見鹽帮弟兄？」

陳典文要見許老拐，本來有許多要說的話，可是，他再也料不到，許老拐一見面，就會聲色俱厲，這樣責問他，他雙眉略揚，道：「老拐，我有話和你說！」

許老拐的聲色更厲，道：「和你這種人，有什麼好說的，要說，開刑堂再說，將他拿下！」

陳典文還待說，胡氏兄弟已經一聲答應，手在樓梯的扶手上一按，身子向下，直落了下來，同時，不知從哪裏湧出來，大客廳中，立時多了二三十人，在胡氏兄弟向下躍來之際，唐榮的忍耐，也到了極點！他已經忍了不止一天兩天，而是忍了好幾年！好幾年的怒氣，在一刹間發洩了出來，簡直像是出了柙的老虎一樣，只見他雙拳一碰，發出「砰」地一聲，大喝道：「來得好！」

一面喝着，一面身子旋轉，已經在刹那之間，向前，向左，向後，向右，呼呼風生，片刻之間，連打出了七八拳之多。

隨着他那疾如轟雷的八拳，中拳的八個人的呼叫聲，老大的身軀跌翻聲，傢俬陳設被撞翻打破聲，再加上唐榮酣暢淋漓的叫聲，大廳之中，簡直像是一個有上百人的戰場一樣。

唐榮一動手，陳典文也有了行動，當胡氏兄弟落下來之際，陳典文的身形，向上一縱，直上直下，拔了起來，在半空中和胡氏兄弟相遇，相距不過兩尺。

胡氏兄弟也算了得，身在半空，陳典文突然迎了上來，兩人在事出意外之際，居然還各自起脚，向陳典文攻了過來。陳典文身子向前一翻，凌空一個筋斗，在兩人的頭上，翻了過去，避開了兩人的一脚，到了兩人的背後，雙肘一縮，撞在胡氏兄弟的背上。

這一撞，令得胡氏兄弟各發出了一下慘叫聲，向下面直跌了下去。

本來，陳典文的身子也要向下落下去的，可是那一撞，却給他墊了力，他非但不向下落去，又向上升了起來，雙脚已站在樓梯的扶手之上。

唐榮在下面，大打出手，從他的呼聲聽來，他正打得極其過癮，陳典文才一站定，許老拐揮起拐杖，打橫掃了過來。

陳典文向上一躍，避開了一拐，再凌空一翻，已落在許老拐的背後，伸手抓住了許老拐的後頸，左手在許老拐的肩上，輕輕一拍，道：「老拐，不管有甚麼事，總得讓我說話！」

陳典文的那一拍，並沒有用力道，可是許老拐的身子，却已發起抖來。

這時，樓下仍是打得不可開交，嘩啦一聲響，一個康熙五彩的花瓶，成了碎片，「嗤嗤」兩下，一幅馬遠的山水，成了五片，而樓上，也傳來了一陣嬌呼聲，有

五六個打扮艷麗的女人，在樓梯口，擠成了一團，一副害怕的神氣向下面張望着。

陳典文向那些女人望了一眼，又道：「老拐，上去，我有話說！」

他的右手，始終抓在許老拐的後頸上，許老拐一面發着抖，一面發出極難聽的悶哼聲，轉過身，由陳典文押着，一直向上走去。

到了樓上，驚呼的女人更多，看得陳典文有點眼花繚亂，陳典文推着許老拐，直進了一間房間，一腳將門踢上，才鬆開了手，他一鬆手，許老拐就轉過身來，陳典文四面一看，道：「老拐，日子和以前不同了哇？」

許老拐喘着氣，向後退着，陡然之間，在一張桌子前站定，拉開抽屜，取出了一柄大頭六子來，對準了陳典文，他雖然握槍在手，可是看起來，他比陳典文要緊張得多，甚至握槍的手，在微微發着抖。

到了這裏之後，一切的發展，遠在陳典文的意料之外，但是陳典文卻開始明白了。

陳典文來找許老拐，本來是想好好套問一下當日他所未能想得通的許多疑問的，可是現在，看來不必問，已經有了部份答案了。

許老拐要不是做了極度的虧心事，決不會一見到他，就這樣色厲內荏的，但是，他究竟做了甚麼虧心事呢？

陳典文望着大頭六子黑洞洞的槍口，陳典文在這十年來，對那種槍械的知識，已經到了專家的程度，對於許老拐的手指，只要扳一下，他縱有一身武功，也得一命歸西這一點，一點也不懷疑，可是他卻一點也不害怕，只是盯着許老拐因爲過度緊張，而在扭曲的臉，一字一頓地道：「蘭姑在那裏？」

許老拐陡地震動了一下，左手抓住右手的手腕，免得抓住槍的手抖得太厲害，他並沒有回答。

陳典文又道：「蘭姑在那裏？」

許老拐叫道：「要問你，你……你……她……她……」

許老拐實在不知道在說甚麼，陳典文冷笑一聲，道：「老拐，你害我不要緊，你不能害蘭姑，天理報應，你不能全不顧了！」

許老拐急速喘着氣道：「我沒有害蘭姑，沒有害她，沒有！」

陳典文的聲音，冷峻迅疾，像是暴雷一掠地喝道：「蘭姑在那裏？」

許老拐抖得更厲害，幾乎是號叫出來的，道：「我不知道，那要問你，張先生說你將她拐走了。」

陳典文踏前幾步，一字接着一字，像是鐵鎚在敲着釘子一樣，問道：「張先生那樣說，你信不信？你是吃了蒙藥，還是故意裝成不知道？」

許老拐急速地喘着氣，道：「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他的嗓音聽來像是破鑼一樣，翻來覆去地只說那幾句話，陳典文又逼近了一步，許老拐陡地叫了起來，道：「站住。」

許老拐如果眞的要陳典文站住的話，當陳典文向他跨出第一步之際他就應該喝阻了，這時再來呼喝，已經遲了，陳典文陡地飛起一腳，正踢在許老拐的手腕上，許老拐發出一聲怪叫，手槍脫落，陳典文跟着欺身向前，五指抓向前，將許老拐胸前的衣服，連他的皮肉，一把抓了個緊，大喝道：「老拐，你要是人，知道多少，對我說多少！」

許老拐的身子一面發抖，一面道：「我……你饒了我，我沒害蘭姑，不過，當年我釘箱，在刑堂上認罪，他再保我，這全是說好了的，我……」

許老拐斷斷續續講到這裏，陳典文的耳際，陡地響起了「轟」地一聲響，許老拐可能還在講些甚麼，但是他卻根本無法再聽進去了！

全是「說好了的」，那就是說，一切全是安排好了的，當年刑堂之中，許老拐一出釘箱，就自認了罪，接下來，張翺挺身而出，將許老拐保了下來，贏得了全帮上下的崇敬，也贏得了蘭姑的芳心，這一切，全是早已安排好了的，目的自然是奪取鹽帮的大權。

陳典文在不由自主之間鬆了手，他只感到整間房間，全在旋轉着，他站立不穩，踉蹌向後退着，一切全是「說好了的」，一切全是一個早經過處心積慮安排的陰謀，而這個陰謀，實施得極其順利，蘭姑的下落不明，自然也是計劃中的一部份。

那麼，現在蘭姑究竟是死是生？蘭姑已失踪了十年之久，她究竟在那裏？

陳典文在那一刹間，只覺得心如刀割，他眼前好像覺得有許多人影在幌着，可是他也辨不清楚誰是誰，陡然之間，他聽得唐榮的一聲怪叫，陡地一醒，看到唐榮老大的身軀，直飛了起來，一面怪叫着，一面在空中紮手紮腳，向着窗外，直飛了出去。

緊接着，就是乒乓嘩啦好一陣响，唐榮的身子，撞在窗上，將窗子上的玻璃，窗格，全都撞得粉碎，唐榮整個人，也隨着碎木碎玻璃，一起跌了出去。

陳典文在這時，看到房間裏，確是多了兩個人，一個他曾見過，是那年在刑堂上，張翺帶來的六個人之一，那個瘦小乾枯，一口川音的老頭子，十年不見，仍然是那個鬼樣子。

另一個，身形壯碩，正在拍着雙手，看來將唐榮隔窗子扔了出去的就是他，許老拐還在，只不過身子縮成了一團，全身發抖，像是在抽筋一樣。

陳典文一時之間，顧不得去看唐榮，他也知道唐榮皮粗肉厚，從二樓的窗口，叫人扔了出去，還扔不死他，倒是許老拐的樣子，看起來很特別。

陳典文陡地吸了一口氣，來到許老拐的面前，一伸手，抓住許老拐的肩頭，手向上提。

陳典文本來是想，將縮成一團的許老拐的身子，提得站起來再說的，可是他手臂向上一提，許老拐的身子仍然縮成一團，倒叫他平空提得雙腳離了地，許老拐的神情十分古怪，只有一雙眼，充滿了難過，悔恨，怔怔地望定了陳典文，口唇抖動，卻已說不出話來了！

陳典文是會家，一看許老拐的情形，就知道許老拐一定是捱了重擊，傷得極重，多半是活不成了，他陡地喝道：「老拐

，你還有甚麼話說？」

許老拐只是睜着雙眼，望定了陳典文，眼中陡地迸出兩行淚來，可是仍是一個字也講不出來，陳典文還待問，已聽得那瘦老頭子陰惻惻地道：「這龜兒子就要見閻王，也沒有甚麼好說的囉！」

隨着這一句陰森森的話，許老拐的身子，越縮越緊，陡地一陣抽搐，雙眼已翻白了。

陳典文的心中極怒，可是他卻十分鎮定，他提着許老拐，走了兩步，將許老拐放在一張椅上。這時候，唐榮的呼叫聲，又自下面傳了上來，還伴隨着打架聲，陳典文緩緩轉過身，盯着那瘦老頭，瘦老頭居然一本正經地問道：「聽弟兄說，你自稱是鹽帮總管？」

陳典文冷冷地道：「正是！」

瘦老頭「桀桀」笑了兩下，道：「這倒奇了，鹽帮總管，只有一個，就是老子王老六。那裏又冒出了一個來了？」

陳典文冷笑一聲，道：「鹽帮的帮主是誰？」

陳典文的意思，是要責問，鹽帮的帮主大位，究竟是在誰的手中，可是王老六卻皮笑肉不笑地道：「咦，你不是鹽帮總管麼？怎麼連鹽帮帮主是誰都不知道？」

陳典文沉住了氣，道：「沒人和你插科打諢，帮主是誰？說！」

王老六看來更鎮定，冷聲道：「南通張翺！」

陳典文一聲長笑，道：「好，張翺，帮主的信物是甚麼？雙龍爭珠令在張翺手裏？」

陳典文對自己這個問題，對方決不能有肯定的答覆這一點極有信心，因爲蘭姑已經看穿了張翺的陰謀之故，而在那半年之中，張翺一定已經用高强的手段，培植了自己的勢力，以致令得蘭姑雖然看穿了他的陰謀，獨力也難對付只好一走了之。

如果不是有一個名叫李和順的鹽民，曾在大王集附近，見過蘭姑，那麼，陳典文一定以爲蘭姑已死在揚州城裏了，而如今，蘭姑離開了揚州，當然可能還有一綫生機，只要蘭姑能走得脫，有兩件東西，她一定會帶走的，一件是雙龍爭珠令，另一件，是鹽帮上百處的窖藏金銀的秘密，張翺的手段再高强，蘭姑再對他死心塌地，也不會將這兩件秘密講出來的。

果然，這時王老六的臉色，立時變了一變。

王老六的臉色一變，陳典文就知道，雙龍爭珠令，決不在張翺的手中，而且，陳典文還進一步想到，對方一定以爲令牌，在自己手中。

陳典文並不知當年，蘭姑是如何發現了陰謀，他也不知道蘭姑離開揚州之後的目的地在那裏，可是她是在向海邊走，那是可以肯定的，她是不是準備出海，是不是眞的準備來找自己？陳典文心中一陣陣發熱，蘭姑要是來找自己，爲甚麼不取道上海呢？是不是張翺廣派高手，甚至親自出馬要阻截她，所以她才選了那條荒僻的道路？

她究竟到了那裏去了呢？

王老六立時恢復了常態，盯住了陳典文，陳典文裝出一點若有所得的神情來，而且，還冷笑了一下，道：「鹽帮就要有大事了！」

他混含地說了那麼一句，暗示雙龍爭珠令在自己的手裏，只要有令在手，就有資格召集天下帮衆，決定誰是帮主，就算是一個本來和鹽帮全無關係的人，也可以這樣做，何況他本來就是鹽帮的總管。

王老六的臉色變得更難看，冷然道：「是麼？」

他一面說「是麼」，一面身子陡地捲起了一股勁風，就向前移了過來，來勢之快，當眞如鬼似魅，一欺到了陳典文的身前，揚手就是一拳。

他那一拳打出來，看來輕飄飄地，並沒有甚麼力道，倒像他是一個鴉片沒抽足的大烟鬼，却發狠想揍人一樣。可是當他出拳之際，陳典文却一眼望到，他中指之上，套着一環指環，那指環之上，有兩枚尖利，發着一種難以形容的暗綠色光采。

陳典文一看到那種光采，就尖聲叫了出來：「孔雀綠！」他陡地叫喚，是因爲他明白許老拐是怎麼死的，那是許老拐曾叫王老六打中了一拳，染有劇毒的尖刺，刺進了他的身子！

孔雀綠是從孔雀胆裏提出來的劇毒之藥，已經很少人知道這種劇毒毒藥的製法了。

陳典文一面叫，一面身子向旁一閃，只聽得「嗤」地一聲响，饒是他避得快，衣服還是叫王老六指環上的尖刺，扯破了一道口子。

他身子一閃，那大個子陡地迎了上來，雙拳齊出，是一式硬橋硬馬的長拳，陳典文心念電轉，已經有了主意，大個子雙拳來，他也雙拳去，四拳砰然相碰，大個子一聲怪叫，身子向後疾退。

大個子身子向後一退，陳典文立時跟着欺向前，大個子想是剛才吃了虧，再也不敢逞强，一面叫着，一面更忙不迭後退，退到房門口，一個收不住勢子，蓬然巨响，撞在門上，將一扇門，撞得向外，直飛了出去，他人也仰天跌倒，陳典文早已料到了有這個變化，大個子一將門撞開，他身子已向外疾竄了出去。

在這當口，王老六又在陳典文的身後，連攻了兩拳，但是陳典文的動作實在太快，王老六雖然是照準了陳典文的要害攻擊的，可是他拳到半路，陳典文的身子已換了方位，所以兩拳都落了空。

陳典文一出了房間，連奔幾步，到了樓梯的欄杆旁，向下一看，唐榮還和十幾個大漢，打得酣暢，大堂之中，幾乎已沒有甚麼是完整的了。

陳典文縱身向下跳去，還未曾落地，就拳打腳踢，打開了四個大漢，喝道：「唐榮，我們走罷！」

唐榮嚷道：「少爺，老拐說了甚麼沒有？」

陳典文道：「全說了！」

陳典文已來到了唐榮的身邊，還怕唐榮不肯走，飛起一腳，踢在唐榮的屁股上，踢得唐榮整個人，向外疾撲了出去，有四五個人想來攔路，唐榮的去勢何等之猛，也沒動拳腳，就是憑身子向前跌出的那股猛勁，向前硬撞了過去，硬是將那幾個攔路的漢子，撞得鬼哭神嚎，跌的跌，爬

的爬，再也起不了身。

陳典文跟着竄向前，只聽得王老六在樓上，也趕了下來，喝道：「別放走了這個！」

陳典文和唐榮，已到了花園，一到了花園，兩人都陡地楞了一楞，只見一色的黑色勁裝，十二條漢子，齊齊列隊站着。

十二條漢子，陳典文和唐榮兩人，也不會放在眼裏，而令得他們非停下來不可的，是那十二個漢子的腰際，全是一色的快慢機，紅穗子貼着身，手按在槍把上。

那種德國造的快慢機，一扳機，二十顆子彈射出來，神仙也逃不過去，陳典文一站，唐榮已叫道：「閃開。」

那十二個人一動也不動，唐榮雖然一身是胆，這當口，可也不敢硬向前闖。

陳典文一定神，看到這十二個人中，有幾張是熟臉，本來是十二金剛中的人物，他沉聲道：「唐榮，跟着我！」一面說，他一面昂着頭，大步向前，就走了過去，唐榮嚇了一大跳，可也立即跟着，兩人向前一走，那十二個人的快慢機，全出了盒子。

王老六這時，也奔了出來，叫道：「將這兩個留下！」

陳典文仍在向前走着，他逕向那幾張熟臉孔走去，一面沉聲道：「瞧瞧清楚，我是誰！」

有七八個人，已經將快慢機的保險掣，扳了下來，可是那幾個熟人，却站着不動，那八九個人向另外三四個看去，王老六還在叫着，那三四個熟人陡地叫了起來，轉過了身去。

就在那一剎間，陳典文一拉唐榮，兩人已經直奔了出去，出了園牆，連轉了十七八個彎，才停了下來。

唐榮一面喘着氣，一面道：「老拐說了些甚麼？」

陳典文苦笑了一下，說道：「許老拐只是說，當年刑堂的那場戲，全是說好了的。」

唐榮陡地一震，道：「說……說好了的，許老拐，他圖……圖……甚麼？」

陳典文苦笑了一下，道：「圖甚麼？自然是圖這十年來的日子，我看張翔倒沒有虧待他。」

唐榮的喉際咯咯作响，低下頭去，好一會才抬起頭來，神情極其難過，道：「我可不那麼想，張先……張翔他人才出衆，人人見了他，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敬意，我倒寧願相信，他對許老拐說了一番話，告訴許老拐，由他來執掌鹽帮，對鹽帮更有利，也或許是他說服了許老拐，只有他，才配得上蘭姑，而只有這個方法，他才能進得了鹽帮，得蘭姑的傾心！」

陳典文的神情很苦澀，唐榮雖然是粗人，可是那一番話，却也未必完全沒有道理，陳典文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張翔的情形，張翔的那神情，那樣的盛名，只要他一現身，實在沒有法子使人不信服，自己和他比，實在是比不上的，許老拐的頭腦更簡單，自然有可能，完全不圖甚麼，而死心塌地照張翔的安排做事。

陳典文呆了半响，道：「老拐死了，這……怕只是他一個人才知道了。」

唐榮吃力地吞下了一口口水，道：「許老拐他並沒說蘭姑在那裏？」

陳典文搖着頭，手放在臉上重重地撫着，說道：「沒有，我想，他是真的不知道！」

唐榮道：「少爺，我們怎麼樣？」

陳典文道：「找那個七年前，曾看到過蘭姑的李和順去，也許，能找到一點頭緒！」

唐榮拍着口袋，道：「少爺——」

陳典文沒有再說甚麼，向前直走了出去。

陳典文向前走，在兩邊全是高牆的小巷之中，曲曲折折地走着，一直到一家祠堂的門口，才停了一停，那家祠堂，也不知道是那一家的，門口破敗得可以，門有一半已經不見了，另一半也歪在一邊，門口上的匾上，全是蜘蛛網，大門內，野草比膝還高，祠堂的一邊，是一個塘，可是水也早乾了，只有一點紅蓼，在塘底的污泥之中，隨風搖動着，陳典文在祠堂前停了下來。

唐榮苦笑着，道：「少爺，到這鬼地方來幹甚麼？」

陳典文道：「進去看看，裏面有沒有人？」

唐榮攤着手，笑道：「担保沒有人在這裏，找鬼比人還容易，誰不知道破祠堂裏沒有人，滿清旗兵屠揚州的時候，死了半城人，這祠堂的後人，早死絕了，這是出名的鬼地，誰來！」

陳典文有點發怒，喝道：「去瞧，有沒有人。」

唐榮嚇了一跳，立時轉身走了進去，陳典文慢慢來到門口，轉過身，祠堂的門外，全是兩尺見方的石板，石縫之中，也長滿了野草，陳典文踏着石板，低着頭，數着，橫直走了幾遭，才站定在一塊石板之上。

唐榮也走了出來，道：「真瞧過了，沒有。」

陳典文道：「過來，把這塊石板掀起來。」

唐榮呆了一呆，立時走了過來，道：「少爺，這裏……這裏……」

陳典文點頭道：「這下面，有五萬両金子，全是老秤的，看來，張翔一點也沒有探到鹽帮窖藏的秘密，這裏沒有人來動過！」

陳典文一面說，一面後退了一步，唐榮俯下身，十指用力一插，插進了石板和石板之間的隙縫之中，用力向上一掀。石板應手而起，石板下，是一窩大蚯蚓，正在蠕蠕而動，唐榮雙手亂抓，將石板下的泥塊，大把大把抛開去，當石板下出現一個兩尺來深的坑時，唐榮抬起頭來，雙手抓住了一隻鐵箱的環，用力向上一提，提了起來，重重放在石板之上。

陳典文道：「總共有二十箱，我們先取一箱就够用了，再掩上吧！」

唐榮道：「少爺，這……全是潘老太公，埋下的？」

陳典文道：「這個問倒我了，自然是滿清入關之前的窖藏，韃子拆了潘家老宅，也找不到甚麼，那裏知道，揚州城裏，遍地是金子！」

唐榮已用力打開了箱蓋，黃澄澄的金

子，在夕陽之下，發着耀眼的光芒，唐榮吸了一口氣，道：「要是叫人無意間發現了，這人可發大財啦！」

陳典文笑了一下，道：「誰會沒事在路上亂掘？走吧，我們這就到上海去。」

唐榮脫下上衣，將鐵箱裹好，再將土撥回去，蓋上石板，弄得看來全然和未挖過石板一樣，才和陳典文，一起離開了祠堂。

有了金子，辦事就容易，他們沒在揚州再逗留，連夜僱船，到了上海，買了船，沿海北上，到了連雲港，在連雲港停了一停，又直放陳家港。

唐榮先上岸，調查李和順的一切，等陳典文在陳家港的集上，見到了李和順，可是，他們却沒有想到，李和順父子同名，老李和順，早已死了，而且，他們也知道，當年揚州名捕徐標，也在鹽塲上。

在李和順和徐標商議的那個晚上，陳典文和唐榮也在商議着。他們決定，要知道老李和順，是怎麼死的。

李和順夫妻，要是死於非命，那就可以證明，當年張翔明裏派潘七叔出來找蘭姑，暗裏另有人派出來，連帶潘七叔的死，也很有可疑了！

事情已經過去了那麼多年，李和順夫妻的屍體，當然已經只剩下白骨了，要查驗出他們是怎麼死的，當然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

但是陳典文却有信心，因爲在揚州，他和那個自稱「鹽帮總管」的王老六交過手，王老六竟會使用傳說中已失了傳的毒藥「孔雀綠」，那麼，老李和順一定是死在張翔請來的高手的古怪手法之下，老李和順的死，在外表看來，一定極其自然，因爲據小李和順的說法，連幹了半輩子捕快的徐標，都沒看出怎麼死的！

越是在表面上看來，毫無可疑的死法，在骨子裏，一定可以找出眞正的致死原因來。

陳典文心中奇怪的是，他們在上海，買了那艘船，一直沿海北上，鹽帮的人，一定早已查知他們的行踪，爲甚麼一點行動也沒有呢？

他們並沒有打算掩飾自己的行踪，一買下了船，第一件事，陳典文就是將那面金扇，釘在船尾上，雖然並不十分搶眼，但是以張翔行事的周密，以他現在勢力之龐大，眼綫廣佈之下，一定早已知道了。

那麼，他爲甚麼一點也不採取行動？在等甚麼？這種平靜，反倒使陳典文心頭，感到了一股重壓。

陳典文心頭感到的那股重壓，就像是暴風雨之前的寧靜，就像是現在的天氣。

天色更陰晦，明明是大白天，可是到處一面灰濛濛，在亂葬崗上，這種陰天，更透着說不出的陰森，陳典文一直背負雙手，站着，望着烟霞迷漫的遠方，前面好像已在下雨，看出去，一切東西，都像是隔着幾重濃黑色的黑紗一樣。

唐榮仍然在運着鏟子，泥土一塊一塊飛起來，在他的身前，已出現了一個坑，坑中有兩具並列着的薄皮棺材，棺材的敗木，已經朽成了黑色，唐榮停了手，抬起頭來，道：「少爺，見棺了！」

陳典文轉過身來，向兩具敗棺望了一下，神情看來很苦澀，他心中在想，要是躺在棺材裏的老李和順沒有死，那該多好，他一定會詳詳細細告訴自己，當年遇到蘭姑的情形，或許蘭姑還曾告訴過他，要到甚麼地方去，那麼自己可找到蘭姑了。

不過，陳典文只是略爲幻想了一下，立時就回到了現實中來。他知道，在如今這時刻，幻想是沒有用的，自己要對付的事太多了，唐榮固然是一個好助手，可是對付張翔這樣的對頭，有唐榮和沒有唐榮，幾乎是一樣的，因爲對頭實在太強了，強到了陳典文在自己的船上，好幾晚上，會莫名其妙地驚醒，在心底深處，他自己知道，自己是鬥不過張翔的，可是他不能停止，他一定要和張翔鬥下去，直到分清你死我活爲止。

陳典文定了定神，向唐榮作了一個手勢。

唐榮向那兩具敗棺，喃喃說了一聲「得罪」，手起鏟落，已將一具敗棺的棺蓋，鏟了起來。

棺蓋一起開，一股異樣的惡臭，撲鼻而來，那股臭味是這樣惡毒和濃稠，好像是有實質的東西一樣，令得唐榮不由自主，後退了一步。

唐榮摒住了氣，又是一鏟，再將另一具敗棺的棺蓋，也鏟了開來，然後，迅速退了開去。

過了一會，等到那股惡臭散開了，他們才又來到棺前，棺蓋鏟開之後，很明顯可以看出來，棺中是一具女屍，一具男屍，兩具屍體，已經只剩下白骨了，在白骨上，覆着的是一些顏色灰敗的布片，可以見得他們兩人，殮葬時所穿的，也根本不是衣服。

在白骨的骷髏體旁，還可以看到一點稀疏疏的頭髮，陳典文看着，取出一幅白綢巾來，撕開了兩半，遞了一半給唐榮，要來紮住了口鼻。

用白綢中紮住了口鼻之後，惡臭才不致那樣攻鼻，陳典文拾起一根枯技來，將白骨上的布片，慢慢撥開來，兩具白骨都很完整，骨頭一根也沒有斷，白森森的骨殖，在陰濃的天色中，看來很奪目，從骨殖的顏色來看，兩人也不像是中毒死的。

這倒很出乎陳典文的意料之外，看來老李和順夫妻的死因，並無可疑。

然而，那是不可能的，他們兩人，在老李和順遇到了蘭姑之後不久，就死在黃河口，他們雖然是一雙普通的鹽民夫妻，然而他們的死，一定和鹽帮驚天動地的大反覆有關聯的。

陳典文又走近了些，俯下身，就在這時，他看到，在男屍的骷髏的頂門上，有一點亮晶晶的東西，那東西極小，若不是陳典文站的角度，恰好可以看到那一點東西的反光，是絕不會發現的。

陳典文陡地怔了一怔，抬頭向唐榮看去，唐榮立時走了過來，陳典文讓開了一些，指着男屍的頂蓋骨，唐榮側着身，也看到了那亮點，震了一震，道：「這是什麼？」

陳典文道：「得取出來看看！」

唐榮吸了一口氣，又喃喃道：「得罪，想來你也想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這副白骨，也不會太在意了！」（未完）

二月完新穎俠義中篇故事／高皐·文　盧令·圖

紅袖刀訣（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馮援雖識破何凌風僞冒楊子畏身份，不但不追究，反要求何凌風繼續僞冒下去，冀圖揭破姊妹會陰謀和打探楊子畏夫婦的下落，這日有自稱是費明珠的少女來訪，說是香雲府發生變故，費百齡似遭人挾持，要求馮援和假楊子畏同往嶺南，何凌風與馮援對費明珠身份雖存疑，但仍答允前往，那是抵達樊城，何凌風提議僱船前往洞庭暢遊，費明珠似對家中慘變並不怎麼着急，竟欣然讚同，惜碼頭所有船舶均只援儎貨物，何凌風不惜亙資僱請一條私船，與船老大金老大議妥後，偕費明珠登上回程小舟——

江心驚變故　絕嶺遇高人

返岸途中，費明珠不停回顧那艘客船，道：「我看那姓金的老頭不是什麼好人。」

何凌風道：「噢？爲什麼？」

費明珠道：「他態度無禮，講話又那麼冲人，一點也不像有敎養的富貴人家出身。」

何凌風笑笑，道：「正因爲他是富貴人家出身，態度才那麼無禮，講話才那麼冲人。」

費明珠道：「楊大哥，我總覺得你不該先付他船資，萬一他眞是騙子，拿了錢跑了，咱們豈不白丟銀子？」

何凌風笑道：「放心，我敢打賭他絕不會跑，就算拿鞭子趕他也不會走！」

× × ×

正午時分，三人上了船。

金老大果然沒有溜，船上食物和飲水都已加添齊備，何凌風等人一到，立刻起碇開船。

船上另外三名水手，都是二十來歲小伙子，一個個壯得牛似的，解纜操舟，旣純熟又俐落。

何凌風讓費明珠獨自一人住了正艙，自己和馮援同住另一間艙房。

金老大是舵手，住在舵艙裏，三名水手則住在前艙通間，其中一名水手負責炊事，兩人負責帆索操作。

客船由樊城啓碇南下，順水順流，當天就過了宜城，晚泊轉斗灣過夜，第二天抵達潛江縣，距兩漢已只有一日水程。

兩天來，船上平靜無事，何凌風却發現有一艘船始終跟隨在後面。

那是一艘貨船，滿載藥材雜貨，從樊城開始，一直若即若離尾隨着，有時雖然超越了客船，却必定在前途等候，直待客船通過後才啓碇。

貨船上，只有五六名水手，沒有客艙，也未發現扎眼的人物。

何凌風暗地將情形告訴了馮援。

馮援冷笑道：「我早就注意到了，還有金老頭和這條船上三名水手，個個都是練家子，身手都不弱。」

何凌風道：「那他們爲什麼不動手？」

馮援聳聳肩，道：「誰知道，或許他們在等機會，或許在等援手，反正，遲早總會有行動。」

何凌風笑道：「我猜他們是因爲顧忌一個

人，不敢貿然動手。」

馮援道：「誰？」

何凌風道：「老大哥您。」

馮援一怔，道：「他們顧忌我什麼？」

何凌風道：「他們最大目的是想知道『刀劍合璧陣』，現在你已經傳授了我，他們只要將我擄去逼問就行了，對付我，本是輕而易舉的事，有老大哥在旁，却不能放手施爲。」

馮援聞言道：「這麼說，我還得廻避一下了？」

何凌風點頭道：「不錯，老大哥最好上岸去玩玩，小弟留在船上……這就叫『與人方便，自己方便』。」

馮援仰面一笑，起身踱上甲板。

艙面一片漆黑，只有舵房門邊閃爍着火星，是金老大蹲在那兒吸旱烟。

馮援慢慢走過去，道：「老大，船上有酒沒有？」

金老大頭也沒抬，冷冷道：「沒有。」

馮援道：「能不能請一位伙計，上岸去買些？」

金老大道：「對不起，水手們辛苦了一天，明天一早還要幹活，都去睡了。」

「那——」馮援沉吟了一下，說道：「只好我自己去買啦，老大，替我僱隻小舟總可以吧？」

金老大道：「這兒又不是什麼大碼頭，那有小舟可僱。」

用手向後舷一指，道：「喏，那是我們船上自備的小舟，如果你自己會划船，我可以帮你放下水去。」

馮援道：「駕船我會，也不用麻煩老大帮忙，我自己會動手。」

他有意炫耀功力，大步走到小舟邊，雙手扣住船沿，一運力，將一艘可載三四人的小舟輕輕舉了起來。

誰知金老大臉上竟毫無驚駭之色，又淡淡一笑，道：「嗬！力氣倒不小。」

馮援冷哼一聲道：「金老大，你也能做得到嗎？」

金老大搖搖頭，道：「我是掌舵駕船的，又不是碼頭上扛蔴袋的力伕，要那麼大力氣幹什麼？」

馮援氣得一跺脚，吐氣開聲，將小舟直向江水中擲了出去。

「蓬」然一聲，小舟落水，已距大船十餘丈。

馮援身形緊跟着縱起，飛落在小舟上，不用槳，也不用櫓，雙袖一陣輪動，勁風呼嘯，小舟已箭也似的向岸邊駛去。

金老大仍然蹲在甲板上吸旱烟，對馮援抖露的這一手「凌空虛渡」的功夫，似乎一點也不感興趣。

烟袋上火光明滅，三長，三短，竟是那麼疾徐井然。

那艘貨船泊在上游半里處，船尾也有人正在吸旱烟，火光明滅，也是三長，三短。

沒過多久，一隻小舟，悄沒聲息靠近了客船。

舟上站着五個女人，正是柳阿姨和四名身佩長短雙刀的黑衣矮婦。

金老大快步迎到船邊，低聲道：「二馬猴子上岸去了，費明珠在正艙，『點子』住左舷第二間艙房。」

柳阿姨頷首道：「知道了，你留在艙面望風，咱們自己會動手。」

振臂一揮，帶着四名黑衣矮婦飛身而上，直趨內艙。

她顯然對船上艙房位置十分熟悉，毫不費力便找到左舷第二間，舉手敲門。

何凌風在裏面應道：「門沒有栓，請自己進來。」

柳阿姨推開艙門，當先跨進去，四名黑衣矮婦也一擁而入。

艙內，燈火通明，何凌風面對艙門，坐在一把木椅上，膝上橫放着一柄刀，一柄劍。

刀和劍併放在一起，柄端却朝着不同方向，刀柄朝右，劍柄朝左。

何凌風臉上堆滿笑容，微微頷首道：「沒想到阿姨來得這麼快，恕我未曾出迎，請隨便坐。」

柳阿姨沉聲道：「你知道咱們要來？」

何凌風笑道：「是的，我不僅知道諸位要來，而且猜想到諸位不願跟馮大哥見面，所以才支使他上岸去了，現在這兒沒有外人，咱們可以清靜的談一談。」

柳阿姨道：「你想談什麼？」

何凌風道：「諸位想要什麼，咱們就談什麼。」

柳阿姨目光轉動，向艙內掃視了一遍，道：「好！你旣然大方，咱們也不會小器，談談也好。」

何凌風一擺手，道：「請坐。」

柳阿姨橫移兩步，在門邊一張長櫈上坐了下來，四名黑衣矮婦却併肩站在艙門口。

何凌風笑道：「四位大娘不坐沒關係，最好把門關上，省得閑雜人進來打擾。」

四名黑衣矮婦望望柳阿姨，見她點了頭，才反手掩上艙門。

何凌風輕吁一口氣，道：「好了，現在咱們可以正式開始談話了，在談及正事以前，希望咱們彼此都有誠意，誰也別弄花招，誰也別盛氣凌人，這樣才能以平等地位解決問題，柳阿姨以爲如何？」

柳阿姨道：「我同意。」

何凌風道：「柳阿姨旣然同意，咱們就閑話少述，言歸正傳吧，是柳阿姨先說？還是我先說？」

柳阿姨道：「你先說。」

何凌風點點頭，又輕咳了一聲，才緩緩說道：「首先，我得申明自己的立場，我旣不是武林三府的人，也不想在下屆羅浮刀會上爭雄，更無意參與任何門派的恩怨是非，今天淌這渾水，完全身不由己，也可以說是姊妹會逼我的，硬推我下火坑，這一點，想必柳阿姨不否認吧？」

柳阿姨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只冷冷道：「你先說你的，別問我。」

何凌風道：「姊妹會旣然將我扮成楊子畏，我只好勉爲其難，就以楊子畏自居，站在天波府的立場講話，現在，也是以天波府主人的身份，跟你們談條件，這一點，希望柳阿姨注意。」

柳阿姨冷哼一聲，滿臉俱是不屑的表情，但沒有開口。

何凌風又道：「四年一度的羅浮刀會，本來是榮譽之爭，並不限制參加的門派，天下英雄，誰都可以登台一展身手，姊妹會要想跟世上男子爭雄，那是千該萬該的事，任何人無權阻止，可是，你們必須用正當的方法，不能用這種暗算的卑鄙手段，更不應該……」

柳阿姨突然截口道：「好了，咱們不是來聽教訓的，廢話少說，先談正事要緊。」

何凌風笑了笑，道：「不必性急，我這就要談到正題了。」

柳阿姨道：「希望你簡單扼要，休想藉故拖延時間，等二馬猴子回來，那樣對你並沒有好處。」

何凌風道：「你也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若想等馮大哥回來，就不會支使他

上岸去了。」

話鋒一轉，接着說道：「現在，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姊妹會費盡心機，訓練替身，目的不外想獲得胭脂寶刀和刀劍合璧陣法，對不對？」

柳阿姨沒有回答，等於默認。

何凌風道：「這就好談了，胭脂寶刀，已經失竊，迄今下落不明，恕我無法應命，但刀劍合璧陣法，卻全在我腦中，只要條件談妥的話，我隨時可以奉告，或口述，或筆錄，悉聽尊便。」

柳阿姨眼中閃起一絲異采，道：「你要什麼交換條件？」

何凌風道：「很簡單，我用刀劍合璧陣法，交換楊子畏夫婦的下落。」

柳阿姨忽然皺眉道：「這是你的意思？還是馮援的意思？」

何凌風道：「是我的意思，馮大哥也同意了。」

柳阿姨冷笑道：「我倒不明白了，馮援跟馮婉君是兄妹，關心她的下落尤有可說，你算那門子的親戚？要你來多管閑事？」

何凌風道：「這本來不關我的事，但是你們硬把我扮成楊子畏，我就不能不關心了。」

柳阿姨道：「把你扮成楊子畏有什麼不好？他若永遠不回天波府，你就永遠享受榮華富貴，你幹嘛有福不享，倒巴望楊子畏回來？」

何凌風笑道：「若能一輩子扮下去，我當然不希望他回來，無奈現在這秘密已經拆穿了，不僅你們知道我是假冒的，連馮大哥也知道，我還能冒充下去麼？」

柳阿姨道：「你冒充不下去，儘可抽身事外，也犯不着替他們找回楊子畏。」

何凌風道：「可是，這些日子，我已經過慣富貴生活，竟有些捨不得放棄了。」

柳阿姨道：「那就更不應該尋找楊子畏夫婦。」

何凌風笑了笑，道：「這其中有個道理，我要過豪華生活，但不必假冒楊子畏，因為馮大哥已經答應我，只要楊子畏回到天波府，他就帶我到列柳城千歲府去，認我做兄弟，馮家無後，等老大哥一去，我就是堂堂正正千歲府的主人，豈不比假冒楊子畏强得多！」

柳阿姨輕哦了一聲，道：「說了半天，原來你是貪圖千歲府產業，被馮援收買了？」

何凌風搖手道：「說收買多難聽，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不能不為下半輩子打算，何況，咱們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誰也沒有勉强誰。」

柳阿姨冷笑道：「好一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如果我出兩倍千歲府的財富，跟你交換刀劍合璧陣法，你願意嗎？」

何凌風道：「那是不可能的，你縱能出得起那麼多的財富，也無法同時給我千歲府的聲譽。」

柳阿姨道：「能！我不僅能夠給你千歲府的聲譽，還可以同時給你天波府的聲譽，讓你成為除姊妹會以外天下最有權勢，最富有的男人，你信不信？」

何凌風聳聳肩，道：「我不敢相信。」

「你聽着。」柳阿姨提高嗓音道：「只要你將刀劍合璧陣法說出來，從此聽姊妹會的指揮，我們就永不拆穿你假冒楊子畏的秘密，並且助你除去馮援，讓你做天波府和千歲府兩處的主人，聲譽財富齊集一身，坐享一輩子榮華富貴。」

何凌風道：「你們有把握除去馮大哥？」

柳阿姨傲然道：「這有何難？我們已經洞悉他獨門驚虹劍法的奧妙，如果再獲悉刀劍合璧陣，要除他易如反掌。」

何凌風想了想，道：「就算能除去馮大哥，萬一楊子畏夫婦突然回到天波府，秘密仍然會拆穿呀！」

柳阿姨道：「你放心，他們絕對不會回來了……」

忽然發覺說漏了嘴，連忙改口道：「即使他們眞的回來，只要你反咬一口，硬說他們是假冒的，誰也不敢說句不相信。」

何凌風正色道：「柳阿姨，請你告訴我實話，你們是否已經將楊子畏夫婦謀害了？」

柳阿姨道：「沒有。」

何凌風道：「那你憑什麼敢斷言他們絕對不會回來？」

柳阿姨道：「我沒有斷言，我只是那麼猜測而已。」

何凌風哼道：「僅憑猜測，你們怎敢肆無顧忌盤踞天波府？至少，你們一定知道他們的下落。」

柳阿姨大聲道：「姓何的，別忘了這是咱們的交換條件，就算知道他們的下落，我也沒有義務一定要告訴你……」

「告訴不告訴，只怕由不得你了！」

這話聲並非出自何凌風之口，而是來自艙門外。

隨着話聲，艙門「蓬」然啓開，飛進來一條人影……

四名黑衣矮婦背門而立，聽得門聲風響，來不及回頭，四柄長刀突然一齊出鞘。

刀光飛閃中，那人影登時被凌空劈成數段，殘肢滾落艙內，赫然竟是那光頭金老大。

柳阿姨驚呼失聲，推椅而起。

何凌風比她更快，膝上刀劍同時出鞘，站起身來，笑道：「柳阿姨，你若想見識刀劍合璧陣，咱們現在就演練給你瞧瞧如何？」

艙門口接道：「不錯，咱們演練了許多次，還沒有機會臨陣對敵，今天正好試試。」

說話的是馮援，當門屹立，手中分握着一刀一劍。

四名黑衣矮婦雖然擎刀在手，却因艙內狹窄，互相擠在一堆，根本施展不開刀勢。

柳阿姨臉上變色，緊閉着嘴，一言不發。

何凌風道：「你們已經無路可走了，趁早收起兵刃，把楊子畏夫婦的下落老老實實說出來，咱們絕不會難為你們。」

柳阿姨冷哼一聲，仍不開口。

馮援怒喝道：「臭婆娘，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以為咱們不敢殺你嗎？」

話落，舉步跨進艙門，便想出手。

就在這時候，門外突然又出現一個人，尖聲問道：「馮大哥，發生了什麼事，這些人是誰……」

馮援剛進艙門，聞聲回顧，却見費明珠手提月眉彎刀，正站在自己身後。

他心裏忽生警惕，本能地橫步旋身，閃向門側。

柳阿姨趁此機會，一振手腕，拔出了隨身兵刃，低喝道：「衝！」

四名黑衣矮婦一齊發動，長刀捲起一片寒光，迅快無比的向艙門衝去。

馮援大喝一聲，左劍右刀，同時出手。

一陣激烈的金鐵交鳴聲中，為首兩名黑衣矮婦一個被劍穿胸腹，當場氣絕，一個被刀鋒砍斷了右臂，長刀和斷臂齊齊摔落地板上。

刀劍合璧首次臨敵，威勢果然驚人。

但那些黑衣矮婦却不畏死，被砍斷右臂的一個不顧血流如注，竟用左臂抽出腰際短刀，奮身衝出了艙門。

後面兩名黑衣矮婦緊跟着衝出，反將同伴的屍體當作盾牌，推向馮援。

這只是轉瞬間的事，馮援人已離開艙門，

再想阻攔已來不及了。

何凌風距離更遠，明知追擊無用，急忙翻身穿窗而出，從甲舨繞向船艙通道口。

費明珠在房板門口，也不知是驚呆了，還是被黑衣矮婦們猛烈的攻勢所衝動，連退了兩步，才拔刀出手。

然而，為時已晚，憑她一個人一柄刀，如何攔得住四人的猛衝，甫一交綏，即被三名矮婦的長短刀逼退。

柳阿姨和三名矮婦，就像潮水般湧出艙門，循通道向外逃去。

但，她們才出通道口，又被何凌風迎面擋住。

馮援也從後面追到。

柳阿姨見情勢不妙，急揮兩刀，飛身掠起，連人帶刀躍落江中。

剩下三名黑衣矮婦却被何凌風和馮援前後夾擊，又傷了一人。

何凌風恐怕馮援出手太重，急叫道：「老大哥，要留活口！」

馮援右手刀正撥開那名斷臂矮婦的短刀，左手長劍剛要刺出，聽何凌風呼叫，臨時變招，掉轉劍柄，重重敲在那矮婦腰部穴道上。

另外兩個不敢戀戰，同發一聲怪叫，竟將長刀當暗器使用，向何凌風和馮援擲去。

等何凌風和馮援將長刀撥落，兩名矮婦已洒出迷烟，藉烟霧遮蔽，跳水遁去。

何凌風和馮援都不會泅泳，只能眼睜睜望着她們順流而下。

費明珠道：「放心，她們逃不了。」湧身一躍，也投入江中。

馮援低聲咒罵道：「臭婆娘們，算你運氣，下次可沒有這樣便宜了。」

何凌風縱目張望，只見那艘貨船已匆匆啓碇，往下游駛去。

兩人再搜查全船，前艙三名水手也失去了蹤影。

馮援道：「幸虧你及時招呼，總算擒住一個活口，咱們且離船登岸再慢慢審問她。」

何凌風道：「老大哥回來還嫌太早了，如果再遲一會，或許能從那姓柳的婆娘口中多套出一些內情。」

馮援道：「我何嘗不想遲些露面，只因姓金的老頭很扎手，制服他的時候，可能已被那艘貨船上的人看見，我怕洩漏了風聲，才提前動手。」

何凌風笑道：「這次姊妹會眞是偷鷄不着蝕把米，她們以為可以把我手到擒來，却不想反被咱們捉了一個。」

馮援也笑道：「那姓柳的婆娘雖然脫身逃掉，回去少不得要受一頓責罰，她算是見識過刀劍合璧的厲害，可惜却無法記在心裏。」

忽然心中一動，又道：「兄弟，你看那費家丫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還會回來嗎？」

何凌風微一皺眉，道：「我想她是不會回來了。」

馮援道：「為什麼？難道她眞是姊妹會的人？」

何凌風搖搖頭，道：「這一點還難以確定，不過，她今夜的表現，令人不能不懷疑。」

馮援默然良久，輕吁一口氣，道：「如果她眞的不回來，咱們還要不要到嶺南去呢？」

何凌風道：「去不去嶺南還是次要的事，小弟以為最緊要的是楊子畏夫婦的生死下落，據那姓柳的婆娘口氣，楊子畏夫婦可能並不在姊妹會手中，即使以前曾落在她們手裏，現在也已經不在了。」

馮援急道：「她怎麼說？」

何凌風道：「她沒有說得肯定，但她們顯然已確知楊子畏夫婦不會再回天波府，而且永遠不會回來，由此足證她們知道楊子畏夫婦的去向和下落。」

馮援吃驚道：「這不就等於表示人已經被她們殺害了麼？」

何凌風道：「可是，她們志在爭雄武林，似乎並沒有殺害楊子畏夫婦的理由。」

馮援切齒作聲，道：「這批臭婆娘，她們若敢傷婉君一肌一髮，我非把姊妹會的人一個個斬盡殺絕不可。」

語音一頓，道：「來！咱們先審問審問這臭婆娘。」

大步走到通道口，將那斷臂黑衣矮婦一把提了起來。

突然一聲輕叱，駢指疾落，連點了矮婦胸、腹和喉部四處穴道。

何凌風急忙趕過去，一看之下，原來那矮婦臉色已變成漆黑，嘴角正流出烏黑的血水，氣息奄奄，顯然業已服毒。

馮援揑着她的兩腮，拗開牙關，在背上重重拍了一掌，一枚咬破的假牙，應手吐落甲板上。

何凌風搖搖頭道：「想不到她們竟然預先含着毒藥，唉，可惜，可惜……」

馮援怒不可遏，兀自揮掌猛摑那矮婦的雙頰，厲聲道：「臭婆娘，你說，你們把婉君怎麼樣了？你說呀！」

那斷臂矮婦頭頸虛垂，污血淋漓，已經氣絕。

何凌風嘆道：「看情形，咱們還得去一趟嶺南了……」

正說着，忽聽舷邊水响，冒出一個人。

出乎意料之外，竟是費明珠。

更出人意外的是，費明珠脅下還挾着一名黑衣矮婦。

何凌風和馮援四目相對，不覺都呆住了—

—他們再也想不到費明珠會回來，更想不到她居然還擒回來一個活口。

費明珠一手挾人，一手攀住船舷，叫道：「二位大哥，快來幫幫忙，拖她上去。」

馮援道：「是死的？還是活的？」

費明珠道：「當然活的，不過，她被我灌了不少水，已經昏過去了。」

馮援又問：「她嘴裏含着裝毒藥的假牙，你有沒有發覺？」

費明珠道：「放心吧，毒牙早被我拔了，東倭人這一套技倆，別想瞞過我。」

馮援大喜，忙俯身探手，揪住那矮婦的髮髻，提上船來。

費明珠雙手一搭船舷，腰肢一挺，翻身而上，一面抹着水珠，一面說道：「先替她把肚裏的水壓出來，慢慢再問她話，她左肩後面有一處劍傷，當心別讓傷口流血太多……嘿！還有一個沒受傷的，可惜被她逃掉了……」

她在說，馮援已動手替矮婦擠壓積水，同時替她止住肩後傷口流血。

這一次，他出手很輕，也很小心仔細，只怕把她弄死了，斷了馮婉君下落的綫索。

何凌風沒有帮忙，也沒有開口，只呆呆凝視着費明珠，眼中全是迷惑之色。

不多一會，黑衣矮婦腹中積水吐完，漸漸清醒過來，才睜開眼睛，便急急用舌頭在口腔內捲動……

馮援冷笑道：「找什麼？你嘴裏含着那塊糖，早丢進江中餵魚了。」

那黑衣矮婦臉色頓變，突然舉掌向自己天靈蓋拍去。

可是，她的手才舉起一半，已被馮援一把扣住，道：「別忙着死，等咱們問完話再死還來得及。」

說着，一連點了她四肢六處穴道，才鬆開

手。

黑衣矮婦全身不能動彈，眼睛一閉，流下兩滴淚水。

費明珠道：「這些東倭婆子的脾氣，都是吃硬不吃軟的。不給她一點厲害，她決不會說實話。」

馮援道：「那容易。」

手起指落，又點了矮婦胸腔，腰脅四五處穴道，最後在後頸窩上拍了一掌。

那黑衣矮婦如遭電殛，突然混身戰抖不停，荳大的汗珠滾滾直落，臉肉扭曲，切齒作聲，口裏發出痛苦的呻吟。

馮援喝道：「現在我問一句，你答一句，要據實回答，否則，我就叫你受萬蟻鑽心的痛苦，三天三夜不讓你喘一口氣。」

那黑衣矮婦眼中淚如雨下，連連點頭。

馮援解開了她的穴道，冷笑着問道：「你先告訴我，姊妹會的首腦是誰？總會設在什麼地方？」

黑衣矮婦吶吶道：「哇……哇木……哇木猪達……」

馮援叱道：「你說什麼？」

費明珠笑道：「她是番婆，說中國話咬字不清楚，她的意思是說『我不知道』。」

馮援道：「胡說，你是姊妹會的人，怎說不知道姊妹會的事？」

黑衣矮婦急道：「哇眞的木猪達呀，那人，哇木印死，地荒哇也木印死。」

費明珠道：「她說她眞的不知道，因爲那人她不認識，地方她也不認識。」

馮援道：「好，就算人名地名說不出來，你總該『猪達』怎麼走法吧？」

他一時性急，也把「知道」說成「猪達」了。

費明珠忍不住「噗哧」笑了出來。

黑衣矮婦連忙點頭道：「有！有猪達！有猪達！」

馮援道：「既然知道，那你就帶我們一起去。」

黑衣矮婦皺皺眉頭，似有爲難之色。

馮援叱喝道：「怎麼？剛才的滋味還嫌不夠？」

黑衣矮婦道：「哇答你去，他……他米回殺哇！」

這一次，馮援算是聽懂了，哼道：「他們會殺你，我一樣也會殺你，而且比他們殺得更慘，你想不想試試？」

黑衣矮婦急忙搖頭。

馮援道：「不想試就乖乖帶我們去。現在我再問你一件事，天波府楊……」

忽然想起費明珠還不知道何凌風的眞正身份，又改口道：「天波府楊夫人馮婉君，是不是落在姊妹會手中？」

黑衣矮婦茫然道：「希米頂破火？希米印活人？哇統統的木猪達。」

眞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外國佬說中國話。這東倭番婆竟然把天波府唸成「頂破火」，楊夫人唸成「印活人」，簡直他奶奶的氣死活人。

馮援知道再夾纏下去，也弄不出個所以然來，反正探到了姊妹會總會所在，就會知道楊子畏夫婦下落。

於是，對費明珠道：「有這番婆領路，咱們先去姊妹會總會，擒賊擒王，搗了她們的巢穴，貴府的事也等於迎刃而解，姑娘的意思如何？」

費明珠想了想，道：「好吧，既然要去，就快些動身，免得風聲洩漏，被她們逃了。」

何凌風只是冷眼旁觀，始終沒有開過口，現在也默然無語，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三人押着那黑衣矮婦離船登岸，在潛江縣城裏僱了一輛車，兩匹馬，天亮後，便動身上路。

何凌風和馮援騎馬，費明珠帶着黑衣矮婦坐車，馬車在黑衣矮婦指引下，重又駛回襄樊舊路。

途中，馮援故意鬆韁落後，低聲對何凌風道：「老弟，你還在懷疑費家丫頭的身份？」

何凌風輕吁了一口氣，道：「我也說不上是什麼理由，反正我總覺得這件事有些不對勁就是了。」

馮援道：「如果是姊妹會的人，怎肯替咱們擒回一個活口？」

何凌風苦笑道：「我也沒說她一定是，總之，這一路上，咱們最好多加小心，我有個預感，可能會出事。」

馮援道：「你是指那一方面？」

何凌風道：「任何方面都可能，但最主要還是那東倭婆子，務必特別留意。」

馮援道：「她怎麼樣？」

何凌風緩緩道：「不是她暗算咱們，就是姊妹會的人要暗算她。」

馮援哦了一聲，似乎已有所悟。

果然不出所料，當天夜裏就出事了。

× × ×

由潛江縣城西上，當晚抵達荆州北邊一個小鎭，名叫建陽驛。

這兒是荆襄必經之路，往東可達兩漢，向西可到三峽，北上不僅可往襄樊，且有官道直通甘陝，是以鎭面倒也很繁榮。

馮援等人投宿在「鴻安客棧」，兩間上房，何凌風和馮援住一間，費明珠帶着黑衣矮婦合住另一間。

晚飯後，臨睡前，馮援特別叮囑費明珠道：「晚上驚醒些，千萬不能解開那番婆的穴道，一有異樣動靜，就立刻呼叫咱們。」

費明珠笑道：「馮大哥，你放心吧，包準出不了岔子，我會整夜盯着她，借她一對翅膀她也飛不了。」

馮援回房，又跟何凌風商議，決定輪流坐息守夜，何凌風守上半夜，馮援負責下半夜。

上半夜平靜無事的過去了。

輪到馮援守下半夜，距天亮還有兩個多時辰，馮援搬一把椅子，索性坐在窗外院子裏，盤膝趺坐調息，就近監視着隔壁上房的門窗。

前面一個時辰，毫無動靜。

直到天色將明前那段最黑暗的時候，馮援正闔目養神，似睡非睡，忽然聽見費明珠房中有了異響。

那是一種極輕極弱的呻吟聲，彷彿一個人的脖子正被緊緊捏着，想叫又叫不出來。

馮援一個挺身從椅子跳了起來，直趨窗前叫道：「明珠！明珠——」

連叫數聲，屋中毫無回應，呻吟聲却突然停止了。

馮援揚手一掌，拍開窗子，飛身便衝了進去。

可是，他進去得快，出來得也快，一個縱又退了出來，急叫道：「七郎，快起來，出了事……」

何凌風匆匆趕出房來，問道：「出了什麼事？」

馮援指着費明珠的臥室，氣噓噓的道：「那番婆子，不知道怎麼脫了身，正勒着明珠的脖子……」

何凌風驚問道：「眞的麼？咱們快去救人呀！」

馮援却攔住他，搖手道：「去不得，咱們進去不太方便，必須另外想辦法。」

何凌風道：「爲什麼？」

馮援紅着臉道：「那……那番婆……光着屁股，沒有穿衣服……」

何凌風又好氣，又好笑，道：「老大哥，這是什麼時候，還顧忌這些。」

一錯步，閃過馮援，撲進屋裏。

馮援說的一點都不假，那東倭矮婦果然全身赤條條一絲不掛，正騎在費明珠身上，雙手緊緊捏着費明珠的頸脖子，看樣子是存心將她活活勒死。

何凌風喝道：「放手！」

那矮婦手是放了，却旋風般一個轉身，張開雙臂，乂開兩腿，向何凌風撲了過來。

若換了馮援，別說動手，早被這種「唬人」的姿態嚇跑了。

可惜這一次她遇上了何凌風。

何凌風根本沒把她看作是個人，尤其沒看作是個女人，這種場面，他看得太多，見慣不驚，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刺眼。

他只拿她當成一堆肉，或者一條脫了皮毛的母猪，想也沒想，左臂一圈，呼的一拳直搗了過去。

這一拳，正打在矮婦肚子上。

矮婦一聲「唉喲！」彎下了腰，就像自己反而害起臊來。

何凌風毫無憐香惜玉的念頭，右掌豎立如刀，重重砍向矮婦的肩頸。

「啊——」

矮婦痛哼出聲，整個人跪了下去。

何凌風一把抓住她的頭髮，點了她的穴道，順手扯過一床棉被全身一裹，擲回床上。

然後，輕鬆的拍拍手，再看視費明珠。

費明珠已經快要昏過去了，自己用手揉着被捏的脖子，頻頻喘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

馮援在窗外問道：「七郎，怎麼樣了？」

何凌風一面替費明珠倒了杯茶，讓她潤喉，一面應道：「沒事了，請進來吧。」

馮援似乎還不敢相信，伸頭在窗口張望，直到何凌風點亮了燈，才敢放心進來。

何凌風道：「是誰替她解開穴道的？」

費明珠喘息着道：「是我——」

何凌風道：「你不是說要整晚盯着她，絕不會出岔子嗎？幹嘛倒替她解開穴道？」

費明珠道：「我上了那賤人的當，她先說要方便，我替她解開脚上穴道，後來，她又說，她們東倭國的女人，都要脫光衣服才睡得着覺，我想，如果脫光衣服，倒不怕她會逃走，所以……」

何凌風道：「所以你又替她解開了穴道？所以就被她捏着脖子了！」

費明珠低下頭，赧然道：「我眞的沒有想到這許多，唉！都怪我太大意。」

何凌風道：「如果她說東倭國婦人晚上睡覺都要抱一把刀，你也給她？」

費明珠答不出話，只好默然不語。

馮援怕她受窘，忙道：「過去的事別提了，幸虧發覺得早，總算沒被她逃掉，以後當心一些就是了，七郎，咱們回房去吧。」

何凌風沒作聲，轉身走了出去。

費明珠望着他的背影，怯生生道：「楊大哥好像很生氣，在責怪我，其實，我眞的是無意疏忽，又不是我故意放她……」

馮援笑道：「我知道，七郎也不是眞正責怪你，他的目的，還是希望你上一回當，學一次乖，以後多謹愼些。好了，你也休息一會吧，我走了。」

回到隔隣臥室，何凌風正仰面躺在床上，手肘支着頸，呆呆望着屋頂，臉上神情一片凝重。

馮援忍不住埋怨道：「你也太不給費家丫頭留顏面了，剛才那些話，的確太重了些。」

何凌風道：「老大哥，你以爲她說的都是眞話？」

馮援道：「難道不是？」

何凌風冷冷一笑，道：「至少有一點我不相信，以費明珠的武功，絕不會那麼容易被東倭矮婦制住，即使被制，也會有聲响，更用不着脫光衣服，捏她的脖子。」

馮援沉吟了一下，說道：「那末，你的意思是——」

何凌風說道：「假戲，故意扮演給咱們看的。」

馮援道：「就算是假戲，那也用不着脫光衣服扮演呀？」

何凌風道：「因爲這齣戲是特地扮給我看的。」

馮援道：「這道理我就不懂了。」

何凌風道：「道理很簡單，她們知道我對費明珠的身份已有懷疑，所以特別扮演這齣假戲，目的在消除我對費明珠的疑心，爲了逼眞起見，才故意選在你守夜的時間上演，又怕我看不到，才脫光了衣服，她們料定老大哥會不忍卒覩，必然會換我進屋去，只有我親眼目覩，方能相信費明珠的身份。」

馮援點點頭，道：「這麼說，你已肯定費家丫頭是假冒的了？」

何凌風道：「我不敢說她是不是費明珠，只知道她必定是姊妹會的同夥，以前僅是懷疑，現在幾乎可以確定了。」

馮援默然片刻，道：「你的推斷如果正確，此去尋覓姊妹會總會，八成是個陷阱，不過，在尚未獲得確切證據以前，咱們不能僅憑推斷便入人於罪，這件事，你我心裏有數，暫時不要表露出來，且看以後的情形演變再作決定吧。」

何凌風道：「咱們明知是陷阱，爲什麼還要受她們擺佈？」

馮援笑笑，道：「她們目的在『刀劍合璧陣』，咱們既然已經洞燭其心，受擺佈的應該是她們了，將計就計，何樂而不爲？」

何凌風沒有再深問，因爲他瞭解馮援外號「二馬猴子」，絕不是笨人，想必早已成竹在胸，有所安排了。

× × ×

第二天繼續上路，竟然相安無事，沒有再發生任何意外。

只是，費明珠見到何凌風時，神色總有些訕訕的，似乎情虛，又似乎有點畏怯。

車馬循官道北上，仍由那名東倭矮婦指引方向，過了襄樊，突然折向西行，穿越武當，直趨川陝邊境的大巴山。

通過八道關不久，進入山區，車輛已無法前行。

馮援索性連馬匹也一併打發回去，解開東倭矮婦的腿部穴道，一行四人裹粮步行入山。

那東倭矮婦好像對山區路徑很熟悉，專尋捷徑便道，一天能走二三十里山路，所經之處，荒無人烟，越走越荒凉。

何凌風心有所疑，暗地對馮援道：「老大哥，情形有些不對，姊妹會要在江湖中爭雄闖世，總會不可能設在這樣荒僻的深山裏。」

馮援笑笑道：「我知道，那番婆是帶着咱們逛山郊遊，消磨時間，以便那些臭娘們好作佈置。」

何凌風道：「老大哥認爲她們會用什麼方法？」

馮援道：「別管她們用什麼方法，反正你只記住一件事，無論發生任何情況，我對外，你對內。」

何凌風點點頭，笑了。

他當然明白「對內」的意思，不覺舉步向

費明珠走去。

費明珠正在一處岩石邊集柴生火，因爲天色已漸漸黑下來，荒山野嶺中露宿，必須燃火以驅虫蛇。

那名東倭矮婦盤膝坐在一個山洞洞口，閉着眼，低着頭，好像在打瞌睡。

火剛剛燃起來，費明珠正揮動衣袖，驅散濃烟。

何凌風含笑道：「費姑娘，辛苦了，害你這位名門千金，竟做這種粗活兒。」

費明珠面現靦覥地說道：「那兒的話，生火燒茶，原是我們女人的本份嘛。楊大哥，你請坐。」

何凌風傍着火堆坐下，道：「你在香雲府也做過家務事？」

費明珠道：「雖然沒有正式做過，學是學過的，我爹對女紅家務一向很注意。」

何凌風道：「難怪，我看姑娘對架柴生火很內行，不像是初做的生手。」

費明珠忽然皺皺眉頭，低聲道：「楊大哥，有幾句話，一直沒有機會跟你談談，說出來，希望你別見怪。」

何凌風笑道：「那怎麼會呢，有什麼話，你請儘管直說。」

費明珠道：「我覺得，自從我到了天波府，楊大哥就好像不喜歡我，對嗎？」

何凌風道：「噢！你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想法？」

費明珠苦笑了一下，道：「譬如我初到天波府的那天，你就懷疑我是假冒的。」

何凌風道：「姑娘別多心，那是因爲姊妹會剛在天波府鬧過事，不得不防。」

費明珠道：「楊大哥，我沒有多心，更沒有怪你，我想像得到，姊妹會甚至假冒大嫂，騙了楊大哥很久，你對姊妹會難免恨入骨髓，但是，我也同樣是身受她們危害的人，楊大哥，你不能因爲恨姊妹會，就連帶把天下的女人都恨上了呀！」

「這——」何凌風竟爲之語塞。

費明珠又道：「楊大哥，你懷疑我是姊妹會的奸細，這是你的事，我並不怪你，可是，在事無佐證之前，你不該妄下推斷，認定那天在鴻安客棧的變故，也是我在做假戲欺騙你們，至少你應該等到抵達姊妹會總會，或者去到嶺南香雲府，查明了事情眞象，再作論斷也不遲，老實說，你這樣對我，使我覺得很傷心，也很委屈……」

她越說越激動，突然以手掩面，嚶嚶哭了起來。

何凌風沒想到她已經偷聽到自己對馮援說的話，更想不到她會突然當面質問自己，一時竟不知該如何措詞解釋才好。

怔了許久，才赧然說道：「費姑娘，你說得對，或許是我對姊妹會恨意太深，疑心生暗鬼，才有這場誤會，希望你能體諒我並無惡意，如果我有什麼過份失禮的地方，也希望你能原諒我。」

費明珠搖搖頭，哽咽着說道：「不！楊大哥，我並沒有責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只是覺得好難過，我原是來天波府求救的，沒想到反而……」

何凌風忙道：「快別難過，這只是一點小誤會，並不影响咱們武林三府的情誼，咱們仍然是好兄妹，等找到姊妹會總會，查出她們的首腦，我一定再陪你去香雲府，帮你對付那些脅持令尊的人。」

費明珠抬頭，說道：「眞的？楊大哥，你眞的還願意陪我去嶺南？眞的還拿我當妹妹看待？」

何凌風道：「當然是眞的，咱們理應同仇敵愾，你說對不對？」

費明珠破涕而笑，道：「楊大哥，你不是哄我的吧？」

何凌風也笑道：「這是正經大事，我幹嘛要哄你。」

費明珠道：「那我就放心了，老實說，自從第一次見面，我就好喜歡你，我沒有兄弟姊妹，以後我就當你是同胞哥哥一樣，楊大哥，你願意不願意？」

「願意，願意！」何凌風話題一轉，道：「你去問問那番婆子，咱們什麼時候才能抵達姊妹會？」

費明珠道：「我已經問過她了，如果路上順利，明天晚上就可以到。」

何凌風道：「姊妹會裏的情況，你有沒有向她打聽過？」

費明珠道：「打聽過，可是她不肯說，只透露那地方形勢很險要，有一座姊妹宮，很富麗堂皇，裏面住的全是女人，而且個個武功都很高強。」

何凌風一面聽，一面點頭，好像聽得很專心，又好像很失望，喃喃道：「這麼說，咱們明天就要揭開姊妹會的秘密了，今天爲什麼還如此平靜呢？」

費明珠道：「是啊，我也覺得奇怪，論理，既已接近姊妹會的巢穴重地，應該有些動靜啊。」

何凌風笑了笑，低聲道：「也許今天晚上就會有動靜，你要多加小心了。」

說罷，向那東倭矮婦望了一眼，起身離開了火堆。

那東倭矮婦始終盤膝趺坐，垂目不動，好像已經睡着了，何凌風一走，却突然站起來，轉身進入後面山洞裏。

這兒是山脚下一處凸出的山岩，附近有六七個深淺不一的洞穴，深的達一二丈，淺的僅堪容身，背山面澗，視野廣闊，是個露宿的好地方。

費明珠爲了便於監視那東倭矮婦，就跟她合住一個較深洞穴，讓那矮婦睡在洞底，自己睡在洞口。

馮援和何凌風要負責警戒，分睡左右兩個較淺山洞。

火堆，就在費明珠所住山洞外面，如果有人走近凸岩，大都會只留意到中間山洞，不易發現兩側暗處的洞穴。

事情也眞巧，大家剛歇下，就聽見一陣零亂的脚步聲傳了過來。

馮援首先發覺，但他只整了整兵刃，端坐洞中未動。

何凌風伸出頭，向中間山洞張望了一眼，沒看見費明珠，想必她也有所警覺，退回洞底去了。

因此，何凌風也沒有動。

×　×　×

來的一共有四個人，一僧三俗，個個衣衫襤褸，低垂着頭，脚步踉蹌，顯然都帶着滿身傷。

何凌風坐在山洞裏，看不清四人的面貌，但直覺這四人中，至少有一個很眼熟。

爲首的，是個五十多歲的和尚，袈裟破碎，全身是血，在他後面跟着三個俗裝中年人，也都是遍體鱗傷。

四個人趺趺撞撞走到火堆旁，似已精疲力竭，一句話沒說，便仰面跌倒，動也不動了。

何凌風心頭一震，便待長身而起。

「等一下。」馮援突然低喝道：「沉住氣，這四個人已經死了，別理他們，小心暗中另有強敵隱藏。」

何凌風只得深吸一口氣，按捺下內心的激

動，可是，等了許久，却沒有再聽到其他聲音，也沒有人再現身。

那四人直挺挺躺在火堆旁邊，果然已經氣絕了。

何凌風啞聲道：「老大哥，看見他們胸前的東西了麼……」

馮援道：「看見了，你先別妄動，讓我去附近搜索一下。」

話落，人影飛起，馮援已捷逾猿猴般掠出洞外。

大約過了半盞熱茶光景，才見他神色凝重的回來，招招手道：「出來吧，明珠先將那番婆的穴道制住，別被她趁機溜了。」

何凌風和費明珠各自從山洞中現身出來，仔細看過火堆前那四具屍體，大家都感到心裏像壓着千斤鉛塊般沉重。

那一僧三俗在抵達火堆之前已受傷瀕危，甚至他們在臨死前到這兒來，也顯然並非出於自願。

因爲，四個人的手，早已被一根長繩串繫着，而且，每人胸前都掛着一塊木牌，牌上各有一個血紅色的大字。

由爲首僧人那一塊木牌順序向下唸，字跡是：

「入」，「谷」，「者」，「死」。

四個人雖然各受了很多外傷，致命傷却完全一樣，左胸上一刀穿心，大羅神仙也無法救活。

穿心一刀，不但奇準，傷口大小，深淺也一般無二。

馮援搖搖頭，道：「好狠毒的刀法。」

何凌風道：「不錯，下手者的刀法造詣，決不在天波府和香雲府之下。」

馮援道：「七郎，你認識這四個人嗎？」

何凌風道：「我只認識這第二名穿青衣的，還有這個和尚，可能是少林寺的僧人。」

馮援道：「哦？他是誰？」

何凌風道：「田伯達。」

馮援神色一變，道：「長耳小田？」

何凌風道：「就是他，老大哥不是聽說他突然離家跟朋友去了蘭封嗎？這另外兩人，八成就是他的朋友，他們往蘭封多半是去了少林寺……只不知道怎會死在這兒。」

馮援皺眉道：「這麼說，當初你懷疑他是姊妹會的奸細，竟是錯怪他了。」

何凌風道：「田伯達言行曖昧難測，如果不是姊妹會的奸細，必然是受另一批人的指使，否則，他不會無緣無故跑到大巴山來。」

馮援道：「那另外一批人，又是些什麼人呢？」

何凌風道：「這個，小弟就不敢妄論了，只不過，我始終感覺到，胭脂寶刀失竊前後，好像有人在暗中跟姊妹會作對，他們可能也是企圖得到寶刀，也可能另有目的。是敵是友？很難分辨，可惜田伯達已經死了，不然，或許能從他口裏問出點綫索。」

馮援沉吟道：「果眞如此，這情況倒是越演越複雜了，除了姊妹會，還有誰企圖奪取胭脂寶刀？」

何凌風道：「老大哥還記得麼？胭脂寶刀是被一個身裁高大的蒙面人奪去的，姊妹會的三公主，其實並沒有得到胭脂寶刀。」

馮援心中一動，道：「不錯，當時我只說那是姊妹會的謊話，現在回想起來，倒眞有幾分可信……」

他們在談論天波府發生的事，費明珠却聽得不耐煩了，岔口道：「你們在說什麼嘛，我一句也聽不懂，現在咱們先商量商量把這四具屍體怎麼辦吧？」

馮援道：「挖個大坑，埋了算了……」

「不！埋不得！」

隨着話聲，一條人影，從凸岩頂上飄落下來。

馮援和何凌風都沒料到岩頂上會有人隱藏，一齊旋身拔出了隨身刀劍。

「別動傢伙，老頭子只想好意奉勸諸位幾句話，聽不聽全在你們，用不着這樣頸紅脖子粗。」

那人自稱老頭子，年紀果然很老，滿臉皺紋宛如蛛網，眉鬚俱白，身軀傴僂，看模樣，沒有九十歲，至少也八十出頭了。

可是，他手中那根鵝卵粗細的精鋼枴杖，重量與他的年紀也相差無幾，沒有九十斤，也有八十多斤。

偌大年紀，提得動這麼沉重的枴杖，單從這一點估量，老頭兒就不是等閑人物。

馮援不笨，刀劍護身並沒有輕易出手，沉聲道：「閣下是什麼人？」

老頭兒道：「我是局外人，如果你們高興，就叫我局外人吧。」

何凌風接口道：「這麼說，你跟姊妹會並沒有關係了？」

老頭兒笑道：「既稱局外人，當然跟任何一方都扯不上關係囉。」

馮援道：「那閣下躲在岩頂偷窺，是何居心？」

老頭兒笑容一沉，道：「馮老弟，話可不能這樣說，這山岩並不是千歲府，你們來得，我老頭子一樣也來得，何況，我比你們來得早，住在岩上山洞裏，是你們自己沒看見，可不能怪我老頭子躲着偷看你們。」

何凌風忙道：「既然如此，只怪我們耳目不靈，但老人家此時出面攔阻我們掩埋屍體，却是什麼緣故？」

老頭兒道：「要知緣故，我老頭子得先問問你們，你們老遠跑到這曠野荒山中來，是想幹什麼？」

何凌風道：「實不相瞞，我們在找一處地方。」

老頭兒道：「可是想尋找姊妹會的總會地址？」

何凌風道：「不錯。」

老頭兒道：「我再請問，你們知道這四個人是被誰殺死的嗎？」

何凌風道：「當然是姊妹會下的毒手。」

老頭兒道：「姊妹會爲什麼要殺他們？」

何凌風道：「不問可知，她們是故意炫耀武功，威脅我們不可再往前去。」

老頭兒又道：「你以爲姊妹會的總會，就設在前面某一處山谷內，對不對？」

何凌風道：「不錯。」

老頭兒笑瞇瞇望着他，道：「看不出，你眞聰明！」

何凌風拱手一揖，說道：「不敢當老人家的謬譽……」

老頭兒突然一沉臉，向地上重重吐了一口濃痰，道：「聰明？哼！聰明個屁！你小子這是自作聰明，其實笨得跟牛一樣。」

何凌風一怔，道：「老人家這是——」

老頭兒道：「我這是客氣的，如果不客氣，眞想給你兩耳光。你也不想想，姊妹會既能在武林三府中進出自如，跟自己家裏一樣，她會把發號司令的總會，設在這種窮山惡水的山中。」

何凌風雖然挨罵，却不得不默認，這話有理。

老頭兒又接着道：「再說，她們如果不想讓你們來，一路上多的是下手的機會，幹嘛要等到現在才炫耀武功示警，她們既能殺這四個人，爲什麼不索性殺了你們，何必又脫褲子放

屁，多這一番手脚？難道你們三個眞比他們四個高明多少麼？」

何凌風道：「老人家的意思，莫非說我們此來，完全是姊妹會在暗中促成？」

老頭兒道：「不然，你們會來得這樣的順利？」

何凌風道：「這麼說，她們是故佈疑陣，想引誘我們踏入陷阱？」

老頭兒臉上又有了笑容，道：「總算你還沒有笨絕，終於說了一句明白話。」

何凌風道：「那麼，這傖俗四人是誰殺的？山中又有什麼凶險埋伏呢？」

老頭兒搖搖頭道：「剛說你明白，怎麼又糊塗了？告訴你吧，這是姊妹會『借刀殺人』的計謀，你懂了嗎？」

何凌風道：「在下不懂。」

老頭兒嘆口氣。「算我倒霉，索性都對你實說了，姊妹會是想送羊入虎口，將你們誘往一處絕谷，那地方雖然並沒有什麼凶險埋伏，却是只能進，不能出，凡是進入絕谷的人，從來沒有一個再活着出來……」

何凌風問道：「老人家說的莫非就是『迷谷』！」

老頭兒突然變色，道：「我已經說得够明白了，無論那地方叫什麼名字，反正以不去爲妙，我只是個局外人，言盡於此，信不信由你們。」

說完，一提鋼枴，轉身欲走。

馮援身形疾閃，低喝道：「請留步！」

老頭兒駐足冷笑道：「馮老弟，你還有什麼指教？」

馮援道：「我想再請教一件事，閣下自稱是局外人，何以對姊妹會的事知道得這麼多？又怎知道進入迷谷的從無人再活着出來？」

老頭兒深吸口氣，徐徐道：「馮老弟，我可是一番好意，你別把好心當作驢肝肺了。」

馮援道：「既是好意，爲什麼連眞名實姓也不肯吐露？」

老頭兒微微笑了笑，道：「你這是强人所難？」

馮援道：「只因爲你這位局外人管的事太多了。」

老頭兒冷聲道：「如果我不肯吐露眞名實姓呢？」

馮援道：「那馮某只有從武功上探探你的來歷。」

老頭兒哈哈大笑道：「你要跟我動手？」

馮援道：「不錯，老人家請。」

左手抱刀，右手舉劍平胸，擺出了「刀劍合璧」起首招式。

何凌風怕他們眞打起來，忙道：「馮大哥，可否讓小弟先請問這位老人家幾句話。」

馮援道：「好，你先問吧。」

何凌風向老頭兒抱拳一拱，道：「在下相信老人家是一番好意，但是，老人家的話才說了一半，何必急着要走呢？」

老頭兒道：「該說的我都說了，還有什麼話才說了一半？」

何凌風道：「剛才我們要埋葬這四具屍體，老人家出面攔阻，却並未告訴我們不能埋葬的原因。」

老頭兒啊了一聲，笑道：「原來你是問這個，好，好！我可以再對你說得更明白點，這四具屍體和屍體上的木牌，正是姊妹會借刀殺人計謀的一部份，你們若聽我忠告，趕快將屍體用火焚化，連夜離開大巴山，否則，不久就有大禍臨頭。」

何凌風詫聲道：「爲什麼屍體必須用火焚化……」

老頭兒怫然道：「你問得太多了！」

話落，鋼枴一頓，飛身而起。

馮援喝道：「別走！先接我一招。」寒光疾閃，左刀右劍一齊出手。

那老頭兒雙脚已離地面，突然冷笑一聲：「好招法！」手臂一縮一提，人拐橫空，拐尖微抖，幻起一片烏黑色的光芒。

馮援的刀劍跟那烏黑光芒一觸，噹地一聲，刀和劍都反震了回來。

幸虧馮援這一招未施全力，跟蹌連退兩步，虎口被震得火辣辣的疼，兵刃也險些脫手。

那老頭兒身形毫未停滯，凌空一翻，已飛上凸岩，消失在岩頂不見了。

何凌風忙道：「大哥，有沒有受傷？」

馮援搖搖頭，滿面驚容道：「這老頭好深厚的內力，我活了半輩子，今天才算碰上高人了。」

何凌風道：「大哥試出他的來歷了麼？」

馮援又搖搖頭，道：「一點也看不出來，此人功力遠在我之上，却從未聽說江湖中有這樣一位人物。」

他一向自視頗高，從不服人，竟然說出自愧不如的話，可見內心的震動，遠比言辭更爲劇烈。

何凌風輕吁道：「好在他以局外人自居，對我們並無敵意，不然，倒的確是個勁敵。」

自從老頭兒現身就一直沒有開過口的費明珠，這時忽然微微一笑，道：「依我看，他也不過是年紀大些，兵刃沉重些罷了，眞正動手較量，未必就是馮大哥的對手。」

馮援苦笑道：「你也用不着替我遮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江湖中臥虎藏龍，功力不如人並不丢臉，硬不服輸那才可恥。」

費明珠臉頰一陣紅，羞笑道：「我是說馮大哥的招式劍術未必會輸給他，譬如他若不是走得快，等馮大哥的『刀劍合璧』招式施展出來，那時誰勝誰敗，就難逆料了。」

何凌風道：「現在且別談這些，我們應該商議商議，是否照他的勸告行事？」

馮援緊皺眉頭，默然無語。

費明珠道：「我覺得還是別理他的好，咱們連他是誰都不知道，憑什麼要聽他的話？」

何凌風道：「可是，他說的話也很有道理，如果眞是姊妹會的陰謀，却也不可不防。」

費明珠道：「反正明天就能找到地頭了，到時候，一切都可揭曉，咱們總不能爲了他一句話，便前功盡棄吧？」

何凌風想了想，道：「老大哥，你的意見如何？」

馮援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我以爲那老頭兒的話不無原因，或許他眞是一番好意，不過，咱們却絕不能半途而廢……」

費明珠忙道：「是呀！咱們只要當心一些，前面縱然有點凶險也不必畏懼。」

馮援對她的話未置可否，却繼續說道：「聽他口氣，那座絕谷很可能就是傳聞中的『迷谷』，果眞如此，咱們寧冒萬險也非去不可，但，對於這四具屍體的處置方法，倒不妨照他的意思，用火焚化。」

何凌風忽然笑了笑，道：「小弟倒想到一個辦法，不知大哥贊成不贊成？」

馮援道：「你說說看。」

何凌風道：「小弟以爲，那老頭兒的話似乎可信，只是語焉不詳，令人莫測高深，我們何不作一次試驗。」

馮援道：「怎麼一個試驗法呢？」

何凌風道：「他勸我們將屍體用火焚化，並且說這四具屍體和屍體上的木牌，就是姊妹會借刀殺人計謀的一部份，這話必有緣故，依小弟之見，我們暫時且別繼續前行，也不將屍體焚化，屍體和木牌，都留在原地不動，我們却藏身在附近，等候一天，且看看究竟會有什麼意外變化？」

費明珠欣然道：「好！我贊成這個辦法，反正咱們也不急在這一天時間。」

馮援沉吟片刻，道：「或許他所指的禍事，並不是發生在這裏，咱們豈不白等了？」

何凌風道：「那對我們的原定計劃也沒有多大影响，過了明天，我們再將屍體焚化，繼續前行，仍然並不太遲。」

馮援點點頭，說道：「好吧，咱們就試試看。」

費明珠道：「我去找找看附近有沒有隱密的地方？」

何凌風舉手一指凸岩頂上，道：「不用再找，那上面就最隱密。」

三人飛身躍登岩頂，發現上面也有一個洞穴，而且極深，入口低矮，洞腹却甚寬大，另端更有個出口，可以繞到十餘丈外。

這山洞，眞是又安全，又隱密，難怪那自稱「局外人」的老頭一上凸岩，便失了踪影。

費明珠將那東倭矮婦也帶上岩頂，安置在山洞內，岩下的火堆和屍體，仍然原樣不動。

一切安頓好了，三人便伏身洞口，居高臨下，靜待變化。

× × ×

這一夜，平平靜靜過去，什麼變故也沒有發生。

天亮了不久，三人都不覺有了倦意。

馮援道：「大家輪流着睡一會兒吧，留點精神，還要等一天一夜哩。」

費明珠以手掩口，打了個呵欠，笑道：「眞有些困了，我先進去睡一會兒，有事你們要叫我啊！」

何凌風道：「趁現在天色剛亮，你也把那番婆的穴道解開，帶她去洞後方便一下，穴道閉得太久，恐怕會阻礙氣血運行。」

費明珠答應着站起來，突然張大眼睛，指着岩下道：「你們看，那些屍體……」

馮援和何凌風異口同聲問道：「屍體怎麼樣？」

這時，火堆已經熄滅，四具屍體躺在火堆邊動也沒動，並無異狀。

費明珠却驚訝的道：「那……些屍體上的木牌呢？怎麼……不見了……」

（未完）

奇功絕技

劈瓶的表演

慧心

在空手道這一門拳術裏面，特別注意劈空拳，即是五指併合，用掌根劈向對方的要害，多數是劈頸或者劈肩膊骨，因爲那些地方特別容易受力，除非不劈中，一經劈打，便即無法支持，不由自主的倒下來，故此，練習劈空掌的對象就是這兩個部位，不過劈空掌並非只限於打擊這兩處的，不過，那種劈空掌並非一定由高處劈下來，然後發生作用，它可能橫劈，斜劈，甚至由下邊倒劈上去，總之，用慣劈空掌，就能夠運用得十分靈活，而且可以把全身氣力，集中在掌根上面。

最能把這種力量顯示出來的一種表演就是利用一瓶汽水去做這種表演了，多數是把一瓶可口可樂作爲表演的用具，到時那瓶可口可樂放在枱面，它是貯滿了汽水的，沒有把瓶蓋拉開，表演的人，集中力量向瓶子注視，過了一會，大喝一聲，一手劈下去，掌根剛剛劈中玻璃瓶，立刻收回，在瓶子爆裂，玻璃分射出來的一瞬，他已經吸回那隻手掌了，故此沒有受傷，至於瓶子裏面所貯的可口可樂，却像噴泉般噴射出來。這種景象非常壯觀，而且有一個隆然的聲响，特別刺耳，不過，想做到這一點，劈碎瓶子，而自己的手掌沒有受傷，那就不容了，起碼要有相當快的速度，而且劈得準確，然後能夠達到目的，並非用硬碰硬的方式把瓶子打破。

可口可樂的瓶子相當厚，而且體積較細，想把它劈斷，當然比較劈斷一瓶啤酒困難得多，不過，掌根有勁的人，却不怕這種困難，首先他要在掌根的那一邊肌肉有特別硬的硬肉，能夠壓着瓶子，即時把它劈斷，然後有資格做這種表演，再者，他一定要練習到把那一隻劈出去的手掌看做弧形，兜一個圓圈，至於掌根與瓶子接觸之處，等於圓圈裏面的一點，不管劈碎玻璃瓶與否，即劈即收，然後有用，否則，一掌劈下，瓶子倒在任何一邊，玻璃飛射，必然受傷，雖然這種傷勢並非很嚴重，割裂手掌而已，可是，當衆表演居然割裂手掌，那是很難爲情的，故此，練習過劈空掌的人，想做劈瓶表演一定要計算得非常準確，而且用力要達到一個焦點，即是說，把手掌好像圈圓似的劃過那個空處的圈子當中某一點，跟可口可樂的瓶子接觸，而且把它劈碎，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平時當然要苦練，不但這樣，沒有劈可口可樂之前，先劈啤酒，而且不必劈眞的啤酒，最好先行把空的啤酒瓶注滿了清水，然後劈它，因爲瓶子的瓶蓋已經揭開，所貯的是水，雖然劈斷，不會噴霧兼噴酒，沒有那麼狼狽，習慣了它，然後可以劈眞的一瓶啤酒。

如果沒有力量劈斷一瓶啤酒的瓶頸的話，切勿表演劈可口可樂，不妨一知。

至於劈瓶之際，那一隻劈空掌，所兜的圈子究竟有多麼闊呢？因人而異，無論如何，那個圈子是幻想出來的，一定要非常之圓，否則，無法在圓圈裏面的焦點剛剛跟瓶子接觸，而且把它劈斷。

就算你能夠用劈空掌一掌劈碎十個磚頭，仍不一定能夠劈斷一瓶可口可樂，而手掌沒有受傷的，切勿輕視這種表演。



新穎俠義傳奇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白羽令（七）

力弭武當劫　馳援方城災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駿、荆玉鳳、秋月、秋心在蜘蛛島巧獲奇遇，編筏返登陸地，要北上武當，送還玉符，一路被紅衣殺手綴上，數次遇襲，均被楚駿夫婦擊退，那日抵達長沙，又中陷阱，荆玉鳳和秋心被紅衣堡擄去，留箋限令楚駿百日內到紅衣堡投效，楚駿雖担心荆玉鳳主婢安全，但料定紅衣堡在未至限期前不致遽施辣手，遂與秋月前往武當，抵達山腰，秋月一時好玩，投石擊斃三隻烏鴉，武當修法道長竟要楚駿和秋月償命，楚駿向修法婉轉進言，修法不聽，竟命世江道童出擊，世江立向秋月刺出正反兩劍——

武當的兩儀劍法，在江湖上頗負盛譽，這名世江道童年齡雖只十七八歲，對兩儀劍法的造詣顯然極深。

而且他出手一招，便指向秋月要害大穴，招式辛辣狠毒，決無半點慈悲之心。

秋月如非習得道家上乘絕藝，只這一招便將落得手忙脚亂，雖然不一定會當塲落敗，要獲勝却也十分困難。

現在她智珠在握，自然不會將對方放在心上，枯枝輕輕一圈一抖，逕向世江的劍光迎去。

一股軟綿綿的潛力，忽然纏上了世江的長劍，他不止是無法傷到秋月，而且劍鋒好像插入石縫之中，竟然動彈不得。

在如此情形下，他怎能不大吃一驚。

緊接着那股軟綿綿的潛力忽然暴漲，世江再也無法把持他的長劍，同時他也立脚不住，一直倒退五尺，才勉强將身形穩住。

這只是一招。

一招之中，世江便落得如此慘敗，這不止是駭人聽聞，也有點令人難以置信。

秋月再將掌中的枯枝一挑，世江失落的長劍立即緩緩向他飛回，待他接劍入手，秋月才微微一笑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兩儀劍法雖是武林一絕，小道長還得勤加修持。」

一根枯枝，一招輕擊，竟使當代武當三代弟子中的佼佼者落得還手無力，在如此情形之下，世海那還有出手的勇氣。

修法道長此時的臉色難看已極，他再向秋月打量一眼道：「施主原來身負絕學，勿怪敢來武當撒野，請問兩位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秋月冷聲道：「我丈夫名叫楚駿，我叫秋月，咱們名不見經傳，怎敢當那高人二字。」

修法道長面色一變道：「神魔情煞兩妖姬，世海快去鳴鐘。」

世海應聲一躍，逕向紫霄宮奔去。

楚駿並未阻止世海去鳴鐘報警，只是嘆息一聲道：「愚夫婦雖不敢自命俠義，但從未危害他人，道長是一個有道之士，怎能聽信那含沙射影的言語。」

修法道長手仗長劍凜然卓立，看情形，楚駿縱然說得舌蔽唇焦他也不會相信。

片刻之後，紫霄宮鐘聲急响，接着天柱峯頂也响起嘹亮的鐘聲。

楚駿雖是胸有成竹，但對此等聲勢，也難免心頭暗慄。

鐘聲尚未停止，衣襟破風之聲已不斷傳來。

首先現身的是一個身材矮胖，年約六旬的道長，他身後跟着高高矮矮的道士，約莫四十餘人之多。

修法道長向矮胖道長稽首一禮道：「見過師兄。」

矮胖道長道：「師弟不必多禮，發生了甚麼重大之事？」

修法道長指着楚駿道：「飛釘神魔帶着一名妖姬，在此地擊斃了三隻神鴉，還擊傷了本門一名弟子。」

矮胖道長流目向楚駿秋月一瞥道：「無量壽佛，施主橫行江湖，落得兩手血腥，難道連出家之人也不能放過？」

楚駿雙拳一抱道：「拙荊誤傷貴山的神鴉，在下……」

修法道長不容許他再說下去，立即大喝一聲道：「擊斃神鴉，登門尋釁，武當派容你不得，擺陣。」

矮胖道長道：「師弟，他們的來意怎樣，咱們何不先問個明白？」

修法道長道：「不必。」

這位修法道長，在武當派似乎具有無比的權威，矮胖道長雖是他的師兄，他却未將這位師兄放在眼裏。

此時人影連閃，衣衫獵風，三十六名武當門下已佈成一個名震天下武當劍陣。

流轉的人影，奪目的劍光，陣法還未發動，已使劍陣中的楚駿夫婦感到四週湧來一股强大的壓力。

秋月眉峯一皺，說道：「相公，怎麼辦？」

楚駿道：「咱們只能自保，萬不能傷人。」

秋月道：「自保不傷人，只怕十分不易。」

楚駿道：「咱們先用無極一氣玄功試試。」

秋月道：「好吧。」

他倆背對背坐了下來，然後垂目閉簾，雙掌向天，左圈右點，運起了道家的曠代絕學。

此時劍陣適時發動，三十六道劍光，化爲三十六道劍氣，挾疾雷撼山之勢，向中心一點匯集。

這一招百劍朝聖，無與倫比，縱然是當代一方霸主，也難當劍氣一擊。

但那無堅不摧的劍氣，却無法突破一道無形之牆，他們合力進攻，也只能到達楚駿夫婦週身八尺以外。

武當劍陣，威懾寰宇，估不到碰到飛釘神魔，却受到如此驚人的挫折。

現在劍陣中三十六名武當弟子的面色凝重了，他們在遊走，在調均眞力，在爲另一次的進攻作預備。

修法道長雖在劍陣之外，他却時時在注意楚駿夫婦的動作。

最初他是大惑不解，後來就變爲驚懼交集了。

以徒手搏鬥武當劍陣，的確有點駭人聽聞，除非他們嫌活得命長，天下決不會有如此愚蠢的傻瓜。

然而這一對傻瓜却有驚人的功力，他們祇不過以雙掌圈圈點點，武當劍陣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剋星。

修法道長哼了一聲，一股强烈的殺機，忽然湧上他的面頰。

這位武當三老之一，動了眞正的殺機，他發出一聲尖銳的長嘯，使劍陣起了瘋狂的變化。

劍陣中的三十六名武當弟子，似乎與修法道長的長嘯起了共鳴，他們瘋狂的遊走，口中不斷的發着扣人心弦的短嘯。

顯然，這是暴風雨將臨的前奏，他們在醞釀氣氛，當瘋狂達於頂點，就是致命的一擊。

這是激發人體的潛能。使一個人的精氣神在一擊之際傾吐殆盡。

任是何等的功力之人，都將無法承當這瘋狂的一擊，但劍陣中的三十六名劍手，也將燈枯油盡，在一擊之後而喪失了生命。

武當是名門正派，武當劍陣怎會有如此邪惡的打法？

陣中的楚駿秋月已瞧出形勢十分不利，無論他們功力如何高深，在那瘋狂的氣氛之下，心情也跟着緊張起來。

「相公，這般人瘋了，咱們不傷人只怕不易應付。」

「是的，咱們必須集中全力才能自保，傷人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他們夫婦已得道家最高的成就，如若全力一擊，這三十六名劍手，必然無一倖免。

這是一個緊張得令人喘不出氣來的時刻，武當開派數百年，從未遇過如此驚人的場面。

劍陣中三十六名劍手，是武當當代二代弟子中的精華，武當劍陣又是名震天下的絕藝。

現在他們居然無法勝過一對少年夫婦，甚至被迫得孤注一擲。

但，如果這三十六名武當弟子當眞血濺當場，原本日漸式微的武當一派，更將一蹶不振，而除名江湖。

這的確是一個極大的危機，而這個危機却已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忽然……

「住手。」

這一聲叱喝如同焦雷轟頂，足見那叱喝之人的功力極爲深厚。

祇不過語音帶住顫抖，而且後力也有點不繼，顯然，此人如非身染重疾，必是已然竭盡全力。

好在這一喝十分有效，那般瘋狂遊走的劍手如夢初醒，雖是面色詫異，却已停了下來。

楚駿鬆了一口氣，目光一抬，向那出聲之人瞧去。

他是一名道長，由形貌判斷，可能已經超過八旬。

白髮白鬚，滿臉皺紋，背部有點微駝，呈現着一副龍鍾老態。

他身後跟着一名五旬左右的道長，由石階上一步步走了下來。

「參見掌門。」

場中部份武當弟子，向老道長行禮參見，雖然語氣十分冷漠，却可以證明他是武當掌門。

在武林之中，少林武當一向是分庭抗禮，縱然歲月如流，他們仍能爲江湖的柱石，執武林的牛耳。

但這位武當掌門的景況，竟是如此的悽慘，如非是親眼目覩，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而且他似乎大權旁落，成爲一個屍位素餐的傀儡，由修法道長那飛揚跋扈神態猜想，這位老掌門的確已失去權勢。

不過，他究竟還是一個掌門，劍陣不得不聽命停止下來。

只有修法道長沒有參見掌門，甚至面色一沉道：「大師兄，你這是做什麼?」

老道長嘆息一聲道：「師弟，人材培植不易……」

修法道長冷冷道：「咱們武當的聲威，也不能毀在兩個後生晚輩手裏。」

老道長向楚駿夫婦瞥了一眼道：「這兩位施主好像不是壞人，他們怎樣開罪了師弟?」

修法道長怒道：「他們是存心向本派找碴，並不是開罪了小弟，師兄說話最好仔細一點。」

老道長啊了一聲，道：「對不起，師弟，愚兄的確有欠思考，希望師弟不要在意!」

修法道長哼了一聲道：「師兄可知他們是誰?」

老道長道：「聽師弟的口吻，他們必是大有來歷之人了。」

修法道長道：「神魔情煞兩妖姬，師兄必然有過耳聞。」

老道長身形一震，目光一轉，再向楚駿夫婦打量過來。

楚駿雙拳一抱道：「在下楚駿，見過道長。」

老道長道：「施主前來敝山，不知有何見教?」

楚駿說道：「在下因有事求見貴派掌門，想不到拙荊誤傷神鴉，竟引起一場意外。」

老道長道：「貧道修恕忝掌武當門戶，施主有事但說無妨。」

楚駿道：「請恕在下失禮，此地似有不便。」

修法道長冷冷道：「此地都是武當弟子，施主有什麼不便?」

楚駿道：「對不起，道長，事關重大，在下只能面稟貴派掌門。」

修法道長怒聲道：「一派胡言，給我拿下。」

修恕掌門沉聲道：「且慢，師弟，楚施主既有重大之事相告，愚兄倒想跟他談談。」

修法道長面色一沉道：「不行，武當掌門何等身份，豈能與魔道之人接談。」

楚駿微微一笑道：「道長當眞要除去在下?」

修法道長道：「不錯，觸犯本山山規，武當派就容你不得。」

楚駿道：「就憑道長?」

修法道長道：「本道長的身份何等崇高，豈能跟邪魔外道動手!」

楚駿淡淡道：「那麼道長是仗恃武當劍陣了，如若劍陣對在下無可奈何，武當又精英盡失，道長將如何善其後?」

修法道長哈哈一陣狂笑道：「武當劍陣，天下無敵，你竟敢小看本派的鎭山陣法?」

楚駿道：「道長言重了，在下不敢，不過道長可以估量估量，武當劍陣是不是眞的能奈何在下。」

他說話之間，已與秋月同時穿出劍陣，所經之處波分浪裂，武當劍陣的確困他不住。

出陣之後，他忽然合掌急吐，向三丈外的一塊巨石遙遙擊出一掌。

一聲天崩地裂的巨响，碎石激飛，山鳴谷應，這一掌之威，足可使日月失色。

三丈外的那塊巨石已不復存在，它化作一蓬沙礫，四外激射，樹木折斷之聲不絕於耳。

在場的武當門下，幾曾見過如此凌厲的掌力，每一個都面如死灰，像木雕泥塑一般的呆立着。

楚駿微微一笑道：「在下不想傷人，希望修法道長不要迫人過甚。」

修法道長哼了一聲，回頭向劍陣的三十六名弟子舉手一揮道：「走。」

在場的武當弟子，除了劍陣的三十六人，約莫還有四十餘位，經修法道長喊了一聲走，留在現場的就只剩下十幾人了。

此時修恕掌門嘆息一聲道：「貧道管教無方，請施主多多見諒。」

楚駿道：「掌門好說，在下夫婦想與掌門單獨一談，不知可否見允?」

修恕掌門道：「施主請。」

楚駿夫婦由修恕掌門及修果道長相陪，經過不少奇峯流泉而達天柱峯的金頂。

此處天風勁烈，高寒澈骨，如非修爲有素之人，很難適應此等環境。

修恕掌門吩咐修果道長率領十餘名親信在玄帝殿四週守望，他將楚駿夫婦引入他日常修持的丹室。

然後面色一整道：「此處別無他人，施主可以說了!」

楚駿道：「請問掌門，玄眞道長你可知曉?」

修恕掌門愕然道：「施主年歲如此之輕，怎會知道家師的法號?」

楚駿取出太極玉符道：「掌門可認識此物?」

修恕掌門雙目大張，向玉符仔細瞧了一陣，忽然雙膝一屈，拜了下去道：「不肖弟子修恕叩見祖師!」

楚駿不知道太極玉符出現，在武當弟子來說是視同祖師親臨，急忙挽起修恕掌門道：「掌門請起，咱們還有事待商。」

修恕掌門恭聲道：「是!」

楚駿說道：「咱們被困南海蜘蛛島，估不到，因緣際會，竟會遇到令師玄眞前輩。」

修恕掌門語音激動的道：「家師現在蜘蛛島?他老人家爲甚麼不回武當?」

楚駿道：「玄眞前輩何嘗不想返回武當，只是事與願違!」

於是他將巧得玉符，古洞習藝之事毫不保留的全盤說出，然後將玉符交給修恕掌門道：「在下之事已了，希望掌門能重振武當聲威，不負玄眞前輩的期望。」

修恕掌門雖是滿面淚水，却忽然神色一肅道：「慢點，楚少俠，你忘了先師的遺言了。」

楚駿一怔道：「掌門是說……」

修恕掌門道：「先師遺言曾說習得本門絕藝之人，就是本派的弟子。」

楚駿道：「這個……」

修恕掌門道：「適才少俠運掌擊石，所用必是本門的無極一氣玄功，人無信不立，少俠怎能欺騙先師!」

楚駿一吁道：「武當一派，譽滿江湖，楚某只是一個人人唾棄的魔道，掌門不怕受到玷辱?」

修恕掌門道：「貧道自信老眼不花，少俠清譽受損，只是被人中傷而已，何況先師既有遺命，少俠無論是何等之人，這武當弟子的身份已不容否定。」

楚駿與秋月互相瞧了一眼，然後向修恕掌門躬身一禮道：「參見掌門師兄!」

修恕掌門大喜道：「師弟師妹免禮，坐下來咱們慢慢的聊。」

楚駿秋月齊道：「多謝掌門師兄。」

修恕掌門目光流動，向楚駿秋月瞧來瞧去，良久，才哈哈一笑道：「師弟師妹鍾靈毓秀，是人間罕見的絕世英才，祖師有靈，武當一門總算得救了。」

楚駿道：「不敢當掌門謬讚，請問掌門師兄今後如何打算。」

修恕掌門道：「愚兄想先迎回師父他老人家的骸骨，師弟認爲可好?」

楚駿道：「依小弟之意，迎回師父骸骨之事似可稍緩。」

修恕掌門道：「師弟必然有理由的了，說說看。」

楚駿道：「本門似乎危機隱伏，江湖之上更是強梁橫行，已達黯無天日的境地，師父骸骨所在的洞壁之上，刻有本門的不傳之秘，如若一旦張揚出去，將爲本門帶來無窮的後患!」

修恕掌門一嘆道：「師弟初來武當，就對本門之事明如觀火，咱們就暫緩迎接師父的骸骨。」

楚駿道：「小弟祇不過瞧到表面，內情尚不得而知，但安內才能攘外，本門的危機必須立即清除。」

修恕掌門道：「師弟說的是，愚兄只因一念之仁，唉……」

楚駿面色一肅道：「師父也因一念之仁，才落得如此悲慘的境地，掌門師兄千萬不可再蹈他老人家的覆轍!」

修恕掌門道：「大錯已然鑄成，愚兄實在愧對本門祖師，好在有師弟師妹在此，亡羊補牢，爲時還不至太晚。」

秋月道：「本門危機的癥結所在，是不是因爲修法師兄?」

修恕掌門道：「是的，他與紅衣堡勾結，要愚兄交出太極玉符……」

秋月一怔道：「本門還有一塊太極玉符。」

修恕掌門道：「不，這塊玉符是洞玄祖師以孽龍之肝製煉而成，因爲它晶瑩奪目，形似寶玉，所以稱它玉符，像此等無價之寶，焉能還有一塊?」

楚駿道：「那是修法師兄還不知道本門已經失去太極玉符了?」

修恕掌門道：「是的，太極玉符爲本派鎭山之寶，一向都由掌門人親自收藏，唉，若如修法師弟知道玉符已隨先師失落，愚兄只怕早已遭到他的毒手了!」

楚駿道：「他竟敢逆倫犯上，難道掌門師兄制他不住?」

修恕掌門道：「咱們師兄弟三人，以修法師弟成就最高，但因先師曾經傳給愚兄三式太極慧劍，所以他才有些顧忌，不過愚兄被他暗中下毒，功力已日漸衰退，如非師弟及時返山，一場浩刦，將難以避免。」

秋月大驚道：「掌門師兄中了毒?」

修恕掌門道：「是的，不過現在不要緊了，因爲玉符可祛百毒。」

秋月道：「修法師兄不知道玉符可以祛毒?」

修恕掌門輕吁一聲，道：「如非他知道玉符可祛百毒，愚兄還不至遭受如此多的痛苦……」

秋月道：「掌門師兄，你……」

修恕掌門嘆息一聲道：「本門秘製龍虎金丹，爲培元固本，祛毒療傷的至寶，但愚兄所中之毒十分劇烈，龍虎金丹及愚兄數十年的深厚修爲，也只能使毒傷不再惡化……」

秋月道：「爲了不使他們瞧出破綻，掌門師兄還得強自振作。」

修恕掌門道：「是的。」

秋月道：「掌門師兄何不立即利用玉符祛除毒傷?」

修恕掌門道：「師妹放心，只要玉符在身，不必運功，劇毒自會逐漸消失。」

楚駿道：「修法要掌門師兄交出玉符，就是爲了它有祛毒之能?」

修恕掌門道：「這只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玉符爲掌門的信徵，而且它的反面還刻有三招太極慧劍的絕代劍法。」

楚駿道：「啊小弟怎麼沒有發現?」

修恕掌門道：「必須在玉符之上增加適當的熱力，慧劍的招式才會出現。」

楚駿道：「原來如此。」

秋月道：「那麼咱們就開始肅清內奸吧，除了修法還有誰?」

修恕掌門道：「還有二代弟子百觀百意，三代弟子世江世海，除了他們五個，其餘的只是脅從而已。」

楚駿道：「脅從可以不究，主犯必須接受懲罰，請問掌門師兄，準備何時清理門戶?」

修恕掌門道：「愚兄毒傷已無大碍，咱們即刻處治那些叛徒，百根……」

「弟子在。」

一名年約四旬的武當門下，應聲奔入丹室道：「恩師有何吩咐?」

修恕掌門道：「召集本派全體弟子，在玄帝殿前廣場集合。」

百根道：「遵命。」

片刻之後，一陣悠揚悅耳的鐘聲响了起來。

修果道長先奔入丹室道：「掌門師兄

，你要召集全體弟子?」

修怨掌門道：「是的，二師弟，愚兄替你介紹兩位同門。」

修果道長一怔，問道：「掌門師兄是說……」

修怨掌門微微頷首道：「楚師弟，秋師妹，是愚師遺言收歸門下的！」

楚駿秋月同時躬身一禮道：「參見二師兄！」

修果道長情緒激動的道：「師弟師妹免禮，你們何時見到恩師的?」

楚駿隨即將蜘蛛島之事，作了一番扼要的敍述，修怨掌門也將他們的決定告訴了修果。

這位武當三老之二的修果道長，原是一個豪情如山的豪放之人，此時陰霾盡去，忍不住縱聲狂笑道：「好，好，這當眞是祖師有靈，師弟，走，咱們整治那些叛徒去！」

楚駿雙拳一抱道：「兩位師兄請！」

他們走出丹室，到達祖師殿外，武當門下已全部在廣場之上聚集。

只是一百餘人却分作三起，一眼瞧去，就令人有一種一盤散沙的感覺

靠左一邊，是以修法道長爲首的一羣，他們人數最多，約有七十餘名！

中間的一堆，是一羣老弱，他們人數最少，只有二十三個。

右邊有五十八名，是忠於掌門的忠貞弟子，這般人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面色沉毅，神情悲憤，與左邊那些飛揚跋扈的神色相較，成了一幅鮮明的對照。

修怨掌門出現，全體弟子都行過參見之禮，然後肅然靜立，聆聽訓示。

這是規範，任何一個門派，都脫離不了此一範疇。

但……

「請教掌門，鳴鐘聚衆，可是召集本派門下?」

不待掌門訓示，居然有人質問，在當塲百餘弟子之中，除了修法，有誰能够如此狂悖?

不錯，發話的人確是心懷異圖的修法道長。

修怨掌門面色一整道：「不錯，本座是召集本派弟子。」

修法道長道：「掌門自然也知道本門集會，不能容許外人參加的門規了。」

修怨掌門道：「我知道！」

修法道長冷哼一聲道：「可是現在不止是有外人參加，而且還是聲名狼藉的江湖敗類，不知掌門應該作何解釋?」

修怨掌門說道：「『神魔妖姬』的稱謂，只是別人中傷之言，含沙射影，不足採信。」

修法道長哈哈一陣狂笑道：「好一個含沙射影，難道他們也是本門的弟子?」

修怨掌門道：「不錯，他們正是先師遺言所收的弟子。」

修法道長道：「先師遺言?哼，師父離開武當已經數十年，他老人家雖是行方不明，生死難定，並不能證明已經不在人世，你竟敢咒罵師父，僞託遺言，更公然容納匪類，玷辱本派的淸譽，武當名滿江湖，豈能容你如此喪德敗行?姑念同門之誼，你自己作個了斷吧。」

此人不止是辭鋒犀利，而且早有準備，手腕一翻之間，便已拔出長劍。

他身後的七十餘人同時散開，三十餘人佈開劍陣，餘則分兩翼向中心進迫。

楚駿秋月見識過武當劍陣，有他們夫婦在塲，修法道長應該無法討得好去。

但修法等這一展開行動，修怨掌門這一面連楚駿秋月在內，全都心神一震。

敢情這般人適才隱藏着一種歹毒的兇器，此時才將它暴露出來。

羅刹追魂令，比九孔黃蜂針還要歹毒，它一次可以射出數十枚淬毒鋼針，三丈以內無人可以倖免。

它是武林嚴禁使用的暗器，他們却有四具之多。

這四具羅刹追魂令，是由百觀百意，世江世海四人使用，他們分佈在劍陣的兩側。

每一具可以發射三次，如若四具齊發，可能一次就够了，修怨掌門雖有五十餘名忠貞弟子，在四具羅刹追魂令攻擊之下，一次就可差不多讓他們全部倒下。

因此，修怨掌門面色驟變，他的右手也緩緩擧了起來。

他擧的是太極玉符，武當派最具權威的信物。

玉符一現，如同祖師親臨，只要是武當門下，就不得不俯首聽命。

於是，修怨掌門以莊嚴而沉重的語聲叱喝道：「放下你們的兇器，否則將按大逆之罪論處。」

玉符的權威，掌門的莊嚴，使玄帝殿前籠罩着一股穆肅的氣氛。

武當門下全部拜了下去，連心懷不軌的修法道長也不例外。

「參見祖師！」

一百餘人齊聲參拜，音量之大，不亞於一記悶雷。

在如此莊嚴的氣氛之下，縱然是一個桀傲不馴之人，也會心生畏懼，懍然懾服的。

只是修法道長並非桀傲不馴，他却是一個善用心機，極端陰險之人。

他認爲祖師早已飛昇仙界，人間的俗事他管不了那麼許多。

太極玉符只是一個工具，這個工具可以控制一般愚人。

修法並不愚蠢，他要利用這個工具，却不願被它所控制。

於是，當別人跪拜之時，他趁機將百觀百意世江世海召集起來，他們雖然也在跪拜，暗中却在商討發難的陰謀。

此時的塲面是感人的，全體跪拜，齊呼祖師，情緒似乎已達高潮。

在塲面感人，情緒高漲之際，人們最容易疏忽，這一疏忽，常會導致一項可怕的悲劇。

修法正是要把握此一時機，製造一項可怕的悲劇。

當人們幾乎渾然忘我之時，他向百觀等下達了一項非常的命令。

「百觀對付修怨修果，百意對付姓楚的夫婦，世江世海對準修怨的親信，聽我的命令，將咱們的對頭一擧消滅。」

四具羅刹追魂令在不足兩丈的距離之內一起發射，是神仙也躲避不過，的確可以將修怨掌門等一舉消滅。

可惜在衆人俱醉之際，偏偏有兩個未醉之人。

他們自然是楚駿與秋月了，這雙夫婦始終未放鬆對修法道長的監視。

四具羅刹追魂令原是在修怨掌門的叱喝下放在地上的，此時百觀等人又悄悄的拿了起來。

現在只要他們輕輕一按機簧，一項驚天動地的慘劇將立即發生，楚駿夫婦縱然身具道家絕學，那時只怕也無能爲力了。

修怨掌門也瞧到了眼前的危機，極度的驚恐，使他的身體引起了輕微的攣痙。

他是一個修爲有素的出家之人，個人的生死他並未放在心上。

只是這四具羅刹追魂令却可以毀掉武當，只要他們的手指向下一壓，武當一派可能落到萬刼不復之境。

然而他明知危機繫於一髮，他却無力加以阻止，身爲武當一派的掌門，其心境的惡劣可想而知。

於是，他作了一項決定：「在此武當毀滅之前除去叛徒修法，讓修果或楚駿夫婦逃過這塲刼難，爲武當一派留下一點生機！」

這是一項痛苦的決定，他準備以身殉職。

但，正當他手撫劍柄之際，塲中忽然响起幾聲慘呼。

呼聲十分暫短，四條人體在呼聲中仆倒下去。

他們是百觀百意，世江世海。

這四名爲虎作倀的武當叛徒，每人的印當在流着血水，他們是中了楚駿的飛釘，飛釘直貫腦際，焉能不立即死亡！

修法心頭一震，他知道這是飛釘神魔的傑作。

飛釘神魔名震武林，功力之高，出乎他想像之外，現在，他的得力助手一擧被殲，剩下的就只有劍陣中的三十六名劍手了。

這三十六名劍手，並不能算作他的親信，姑不論劍陣能否勝得了楚駿夫婦，這般劍手對他的支持程度，他首先就感到懷疑。

那麼擺在眼前的現勢，他只有一條路可走。

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於是，他身形陡的一長，迅速投空而起，以追風逐雲之勢，向山下匆匆逃去。

修果道長一怔道：「掌門師兄……」

修怨掌門道：「讓他去吧，他會得到報應的。」

修果道長道：「是。」

修怨掌門目光一轉，沉聲道：「本派不幸，竟出了幾名欺師滅祖，大逆不道之人，好在祖師有靈，叛徒終於受到他們應得的處份，也許衆弟子之中，還有受到脅從的，只要你們能改過自新，本座一概不究。」

語音一落，回顧修果道長道：「師弟，選一個弟子作紫霄宮的主持，此地的善後你處理一下。」

修果道長道：「遵命。」

修怨掌門對楚駿道：「愚兄還有要事與師弟相商，咱們走。」

回到丹室，修怨掌門道：「適才如非師弟及時出手，後果的嚴重令人不寒而慄，不過有一件事需要麻煩師弟。」

楚駿道：「不要緊，掌門師兄儘管吩咐。」

修怨掌門道：「方城萬萍，十日前曾經派人求援，愚兄因本山危機日深，對方城實在無力相助，因此……」

楚駿略作沉吟道：「咱們須去蘭州，由方城轉一下大致不會有多大的躭擱。」

秋月道：「方城萬萍，是否就是萬城主?」

修怨掌門道：「是的。」

秋月道：「他派人到本山求援，與本派必然頗有淵源了?」

修怨掌門道：「他拜在修果師弟的門下，是本派的俗家弟子。」

楚駿秋月同時一呆，他們想不到世間的事竟有如此的巧法。

修怨掌門已瞧出他們臉色有異，遂咳了一聲道：「有什麼不對麼?師弟。」

楚駿勉强擠出一絲笑容道：「沒有什麼，請掌門師弟派人準備紙筆，待小弟將師父所留的本派絕學寫出，師兄擇人傳授，以期昌大本派。」

修怨掌門道：「多謝師弟。」

他派人淸出一個房間讓楚駿夫婦安歇，並派親信弟子嚴密守護。

翌晨，楚駿將所錄道家至高絕藝交給修怨掌門收藏，然後與秋月聯袂上道，直向方城奔去。

行前修果道長交給楚駿一封書信，請託他帶交方城城主萬萍。

× × ×

痴心女子負心漢，滔滔濁世，此等男女的確十分之多。

楚駿雖然不是負心的男子，喬櫻却是一個十足的痴心女人。

當日她暗中跟隨楚駿，由洛寧直趨峭山。

她暗中跟隨的原因，第一是不放心楚駿。

這自然是酸素作用了。

酸素人人都有，男女並無分別，最重要的一點因爲楚駿是她的未婚丈夫。

她的未婚丈夫却與三名風姿卓約的女郎走在一起，如果你是喬櫻，只怕你也會放心不下。

第二喬櫻是女捕頭，她有責任逮捕差遣紅衣殺手到處殺人的主兇，她雖是孤掌難鳴，能够找出主兇也是好的。

可惜她沒有逃過公孫修明及十餘名紅衣殺手的截擊，在一塲苦戰之後，她受到嚴重的創傷，如非萬城主及時趕到，她那條美麗的生命準會扔在那兒。

經過百日的調養，她總算完全康復，只是這百日之中，江湖上却發生了可怕的劇變。

少林武當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名滿天下的少林寺，却成了紅衣堡的附屬。

此時江湖震動，武林中人人自危，任何一個門派，都要遵從白羽令的調遣，否則，無論你是何等人物，必然無法見到明天的日出。

方城在武林中佔有一席之地，紅衣堡當然不會讓萬城主獨善其身。

祇不過萬城主御下有方，而方城子弟兵又從不涉足江湖，他們像一塊堅石，一塊金鋼，紅衣堡想盡各種方法，都無法使他們從內部腐化。

於是紅衣堡投下了白羽令，限方城於一月之內納欵輸誠，要不，一旦兵臨城下，無分老幼，將落個玉石俱焚。

這是在喬櫻傷愈之後的第四日，她原想再過一兩天便去尋找楚駿的。

現在災難降臨方城，她又怎能撒手一走，不必萬城主相求，她就自動的留了下來。

喬櫻道：「師兄，咱們孤城奮戰，有點勢單力薄，依小妹之見，不如派人向師門求援。」

這是喬櫻的第一個建議，立即爲萬城主採納，然後他們調派人手，對守城作了萬全的準備。

喬櫻第二個建議，是要萬城主採購食物，固守孤城，食物必須準備充份。

但四週道路都被紅衣堡所封鎖，方城子弟無法走出百丈以外。

這一點並非十分重要，方城的儲糧，一年以內還不致發生問題。

只是紅衣堡封鎖道路，對方城子弟的心理是一項嚴重的威脅，如非他們對保衞家園抱着必死之心，這一招就足以瓦解他們的人心士氣了。

在限期屆滿的最後一天，白羽令第二次下達，來人是三名紅衣殺手，他們在城外叫萬城主答話。

守城的是萬萍的兩名弟子陳明道高長守，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們竟出城與紅衣殺手動起了手。

結果他們雙雙受傷，如非喬櫻趕到支援，他們幾乎喪失掉生命。

此後紅衣堡每日攻城一次，雖是全未得逞，方城子弟已有不少傷亡。

這是十分毒惡的打法，以無限對有限，他們讓方城的傷亡日日增加。

四十天過去了，方城的人已是寢食難安，疲於奔命，雖然沒有一個貪生怕死之人，死亡却隨時在等候着他們。

士氣低落了，人們的意志已逐漸趨於消沉。

這天落日含山時分，萬宅的大廳之上正在召開一項緊急會議，稍有頭腦的人物，全被請來參加。

在方城，這是一次罕見的盛會，但每一個參與者都是一副沉重的臉色。

首先，城主萬萍目光流轉，向四週瞧了一眼道：「萬某無德無能，爲本城招來此次的橫禍……」

「不，師父，這絕對不是你老人家的錯！」

萬萍的女徒沈婉，十分激動的替師父辯白。

喬櫻幽幽一嘆，道：「婉兒說的對，紅衣堡喪心病狂，有目共覩，師兄何須自責。」

萬萍道：「話是不錯，但當初咱們如果接受了白羽令，本城子弟不會遭受如此衆多的傷亡。」

敎練莊重道：「接受了白羽令是將方城子弟的生命交到別人的手裏，那時咱們的子女金帛也讓人予取予求，那等生不如死的屈辱生活，豈是有血性之人所能忍受的。」

萬萍的首徒陳明道大聲疾呼道：「對，咱們寧願戰死，也不能忍辱偷生！」

萬萍緩緩立起來，雙目精光如電，向與會者瞧了一眼道：「師門求援迄無音訊，孤城苦守，終非善策，萬某認爲在咱們尚可一戰之時應該與賊人作一次決定性的硬拚。」

喬櫻道：「師兄之意是……」

萬萍沉聲道：「誘敵人入城，反客爲主。」

喬櫻說道：「我不懂，請師兄說個明白！」

萬萍道：「利用城中一切的地形與建築，以造成我暗敵明的有利態勢，然後以強弩，暗器，陷阱，毒藥，其至水，火，石頭，套索等襲擊賊人。」

喬櫻道：「我明白了，這是背城借一，孤注一擲的戰法，但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萬萍道：「是的，只能成功，不能失敗，所以我才召集這項會議，希望能够羣策羣力。」

喬櫻道：「師兄是否已有成算？」

萬萍道：「有。」

於是他將如何集中老弱婦孺於安全處所，如何誘敵，如何設伏，爲與會之人一一解說。

這是一個無懈可擊的完美方案，除了胸羅玄機的萬城主，放眼天下，很難找出具有此等智慧之人。

× × ×

夜凉如水，蕭蕭山風之中的孤城，在夜幕中一片沉靜。

方城，是寂寞的，全境黑暗，靜若死城。

約莫二更向盡，夜風轉厲，草動木搖，偶然瞧看一眼，會令人有一種草木皆兵的感覺。

如果你認眞向那些草木瞧看，你準會大吃一驚。

因爲那決非幻覺，的確有無數人影，正悄悄的向方城撲來。

這是紅衣堡的戰法，每晚三更攻城確幾乎已成了例行的公事。

只是今晚異於往昔，那滿山遍野的，是草木皆兵。

紅衣堡調集了大批人馬，要在一夜之間，踏平方城，讓此地鷄犬不留，以爲反抗者之誡。

方城東南西三面是三丈多高的土城，北面是山坡，山坡之上佈有奇門陣法，紅衣堡在那兒損失過不少部屬，因而他們視爲畏途，不敢由北面進攻。

現在他們分爲三路，向東南西進攻，由於城門在東面，他們也以東面爲主力。

當他們撲近城脚之際，一聲尖銳的號角忽然劃過長空，勁矢强弩便像雨點一般洒了下來。

方城的防禦也今非昔比，這陣箭雨，較往日强了何止一倍？

攻城者還未能接近城牆，哀嗥之聲，已然不絕於耳，人影一個接着一個仆倒下去。

但無論弩箭如何凌厲，由於攻城的人數太多，仍有不少奔到城下，而且他們全是功力較高的人。

現在只剩下最後的一關了，只要安全躍上城頭，方城就等於無險可守。

當他們向城頭飛躍之際，竟意外的發出扣人心弦的慘呼，同時每一個都被彈出兩丈以外，還洒出一片血雨。

原來城頭之上裝有彈簧板，是韌性極强的粗竹所製，板上遍佈利刄，實際上就是一塊刀板，只要將控制彈簧的機鈕一拉，它便以强勁的衝力向城外彈去。

躍上城頭之人，絕不會想到會碰上刀板，待他們濺血橫屍，還不知道是怎樣死的。

紅衣堡死傷狼藉，仍無法攻上西南兩面，於是他們轉移方向，一起湧向東面的城門。

城門雖然爲堅木所製，却無法承受巨木的猛撞，在一陣巨响之後，它終於被紅衣堡所撞開。

適才慘重的挫折，這般人已激怒得喪失了理智，城門一經撞開，他們便像潮水一般向城門湧入。

但這般湧進城內之人，又遭到一件意外，尖銳的慘呼之聲震動夜空，令人打心底生出一股寒意。

敢情地上遍插竹籤，只要踏進城門，就等於上了刀山，竹釘穿透脚心，並不比凌遲碎剮好過，他們那能够不痛得尖聲慘呼？

未進城門的雖是驚心動魄，仍向城內猛撲，他們踏着傷亡者的身體，終於通過了那塊可怕的竹釘大陣。

現在紅衣堡總算攻進了方城，只是四百餘名大軍，剩下已不足一半，攻城的代價，竟是如此的慘烈。

紅衣堡領隊的是總管班知遠，此人年約四旬，黑面無鬚，在紅衣堡中名列第四號。

班知遠功力頗高，掌中一對金筆具有極深的造詣，尤以性格陰沉，喜怒不形於色，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危險人物。

無論他的城府如何深沉，在如此慘重的傷亡之下，他還是忍不住煞溢眉宇，雙目中幾乎噴出火來。

不過他明白萬城主不好招惹，攻進了城不見得準能獲得勝利。

因此，他暫緩前進，除了將人手重作調配，也讓部屬能够緩一口氣。

他們現有的人手，以少林弟子最爲整齊！

少林由楓葉禪師爲首，以下是十六伽藍，十八金剛，總共三十五人。

在攻城之際，伽藍一死一傷，金剛則死了三名，剩下的三十人仍具有强悍的戰鬥之力。

其餘的帮派還有華山，黃河帮，及關洛一帶的黑白兩道，這般人幾乎已傷亡過半，潰不成軍。

班知遠將他們集中一處，由華山掌門水中秀統一指揮，少林寺仍自成一個單元，歸楓葉禪師統領，紅衣堡則由他自己統轄。

他們依然分作三路，班知遠居中，楓葉禪師在左，水中秀在右，再度展開深入攻擊。

他們的聲勢依然頗爲浩大，論人數，方城仍非其敵。

祇不過他們傷亡過半，却沒有見到方城半個人影，這場挫折實在窩囊已極。

此時再度進攻，每一個人都有一點怯意，方城太神秘了，他們不知道會碰到什麼意想不到的危機。

前進十餘丈就是黑壓壓的房屋，這些房屋佈局整齊，方方正正像棋盤似的。

班知遠叫三路大軍以半數由街道衝入，半數由房上進攻。

結果他們還是找不到一個方城子弟，却碰到不少地弩，石炮，暗器，毒藥。

這一來他們又受到不少傷亡，當眞是動輒得咎，步步危機。

最後他們終於攻到方城的心臟地帶，那就是萬城主的府第。

萬城主的居處一共有九戶居民，房屋型式，大致相同，戶戶相連，排成一個圓週！

它的四面都是空地，這些空地寬約八丈遠近。

八丈不算遠，但一躍而逾八丈的究竟不多。

他們對萬城主雖是恨之入骨，在心理上又十分恐懼，八丈距離也許就是他們的葬身之地，因而都擧步踟躕，誰也不敢輕擧妄動。

不過他們總不能就這麼耗着，無論前途如何危險，都必須完成這最後一擊。

於是班知遠向三路人馬下達最後一道攻擊的命令，在一聲吶喊之下，人潮向空地急湧。

這般人闖過無數難關，這般人是各派高手中的高手，八丈空地可能難他們不倒的。

只要兩個縱躍就可通過空地，兩個縱躍不過眨眨眼的時間罷了。

但，忽然火光一閃，接着响起一記震人耳膜的爆炸之聲，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只是每一個人都被嚇得面無人色。

因爲他們瞧到烟塵激射，血肉橫飛，那爆炸的威力，决不是血肉之軀可能拒抗的。

其實並沒有什麼稀罕，它只是一個酒瓶子而已。

祇不過酒瓶之中沒有酒，裏面裝的是火藥和鐵沙，再安上幾根火藥底綫，用黃泥封着瓶口，說起來再也簡單不過，但威力却大得出奇。

這是方城城主萬萍發明的利器，並替它取了一個名字：「火雷」。

一個火雷已使進攻者魂胆兩喪，如若來它十個八個，紅衣堡的嘍囉豈不是全軍皆墨？

而且這是方城最後的一道防綫，也是他們最後的一張底牌，火雷一經使用，就必須竟其全功。

於是火光一閃再閃，爆炸之聲响徹雲際。

一直持續了一刻之久，才烟塵四散，空地之上也平靜了下來。

只是此時的八丈空地却已面目全非，幾乎遍佈屍體，血肉狼藉，景象之慘，只要瞧着一眼就會畢生難忘。

（未完）

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文・朱羽
圖・盧令

楓紅山莊（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潘長清識透魯韻芬的詭計，把扮作被擄，實際在監視他和楓紅山莊使者的魯成貴擊昏，逃出茅屋，與楓紅山莊主會晤後，即帶同楓紅山莊主往找許大爺，抵達錢莊，潘長清請楓紅山莊主在客廳稍坐，獨自往內室找到許大爺知道對方已通知付欵時間和地點，許大爺救子心切，決依命行事，潘長清請他召來老賬房及管家，他仍要清查內奸，經過一番談話後，潘長清對許大爺說出觀感，他認爲管家做內奸成份較高，當他辭出內室時，又碰見管家，潘長清問知他姓趙後，接問他可是跟許夫人同宗——

抽絲剝繭追　昏頭轉向迷

管家點頭道：「是的。大夥兒都管我叫老趙。」

「嗯！」潘長清轉身又要向外走。

「潘少爺！」趙管事却又叫住了他。

「我剛才忘記問你一件事……」

「哦？什麼事？」

「今晚上你要陪許大爺一起去嗎？」

「你說呢？」潘長清不動聲色地來了一個反問。

「這……按說，那邊既然挑明了只准許大爺一個人去，要是多去一個人也許會事情弄砸；如果只由大爺一個人去吧，咱們又放不下心……唉！這可眞是兩面爲難的事。」

「老趙！你的想法跟我完全一樣。」

「大爺待人不薄，到了這種節骨眼上，咱們就該爲大爺操點心。」

「老趙！也眞難爲你。」潘長清看着他，突然壓低了嗓門問：「你眞想爲許大爺盡一份心力嗎？」

「當然，當然。」

「老趙！你能不能跟我出去一趟？」

「幹什麼？」

「我要跟你商量一件大事。」

「哦！」趙管事皺皺眉頭，又看看潘長清的神色，似在考慮。「一定要到別地方去商量嗎？」

「嗯！我不想讓許大爺知道。」

「那麼，咱們上後院去。」

「老趙，我也不希望被任何人看見咱們在一起。」

「潘少爺！你倒是挺神秘的，好吧！只要不躭擱太久的時間，我就跟你去一趟。」趙管事向小廳裏面指了一指。「我是怕大爺有事找我。」

「我先出去，你隨後來好嗎？我在右邊的街角上等你。不會躭擱太久，一會兒就可以回來了。」

「好？」趙管事欣然同意。「我隨後就來。」

老趙倒是很守信用，眞的隨後就到了，潘長清也不跟他打招呼，只管超前帶路，往那兒帶呢？他想到了一個最好的辦法，把老趙帶到魯成貴租的那間小院去。

剛一進院子，老趙就問道：「這是什麼地方呀？」

「一個朋友的家。」

「怎麼黑漆蔴烏的呀？」

「朋友到縣裏去，家裏沒人，沒點燈呀！」潘長清口裏說着，腳下已經跨進了堂屋。

「快把燈點上吧。」

潘長清一回身，揪住了老趙的衣領，腳下一勾，砰碰摔倒，身子一矮，膝蓋頂住了老趙的小腹，這老小子立刻成了沒腳的螃蟹。

「潘少爺，這是幹什麼呀？」

「老趙，幹什麼還不知道？」

老趙道：「潘少爺，你……你這是爲什麼呀？」

「這叫作私刑逼供。」

「迫供？我老趙就是更不明白了。」

「老趙，別找苦頭吃，老實點說吧，你跟綁匪是怎麼搭上關係的？」

「潘長清少爺，你這是從那裏說起呀，我跟綁匪有什麼關係呢？」

「老趙，放光棍點，已經穿了帮，說什麼都沒用啦，」潘長清的膝蓋骨用力一頂，語氣也跟着狠了起來：「說吧，你要是不說，我就硬頂出你的話來。」

「潘少爺，我是好心沒好報，你愛怎麼拾掇就怎麼拾掇吧！我都認啦！」

「老趙，只說一句話就行了，你這樣作，到底爲了誰？」

「進了錢莊三十年，爲的還不是許大爺，今兒也是爲了要給許大爺盡一分心力才落到這個下場，我還有什麼好說的？」

潘長清眞是沒轍啦，他實在沒有想到這把老骨頭還這般硬朗。

「老趙！」潘長清在使出最後一記法寶了。「我現在是騎在老虎背上，不殺死老虎就下不來了。就算冤枉你吧？如果你再不說，我只有讓你蹬腿啦！」

老趙現在連聲都不吭了。

怎麼了？讓自己一隻腿給頂得閉了氣麼？

用手一探，有氣，他這才放了心。

「潘少爺。」老趙倒又說話了。「你也不用費勁啦！我是忠心耿耿的，三十年來沒半點歹心，你要這麼對待我，是要遭天譴的。」

「老趙，別以爲我不敢殺你，逼急了，我是什麼狠心事都幹得出來。」

「我老趙並沒有逼你呀！」

「老趙！打個商量，夫人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不知道。」

「許少爺在什麼地方你也知道吧？」

「不知道。」老詞兒。

「我就宰了你，」潘長清發出一聲怒吼。

就在這時候，有人劃燃了一根洋火棒兒。

火苗逐漸擴大，當油燈點上時，潘長清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影子——是魯韻芬。

她很沉靜，手裏還捏着那支熄了火的半截洋火棒子，目光直直地凝着潘長清。

屋裏還不止魯韻芬一個人，他數了一下，另外還有五個大漢，不錯，又是那五個，第三次見面了。

這是一個危險的局面，對方在此時此地露面，那只有兩種結果，潘長清成爲她的同路人，或者被她殺死。

潘長清當然了解這種危機，因此，他很冷靜地注視事態的發展，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

魯韻芬也很冷靜，也可以說是很緊張，她似乎也不敢輕舉妄動。過了好一陣子，她才開口道：「潘長清，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不要裝蒜，你已經表明敵意了。」

「是妳先表明敵意的。」

「不錯，是我，但是我只是暫時使你喪失自由而已，並不想傷害你。」

「但是我不喜歡別人把我當掌上玩物般要來要去。」

「有這種事嗎？」

「不要否認，魯成貴是你的父親，對嗎？」

「我現在不想回答你這個問題，潘長清，我只想問你一件事你打算怎麼樣？」

「我只有兩個要求。」

「說。」

「說出來之後如果妳不能滿足我的要求，說了還不是等於白說。」

「最少要等你說出來之後，我才能決定是否能答應你的要求。」

「好，第一，我要明白事實。」

「嗯，第二呢？」

「我要許南坤安然歸來。」

魯韻芬吁了一口氣，冷冷地說：「潘長清，你說了半天，眞是白費了精神。你說的事實到底是什麼事實，怎樣才算事實，根本就沒有標準，至於許南坤，完全跟我們無關。」

「魯韻芬，妳在掩飾，妳在說謊。」潘長清放開了手裏抓着的趙管事。「老趙，你認識她嗎？」

「不認識。」

「眞不認識嗎？」潘長清很留意魯韻芬和趙管事的目光。「人家來救你，你還不領情嗎？」

「眞不認識呀！」

魯韻芬問道：「他是誰？」

潘長清冷冷回答：「一個臥底的。」

「何處臥底？」

「福華錢莊。」

「你以爲他是我們的人。」

「難道不是。」

「不是，潘長清，你最好不要走錯了路。」

「魯姑娘，妳這種手法已經用過一次了。把令尊和我們囚禁在一起，其實，他就是監視我們的人，哼！這一套不要再耍了。」

魯韻芬扳着臉說：「潘長清，你最好不要自作聰明，你現在完全走錯了路。」

「魯姑娘！不管你現在說什麼，我都不會相信，就算我走錯了路，我也願意走到底。」

「潘長清，你這樣任性，到底是爲了什麼？」

「查明眞象。」

「如果你答應置身事外，我保證讓你看到眞象。」

「可惜我對妳已失去信心，妳的保證起不了任何作用……」

魯韻芬火了，看來她也是個急性子：「潘長清，你說，你到底想怎麼樣？」

「很簡單，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沒那麼簡單，爲了不使你在中間攪和，我們必須限制你的自由。」

「就憑你這一句話？」

「潘長清！」魯韻芬的口氣又緩和下來：「就算我求你好不好？我只求你相信我這一次，我們不是匪，也不是賊，我們不想傷害任何人，潘長清，再過幾個鐘頭，你就可以知道我的話沒有半點虛假。」

魯韻芬差一點就要聲淚俱下，這不會是假的呀？潘長清不禁心動了。

「魯姑娘，我要怎樣作，才算置身事外？」

「回去睡覺。」

「爲什麼別人對你們都不重要，唯獨我使你們這樣緊張呢？」

「因爲你是一個關鍵人物。」

「我是關鍵人物？」

「不錯。」

「魯姑娘，你實在太會作驚人之語，這件事情與我完全沒有關係，怎麼說我是關鍵人物呢？」

「到時候你自然明白。」

「你所說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午夜。」

「午夜我到何處去找妳？」

「不用找我，那時候事實已經很明顯地擺在你的眼前。」

「魯姑娘，你的說法太玄了。」

「但是你必須相信。」

潘長清道：「如果不信，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嗎？」

「有。」

「請明說。」

「會是非顛倒，黑白不分。」

「你的說法都很唬人。好，就算我被你唬倒了。這個人怎麼辦？」

「留下。」

「不行，」趙管事跳了起來，「潘長清少爺，你不能把我留下呀！」

「放心，我不會將你留下的。」

「潘長清，你最好不要輕易許諾別人，我讓你走，你必須留下這位趙管事。」

潘長清重複着她的話：「我必須留下這位趙管事？爲什麼？」

「這是交換條件。」

「對不起，我不接受。」

「我早就應該想到會有這種結果。」魯韻芬猛地一揮手。「衆兄弟，上。」

那五個大漢立刻像餓虎撲羊般衝了上來。

這一着，潘長清似乎早就料到了，當魯韻芬正要發號施令的那一瞬間，他已經先衝了過去。

他是想抓住魯韻芬作爲盾牌，但他沒有想到魯韻芬對他的一舉一動似乎早已瞭若指掌，潘長清剛剛一動，她就飛快閃開，其速度之快，實在出乎潘長清的意料之外。

潘長清一出手就落空，心頭難免有點慌，雖然後面跟着又是一抓，氣勢却又差了許多，相去就更遠了，而那五個大漢又已經撲到了面前。

就在這時，忽聽一聲暴叱道：「不要動！」

不管這一聲暴叱是出自何人之口，在場的人都會受影响，也都會循聲望去，他們所看到的情況的確大大地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這一聲喊，是出自福華錢莊趙管事之口，而且他手裏還有一支小號左輪槍口正抵在魯韻芬的背上。

幾乎只有一眨眼的工夫，所有的人都靜止了。

「魯姑娘！」姓趙的可眞會耍威風。「吩咐你的手下退開。」

魯韻芬倒是個識時務者，連忙依言行事，那五個大漢也很聽話地退開。

「潘少爺！」越管事的命令又下來了：「痲煩你『洗』他們一下！」

「洗」即搜之意，這是江湖黑話，潘長清心頭暗暗一動，已經對趙管事另眼相看了。

潘長清很認眞地搜查那五個大漢，沒有槍火，每個人倒有一把鋒利的七首。

「再『洗洗』她。」趙管事又指向魯韻芬。

潘長清難免有點猶豫，因爲魯韻芬畢竟是個女人。

「快呀！」趙管事神氣活現地大叫：「別拿她當女人，拿她當敵人。」

「敵人」兩個字具有强大的刺激力，潘長清立刻採取了行動，不過，魯韻芬除了頭上的髮夾之外，根本就沒有鐵器。

「用不着費事，」魯韻芬冷冷地說：「我身上從來不帶刀槍的。」

趙管事用力一推，魯韻芬踉蹌前仆，若不是她的手下伸手扶住她，她眞會摔倒。由此可見，趙管事手上還很有幾把勁。

「你們五個人派一個去跑腿報信，」趙管事頤指氣使，神態完全變了。「教魯成貴一個小時以內來，不然他的女兒就沒命。」

「不可能，」魯韻芬的神色很冷漠，絲毫沒有畏懼之色。「一個鐘頭的時間，想要找到他，都只怕嫌時間太短了。」

「我不管，」趙管事的態度非常强橫，「我只等一個鐘頭，誰去？」

五個大漢竟然你看我，我看你，沒有一個人想趁此機會離開。

「誰去？」趙管事的眼睛往下瞟：「第三個，你的腿長，跑得快，由你去。」

「他們任何人去都沒有用。」魯韻芬插了一句。

「爲什麼？」趙管事的口氣，咄咄逼人。

「因爲他們根本就無找到魯成貴，就是一天一夜只怕也找不到。」

趙管事凝注着魯韻芬，似乎想從她的眼神中看出她說這句話的動機何在。

潘長清說話了：「任何人來都解決不了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抖出事實的眞象。」

「潘少爺！」魯韻芬冷冷地說：「不管隱瞞得如何秘密，事實終將爲人發現，只要你稍有耐性，你一定會明白事實。」

「我知道，遲早事實都會擺在眼前，只怕到時候錯誤已經鑄成，無法挽回。」

趙管事又吼了起來：「不要再說這些無謂的話，快派一個人去找魯成貴來。」

魯韻芬改變了口氣：「這樣吧，如果你想找他來此的目的是要問他什麼的話，你問我好了，我可以答覆。」

趙管事看了潘長清一眼。「潘少爺，你如果要問，你就問吧！」

「魯姑娘！」潘長清立刻提出問題：「請問：許南坤在你們手裏嗎？」

「沒有。」

「你們是跟許大爺作對的嗎？」

「是的。」

「目的何在。」

「洩憤。索債。」她的回答和魯成貴完全一樣。

換句話說，潘長清問了也等於白問。

「趙管事，」潘長清說：「我發覺這樣下去是白耗時間，好吧，你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走了。」

潘長清是說走就走，不過當他走過趙管事身邊時，他非常留意那支小號左輪。

那支小號左輪仍然對着魯韻芬，並沒有因爲他的離去而掉轉槍口。

潘長清毫無阻攔地離開了那座幽靜的小院，他作了一個大胆的假設，趙管事和魯韻芬是一夥的。

他匆匆趕到福華錢莊，許大爺以驚訝的目光看他。「長清，你怎麼又來啦？」

「老伯，你準備的錢呢？」

「幹什麼？」

「我想看看。」

「在錢庫裏，每箱五千塊，一共有十箱。外面已經用鐵條封死了。」

「哦？還有五萬錢票呢？」

「已經開好了……長清，你問這些幹什麼？」

「我在想，對方收欵時，怎麼能相信這十口木箱中裝的都是現大洋？」

「他們可以一箱箱地撬開來看。」

「那不是很痲煩嗎？」

「長清，你這是什麼意思？」

「老伯，我是說，憑你的經驗，應該可以想一個很方便的交欵辦法，照說你是不應該將大洋封死在木箱子裏面的。」

許大爺以非常吃驚的目光望着他，良久，才吐出一句話道：「長清！你在懷疑我？」

「是的。」潘長清竟然承認了。

「爲什麼？」

「因爲我認爲南坤老弟根本就沒有失蹤。」

「難道是我把他藏起來了？」

「是的。」

「我這樣作是爲什麼？」

「避債。」

「長清！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許大爺的眼淚都急得掉下來了。「南坤是我的獨子，我愛他如命。就算我要避債，主意也不會出在他的頭上呀！」

「許老伯！」潘長清神色很嚴肅地說：「不是我這個子侄不相信你，是因爲您的言辭並不誠懇，有許許多多的事情你都瞞住了我，比方說，那五萬塊大洋，你一定沒有準備妥當……」

「長清！你要是這樣說，就太過份了。兒子是我自己的，我會拿他的生命開玩笑嗎？」

「老伯！事實上南坤老弟只是躲起來了，他並沒有受任何人的挾持。你這樣作只是亂人耳目……老伯！福華錢莊究竟虧空多少？」

「長清！你是受了誰的挑撥？還是聽到了什麼傳言？就算福華錢莊有虧空，用這種方法就能彌補嗎？我能說爲我兒子化了十萬大洋，欠別人的債就可以不還了嗎？長清！你的想法未免太幼稚了。」

「老伯！你是認識魯成貴的，爲什麼要否認呢？」

「我不認識。」

潘長清道：「關於伯母的事，你也隱瞞了許多……」

許大爺霍地站了起來，他的臉色鐵青，似乎很生氣：「長清，這件事不要你管，免得你猜東猜西，回家睡覺去，你本來就沒有義務帮我的忙。」

「老伯！你生氣了？」

「我當然要生氣，我被一個子侄輩的人看不起，懷疑我，我還有什麼面子？長清！回去，我決定不讓你再管這件事。」

「老伯！你眞的這樣決定了嗎？」

「決定了。」許大爺說得斬釘截鐵。

「你回去休息吧！如果你想知道結果，明天早晨你再來探消息吧！」

潘長清道：「老伯！也不要我到河邊去接應了？」

「不用，不用！」

「好吧！」潘長清站了起來。「那我就回去了，老伯！最後我還是要說一句話，爲了南坤老弟，凡事，還是要多考慮一下。」

許大爺氣鼓鼓地，一句話也沒有說。

潘長清離開福華錢莊之後，徜徉在冷冷的街頭，他不知道自己的担子已經卸下了呢？還是更加重了呢？

冷風吹在臉上，有些砭人，但也使他的頭腦更清醒，他想想剛才的舉動，不禁暗暗笑了起來。

平心而論，潘長清並沒有掌握任何憑據，也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如果說有，那也只有一點：許大爺作了一輩子銀錢過手的事，他應該知道那些瑣碎的規矩，他爲什麼要把大洋裝箱，而且還加鐵皮封釘呢？如果到了現場，對方一定要一塊一塊地點交，那不是挺痲煩嗎？

最重要的還是潘長清的直覺，他認爲許大爺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之處。

街上很清靜，沒有半個行人，潘長清看看天色，再計算一下，離開午夜還有兩個來鐘頭。於是他去找辛八和廖四爺。三個人回到他的住處，一面喝酒，一面談心，就這樣一個鐘頭過去了。

當然，這一個鐘頭並沒有白白浪費。三個人誰的身上也沒有帶着鐘錶之類，那年頭，許多人對時間的感覺遠比鐘錶還要準確。現在，大概距離午夜來臨之前已經不遠了。

「辛八！」潘長清開始重複查核他們商談的結果。「你的事，都弄清楚吧！」

「弄清楚了。」

「再說一遍聽聽。」

「弄一艘船，從上流放下來，要控制好時間，剛好在午夜的時候通過渡口。」

「往後呢？」

辛八道：「如果兩岸無人，我就將船靠向北岸。」

「嗯！如果有人呢？」

「我就看信號行事……對了！你剛才還沒有提到信號。」

潘長清緩慢清晰地說：「原則上我是在北岸守候，當你的船經過渡口，發現兩岸有人，而我沒有發出任何信號時，你就將船停在河心，擾亂他們的判斷。」

「我明白。」

「如果我需要你的船攏岸來接我，我會在北岸燒起一堆火。」

「我知道了。」

「好吧！你先出動。」

辛八是個爽快人，站起來就走；臨走時抓了一把花生來塞在兜裏，還帶走了一瓶酒。

「潘少爺！」廖四爺開口了。「現在輪到我啦！」

「廖四爺！整個情況你都了解啦！是不是？」

「嗯！」

潘長清道：「那就好，別的本事你沒有，就會……」

「就會爬山。」

潘長清道：「不！除了爬山之外，你還有一樣絕活兒——釘梢，對不對？那又是一等一的。」

「教我去釘誰？」

「許大爺。」

「哦？」廖四爺似乎很吃驚。

「他過一會兒就要出動了，你暗暗跟着他，只注意一件事——路上有沒有人跟他接觸。」

「如果有呢？」

「如果有，就盡快通知我。到了河岸之後，盡快往上游走，在岸邊跟我生起一堆火。」

「就這樣？」

「你的差事很簡單，不過，今晚可能還有更重要的事需要你帮忙，所以你在河邊的事兒辦完之後，立刻就到這兒來，等我的消息。」

「少爺！你能不能先漏點兒底？」

「也許要你去爬山。」

「爬山？」廖四爺的嗓門特別大，似乎與頭也跟着來了。

「嗯！我們很可能要去楓紅山莊。」

「少爺！你剛才不是說，整個情況與楓紅山莊毫無關係嗎？」

「是沒有關係，不過，最後的結局一定會落在楓紅山莊。」頓了一頓，潘長清才接了下去：「廖四爺！你最好把爬山工具準備好，到時候還需要你大展神功！」

× × ×

許大爺在子夜來臨前半個鐘頭出發，一輛大車，十口笨重的木箱，除了一個車夫之外，他沒有帶任何人。顯然，他對於這一次約會有很大信心；或者，他就是放棄了任何防範。敵人實力強大，不管如何防範都無濟於事。

當他的大車來到南渡口的時候，寂靜的渡口沒有船舶，沒有人影，也許是時間還早吧！許大爺心裏這樣想。

車夫坐在車座上沒有動，他的兩手還握着韁繩，這是許大爺事先交代的，車棚早就卸掉了，主要是怕敵人誤會他有埋伏。他自己則站在大車旁邊一動都沒有動。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許大爺默默算計着，午夜的時間應該到了，但是，眼前還是絲毫沒有動靜。

依照他的判斷，對方應該是從北岸來，這樣，才不會被追踪，因此，許大爺的目光一直注視着對岸。

就因為他的目光一直望着對岸，有一個人輕悄地來到他的身邊他都毫未覺察。

「許大爺？」

這一聲喊，才使他扭轉頭來；一身紅衣，頭上還紮着紅色頭巾，這不是潘長清在楓紅山谷中所見到的楓葉之神嗎？

「你是……？」

「別問我是誰，許大爺，五萬塊現大洋都準備好了嗎？」紅衣人直截了當問。

「都在車上。」

「還有五萬塊錢票呢？」

「也都準備好了。」

「好！現在告訴你的車夫，駕車跟我走。」

「可是，人呢？」

「許大爺！請你聽清楚今晚行動的程序，現在我先帶走這五萬塊現大洋，等我們點清了數目，有人會帶少爺來，你再付出那五萬錢票。」

「這不行。」許大爺聲色都很嚴厲。

「不行！為什麼？」

「也許你們只拿這五萬大洋，而不放人。」

「許大爺！我們為什麼要那樣作？我們為什麼放着另外五萬塊錢票不要？」

「也許南坤不在你手裏，也許……」

「許大爺！你好像沒有誠意。」

「沒有誠意我不會帶着這麼多錢來赴約。」

雖然天上無月，却有疏星，星光泛映在河上，夜色還不算太暗，這時，一艘有篷快船正順流而下來到了渡口的附近。

那紅衣人的語氣立刻變了：「許大爺，你還另有安排嗎？」

「絕對沒有。」

「那艘船又是怎麼一回事？」

「我怎麼知道？這是一條河，河裏總會有船的。」

這時，對岸突然又出現了一堆火光，河中間那條船立刻向對岸搖了過去。

「許大爺！是怎麼回事，你心頭有數。如果你沒有誠意，有什麼後果你大概也想像得到。」

「你用不着東猜西疑，」許大爺的態度表現得非常強硬。「而且，你們這種交接的方式我也不贊成。在沒有見到我兒子之前，你休想帶走一塊錢。」

「好吧！」紅衣人表現得無可無不可樣子。「你將錢帶回，這宗交易作罷。」

他們二人在為此事爭執的一瞬間，那艘快船又從北岸搖了回來，停在渡口，一個人從船上飛也似的縱下岸來。

許大爺眼尖，一瞥之下，就看見了來人是潘長清；那個紅衣人似乎也看見了，神情不禁一楞。

紅衣人冷冷地說：「許大爺！請你先想想清楚，你的兒子生死存亡，全在你一念之間……」

他一語未盡，潘長清已經到了面前。

許大爺似乎並不歡迎潘長清的來臨，不悅地問：「長清！你來幹什麼？」

潘長清冷峻地回答：「因為我一直在被人愚弄，有點兒不甘心。」

「潘兄！」那紅衣人也開了口：「如果你願意置身事外，也許，情況會單純一些。」

潘長清現在的態度已經變得非常强硬了：「你這個假扮神仙的盜匪，你的把戲已經玩得差不多了，我只問你一個問題：許南坤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你不回答，是嗎？」

「不是不回答，是不知道。」

「你不知道還憑什麼到這裏來接受贖欵？」

「奉命行事。」

「好！」潘長清逼進了一步。「換一個題目：你是奉誰之命？」

「不必告訴你。」

「好！我問不出來，可以打出來……」潘長清的話還沒有完，右拳已經揮出。

這一拳非常結實，而且一擊正着，天黑看不清楚，但是潘長清估計得出，對方最少要掉好幾顆牙齒。

紅衣人沒有還手，但是，狠話却講出來了：「你儘管打，我這裏挨一拳，許南坤就要挨十拳。」

「你少唬人，許南坤根本就不在你們手裏。」

「你既然這麼想，何不教許大爺將這一車大洋拉回去？明天我們就會將許南坤的屍首送到福華錢莊。」

「長清！」許大爺開口了，語氣很不遜：「我早就說過了，不要你過問這件事，你為什麼一定要攪和呢？這樣對你有什麼好處？」

「老伯！不是我愛管閑事，我只是想發掘眞象。老伯！要不要跟我打個賭？」

「打什麼賭？」

「南坤不在他們那邊，你這些箱子裏也沒有錢，你們雙方都在唱空城計。」

許大爺楞了一楞，才問道：「長清，我眞不明白你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老伯心頭有數。」潘長清說過這句話之後，又轉向紅衣人：「老兄！今天你若不交出你受了誰的指使，我是不會放你過門的。」

「姓潘的，你打也打過了，還想怎麼樣？」

「說出你的頭兒是誰，要不然，我就把你沉屍河底，永不見天日。」

「姓潘的！別唬人！殺人，是要償命的。」

「不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不過，殺土匪却不要償命。」

「土匪？」紅衣人差點要一跳三丈高。「誰是土匪？你說，誰是土匪？」

「你！」潘長清的手指險些戳到對方的鼻尖。

「你有什麼憑據？」

「你到這兒來談勒贖放人的事，不是土匪是什麼？你見過縣長的告示嗎？只要是土匪，四鄉百姓人人都可見而殺之。」

「潘長清！」那紅衣人笑了。「你這一套唬別人可以，少唬我，你從那兒來就往那兒滾，不然我要對你不客氣了……」

咚！又是一拳，結結棍棍的一拳，紅衣人立刻在沙灘上栽了一個觔斛。

「長清！」許大爺眼看他有再攻擊的跡象，連忙拉住他。「不要再打了，你就看在南坤的份上行不行？這是愈打愈糟的呀！」

「許老伯，我說南坤老弟不在他們那兒，你難道還不信？」

紅衣人爬了起來，以手背擦拭嘴上的鮮血，但是並沒有還擊的行動。

「說！」潘長清又開始逼問：「你們的頭兒是誰？再不說，我就打發你滿嘴牙齒。」

「潘長清，」紅衣人的嘴吧眞够硬。

「你打吧，拳頭是打不死人的。」

「你的意思是想試試別的？」

「你有什麼花樣儘管搬出來好了。」

潘長清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只是高舉起右臂，右手中什麼武器也沒有，誰也猜不透他在耍什麼把戲。

他的手臂突然往下一沉。

準得很，幾乎同時，河灘上响起槍聲怒吼，子彈正好射在紅衣人的兩脚之間，激起一陣砂石。

這是伏兵。

誰也沒有去注意那艘船上，還埋伏了人。

「他的槍法準不準？」

紅衣人的牙齒在打顫。

「如果你再不說，下一槍就會提高五寸，要不要試試？」

對方還沒有服輸，仍是很强硬地說：「姓潘的！你已經作傻事了！」

「哦？」

「槍聲會引來我的同伴。」

「你又怎麼知道我在河灘上沒有別的埋伏，告訴你，最少有十個人在你的二十步以內，我一下號令，他們的子彈可以將你射成蜂窩。」

「好了！姓潘的！你知道為什麼你還一直活着嗎？」紅衣人突然提出了問題。

「那是因為我想活着。」

「錯了，你活着是因為你知道的並不多，現在你逼問我的頭兒是誰，如果我說了，你就具備該死的理由，你明白嗎？」

「我不跟你說廢話，我朋友的槍法很準，你要再試一次嗎？」

「好，我說，我說。」紅衣人嘴裏如此嚷着，而他的目光却望向許大爺。

「怎麼？還要許大爺允許嗎？」

「唉，」許大爺嘆了口氣，頹然地說：「長清！我眞拿你沒法子，坐下！坐下！讓老伯慢慢告訴你。」

潘長清道：「老伯，不必坐下了，你就這樣說吧！」

「長清，說來話長呀！」

「不管有多長，」潘長清的神態很冷，「總有說完的時候，我就這樣站着聽好了。」

河灘上有許多一叢叢高過人頭的雜草，就在這一瞬間，最少也有十來個人從草叢後面轉了出來。

許大爺一楞，那個紅衣人也一楞，潘

長清倒是非常鎭定，難道就因爲船艙裏有辛八埋伏着，他什麼都不怕了嗎？

那些人從四面八方逼了過來，看情勢就知道是早就埋伏在這兒的。星光不太明亮，但是潘長清的目光却很銳利，他發現魯成貴，魯韻芬也在其中。

那些人到了一個適當的距離，就都站住了，只有魯成貴繼續走了過來，一直走到潘長清的面前。

二人面面相對，潘長清看得清楚對方臉上的傷勢，這都是潘長清那雙鐵拳打出來的。

魯成貴伸出了一隻手，冷冷地說：「姓潘的，拿出來吧！」

「什麼？」

「不要裝糊塗，我要你繳槍。」

「槍？」潘長清搖搖頭。「沒有，不信你可以搜。」

魯成貴立刻動手搜，果然沒有。

「剛才那一槍是那兒來的？」

「船艙裏……」

魯成貴的反應眞快，立刻閃動身子，利用潘長清的軀體來作他的屏障。

「姓潘的，現在已經到了攤牌的時候，叫你的朋友也一起來吧！」

「我的朋友？」潘長清的訝異表現得恰到好處。「誰是我的朋友？」

「埋伏在船艙中的槍手不是你的朋友嗎？」

「如果是，你現在早已倒臥在血泊中了。」

「那麼，是誰埋伏的？」魯成貴的目光從許大爺，紅衣人的臉上掠過。

他們二人都沒有答話，有一句古話—如果要使兩個寃家對頭團結一致，最好的辦法是爲他們製造一個共同的敵人。

現在的情勢正是如此。

魯成貴得不到答覆，立刻吼了起來：「許大爺，請說話呀！」

「你要我說什麼？」

「船艙中那個槍手是你埋伏的嗎？」

「不是。」

潘長清接口說：「魯成貴！你不用多問，誰也不知道那名槍手是什麼來路。」

「那麼，剛才那一槍他想要打誰？」

「向空中鳴槍，顯顯威風。」

魯成貴沉吟了一陣，然後打了一個手勢，立刻有四個大漢呈扇形向岸邊的快船逼進。

潘長清倒有一點緊張，因爲他事先沒有告訴辛八，如遇這種情況該如何應付，他只希望辛八有適當的應付方法。

可是船上一點兒動靜也沒有。

那四個大漢並非全無顧忌，似在等候新的命令。

魯成貴用另一隻手向後招了一下，魯韻芬立刻趨前聽命，他們兩人咬了一陣耳朶，似在商議對策。

趁這個機會，潘長清悄聲對許大爺說：「老伯，就是這個人說你吞沒了他一筆鉅欵，要向你施展報復，你對他一點印象都沒有嗎？」

「我不認識這個人。」

「也許相隔太多年，印象已經淡薄了，你再仔細看看，仔細想想……」

「不必想，」許大爺的語氣很肯定。「我絕對不認識這個人。」

那邊，似乎也商量完畢了，魯成貴的聲音又响了起來：「潘長清，我再給你一次機會，教你的朋友趕緊亮相，不然我就要用最嚴厲的手法對付他了。」

潘長清故作訝異地問：「我的朋友？誰是我的朋友呀？」

「就是躲在船上的那個槍手。」

潘長清道：「你又怎麼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呢？」

「他非常鎭定，而且跟你有良好的默契。」

「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潘長清！其實你很明白，他爲什麼一直沒有動？那是因爲你沒有給他指示。當我的人向那艘船逼進的時候，我很注意你，你根本沒有任何動作。」

潘長清沉吟了一陣，竟然不再否認了：「不錯，那個人是我埋伏在那兒的。」

「我知道。趕緊要他出來。」

「不行。」

「爲什麼？」

「因爲他還有一件工作沒有完成。」

「什麼工作？」

「他手中的槍，正瞄着一個人的腦袋，在最適當的時候勾下槍機，射出子彈，把那個人的腦袋轟穿。」

「那個人是誰？」

潘長清冷笑道：「魯成貴，想不到你會問出這句話，看起來你不是一個很高明的人。」

魯成貴以牙還牙地說：「我雖然不是很高明的，却也不是容易被嚇倒的，潘長清，最後一次要求你置身事外，你辦得到嗎？」

「恐怕很難。」

「爲什麼呢？」

「現在大家都騎在老虎背上，你未必肯讓我離開這兒，你即使願意，我也未必肯離開這兒。」

「潘長清，你現在就可以上船，跟你的朋友一塊兒走。」

潘長清轉過身去問許大爺：「老伯！你願意我離開這兒嗎？」

許大爺向他連連揮手。

潘長清很想再問問那個紅衣人，發現他竟然坐在河灘上，將腦袋擱在膝蓋上打瞌睡。

每一個人都不希望他管閑事，那一定是因爲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秘密怕被他發現。想到這裏，潘長清突然覺得自己是多麼愚昧，爲什麼早一些沒有想到這夥人似乎都有見不得人的把柄呢？

潘長清毫不猶豫地走向岸邊，登上了那艘船，拔下撐竿，在岸邊一點，船兒很快就離了岸。

等船已到了河心，潘長清才向艙內叫道：「辛八！你難道睡着了嗎？」

艙內無人回應，潘長清不禁暗暗吃了一驚，難道在辛八响槍之後，這船上又起了什麼變化嗎？

「辛八！」潘長清再叫。

「辛八不在船上。」一個尖尖細細的聲音回答他。「不要停下來，繼續撐船，愈快離開愈好。」

回答的人是四喜子，這使得潘長清非

常吃驚，吃驚的是她竟然會玩槍。

潘長清手中的竹篙輕輕一點，船就像箭矢般順流而下。

只不過眨眼間，岸上那十幾個人就已經不在視界中了。

「趕快靠岸。」四喜子口氣堅決，活像一個下命令的指揮官。

潘長清也眞聽話，立刻將快船靠岸。

四喜子從船艙中一縱而出，行動非常矯健，她拉了潘長清一把，二人同時離船落地。

一落地，潘長清就不再聽四喜子的了，反而一把將她拉住：「四喜子，我這個人最怕滿頭霧水了，咱們先把事情說說清楚吧！」

「潘少爺！我不是跟你站在一條綫上了嗎？難道你還不放心？」

「不行，我一定要將事情弄個一清二楚，辛八到那裏去了？」

「他去了另外一個地方。」

「是妳教他去的？」

「是呀！」

「他爲什麼會聽妳的話？而且，還把我的槍交給了妳，四喜子，妳一定要說清楚。」

「潘少爺！我早就決定站在你這邊了，又怕引起別人的注意，所以我只敢暗暗跟辛八連絡。」

「四喜子！妳說怕引起別人注意，這個『別人』到底是誰？」

「許大爺。」

「哦？果然是他，他每月花錢僱你們父女倆，到底爲他作些什麼事呢？」

「監視進出楓紅谷的人。」

「進出楓紅谷的人與他有重要的關係嗎？」

「太重要啦，他不希望任何陌生人進入楓紅山莊。」

潘長清深深吸了一口氣，準備接受更大的震驚：「如此說來，他一直與楓紅山莊有來往？」

四喜子雖然年齡很小，倒像是一個說故事的能手，她在慢慢地堆砌高潮：「潘少爺！實際上楓紅山莊就是許大爺的根據地呀！」

「根據地？」潘長清拍拍她的面頰，「四喜子，妳曉得這三個字的解釋嗎？許大爺既不是土匪，又不是什麼帮會的首腦，要什麼根據地呀？」

四喜子說道：「潘少爺，許大爺要根據地作犯法的事，作發財的事，你還不明白嗎？」

「四喜子！」潘長清搖幌着她的肩膀，「別逗啦！快說吧！許大爺在楓紅山莊到底幹了些什麼犯法的事。」

「潘少爺，你一定連作夢都想不到。許大爺在楓紅山莊專門鑄造灌鉛包銀的假大洋。」

許大爺會鑄造灌鉛包銀的假大洋，那的確不是潘長清所想得到的。

因此，他突然楞住，就像冬天掛在屋簷下的冰條兒。

「怎麼啦？潘少爺！」

「四喜子！妳沒弄錯吧？」

「瞧你，人家把眞話告訴你，你又不信了。」

潘長清道：「福華錢莊的買賣不惡，信用也好，許大爺犯得着幹這種抓着要殺頭的勾當嗎？」

四喜子道：「潘少爺，你那裏曉得，許大爺前幾年作別的買賣虧了好幾十萬哩！聽說是被黑道上的人物狠心吃了他，以後他就……」

「他作別的買賣？什麼買賣呀？」

「這個。」四喜子的大姆指跟小指兩頭一翹，作了一個烟槍的姿勢。

那是販賣鴉片，比起鑄造鉛包銀假大洋，更是罪加一等，潘長清禁不住又打了個寒噤。

「聽我爹說，雖然鑄造假大洋很有賺頭，可是許大爺還是翻不過身來，因爲假的洋錢要黑道上的人物帮忙運到外地化出去，而且還不時有人向他敲詐，現在，他還要欠別人十幾萬塊錢呢！」

「我可是從來沒聽人說過呀！」

「錢莊存欵不下數十萬，虧欠十幾萬，那裏看得出來呀！」

「那麼，許南坤被綁架又是怎麼回事呢？」

四喜子道：「南坤少爺是被那個姓魯的綁了去……」

「可是魯成貴？」

「是呀！那也是因爲銷售假大洋的事情所引起的。」

「哦？四喜子，是怎麼回事，你快點說給我聽。」

「前兩個月，許大爺鑄造了十萬塊大洋，以三成半的價錢賣給姓魯的，原先雙方講好，每一塊大洋外面要包一錢銀子，大概是成色不够，人家用把小刀子輕輕一刮，就現了底，不但這批大洋難以脫手，姓魯的的好幾個弟兄也被找去關了起來。姓魯的火啦！就扭回頭來找許大爺賠償十萬塊錢。」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

「你聽我說下去呀，許大爺當然不肯啦，因爲當初說好了的，各出漏子各負責，互不牽扯，姓魯的這樣作，就是不守信諾了。」

「哼！這種人怎會守信諾？」

「扯到後來，許大爺還是讓步了，他願意付回當初姓魯的所付出來的三萬五千塊錢。」

「姓魯的沒有答應，對嗎？」

「是啊！後來姓魯的就把南坤少爺逮住了。」

「那個穿紅衣服的是什麼人？」

「他是許大爺僱的人呀！」

「哦！怎麼由他來傳送勒索十萬大洋的那封信呢？」

「那封信是許大爺自己寫的……」

「哦？用意何在？」

「許大爺發現這十萬塊錢非付不可了，但他也知道這十萬塊錢付出去之後，錢莊就無法維持了，所以讓你知道這件事情，將來錢莊破產的時候，對所有的存戶有個交代，你就會替他作證了呀！」

「唉！許大爺眞是聰明自誤，四喜子！你可知道那姓魯的在我面前編了許多故事？」

「都聽我爹說了。」

「那些故事都是眞的嗎？」

「都是眞的。」

「什麼?是眞的?」

「我爹說，一點兒都不假，其實魯成貴就是南坤少爺的舅舅。」

「四喜子!」潘長清非常驚訝地問：「妳沒有弄錯嗎?他既是南坤的舅舅，怎會逮去南坤反過來向許大爺勒索呢?」

「唉!」四喜子嘆了一口氣。「聽我爹說，許大爺當年作了一件很不對的事，許大娘生了一個殘廢女兒，許大爺一生氣，認爲丟盡了他的面子，就將她們母女倆趕了出去。」

「可是……?」

「你聽我說呀!當時許大娘又無顏面回娘家，聽說她的弟弟在關外混得不錯，就去投奔她的弟弟，沒想到她的弟弟竟是翳匪。」

潘長清問：「後來許大娘就一直在關外安身麼?」

「是呀!這位舅爺對姊姊和外甥女倒是照顧得不錯，但是，却一直在懷恨他的姊夫，後來許大爺鑄造假大洋，他們不知道怎麼搭上了綫。」

「許大爺難道一直不知道魯成貴是他的舅爺?」

「爹說，許大爺先前一直不知道，因爲魯成貴從小就在外流蕩，他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位舅爺，最近，魯成貴方把關係挑明了。」

「那麼，許大爺過去作黑貨買賣，又是跟那些人在一起呢?」

「爹說，作那種買賣的人都很神秘，許大爺根本就不知道對方是誰。不過他現在有點恍然大悟，說不定也是魯成貴。」

「我也是這麼猜想，魯成貴是存心拖許大爺下水，存心來報復的。」

「爹也是這麼說，而且魯成貴也把話講明了，他要把許大爺最後一滴油水榨乾要福華錢莊倒閉，要許大爺身敗名裂。」

「許大娘怎會讓他這樣作呢?」

「爹說，許大娘也許不知道這件事，她一直都住在關外呀!」

「可是，我曾經見過南坤少爺的妹妹呀!」

「在那裏見到的?」

「在楓紅山莊。」

「那怎麼可能呢?」

「四喜子!這是我親眼看見的，絕不會錯，一個雙腿殘廢，杖着雙拐的少女，跟那個穿紅衣服，自稱楓樹之神的人在一起，就在山頂上，她還跟我說過話哩!」

「潘少爺!據我所知，山莊裏並沒有這樣一個少女呀!」

「四喜子!妳爹和妳所了解的情況恐怕跟眞實的情況還有一段距離，內中情由還不止如此單純，只怕還大有文章哩……對了!妳剛才說，辛八如今在另外一個地方，他在那兒呀?」

「他在監視一座茅屋。」

「一座茅屋?幹什麼呀?」

四喜子道：「南坤少爺就被囚禁在那座茅屋裏。」

潘長清精神突地一振，疾聲問道：「那座茅屋在什麼地方?」

「我本來就是要帶你去的呀!你問東，問西的，我差點忘掉了。」

「走!」潘長清拉起四喜子的手。「快!」

說到快，四喜子是能手，她登山徑，走小道，成了習慣，快得連潘長清都差一點趕不上。

因爲走得太快，潘長清幾乎已不辨方向，他只知道已逐漸遠離河岸。

終於，速度慢了下來，四喜子抬手一指：「吶!就在那邊。」

在漆黑的夜色裏，潘長清看到了那座茅屋，沒有人聲，也沒有燈光，在這深更半夜，益增幾分陰森恐怖的氣氛。

他輕輕問：「辛八呢?」

四喜子並沒有回答他的話，却在模仿一種叫聲，像夜貓子，又不像，也許這就是她與辛八連絡的信號，叫聲有規律，一長、兩短。

於是，和聲來了。接着，一個人影竄到跟前，正是辛八。

「情況怎麼樣?」四喜子很老練地問道。

辛八道：「一直沒有動靜，潘少爺見着了嗎?……」

「這不是嗎?」四喜子回身一指潘長清。「現在你該相信我的話了吧!」

「辛八!」潘長清也沒有時間去解釋什麼，情急地問：「你來了多久啦?」

「有一個多鐘頭了。」

「發現什麼沒有?」

「沒有任何發現。」

潘長清又轉過頭來問四喜子：「妳怎麼知道南坤少爺囚在這裏呢?」

「聽我爹說的。」

「妳爹又是怎麼知道的呢?」

「這……我就不知道了。」

「四喜子!妳可知道這座茅屋原先是什麼人住在這兒的嗎?」

「以前是一座工寮，許久都沒有人住了。」

「四喜子!把槍給我。」

「幹嗎?難道我用得不够格嗎?」

「給我。」潘長清以命令的口氣說。

四喜子只得將短槍交給了潘長清。

潘長清開始下達命令：「辛八!你去搜索那間茅屋，我掩護你。」

辛八對潘長清一向是唯命是從，立刻就要展開搜查行動。

四喜子却攔阻了他，道：「辛八，讓我去。」

「四喜子!」潘長清試圖阻止。

「潘少爺!」四喜子却說出了一番大道理。「你聽我說，我是個女孩兒，如果茅屋有人，他們也不會把我看在眼裏。」

「萬一……?」

「放心好了，不會有事的。」四喜子說完後，就大踏步向那座茅屋行去。

潘長清佝僂着身子跟在她身後十步左右。

四喜子逐漸接近茅屋，完全沒有任何反應。終於，她走進了茅屋。

在這一瞬間，潘長清竟然開始緊張起來。辛八來到他身邊，悄聲問道：「潘少爺!你絕對相信四喜子所說的話嗎?」

「辛八!你不是已經相信她了嗎?」

「她有一種教人信服的力量，」辛八有些迷惑地輕搖着頭。「可是，當她不在

面前時，我又會想，我可能已經上了她的當了。」

「辛八!暫時不要下結論，事實會告訴我們到底是怎麼回事。」

四喜子很快又在他們的視綫中出現了，她飛快地跑過來，焦急地說：「糟!茅屋裏頭一個人也沒有。」

如果說，這是四喜子對敵情判斷錯誤，也可以;但也可以說她是故意將潘長清和辛八吸引到這裏來，使另一個地方某一個活動順利進行、到底是怎麼回事，在這一瞬間，的確很難作一個判斷。

「四喜子!」辛八開口了。「這裏任何動靜都沒有，我早就發現，這是一個騙局。」

「騙局?」四喜子用力重覆這兩個字。「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妳明白，」辛八愈說愈露骨了。「四喜子!妳這樣作到底是受了誰的指使?」

「潘少爺!」四喜子有些承受不了辛八的質問，轉頭向潘長清求救。「你怎麼一句話也不說呀?我怎麼會騙你呢?」

潘長清所表現的冷靜委實超過了尋常的程度，現在他還是沒有開口。

「四喜子!」辛八未見潘長清制止他，聲色更厲：「妳不用再來這一套了，說吧!將我們引到此處，目的究竟何在?」

潘長清這時才緩緩開了口：「四喜子!妳爲什麼要這樣作?」

「什麼?潘少爺，你也認爲是我在騙你們?」

「四喜子!事實是最好的明證，這裏沒有人，而且這兒也根本不是藏人的理想場所。四喜子!妳的確是在說謊。」

「沒有，」四喜子激動地嚷了起來：「我沒有說謊，這裏是我爹說的，要不是我爹說南坤少爺可能藏在這裏，我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地方。潘少爺!你不相信我是小事，但是會影響你對整個情況的判斷。眞的，我絕沒有存心騙你們。」

「那麼，一定是妳爹在騙我們;當然，也一定是有人教唆他這樣作。」

「不，我爹一直很關心南坤少爺，他老人家很想幫你的忙。你也知道，我爹對潘老先生崇敬得很，他絕不可能騙人。」

「四喜子!」潘長清冷冷地說：「事實妳必須接受，這裏沒有人，而且也不曾有過任何跡象;這裏也不是藏匿南坤少爺的理想場所。」

「爹!」四喜子掩面哭了起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潘長清也無法找出肯定的答案;而他又必須很快地將正確答案找出來。

他向辛八低語了一句，然後飛快地竄進了那座茅屋。他希望憑藉自己的眼光和經驗來找出正確的答案。

茅屋中沒有任何傢俱，沒有任何擺設，只有一排用竹子搭架的通舖，這裏過去的確是一個工寮。然而這裏絕不適宜藏人，因爲裏面是一眼見底，根本就沒有可以藏匿人的地方。

四喜子爲什麼要說謊?如果她沒有說謊，那麼，張二爺爲什麼要說謊?

潘長清一面想着這個問題，一面退出了茅屋。

四喜子還在哭泣，似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潘長清走過去安慰她：「四喜子!別哭啦!妳爹在那兒呢?」

「在家裏呀!」

這是不近情理的，他對潘星五老先生很崇敬，所以，願意助潘長清一臂之力，而他本人並不出動，却讓他的女兒出來冒風險，這說得過去嗎?

潘長清道：「四喜子!這兒離你們家有多遠呀?」

「來回要兩個鐘頭。」

那麼，再去質問張二爺在時間上巳經不許可了。潘長清心裏想：如果張二爺派他的女兒來騙人，目的只有一個——絆住自己，使另一個人順利地進行他的計劃。

那個人是誰呢?

「四喜子!平時津貼你們的是許大爺，對嗎?」

「是的。」

「那麼，你們父女倆應該對許大爺忠心耿耿，是不是?」

「當然啦!」

「四喜子!妳在說謊!」

「說謊!」四喜子猛烈地搖着頭。「沒有呀!」

「你們既是對許大爺忠心耿耿，發現南坤少爺在這裏爲什麼不立刻告訴他?」

四喜子楞了，兩眼瞪得很大，她的目光比天上的星星還要亮。

辛八插嘴了：「潘少爺!給她苦頭吃，看她說不說實話!」

「寃枉呀!」四喜子嚷了起來。「因爲這兩天許大爺不准我們找他，所以有了南坤少爺的消息也無法向他報告。」

「四喜子!」潘長清的語氣好嚴厲了：「本來我還不認爲妳在說謊，現在我可以肯定了，因爲妳在編理由搪塞，如果你不說謊，又何必搪塞?有了南坤少爺的下落，那是天般大的消息，一定要通知許大爺。四喜子!老老實實說，你們父女倆到底在爲誰辦事?」

「潘少爺!這是沒有的事……」

「辛八!」潘長清低吼着：「看着她，別讓她跑了，我去去就來。」

四喜子連忙問道：「潘少爺!你上那兒去?」

「我找妳爹去。」

四喜子不言語了，她一定希望潘長清眞去找她爹，那樣就會消耗兩個鐘頭的時間。

潘長清當然不會去找張二爺，他只是作了一個試驗;試驗的結果，已確定四喜子的目的是要纏住他。

現在，他要趕到渡口去。那裏一定很熱鬧;潘長清也想去湊湊熱鬧。

渡口處並不熱鬧，這裏是有人，但是並不多，只有兩個人，而且其中還沒有許大爺。一個是許大爺帶來的車夫，另一個就是那自稱楓樹之神的紅衣怪物。潘長清打從心眼裏如此稱呼他。

至於魯成貴帶來的那一隊人馬，已經走得無踪無影了。許大爺帶來的錢呢?那應該還在車上，不然，車夫還待在這兒幹什麼?

（下期續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制服老嫗，點了她三處穴道，但丐幫弟子神出、鬼沒也中了篷車中綠衣少女的暗器，楚小楓以殺老嫗爲要脅，迫使綠衣少女解去神出、鬼沒所中暗器，而楚小楓也放回了老嫗，那綠衣少女向小楓叫陣，說她是景二公子的同門師妹，也是他的未婚妻，她要爲景二公子報仇，兩人比拚結果，綠衣少女輸了一招，但她聲稱今天輸了，明天再來，若不殺楚小楓，她實無法回去向師父交待，如一直未能如願，則她當爲景二公子盡節，楚小楓約她明日再鬥，她說曾傷殺數名丐幫弟子，要楚小楓爲她傳言——

心存師門恨　肩負江湖責

楚小楓道：「給他們說些什麼?」

綠衣少女道：「別讓他們找我報仇，由現在開始，我也不找他們麻煩了，明天，中午時分，你在此地等我……」

楚小楓接道：「等你?」

綠衣少女點頭道：「對！我會派馬車來接你。」

楚小楓道：「只有在下一個人來麼?」

綠衣少女道：「不！你可以帶一個人來，你最信得過的朋友！」

楚小楓道：「哦！」

綠衣少女道：「你知道爲什麼嗎?」

楚小楓道：「不知道。」

綠衣少女道：「明天一戰，我們之間，必有一人死亡，你如死於我的劍下，你的朋友，也好爲你收屍。」

楚小楓點點頭。

綠衣少女接道：「我會準備一口上好的棺材，不論我們兩個人誰死了，都可以裝入棺材中。」

楚小楓道：「埋了。」

綠衣少女道：「不用，我死了，他們會把棺材運走，我要埋在萬花園中，和我未婚的丈夫埋骨一處，至於你，你可以先吩咐你的朋友，要他們爲你安排後事。」

這位姑娘，溫溫柔柔，但骨子裏，却充滿着節烈。

點點頭，楚小楓緩緩說道：「好！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了。」

綠衣少女盈盈一禮，道：「那麼，小妹先走一步了。」

轉過身子，緩步而去。

望着那綠衣少女的背影，楚小楓吐出了一口悶在胸中的長氣。

鬼沒王平，快步行了過來，低聲道：「楚兄，你明天眞的要來。」

楚小楓點點頭，道：「來！我對她估計錯了。」

王平但聞輪聲轆轆，那綠衣少女已修好篷車，登車而去。

王平低聲道：「其實，對付敵人，也用不着太守信用。」

楚小楓搖搖頭，道：「王兄，這個不行，這位姑娘，看上去雖然是很純潔，但她所受到的教育，却是充滿着執着和冷厲，而且，她本身的成就，和那等無聲無息的暗器，使她有着可怕的殺戮能力，我如不按時赴約，很可能引起她大肆殺戮的念頭。」

王平道：「楚兄，在下的意思是，咱們不妨有一些安排和準備，丐幫目下雲集在襄陽府的實力很強大，我們有很多位長老在此，楚公子何不和敝幫的陳長老商量一下，我們設下埋伏……」

楚小楓道：「辦法也不好，就小弟的觀察，我發覺這位姑娘雖然固執，但她還重視倫理和是非觀念，如若能在道理上折服她，比在武功上勝了她，還有用處。」

王平點點頭。

顯然，他已經被楚小楓所說服。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明天，我準備和你一起來赴約。」

周橫道：「在下呢?」

楚小楓道：「那位姑娘說的很明白，只許我們兩個人去。」

周橫道：「唉！事實上，這丫頭，也很厲害，她表面上看去一片純潔，但骨子裏，却是極善算計，她約你明日在此等候，派車前來接你，似乎是禮貌很週到，事實上，她本來，已在咱們的監視之下，完全處在被動之中，如今，她一下子，扳回了主動。」

楚小楓點點頭。

周橫道：「楚兄君子行動，爲人十分正大，就算不肯動害人之心，但却不能不有防人之心。」

楚小楓道：「防什麼?」

周橫道：「防她在篷車中，安排了什麼鬼計。」

楚小楓道：「這倒也是。」

語聲一頓，接道：「周兄，王兄，兄弟有一個不情之求，希望兩位能夠答允。」

王平道：「楚兄吩咐吧！」

楚小楓道：「適才發生的事情，咱們回到襄陽之後，兩位不妨都推到在下的身上，由我來出面應付他們的盤詢。」

王平道：「楚兄意思是不讓我們說了。」

楚小楓道：「對！叫他們問我。」

王平道：「別人我們可以不說，但如陳長老問起來時……」

楚小楓道：「那就乾脆說明，就說，我不希望你們說明內情，要問，問我就是。」

王平輕輕吁一口氣，道：「好！我們答應就是。」

楚小楓點點頭，道：「我知道丐幫的規矩很大，不過，有些事，你們不便和貴上爭論，由在下口中說出來，也許可以說明道理。」

王平道：「好！咱們答應了。」

三個人匆匆又趕回襄陽城中的大宅院。

楚小楓一路早就盤算好了說詞，準備先和白梅商量一下，然後，再由綠荷，黃梅，紅牡丹的口中，探聽一下那位綠衣姑娘，最後再去見陳長青。

但事情却出了他意料之外，一進門，白梅和陳長青早已在等着他。

這說明了，丐幫和白梅，都十分關心他。

但這影響了楚小楓，使他早打算好腹案，完全推翻。

陳長青笑一笑，道：「楚少俠，貴掌門和丐幫主都在候駕，請入廳中吧！」

大廳中坐着黃老幫主和董川。

黃幫主很客氣，站起身子，拱拱手，道：「請坐。」

周橫，王平沒有跟進來，廳中五個人，是黃幫主，董川，白梅，陳長青再加上楚小楓。

其實，方桌四週，也只擺了五張椅子，顯然，這是早就安排好了。

兩個丐幫弟子，獻上香茶後悄然退出，順手還帶上了廳門。

黃老幫主喝了一口茶，笑一笑，道：「楚少俠，你見過那位姑娘了。」

楚小楓點點頭，道：「是！見過了。」

黃老幫主道：「十一個丐幫弟子，死在了一種無法查證的暗襲之下……」

楚小楓接道：「這一點，晚進已經查出來了，那是一種天生的青草，中人後就暈了過去，貴幫中周，王兩位都曾傷在那毒刺之下。」

黃老幫主道：「唉！想不到，世上眞的有這種青草。」言下之意，似是早已知曉此事。

楚小楓道：「老幫主，那位姑娘和萬花園是屬於同一個組合。」

黃老幫主點點頭，道：「楚公子，他還和你說些什麼?」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咱們火燒萬花園，引爆埋在地下的桐油，火藥，那一舉間，不知道毀去了多少人。」

黃老幫主道：「手段是辣了一些，不過，不如此，實在也無法毀去萬花園。」

楚小楓道：「那位姑娘這次，找到了襄陽來，就是爲了要報仇。」

黃老幫主道：「報仇，給什麼人報仇，整座萬花園中所有的人……」

楚小楓接道：「她不是派出來的殺手，如若她是那組合中派出來對付我們的人，不會是她一個，也不會這樣明目張膽的行動。」

黃幫主道：「那她是……」

楚小楓接道：「一種私人仇恨的報復，她要替師兄，也是她未來的丈夫報仇。」

黃幫主道：「那人是……」

楚小楓道：「景二公子。」

陳長青道：「你們談到過這件事了。」

楚小楓道：「是！談過了。」

陳長青道：「怎麼樣一個結果。」

楚小楓道：「我承認了殺死景二公子的事，我們動過一次手，但却沒有分出明顯的勝負，所以，我們約好了明天，還有一場激烈的搏殺。」

陳長青道：「楚公子，這件事，丐幫不能坐視，明天，我們派幾個人和你一起去。」

楚小楓搖頭道：「不用了，她約我的是單打獨鬥……」

董川接道：「小楓，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至少我們不能坐視，說仇恨，我們也應該找她，明天，我跟你去。」

楚小楓道：「掌門師兄，明天，我可以帶一個人去，那個人應該是丐幫的人。」

陳長青道：「只帶一個人?」

楚小楓道：「是！只帶一個人，那個人，我已經選好了，只求幫主答應就是。」

陳長青道：「那個人是誰?」

楚小楓道：「王平。」

陳長青道：「鬼沒王平。」

楚小楓道：「是他。」

陳長青道：「楚公子，就我們的瞭解，他

們是一個龐大的組合，而且，一向行事不擇手段，如若他們設下了埋伏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所以，老叫化子主張，咱們也要計劃一下，多安排一點人手去。」

楚小楓道：「不行，陳前輩，我答應了單獨赴約的，不希望破壞了這個約定。」

陳長青道：「這個……這個……」

黃老幫主接道：「長青，這件事，你不用費心了。」

陳長青一欠身，道：「長青遵命。」

黃幫主點點頭，道：「好！楚公子，你帶王平去，而且，我還答應你，全權處置這件事，她雖然殺了十幾個丐幫弟子，但我們也毀了他們不少人，這些事，丐幫都可以不追究。」

楚小楓道：「多謝老幫主。」

目光轉注到董川的身上，接道：「掌門師兄，小弟求師兄，成全小弟答應過的約言。」

董川歎息一聲，道：「你本來可以不受門規約束，師父在死去之前，答應了你，不過，小楓，你如何應付這件事，我可以不問，但不能代表無極門答應人家什麼條件。」

楚小楓道：「這一點小弟自有分寸，不勞掌門師兄吩咐。」

董川道：「好！那你去吧！不過，小楓，你要小心一些。」

楚小楓道：「多謝師兄關心。」

董川道：「小楓，恩師遺命，你可以不受無極門的門規約束，所以，我也不囑咐你什麼了，只是我這個作師兄的，對你有份期望，不知道我當不當說？」

楚小楓急急站起身子，一揖到地，道：「掌門師兄言重了，小弟不敢，有什麼話，敬請吩咐？」

董川道：「沒有門規束縛你，但君子自重，自己必須愛惜羽毛，不管如何，你總是出身無極門中人。」

楚小楓道：「師弟記下了，我一定會時時刻刻記着師兄的教訓，至少，每件事，都要求得自己心安。」

董川很滿意，笑一笑，道：「七師弟，我知你是出身於詩書之家的人，練了一身好武功，也讀了一肚子的書，這些話，也許不用我多說……」

楚小楓接道：「師兄，教訓的是句句金玉良言。」

坐在上位的黃幫主，突然輕輕咳了一聲，道：「董掌門，老叫化也有幾句話，想講在董掌門的當面。」

董川也站了起來，一躬身，道：「老幫主，何用如此客氣，請說，晚輩洗耳恭聽。」

黃老幫主道：「董掌門，可知道令師爲什麼在氣絕之前，把楚小楓擯出無極門麼？」

董川道：「這個……這個……晚輩愚昧，不太清楚。」

黃老幫主道：「那是因爲，令師有識人之明。」

顯然是言未盡意，但黃幫主却突然停下來不說了。

董川道：「還請老幫主明示。」

黃老幫主道：「非常人，爲非常事，有時候，難免要施用手段，太過刻板的規戒束縛，只怕對他有害無益。」

董川道：「哦！」

黃老幫主道：「所以，老叫化子覺着，有些事，必須要授權給他使他能夠自作主張。」

董川又點點頭，道：「是。」

黃老幫主道：「目下武林正面臨一場空前的浩刼，這次的大變，和以往不同，很多人被殺了，咱們還不知道敵人是誰，如若還要以堂堂正正的身份，去對付這些非常之事，只怕很難有運用之妙機會，老叫化這個意思，董掌門是否明白呢？」

董川道：「晚輩有點明白。」

有點明白，那是還不太清楚。

這董川爲人方正，對黃幫主的話，頗有些不以爲然之感。

黃幫主是何等經驗豐富之人，如何會看不出董川心中之疑。笑一笑，道：「董掌門，就拿你們無極門被人偷襲一事說明，如若咱們不用些心機，能夠查出來兇手是誰麼？」

董川呆了一呆，答不上話。

黃幫主道：「再說楚小楓吧！如若不給他一點自主的隨機應變，你認爲有幾成的活命機會？」

董川又楞住了。

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對一個專放冷箭，施用暗襲，無法和他堂堂正正的交手。

眼看董川已無法應付，白梅接了口，道：「老幫主的話，誠然有春雷驚夢之效，不過，小楓究竟是全無江湖閱歷的人，他表現了過人的機智，也辦了幾件常人很感棘手的事，但却有幾分僥倖的成份在內。不足爲訓，一個人，總不能永遠是鴻運高照。」

黃幫主笑道：「白老弟，你認爲那是僥倖麼？但老叫化子，却覺着應該是屬於才智，一種天賦應急才智，不是任何人能夠學到。」

白梅怔住了，他知道黃幫主很賞識楚小楓，但却未想到竟然如此看重他。

不但是白梅感到意外，連陳長青和董川，也有些意外之感。

輕輕吁一口氣，白梅緩緩說道：「老幫主，他還是個孩子啊！可別把他寵壞了。」

黃幫主笑一笑，道：「老叫化冷眼旁觀了二十年，終於見到了這場江湖大刼的火頭。」

目光轉注到楚小楓的身子，接道：「老叫化子，也見到了這個年輕人，一個江湖道義生存寄望的年輕人……」

這幾句話太重了，聽得楚小楓出了一身冷汗，急急站起身子，道：「老幫主，晚輩實在不敢當。」

黃幫主笑一笑，道：「孩子，你坐下，咱們好好的說。」

語聲一頓，接着道：「拐仙黃侗，你見過吧？」

楚小楓道：「晚輩見過。」

白梅道：「怎麼？老幫主認識他？」

黃幫主道：「他是我一位堂弟，有一些恃才傲物，一心想人力回天，胸懷絕才，但却偏愛賣弄，雖然晚年有點後悔了，但爲時已晚，江湖上人，却不太諒解他。」

楚小楓道：「他和我說了很多，只可惜他已經……」

黃幫主搖搖手，阻止楚小楓再說下去，歎息一聲，道：「他這一生中，生活的很苦，他想的太多，他想與人爭，想與命鬥，他把自己委屈在那些山岩樹身上就是便於多用心思，他精研奇門，窮究數術，希望能找出些什麼？」

白梅接道：「他找出了什麼沒有？」

黃幫主道：「沒有，我勸過他，他收斂一些，他拒絕了我！而且，他怕拖累了我的盛名，從來不提有我這麼一位堂兄……」

目光轉到楚小楓的身上，接道：「小楓，你知道麼？我們沒有見過，我已經對你有了一些先入爲主的觀念，這是他的推荐，他告訴我，能夠挽救這一代武林大刼的人，是你……」

白梅接口說道：「老幫主，你相信這句話麼？」

黃幫主道：「相信，他告訴我的事，從來沒有錯過，他要我相信他，他已對楚小楓傾囊相授，並且，要我以在武林中的威望，和丐幫的力量支持他。」

白梅道：「哦！」

陳長青回顧了楚小楓一眼，目光轉注黃幫主的身上，道：「幫主，只要你老人家吩咐一句，丐幫上下無不遵從。」

黃幫主道：「長青！這些事還不可宣諸江湖，目下還不是時機，何況，咱們對楚少俠的任何幫助，都是爲了丐幫，事實上，他是在幫助我們，幫助整個的武林同道。」

事情越說越嚴重，題目也越說越大，董川似乎是已經無法插口了。

還是楚小楓接了口，道：「老幫主，那個組合，欠了我們無極門一筆血債，必須討回的血債，敝掌門和晚輩，都在全力以赴，準備討回這筆血債。」

黃幫主道：「事實上，無極門的受害，只不過爲江湖大變揭開了一個序幕，你們毀去萬花園，不但替無極門報了一點仇，也阻止了一場即將爆發的一場大規模的暗殺……」

白梅接道：「這個老幫主怎麼知道呢？」

黃幫主道：「黃侗和我說過，也留給了幾個頗含玄機的錦囊，那一場翻天覆地的大爆之後，我拆閱他留下的錦囊之一，那上面說了不少的事，核對之下，竟然有不少地方相當符合，這是不是有一些奇怪呢？」

白梅道：「河圖洛書，五行數術，本是一門深奧道理，自然不可以等閑視之。」

黃幫主歎息一聲，道：「老實說，本來，我對黃侗那些偏旁之學，不太相信，但經過幾次效驗之後，我似乎是也有些不能不信了。」

白梅道：「所以，現在，你相信了。」

黃老幫主道：「現在，倒是有些不能不信了。」

白梅道：「老幫主的意思，可是要小楓承擔什麼？」

黃幫主道：「對！所以，老叫化子建議，你們都放開手，要他自行作主。」

白梅道：「老幫主呢？」

黃幫主道：「我更不會干涉他，我會動員丐幫中一切力量，去接應他。」

白梅低聲道：「老幫主，你想到沒有，他年紀輕，缺乏一個穩字，處置事情，只怕會失之輕率……」

黃幫主道：「哦！」

眼看黃幫主沒有回答的意思，白梅仍然忍不住說道：「老幫主，失之輕率，也許不算大錯，但我怕他處置偏邪。」

黃幫主道：「白老弟，那本來是一個偏邪的組合，如若咱們正道手法對付，只怕也難收到什麼效果。」

白梅語塞了，他想不到，這位武林中第一個位高望重的人，竟然是如此看重楚小楓，竟把江湖大事寄於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孩子身上。

沉吟了片刻，白梅道：「好！就這麼決定了。」

楚小楓道：「老爺子……」

白梅道：「你不用擔心，你師娘那邊，有我去說。」

黃幫主道：「好！董掌門，是否給老叫化的面子呢？」

這是給董川面子，董川急急說道：「老幫主的吩咐，董川怎敢反對。」

黃老幫主對這個答覆似乎是很滿意，笑一笑，道：「很好，咱們就這麼說定了，我已經傳出了竹符令，再調來一批丐幫精銳，而且，老叫化子也約好了排教中幾位高手，我要和他們見個面，說說雙方面合作的事。」

目光轉注到董川的身上，接道：「掌門人，我看最好你參與這一場會談。」

董川急急說道：「老幫主，我董川這個身份，怎麼能够參與會談，我看不用了……」

黃幫主搖搖頭，道：「孩子，不可妄自菲薄，你是無極門的掌門人，和任何的掌門身份，都是一樣。」

董川有一點受寵若驚，也有些感覺到肩負沉重，神情嚴肅的說道：「老幫主，我……」

黃幫主搖搖手，阻止董川再接下去，道：「不用再謙辭了，就這樣決定了。」

董川恭聲道：「是！前輩吩咐，晚輩一切從命。」

黃幫主目光轉注到楚小楓的身上，道：「小楓，你去吧！由現在開始，周橫，王平，都投入你手下聽命，我會交待他們，暫時讓他們離開丐幫。」

楚小楓道：「這個，晚輩覺着，似乎用不着。」

黃幫主笑道：「事實上，他們也很願意，暫時擺脫一下丐幫重重的規戒約束，這兩個人，一向還自視甚高，但我問過他們，他們似乎是對你也很服氣，所以，交給你，也不怕他們佻皮。」

楚小楓道：「老幫主……」

黃幫主接道：「咱們就這麼決定了，你去休息一下吧！明天，你要帶什麼人去，你們自己決定。」

楚小楓應了一聲，起身告退。

望着楚小楓消失的背影黃幫主輕吁一口氣，道：「白老弟，是不是覺着我今日處置事情，太過決斷了一些。」

白梅道：「像你老前輩這樣的身份，處置這樣的事，自然是用不着和人商量了。」

黃幫主苦笑一下，道：「董掌門，白老弟，有幾句話，我想先跟諸位說個明白。」

董川道：「晚輩洗耳恭聽！」

黃幫主道：「我雖然主張楚小楓去涉險，但我却實在沒有把握能保證他平安無事，這一點，兩位必須先要有個心理的準備。」

董川道：「老幫主，難道，這一次，眞的只讓他帶一個人去麼？」

黃幫主道：「眞的，全權給他，要他放手應付，不管他怎麼作？咱們都不出手。」

董川道：「老幫主，我們無極門是不是要派個人去？」

黃幫主道：「我看是用不着了，一則，對方不准他帶人去，二則，貴門派了一個人，反使他束手縛脚的不能放手施展。」

董川道：「至少，在陷入敵人佈置圈套中時，也多個幫手。」

黃幫主道：「董川，那對他不但沒有幫助，可能會拖累了他……」

語聲一頓，接道：「你要明白，楚小楓面對的是一個奸狡的狐，除了一種急智可以應變之外，咱們完全不宜插手，董掌門，老叫化子所說的應變手段，包括了機智，詐術，甚至於欺騙。」

董川道：「這個，不太好吧！」

黃幫主道：「貴門遇襲的事，又豈是君子行徑。」

董川爲之語塞。

黃幫主道：「我相信他可以應付，不管是他的武功，或是才智，咱們要是硬插一脚，那就大煞風景了。」

白梅心中一動，道：「老幫主，那位姑娘的才貌如何？」

黃幫主道：「四個字，國色天香。」

白梅道：「幫主，楚小楓對這些事，只怕處置不妙。」

黃幫主道：「那丫頭，初入江湖，我聽他們說是一個很固執的人，如何應付，只怕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萬一處置不好，豈不是誤了大

事？」

白梅道：「我就是担心這件事，萬一處置不好，豈不是誤了大事？」

黃帮主道：「白老弟，你有什麼高明的辦法，咱們不妨借箸代籌，再轉告小楓就是。」

白梅沉吟了一陣，道：「咱們沒有見過她，更不知她身世，性情，如何應付，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

黃帮主道：「楚小楓和她訂下了約會，好像是早已經胸有成竹。」

白梅苦笑一下，道：「老帮主，不管小楓他讀過了多少的書，但他究竟是一個全無經驗的孩子，如若處置失當，豈不是弄巧成拙。」

黃帮主道：「白老弟，對方也是一個孩子，他們年齡相若，對事情的看法，和咱們有很多的不同，咱們太老邁了，處事，對人，都已經沒有了那股銳氣，沒有了那股決斷，我很欣賞他處置綠荷，黃梅，紅牡丹的辦法，所以，我覺着他處事能力很強。」

白梅又沉吟了一陣，道：「也許是老帮主說的對。」

話到此處，似乎是已經無法再談下去。白梅和董川只好起身告辭。

陳長青送走了兩人，回頭一躬身，道：「帮主，咱們要不要派出人手，佈置一下。」

黃帮主搖搖頭，道：「不用了。」

陳長青道：「萬一楚小楓應付不了，接應無人，豈不是要一敗塗地。」

黃帮主道：「如是楚小楓應付不了，咱們派去的人，也帮不上忙，長青，你知道麼？這是一場豪賭，我心中也沒有楚小楓必勝的把握，如是不幸敗了，整個的江湖形勢，立刻會引起大變，這一屆春秋筆出現之日，很可能就是江湖上刦變開始，咱們既無法掌握主動，那就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陳長青道：「老帮主，如是楚小楓勝了，是否就能挽救這一次大刦呢？」

黃帮主搖搖頭，道：「也不能，只不過我們會爭取到一些主動……」語聲一頓，接道：「長青，這些年來，我總覺着江湖上要有一場大變，但却一直瞧不出端倪，無極門慘案震動了江湖，但仍然沒有什麼頭緒可尋，直到萬花園被發現之後，算是有了綫索，但他們竟然寧爲玉碎，長青，你見過江湖慘事不少，但像這樣激烈處事手段，你可曾見過？」

陳長青搖搖頭，道：「沒有。」

黃帮主道：「我也沒有見過，江湖上前未曾有。……」

臉上泛現出一種悲天憫人的神情，緩緩接口道：「去安排一下，今夜三更，我去排教拜訪。」

陳長青問道：「老帮主準備在那裏會見他們？」

黃帮主道：「湘江船上。」

陳長青道：「登舟拜訪。」

黃帮主點點頭，道：「對！」

陳長青道：「這個，這個……」

黃帮主接道：「長青，這些虛名，身份，不用顧忌。」

陳長青一躬身，道：「弟子遵命。」

轉身向外行去。

黃帮主輕輕咳了一聲，道：「長青。」

陳長青急回身道：「老帮主還有吩咐？」

黃帮主道：「任奇到了沒有？」

陳長青道：「到了。」

黃帮主道：「只告訴任奇一個人，今夜，我只帶你們兩個人去，不要驚動別人，你自己去一趟，通知排教教主。」

陳長青意識到了這是一場很機密的會晤，點點頭，道：「弟子明白了。」

× × ×

二更時分，浮雲掩月，黃帮主帶着陳長青，任奇到了湘江岸畔。

點點漁火，點綴了湘江之夜。

陳長青舉手輕輕互擊三掌。

一艘輕舟，突然間衝了過來，衝近江岸。

一個全身勁裝的漢子，忽然間飛躍登岸，一抱拳，道：「排教總壇藍翎香主，八步凌波胡天瀾，恭迎丐帮帮主。」

黃帮主揮揮手，道：「怎麼，貴帮主已經到了。」

胡天瀾道：「是的，貴帮通知敝教後，我們立刻發出信號，敝教主乘萬里飛舟趕來。」

黃帮主道：「那眞是有勞了。」

胡天瀾道：「請帮主登舟。」

黃帮主點點頭，舉步一跨，登上輕舟。

武林軼事

旱地採水青

小雲

一般拳師都知道有所謂橋手，即是說，一雙手的前臂特別堅硬，把它伸出，有如一條橋，這個名稱相當貼切，事實上前臂不够硬朗的一雙手跟高手過招，兩手相交，便卽發生痛楚，那是無法戰勝的，故此，南派拳師特別重視橋手，認爲橋手够堅實的一個大師傅，就算跟苦練鐵砂掌的江湖好漢交手，也不吃虧，原因是他可以避過對方打來的鐵砂掌，撞擊對方前臂，使他發生劇痛，手臂任何一處發生痛楚，劈掌就減少殺傷力了，那時，就算對方練過鐵砂掌，堅如鋼鐵，能够一掌斬斷一株松樹也沒有用，故此，橋手是南派拳師特別重視的一種武功，鐵橋三之所以受人尊敬，認爲他是非常有勁的一個大師傅，就因爲他的鐵橋手，無人能及。事實上鐵橋三不止是一雙手堅實如橋，就算他的腰馬功夫，也是非常罕見的，如果他把整個身體拉平，俯伏在地，那條腰眞的像石橋那麼堅實。

有一次，鐵橋三在廣州的一間大祠堂表演舞獅採青的絕技，因爲對方震於他的武功，故此把一條長竹由祠堂石台伸出去，上面掛着紅紙包和十兩黃金，另加青青綠綠的樹葉，請他採青，鐵橋三就在那一次顯出絕大的威風，叫人佩服不已。

原來各種採青當中有分別的，有些人舞獅到五六丈高之處採高青，亦有人在水面採青，此外，還有低青，距離地面三尺，如果在平地舞獅，把獅頭俯下一點，隨時可以把它摘取，那是不足爲奇的，三五尺那麼高的地方，伸手卽可摘取，故此，這一類採青必然在水面懸掛，由於獅子無法踏水，一定要在岸上伸到水面把它採摘，那就困難得多，要是有人在大祠堂的石台把這樣一種長竹竿，加上黃金紅包等物伸出外邊，離地三尺，叫做「旱地水青」，那是另外一種格局，表示舞獅的人不能站在地面把它摘取，雖是平地，仍要看做河面，或者海面，不能用脚踏它。

這種採青當然是很困難的，難就難在舞獅之人，就算把一雙手伸到直，用一雙脚勾住石台，充其量只能拉長幾尺，仍然沒法攀到那枝竹竿盡頭的，因爲竹竿的長度有十三尺，絕非任何一個人的身體可以伸到這樣長。

那時萬目睽睽，各人都認爲無法採青，所有各武館的師傅都走開，單是鐵橋三例外，他跟梁鐵仔以及肥牛三人密密計議之後，便卽三人合作採青。

原來鐵橋三另有一手絕招，他身懷兩把小刀，就在舞獅之際，靠着獅頭掩護，雙刀挿入石台裏面，那種石台本來是不容易用刀挿進的，不過鐵橋三有此本領，運內勁，刀鋒直到石內，挿入兩把刀之後，他就俯伏下來，雙手按住刀柄，把自己的身體向石台之外伸出去，他眞的不愧稱做鐵橋三，不止是雙手有如鐵橋，腰馬的功夫也非常有勁，整個伸到直，就可以人上加人，由梁鐵仔及肥牛二人在他身上舞獅，想靠這一招採青。

不過，兩人的手，長度有限，鐵橋三雖然身長五尺過外，再加上梁鐵仔的一雙手，只是八尺，無論如何尚差五尺，如何能够飛步採青呢？當然要另出奇謀了，鐵橋三發覺單靠他個人的腰勁承起兩人舞獅採青，仍然功虧一簣，立刻叫人把兩枝八卦棍帶來，讓他用胸腹壓住，於是兩條長棍，就伸到石台之外，他跟住把左右兩條腿纏緊長棍，於是更加紮實，每一條長棍的長度是一丈六尺，有三尺給鐵橋三壓在石台之上，飄出石台之外的仍有十三尺，剛剛可以跟懸掛黃金青包的長竹竿，那條長度相同，因此，負責舞獅的兩個人，便有機會取青了，但仍要他們兩人施展輕功。因爲踏完了鐵橋三的身體，再走過去，只有兩條八卦棍，每條八卦棍的粗度剛剛是一隻手掌心合攏那麼大細，僅容薄底鞋踏過，稍爲滑脚，就會跌下。再者，兩條棍並非釘死在石台之上，不過由鐵橋三用胸腹之勁壓住，僅此而已，如果在八卦棍上面走動的人太過粗心大意，使其中一條棍滑開，仍會失手的。那時就靠兩人合力，施展輕功，然後有辦法把那個旱地水青採回來。這次「旱地水青」大功告成，不但鐵橋三因此享譽，就算負責舞師頭的梁鐵仔也是因此得到同行讚賞的，因爲他一雙脚坐馬站在八卦棍上，兩隻手還要舞獅頭，把獅頭垂低，然後用口咬住那一束準備採青的紅包和採金，實在不容易。

三人憑着超越一切的武功採了這一個青，由梁家祠的石台退下，各人非常佩服，掌聲雷動。照理鐵橋三負責採青，得到絕大的榮耀，那是他個人的成就，與別人無關，並非賜盤可比。但因梁家祠裏面原有的拳師梁老大，一向自負，認爲這個旱地水青，他沒有勇氣採摘，鐵橋三却能够把它採下來，等於剃眼眉，事後遞紅帖要求鐵橋三賜教。

鐵橋三躲在深山苦練多年，他知道對方有勇氣懇求他賜教，必有陰謀在內，想把此事拋開，但却辦不到，只好答應下來，仍在梁氏祠堂的石台上面交手，但却在凌晨二時，那個時辰，所有屋宇都是烏燈黑火，人們也睡熟了，梁老大要揀這段時間較量，當然是別有用意。

表面上看來，似乎梁老大認爲自己沒有把握取勝，故此在宵深人靜，四望無人的一段時間交手，但在事實上並非那麼簡單，原來梁老大在沒有做教頭之前，有十多年是個夜行人，專靠晚上月黑風高入屋搵食，他練到一雙夜眼，就算暗如漆黑一團，毫無燈火，他仍可看得一清二楚，憑着這一招，他故意約鐵橋三在上弦月的一段時間到石台交手，並不讓別人知曉。到時鐵橋三依約抵達該處，互相較量，他憑着夜眼，便佔上風，不管對方的武藝如何高强，準會打輸。

他這方面是那麼想，但却不知道鐵橋三曾經從金鈎李鬍子學到另外一種脚法，在很窄的地方仍可躲閃，不管對方用那種脚法出擊，但有少許風聲，便知如何閃避，至於橋手，無人能及，故此，他就算用黑布纏住一雙眼，不會打輸，何況他絕非夜間不能見物呢？

那一次交手，彼此苦鬥了半個時辰，梁老大就給他一個佷鷄脚踢下石台，倒地打滾。這傢伙沒有受傷，就算鐵橋三忍力，他頗有自知之明，認爲此生再也無法跟鐵橋三作對了，在地上滾了一會，就此站起，向黑暗中飛奔而去，此後他就沒有再在羊城露臉。

鐵橋三把這一次石台夜間比武的事件深藏若谷，沒有在任何人臉前透露，不知如何，仍然有人知曉，那是十年之後的事了，有人問及鐵橋三，鐵橋三只是搖頭，認爲沒有此事。

鐵橋三不但武功精湛，他的涵養也是高人一等的，否則，他就不會安然活到垂暮之年，然後壽終正寢。

陳長青，任奇，緊隨身後。

三個人上船之後，輕舟立時箭一般的向前馳去。

大約有半炷香的工夫，才停了下來。

船行太快，這陣工夫，陳長青等也無法知曉這陣工夫，走了多少路。

兩艘雙桅巨帆，並排兒泊在海心。

輕舟就靠在兩艘巨船之下。

胡天瀾口中發出兩聲低嘯，一艘高大的巨帆上，突然亮起了一盞孔明燈，强烈的燈光，照在了輕舟上。

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什麼人？」

胡天瀾道：「藍翎香主，快請通報教主，就說丐帮帮主駕到。」

片刻之後，一道軟梯，由大船上放了下來，緊接着響起了一陣輕微的樂聲，兩個白衣童子，引導着一個四旬左右的青衫中年人，迎了下來。

胡天瀾低聲道：「帮主，那就是敝教的教主！」

黃老帮主舉足迎了上去。

青衫人目睹一個銀髯如雪的老者迎了上來，抱拳道：「排教教主雲飛揚，迎見帮主。」

黃帮主道：「不敢當，不敢當，雲教主大安。」

雲飛揚道：「老帮主請登上大船一叙。」

黃帮主道：「正要請教，雲教主，請帶路吧！」

雲飛揚帶着黃帮主，登上了軟梯。

行近了艙門口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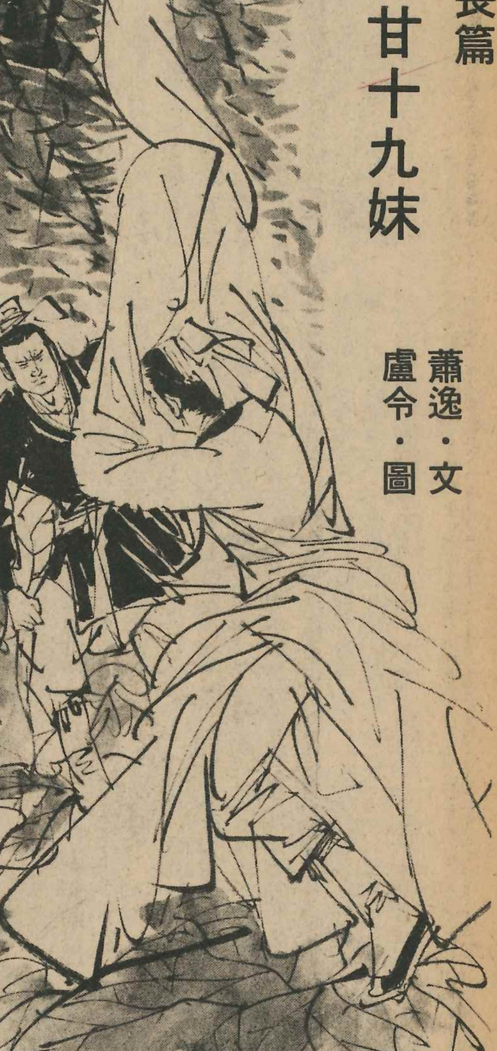
雲飛揚右手一抬，掀開了一個厚厚的幕子，立時間大施光明。船艙中高燃四隻兒臂粗的巨燭，一桌鋪着白色桌墊方桌上面，早已擺好了香茗細點。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荷池懲虎倀　別院鬥佳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劍平前往淸風堡，仗着所習玄功異技，破去玄門奇陣及樊鍾秀親自主持的四象陣，終獲樊鍾秀看重，以禮欵見，尹劍平將此來目的說出，適時樊銀江也回來淸風堡，將所得有關甘十九妹的江湖傳說向樊鍾秀禀告，彼等商談應付對策的結論，由尹劍平、樊銀江及蔡極往探甘十九妹動靜，那日三人投宿在碧荷莊客棧，尹劍平命蔡極前往打探甘十九妹的消息，尹劍平驀地發現阮行坐在荷香亭中，尹劍平向樊銀江說出阮行身份，說俟蔡極返回便可確定甘十九妹是否住在此間——

「哦——？」樊銀江恍然道：「原來是你打發蔡香主出去的，怪不得我半天都沒看見他的人。」

尹劍平道：「蔡香主老成持重，又多機智，他與店家又相處得甚好，由他出面詢問探聽，一定有所見地。」

樊銀江點點頭，站起來道：「走，我們到外面亭子裏坐坐，就近觀察一下那個紅衣跟班，看看他到底想幹什麼？」

尹劍平微微一笑道：「銀江兄不必急於一時，等一下蔡香主同來之後，確定了對方行藏之後，再出去也是不遲，請稍安勿躁！」

樊銀江不耐的坐下來道：「這個紅衣跟班叫什麼名字？武功如何？」

「他叫阮行！」尹劍平道：「你不要小看了他是一個跟班，却具有一流身手！」

樊銀江嘴角略現不屑，輕輕的拉出了一條笑紋：「只從外表上看，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如有機會，我倒要見識一下，看看他能有什麼驚人的功夫。」

尹劍平道：「自然他絕非銀江兄你的對手，不過我等此來，行藏務要謹愼，以免打草驚蛇，萬一驚動了甘十九妹那個姑娘，可就痲煩得很！」

樊銀江點點頭道：「尹兄放心就是，我絕不主動惹事就是，只是若要犯在兄弟手上，哼——那可就只怪他的八字排錯了地方。」

尹劍平心中一驚，這才知他原來較其父更要自負，固然他一身武功確是了得，只是大敵當前，最忌鋒芒顯露，心中好不爲他担憂！

說話之間，卽見「飛流星」蔡極由外面走進來，他原來就身材矮小枯瘦，穿上一襲肥大的寬鬆袍褂，更顯得瘦弱之極，加上頭頂的瓜皮小帽，十足的一副老學究，騷人模樣！

尹劍平忙站起來道：「蔡香主辛苦了，快請坐下。」

蔡極回頭看了一眼，掩上了房門，湊身過來坐下。

樊銀江忍不住問道：「你探聽到了些什麼來？」

「哼！」蔡極一面摘下了瓜皮小帽：「我們這一趟還是眞沒有白來——」

眼睛向着尹劍平一瞟，接道：「尹少俠好亮的招子，眞當得上神機妙算，果然他們都窩在這裏？」

樊銀江一驚道：「你是說甘十九妹？」

「大概是她——錯不了。」

一面說，他端起放在樊銀江面前的一碗香茗，掀開蓋子，撇了撇上面的茶葉沫子，就嘴喝了一口。

「你快說吧！到底是怎麼回事？」樊銀江道：「你可看見了那個姑娘？」

「那倒沒有，」蔡極翻動着一雙小眼睛道：「我的殿主爺，你把事情也未免看得太簡單了！我就是跟老天爺借個膽子，也不敢這麼放浪形骸呀！」

尹劍平點點頭道：「蔡香主謹愼行事是對的，可是已摸清了對方的住處？」

蔡極點一點頭，說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說着停下來，向着窗外嘟了一下嘴：「就在對面南跨院裏。」

樊銀江道：「你怎麼知道？」

蔡極微微一笑，道：「那還用說？常言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只用了五兩銀子，就買通了南院裏負責茶水的那個小夥計，套出了許多消息！」

他喝了一口茶之後，才接下去，說道：「據那個負責出入送茶水的小余告訴我說，南跨院裏，雖然有雅舍十間，但是，僅僅只住了主僕六人。」

樊銀江一怔道：「他們竟有六個人？」

「殿主先別急，聽我說呀！」蔡極道：「經我打聽之下，原來是一主五僕，而且那個主人，竟是一個年紀甚輕的少女，下剩的幾個人，一個是紅衣跟班的聽差的，四名少年侍從，其中有兩人是轎夫。」

尹劍平微微點頭道：「完全正確，這個姑娘就是甘十九妹，她果然來到了這裏。」

樊銀江冷笑道：「既然知道了她下榻之處，你就該進去刺探一下。」

蔡極點頭道：「我原來也有這個心意，只是一來那個夥計小余告訴我說，南院裏客人已有關照，不許任何閑人隨意進出，否則唯店主是問。」

樊銀江道：「笑話，他們開的是店，還禁止客人進出麼？」

「話是不錯，」蔡極道：「可是所有南院十間房子，已全被他們包下，銀子加倍給付，只要求這一點，店東特別關照，每日有專人站更，不許任何閑人出入。」

樊銀江一笑道：「蔡香主一身輕功，難得了你麼？」

蔡極點頭道：「殿主說的是，是我繞向後院，抽個冷子翻過了院牆，借着院子裏花石掩飾，僥倖不曾被人發覺，只是進了中院，就看見一名白衣少年立在那裏，那少年觀察敏銳，大白天我却是無法潛入，再者，我發覺到三條甬道的進出處，皆置有一個白瓶，瓶中散着縷縷青烟——是我想到尹少俠所說的『七步斷腸紅』劇毒，就更加不敢輕舉妄動，這才潛了回來。」

尹劍平道：「蔡香主這番措施不錯，否則一經中毒，眼前便只有死路一條，切記大意不得！」

「銀心殿主」樊銀江聽到這裏，也禁不住皺起了雙眉，臉上却顯出隱隱怒容——他爲人剛愎自用，生不到黃河心就不死的個性，表面不言，心裏却是一千一萬個不服！只是並不說出來罷了。

「飛流星」蔡極道：「是我轉出之後，又與那個小夥計閑聊，據他所知那個住進去的姑娘，他到如今還不曾看見她是長的什麼樣，每日送的吃食，也都必須先由那個紅衣跟班檢查之後，才能夠送進去，也只送到二門，就得擱下。」

樊銀江冷冷的一哼，道：「這麼看起來，這個甘十九妹，還眞是個神秘人物，哼！好大的派頭。」

蔡極道：「據說那個姑娘平素絕不露面，一切對外的事都由那個姓阮的紅衣跟班出面解決，所以我們最好還是先由這個人身上探索的好。」

樊銀江道：「不錯，咱們這就到池心亭子裏坐坐去。」

尹劍平原意是想自己獨自到亭子去坐坐，探察一下阮行的舉動，生怕樊銀江年少氣盛，自恃武功，不把對方看在眼中，萬一惹了事可就痲煩，正待婉轉說出，不意他已站起來，只得作罷。

三人出了客房，穿過月亮洞門，與那道迂迴的朱紅小橋，直接來到了座落在荷池正中的「池心小築」，陣陣荷香撲面襲來，夕陽殘暉，斜洒在碧綠如翠的荷葉上，反射出一片碧光，襲人眉睫，令人頓時神情爲之一爽！

三人在亭角柱這一個雅座上坐了下來，茶房上來，樊銀江便討了三碗此地最負盛名的「凍頂沉香」。

蔡極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好景緻——」

他顯然還不知道此行的任務，更不知對方甘十九妹那個紅衣跟班兒就在座上，直到他無意看見了阮行在座時，不禁怦然一驚——

尹劍平頓時以目光示意他，要他不要失態，並點頭表示早已知道。

須臾，茶房送上來此地名茶「凍頂沉香」，三人接過來，樊銀江揭開蓋子嗅了一下，誇讚道：「妙呀——」

這一聲「妙！」可也就傳到了彼座上的那個「活死人」阮行耳朵裏。

阮行其時正在閉目打盹兒，由不住倏地睜開了眼睛，兩道犀利的目光，登時注視向樊銀江身上，却也沒有放過與他同座的尹蔡二人！

——他顯然驚了一驚，把身子坐正了一下，遂卽仔細的向對面三人觀察起來。

尹劍平佯作不見，一面笑向樊蔡二人舉起青瓷蓋碗，微微笑道：「二兄素雅，面對佳景，豈可無詩？眞個大傷風景了！」

樊銀江心知他的做法，再者他自負文采過人，當不後人，當下一笑，道：「尹兄說的極是，卽請以眼前美景，吟上佳作，弟等看看是否能夠有所唱和，也當附庸風雅一番，互博一笑。」

「尹劍平偷眼一掃，阮行正在全神貫注，當下點一點頭，道：「豈敢，豈敢，這麼說小弟就先行現醜，套用前人的絕句，以期抛磚引玉了。」

蔡極撫掌笑道：「然，然！尹相公名重一方，定多佳句，老夫洗耳恭聽了。」

尹劍平放下瓷蓋碗，眞個吟道：「水光入座杯盤瑩，荷氣襲人笑語香。」

蔡極撫掌連讚道：「應景絕唱，妙！妙！世兄眞高才也！」

樊銀江一笑道：「此少游佳句也，兄台改動得好——」

他遂卽亦附合吟誦道：「風翻荷葉一片白，水濕蓼花千穗紅。」

吟到下一句時，手指池邊蓼花一片，示意乃應景佳句，蔡極少不得又誇讚了半天——

尹劍平道：「此香山句也，老兄高才！」

蔡極撫掌道：「老夫獻醜——」

皺了一下眉，才吟道：「更無俗物當人前，但有清風洗我心！」

樊銀江點頭讚妙，道：「試傾萬景池亭酒，來看半輪紅日春！」

尹劍平道：「坐挹水風侵袂冷，眠分花露滿身香！」

說到後句時，目向紅衣人阮行一笑，似在語射他的方才閉目小憩。

阮行頓時把目光轉過，一張白臉顯然氣惱不得！

因此樊銀江的下一首：「風自遠來聞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他也就沒有再聽到了。

三人你唱我和，着實的樂了一陣子，因爲表演逼眞，却又各有實才，紅衣人阮行倒眞被他們給矇了過去，他素來厭惡這類騷人墨客，一時也就懶得再多看他們一眼。

蔡極還在「搜索枯腸」，却見尹劍平以指蘸水，在桌上寫了幾個字——「注意來人！」

卽見珠花垂簾「嘩啦！」一聲響處，一個貌似「猛張飛」樣的漢子大步踏進來。

他身後同時還跟進了四個高矮不一的漢子，雖然各人都弄了一套體面衣服穿在身上，可是看上去偏偏就不像是這麼回事——尤其是最頭裏的那個「猛張飛」，人嘛黑得像是煤炭行的大掌櫃的，臉上却還長着金錢般的七八個大痲子，外加上一臉刺蝟般的鬍子——這樣的一

個人，無論他在那裏出現，都能嚇你一跳，他老兄偏偏弄了一件藕白色的縐綢子長衫穿在身上，却因爲胸肌過於壯大，上襟頭一個鈕子硬是扣它不上，只得任它袒着，身後的那四個人，也都差不多。

五個人一進亭子，十隻賊亮的眸子，滿座上亂轉，全身上下說不出的一股子江湖流氣！

蔡極只看了一眼，登時神色一變，忙自低下頭來。

樊銀江低聲道：「他們是誰？」

尹劍平輕搖了一下頭，示意他們不要說話，即見五個人一眼看見了座上的紅衣人阮行，頓時面現喜色，爲首那個猛張飛樣的人物，拉了一下袒開的衣服，咧着一張大嘴，率先走了過去，下餘的四個人一齊跟上。

紅衣人阮行在五人剛一來時，就看見了他們，面上却是不動神色，直到五個人走到了面前，他才微微點了一下頭，示意他們坐下來。

五個人分別一抱拳，執禮甚恭的坐下位子來。

爲首的「猛張飛」嘿嘿一笑，朗聲道：「阮爺你來了多久了，咱們哥兒們遲來了——」嘿嘿一笑，他俯下腰來，聲音放低了，一面拉着身上那件不合適的衣服道：「他娘的——咱們兄弟一輩子就沒穿過這個——東借西湊，才弄了這麼幾件，哥幾個先到澡堂子裏洗了個澡，才換了衣服前來，原以爲時間還早，誰知道他奶奶個小舅子的，還是來晚了。」

就是前兩句聲音小，說到後來聲音越來越大，全亭子的人，幾乎全都聽見了，有幾個客人情不自禁的都被這番話逗得笑了起來。

偏偏這漢子還不自覺，站起來撈起長衣下襟，權作是蒲扇，呼啦呼啦直向臉上搧個不住，嘴裏連聲嚷着好熱。

紅衣人阮行十分惱怒的目光盯着他，這漢子才忽覺失態，趕忙坐下來，一面招手喚茶房道：「喂！喂……跑堂的，把你們這最好的茶！什麼凍不凍的……來個十來碗，先給爺兒們涼着……」

茶房嘴裏答應着，一面直翻着白眼，老實說，來到這「碧荷莊」的客人，十九俱都是風雅之士，等而下之的也都是些富商巨賈，還都稱得上體面人物，像眼前這幾位窮凶惡煞，也不知是那裏錯開了廟門，跑出來這麼一羣山精海怪，簡直把他嚇了一大跳！

看到這裏，尹劍平注視着蔡極低聲道：「這幾個人，你可認識麼？」

蔡極冷冷的道：「後面幾個，只是眼熟，那頭一個，却是認識——他就是宿縣『金刀盟』的老大，『洗雲刀』李桐，人稱李大麻子的那個。」

樊銀江點點頭道：「原來是他，哼——想不到金刀盟的人，居然也湊起了熱鬧。」

尹劍平十分關心的向蔡極道：「這麼說，你們以前見過？」

蔡極點點頭道：「去年爲了一筆生意，這李麻子跟我們銀心殿作對，由我與秦香主共同出面，幾乎動武，這廝因懼於樊老爺子與殿主威名，才又臨時服輸，算是沒有鬧起來。」

尹劍平道：「這麼說，他可認識你？」

蔡極冷冷一笑道：「想必他還記得。」

尹劍平道：「既然如此，你還是避一避的好。」

蔡極點點頭道：「我也以爲這樣較好。」

說罷遂即自位子上站起——

不意偏偏竟是這般湊巧，那個李大麻子的一雙眼睛竟是剛好向這邊看來，雙方四隻眼睛交接之下，李大麻子登時神色一震，緊接着倏地直眉豎眼的由位子站了起來。

「噢——」李桐嘴裏自語道：「這不是蔡香主……麼？」

蔡極冷冷的點了一下頭，趕忙匆匆離開。

李桐嘴裏連續的又咦了幾聲，似乎還沒有轉過念來，蔡極已步出亭外。

紅衣人阮行滿臉不愉的叫李桐坐了下來，二人不知說了些什麼，頓時阮行一雙冷峻的目光，遂即向着這邊瞧了過來。

尹劍平就知道不妥，正想關照樊銀江離開，却似已慢了一步，即見那個李大麻子已離座走了過來。

尹，樊二人佯作不見——

李桐一直走到了二人面前，一雙大圓眼，咕嚕嚕直在二人身上打轉。

尹劍平含笑道：「這位仁兄，有事麼？」

李大麻子嘿嘿一笑道：「你們兩個過來一趟，這邊有位大爺有話要問你們。」

尹劍平搖頭道：「不敢，彼此素不相識，不便打攪！」

李桐一瞪眼睛怒聲道：「胡說，叫你們去，你們就去，那裏有許多話說？」

尹劍平實在不願在這裏惹事生非，正想站起同他過去，不意身旁的樊銀江早已忍不住，霍地怒聲道：「那裏來的醜俗東西，去去！」

李桐聆聽之下倏地大怒，一個轉身，旋風般的已到了樊銀江身邊。

「小子，你竟敢罵人，老子宰了你！」

休看他個子既高又大，一但動起手來，身子倒是極見靈活，這時身子一經轉過來，倏地探出一隻蒲扇大手，直向着樊銀江背上抓來。

樊銀江豈是受他欺凌之人？他心中早已不耐，思索着一旦動手，就要給對方一個厲害！這時見狀，正中下懷。

當下迎着他落下的手掌，樊銀江右手倏翻，「噗！」一把已拿住了他的手腕子。

李桐作夢也想不到對方看來兩個翩翩神采的年輕人，竟然會是精於技擊的練家子，更沒有料到對方一伸手，竟然拿住了自己腕上的脈門。

頓時，在樊銀江五指力收之下，李桐偉岸的身子簌簌的起了一陣子戰抖，一時動彈不得，只見那張大麻臉漲成了一片紫紅顏色，其上的麻子，一粒粒滾圓滾圓的都充滿了紅血，看上去幾幾乎都要爲之炸裂開來。

樊銀江雖然痛恨對方，倒也不想敗壞了這裏的清靜，所以存心只教對方嚐些苦頭，看看他苦頭吃够了，這才微微把手向外面一送——

「老兄還是乖乖的回去吧！」

李桐偌大的身子，竟當受不住對方看似無力的輕輕一推，登時身子打了個旋轉，叭地一聲摔在了地上。

亭子裏立刻起了一陣子亂囂，一些人見打了架，生怕被「殃及池魚」，當下匆匆離開。

原來這個「金刀盟」的老大「洗雲刀」李桐，倒也絕非這般無用，只因爲上來過於大意，才致爲對方拿住了脈門，吃了個暗虧。

他原是施展的一手好刀法，偏偏今天由於阮行關照，不許他們携帶兵刃，又穿了一身怪不合適的衣服，心中那份忿恨懊惱，就不用提了。

當時只見他咆哮了一聲，倏地由地上一躍而起。

「好小子你是找死！」嘴裏大聲嚷着，只見他倏地一個疾轉，揚起一隻胳膊，凶神惡煞般的，直向着樊銀江身邊撲到，那隻大手交义着直向樊銀江身上猛力摔落下來。

樊銀江冷冷一笑，坐着的身子霍地向邊一閃，李桐竟是撲了個空。

其勢尚不止如此——樊銀江其時掌心早已聚集了內力，容得對方一招撲空之下，他左手霍地向後一揮，借力施力——這一手「玄鳥劃

沙」可就足見功力，只聽得「叭……」一聲，正好擊中在李桐背上。

看起來這一掌力量雖是不大，却有「推波助浪」之勢，李桐在一招撲空之下，那裏還當受得住？只聽見「克喳！」一聲，撞在了旁邊的雕花欄杆之上。

細細的欄杆，如何吃受得住，頓時斷碎開來，李桐的身子也就老實不客氣的一頭栽了出去。

只聽見「噗通！」一聲，水花四濺，李大麻子可就成了標準的一隻落湯鷄！

這一下洋相可是出到家了，「猛張飛」忽然變成了大鬧江洲的「黑李逵」！

偏偏這位李老大又不擅水，一下去先就灌了兩口水，一時間拳打脚踏，弄了個唏哩嘩啦，水花四濺。

眼看着他偌大的身子，在水裏載沉載浮，可惜了滿池子碧綠荷葉，被他遭塌了一大片！——李桐更是被水嗆得連聲的劇咳不已！

看看其勢不妙——

陡地，面前紅影一閃，一條人影，直如穿簾的燕子，「唰！」一聲掠了出去。

好快的身子！

尹劍平，樊銀江一經着目，頓時心裏有數，果然是那個紅衣人阮行現身出手了。

只見他整個身子一經竄出，極其輕巧的已經落在了一堵池中假山石上，手中木杖倏地向外一探，伸到了李桐眼前，後者正是要命關頭，自是不會放過活命之機，當時一把抓住了杖梢。

紅衣人阮行冷叱一聲：「起來。」

杖勢一揮，「嘩啦！」一聲水响，李桐在水裏的身子，就像是出潮的一隻海馬，濕淋淋的由水裏拋了起來，直向岸邊上落下去。

「噗通！」落在地上，李桐總算身手不弱，當時就地打了個滾兒，竄身而起，頓時「哇！哇！」一連吐了兩口清水，那雙紅眼恨惡的注視着亭子裏的樊銀江，大吼一聲，倏地再次縱了過來。

樊銀江冷笑一聲，霍地站起，正待迎戰。

忽然面前紅影一閃，那個甘十九妹駕前的紅衣跟班兒阮行，去而復還，已自荷花池子裏縱身入亭，一去一還，極其俐落，有如紅雲一片！

想是不願意看見李桐的再次出醜，身子一經縱出，正好落在了樊銀江與李桐之間，木杖乍出，正好抵住了李桐撲上來的身子。

「你還嫌丟人丟得不够麼？」翻着兩隻小眼，阮行冷笑的望着當前的李桐：「還不退下去。」

「洗雲刀」李桐狠命的咬着一嘴牙齒，怒視向樊銀江道：「好小子，算你有種，老子是饒不過你的。」

樊銀江冷笑不語。

紅衣人阮行冷冷的看向全身是水的李桐道：「你們先回去吧，改天我們再聯絡。」

李桐自己也覺着怪不好意思，全身上下泥水交汚還不說，臉上多處由於剛才摔出去時撞碎了欄杆，已有多處擦破，被泥水淹得陣陣發疼，無可奈何之下，乃隨着同來之人，狼狽自去。

等這幾個人離開以後——紅衣人阮行那雙白多黑少的眸子，才移向樊銀江身上。

鼻子裏「哼！」了一聲，他冷冷的道：「足下看來功夫不弱，佩服，佩服！」

樊銀江其實巴不得有個機會，好好給紅衣人較量一陣，如能待機將他斃了，更爲得計。

當下聆聽之下，故示傲慢的道：「那裏，貴友欺人忒甚，不得不給他點教訓，以誡他下次再不敢目中無人！」

「好說！」阮行尖削的白臉上，忽然現出了幾條怒紋：「還沒有請教足下貴姓？」

樊銀江正要說出，目光與座上的尹劍平一交接，立刻得到了對方的暗示，微微一頓，隨口道：「在下姓呂，單名一個奇字！尊駕大名是——？」

「哼哼……」阮行冷冷的道：「我的名字暫時還不便奉告，呂朋友，常言道的好：打人一拳，防人一脚，今天你出手打了我的朋友，太不給我面子，說不得要向朋友你討教幾手高招，尚請賜教！」

樊銀江冷笑道：「尊駕的意思，是預備怎麼一個打法，還望劃出道兒來。」

尹劍平站起來勸阻道：「嗳，嗳，這又何必？彼此不過是場誤會，來來來，這位朋友請坐下來，容在下敬上一杯水酒，就算爲朋友道個歉該好了吧。」

他當然知道此舉多餘，勢難爲他們雙方所接受，但是口頭上却不能不有此一說。

果然這幾句話頓時激起了阮行一腔怒火，那張尖削的白臉一陣子泛青，怒目視向尹劍平道：「你又是什麼人？沒有你什麼事最好少插嘴！」

原來尹劍平雖然曾與他照過臉，甚至於那一次還動過手，然而却由於上一次尹劍平幪面，又不曾開口出聲，是以他無法認出。

尹劍平一笑道：「在下姓尹，只是覺得這碧荷莊乃是雅靜地方，二位眞要動起手來，豈不把大好景緻破壞無遺了？」

阮行翻着一雙眼皮道：「破壞無遺又與你有什麼關係？大爺有錢，了不起賠他們銀子，你又何必多事？」

尹劍平怔了一下，吶吶道：「老兄既然這麼說，小可也就無話應對了。」

「那麼就給我規規矩矩的坐下來，」阮行冷笑着道：「再要多話，休怪我手下無情，連你這小子一塊修理。」

尹劍平果眞老實的坐下來，不再出聲。

樊銀江一笑道：「尹兄你是讀書人，犯不着管我們的閑事，這位紅衣朋友既然一定要與我比試一下功夫，顯然他是個大行家，我就借此機會請教他幾手高招，豈不是很好麼？」

尹劍平道：「呂兄你要小心呀……這位朋友功夫可厲害得很呢！」

樊銀江冷哼道：「我知道。」

轉過臉來向着阮行道：「朋友你只管說吧，刀山劍樹，在下一定奉陪。」

阮行「吃吃」一笑，臉上神態亦見猙獰的道：「剛才我那位朋友，吃你打落池子裏，很不成體統，貽笑大方，我們何妨就在這一池子荷葉上展試一下身手，足下以爲怎麼樣？」

樊銀江目光在池子裏一掃，心中不禁暗暗驚心！

因爲這片荷花池子雖說是佔地甚廣，但是可供落足之處，却僅僅只有佈置在池中的一堵假山，設非有極佳的輕功身手，可以提氣借助於池內荷葉，否則簡直舉步維艱，更遑論在其中較量身手了。

樊銀江立刻就明白了對方的心意，分明是啣恨自己方才將那個李桐打落水中，決計也要向自己如法泡製一番，以洩他心中之恨！

其實此舉在樊銀江來說，更是正中下懷，原來他自幼在父親樊鍾秀指點之下，即在輕功一道上，紮下了極深的根基，其中「竹刀換掌」一項，乃係在滿佈細竹所削製而成的刀尖上，展示身手，其情景幾與足踏荷莖相彷彿。

再者，樊銀江更有幾手適應於此類方式下所遞出的絕招，堪稱一絕，對方既然以此叫陣，却是再好不過，當下微微一笑，步出座來。

「好得很！」樊銀江微笑道：「朋友你這

個比門的方法的確高明之至，在下恭敬不如從命，在下還要多問上一句，不知朋友你是要與在下徒手相搏呢，還是……？」

阮行冷哼一聲道：「足下顯然並沒有帶着傢伙，我們就空手玩上幾招，也是一樣！嘿嘿……足下莫要以爲空手就容易對付，那可就錯了。」

「在下清楚的很！」樊銀江道：「在下也得順便提醒你老兄一聲，那就是水面較技比不得陸上，用力可難免沒個準兒，萬一誤傷了老兄……」

阮行「吃吃」笑道：「我看還不至於，閑話少說，姓呂的，我們這就下去吧！」

樊銀江抱拳道：「承命！」

他遂即將長衣下襟拉起來，別於絲絛上，緊了一下雙袖道：「老兄請！」

「哼！」阮行手中木杖往地上一揷，「噗！」一聲，入地半尺——

在此同時，他身子却有如穿簾之燕——「颼！」一聲已掠了出去，但只見紅影一閃，已臨池上，猛可裏空中的身子滴溜溜打了個轉兒，螺絲轉兒一般的落了下來。

就見他單足輕點，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挺出的一根無葉荷莖之上。

那荷莖僅不過只有姆指般粗細，承受着他偌大的身軀，頓現不支的彎了下來——然而却也僅僅只彎到接近水面之處却行止住，枝水相接，間不容髮，兀自上下連連顫動不已！紅衣阮行那一隻脚，就像是粘在了枝上一般，好一招「風擺殘荷」，看得人觸目驚心不已。

原來早先那麼一鬧，池心亭子裏的客人俱都匆匆離座遠離，却又由不住心裏好奇，此刻遙見二人荷上比武，一時極感新鮮，紛紛又向亭子裏聚集過來，人數較諸先前，更要多了許多。

樊銀江原本以爲對方不過是甘十九妹手下一名隨從，未免心存輕視，直到此刻目睹他出亭身手，才知對方果然身懷絕學，大大不可輕視。

當時他乃大生警惕，不敢掉以輕心！——

冷笑了一聲，他雙袖猝然向後一揮，身軀如箭而出，但只見他直出的身子，一連在池上點踏了數片荷葉，霍地彈起約有八尺上下，冉冉下墜，將身子落在一片高出的荷葉面上，也同紅衣人阮行一般，拳起一條腿來。

一陣風來，荷聲悉索！二人身子也同着足下荷枝一齊擺動，阮行衣紅，樊銀江衣白，紅白二色映襯在滿池碧綠的荷影裏，更顯得醒目十分！

隨着舞動的荷葉，樊銀江滴溜溜轉了個身子——

在這個過程裏，他身子已微微矮下了一步，雙掌合十，目聚威稜的打量着對方阮行道：「請！」

紅衣人阮行目睹着對方這般身手，蒼白的臉上，顯現出一片木訥，畢竟他生性偏激，自恃一身武功，絕不輕易服人。

他早已蓄勢以待，這時見狀鼻中厲哼一聲，一雙大袖倏地向兩下一分，恰如展翅飛鷹，兩手開合之間，已向樊銀江身前撲到。

樊銀江只覺得一股疾風直襲面前，其勢絕猛。

阮行更是一出手，即使出全力，一雙枯瘦手掌倏地向前一抖，施展「雙撞掌」力道，直向樊銀江前心上猛厲直迫了過來。

樊銀江倒沒有想到他一上來即施出煞手！況且這「雙撞掌」乃屬於內家重手法之一，他竟然膽敢在水面荷枝上這般施展，却是膽大妄爲之至。

心中一動，身軀已施展「蝶夢花酣」身法，飄出丈許以外。

果然他身子方一閃開，阮行即以用力過猛，一時收脚不住，直蹌出七八步外，才得穩住了身子。

按：這等水面輕功較技，不比陸地，乃是全憑提吸丹田眞力，最忌濁力，一個調息不佳，即不免有墜水之虞——眼前阮行顯然自恃這方面有深湛造詣，才敢如此施展，話雖如此，等到他站定之後，却也驚嚇得出了一身虛汗！一隻鞋上滿爲池水所濕。

這一刹，樊銀江却由他左側方倏落的撲了過來，嘴裏叱道：「看掌！」

陡地向下一塌身子，猝出左掌直向阮行背後擊來。

阮行肩頭一幌，急忙向左側方躍開，樊銀江這一掌原來只不過是誘敵之勢，對方身子一移動，他即刻猛地依了過去，左掌向下一沉，猛的撤出，施了一招「海底針」，直向阮行下腹要害擊去。

這一掌才是他的眞功夫。

由於這一招借着前一招爲掩護，施展得「天衣無縫」，阮行大出意外，容到覺出自己上當時，却已避之不及，心中一驚，霍地向後就倒——無意中可就又犯了大忌，雖說是於千鈞一髮裏，閃開了對方的一掌，却因爲足下力道過猛，只聽得「噗哧！」一聲，一條右腿沒入了水中半尺有餘！——

緊接着他一聲厲哼，倏地施展出一招「蜉蝣戲水」，唰！地把身子盤出七尺以外，總算沒有當場墜入池子裏出醜，却已是敗象顯著。

怒火攻心之下，紅衣人阮行身軀一個倒擰，足下力點，整個身子再次竄了起來，其勢如箭，再次向着攀銀江撲了過去！

其實平心而論，二人功力相去不多，如果此番對招是在陸地之上，勝負尚自難料，阮行吃虧在脾氣暴躁，而此時此刻，「妄動無名」正是最稱不智，是以才會吃了大虧……樊銀江顯然看出了他的這一弱點，才會加以利用，果然阮行在不知不覺裏上了大當。

目睹着阮行這種猛烈的進身之勢，樊銀江更是暗稱得計，當下反身就退。

他心平氣和，身輕如燕，幾個輕快的提縱，已避開了阮行的來鋒。

阮行更形暴躁，嘴裏怒聲喝叱着，在後面就追。

一逃一追，轉瞬間已圍着池子繞了七八個來回，在萬叢碧荷之間，但見一紅一白兩條人影倏起倏落，其勢有若星丸跳擲，着足處不過是片片荷葉，稍有不愼，即將覆沒於池水之中，其狀簡直驚險莫名。

池心亭內的一干客人，先是懷着警戒好奇之心在旁觀看，時間一久，却只當二人在池內作要，看到好處俱不禁拍手叫起好來。

紅衣人阮行更形暴怒，倏地一個擰身，成了背道而馳——這麼一來却無巧不巧的與樊銀江又照了臉兒。

樊銀江看看把對方也逗得差不多了，決計不再戲弄而給他一個厲害，心中方自一動此念，阮行已用「八步凌波」的輕功絕技，陡地襲身而近。

兩個人這才眞正交上了手，但見紅白兩條人影霍地湊在了一塊，轉瞬間已對拆了十數個照面。

這一場鏖戰，彼此纏了一段甚長時間——大底看來樊銀江沉着老練，似乎處於被動，只是每一出手，即見其功力深湛，而絕不予對方緩和之機，而阮行看上去行動如風，頻頻出手發招，每一招都直奔對方要害，恨惡之情，溢於顏表！

把這一切看在眼睛裏，座上的尹劍平不禁

微微皺了一下眉——

他倒不是担心樊銀江會輸，而反倒担心他會贏，如果輸了大不了丟人現眼而已，要是贏了，或是迫使紅衣人阮行負傷出醜，情形就只怕不妙。

因爲這麼一來，勢將遭致甘十九妹的不快，如果對方在暗中窺伺，待機出手的話，樊銀江雖說是身手不弱，要是拿來跟甘十九妹比較的話，顯然還差得太遠，保不住可就有性命之憂！

這麼一想，尹劍平焉能不爲他暗中担心。

尹劍平的眼睛已經不止一次向四外觀察，希冀着能看出甘十九妹出現前的一些「蛛絲馬跡」，只是這份工作，顯然並不容易。

原因是這座佔地頗大的荷花池子居中而設，池心亭在中，所有客房俱是繞池而建——由是任何一個客人，只須憑窗平視，即可將池內一切清晰的看在眼中，反之，却因爲外明內暗，坐在外面的人，若想要看清室內的一切，却是萬萬不能。

因此之故，即使是甘十九妹眞個在場，設非她貼窗而立，簡直就看她不見，如此，在「敵暗我明」的情況之下，以甘十九妹之詭異莫測功力，只須舉手之勞，即可以致樊銀江以死命。

尹劍平因爲想到這裏，才暗中替樊銀江担心，不得不爲他有所戒備。

就只是這麼一刹那間，池子裏已起了很大的變化，阮樊雙方其時各盡所能，已到了分出勝負時候。

當然對於他們雙方來說，都不會僅僅分出勝負即可甘心，骨子裏俱都恨不能制對方於死命。

驀地，亭子裏面爆發出一陣急劇的驚呼之聲——

即見紅白兩條人影陡地在空中迎在了一塊，在極爲短暫，石火電光的一刻，彼此交換了一掌——遂即雙雙墮落下來。

紅衣人阮行似乎吃了虧，他落下的身軀，已勢難保持安穩平衡，足下方自在荷葉上一落，那片挺生的荷葉「克喇！」一聲從中而折，他身子歪了一歪，再想拔起，那裏還來得及？

只聽得「噗通！」一聲水响，一條腿整個陷在水裏——

樊銀江在這場比鬥裏，毫無疑問的佔了上風——他既知對方確實身份，自非取勝對方即可滿足，眼前機會難得，他焉能隨便放過。

當下怒嘯一聲，猛然由側方急抄過來——阮行一條腿深入池水，正在驚心動魄的一刹，眼看着對方快速地襲來，不由得大吃了一驚！

樊銀江這一式「燕子抄水」的絕技，施展得極爲傑出，時間速度的配合，決計不予對方絲毫緩和之機，身子一經撲近，右手急抄，施展出「穿心掌」的絕技，一掌直向阮行當心擊來。

阮行無須爲對方眞的擊中，只領受着眼前這股凌厲尖銳的掌風，已不禁嚇了個忘魂喪膽，恨在半身涉水，猶在下沉之中，不要說出招攻防，簡直連轉動也是不能，一時間簡直嚇呆了！

尹劍平旁觀者清，看到這裏，已知道樊銀江決計要乘機取阮行性命——照說如能伺機殺了這個阮行，自是可大大削弱了甘十九妹一份實力，該是好事一件，可是如此一來所牽扯出的事情，必將大爲複雜，在未明瞭甘十九妹眞實動態之前，這番舉止，未免操之過急，再者，在衆目睽睽之下，出手殺人，總是不好。

然而眼前情形，無論出聲喝止，或是出面干預，都已慢了一步。

眼看着樊銀江這一式穿心掌下，阮行萬無生理，勢將穿心咯血而亡——

猛可裏，就只見緊依着池邊客房之一的一扇落地紗幔，陡地閃了一閃。

尹劍平眼尖，況乎對於這類事情，早已心裏存了十分仔細，是以略有所警，立刻全神貫注——

雖然他自信反應够快，可是較諸窗前那個暗中突然現身的人來說，仍然是慢了一步。是以在他目光方自發覺到那個暗中突然現身的人就是甘十九妹時，後者似乎已經完成了救人傷敵的任務。

尹劍平只略略看見她現出身子匆匆一現即又收回，一現一隱，翩若驚鴻——

等到尹劍平忽然覺出可能不妙時，果然池子裏的二人，却已有了戲劇性的轉變。

對於所有在亭子裏的各人來說，這個轉變都太使他們吃驚而感到大惑不解！

即使是當事者的本人樊銀江來說，亦「諱莫如深」。

各人的感覺體會極其微妙不一，尹劍平因爲全神貫注於那一個一現即隱的甘十九妹，等到發覺有異時，池子裏的轉變已成爲事實——

但只見樊銀江原保十拿九穩的出擊姿式，忽然中途生變，撲出的身子就像是忽然撞在了一堵看不見的牆上一般，倏地爲之大大震了一下，一時面色慘變，因而擰身折勢改向亭子裏縱落下來。

另一面那個紅衣人阮行，原本已半身沉水，居然在緊要關頭，像是有人拉了他一把，或是在他背後處適當的位置上推了他一下。

總之，借着這無形中一推之力，却將他已經沉下的身子霍地拔了起來。

「嘩啦！」一聲水响——阮行竟然從水裏躍了出來，由於他面前不遠有一塊聳立的假山石，正好供以落脚，阮行乃得沒有再次出醜。

他身子一落向假山，才發覺自己半身水濕，自是狼狽之至，心裏明白必係甘十九妹暗中出手相助，既驚又愧，只恨恨的看了亭子裏的樊銀江一眼，倏然縱身上岸，帶着一身水濕，頭也不回的往南院裏去了。

站在亭子裏看熱鬧的，見此情景，俱當是樊銀江手下留情，對於紅衣人阮行的自取其辱，無不心裏稱快，一時衆口嘩然，紛紛議論起來。

樊銀江一言不發的回到了座位上，看着尹劍平臉上帶出了一副苦笑。

尹劍平由其微微泛青的臉色，以及眉心所沁出的幾顆汗珠，即知道他已吃了暗虧，而且負傷不輕。

眼前人雜，諸多不便，他遂即站起來道：「我們回去再說吧！」

樊銀江點點頭，只說了個「好」字，即由不住發出了一聲輕咳。

尹劍平遂即舉手招來這裏的侍者，道：「這位呂兄與剛才那位紅衣朋友，一時技癢，不過是比劃着玩玩而已，沒有什麼大不了，你們用不着大驚小怪——一切損壞的東西，由我們奉賠就是——」

說時，由袖子裏取出了一錠十兩紋銀。

不意那個小夥計搖手笑道：「尹相公用不着關照，一切損壞的東西，就連三位的茶錢，方才都已由南院裏的人代付了，不必介意。」

一面說，他還不住的打量着樊銀江，十分欽佩的道：「這位呂相公眞是好本事……小的眼都看花了，眞是了不起！」

二人對看了一眼，也就不再多說，當下站起離開。

當他們向亭外步出時，很不好意思的接受了數十對眼睛的「注目禮」。

返回客房之後——樊銀江一言不發的坐下來。

尹劍平回身關上了門。

「飛流星」蔡極奇怪的看着二人，剛要說話——樊銀江忽然身子向後靠了一下，道：「有勞蔡香主——給我倒一碗水來——」

蔡極怔了一下，忽然發覺到他的臉色不對：「殿主，你……怎麼了？」

樊銀江緊緊咬着牙，搖搖頭不發一言。

尹劍平道：「銀江兄遭了人家的暗算，只怕是受了內傷！」

「啊——」蔡極大驚道：「這是怎麼回事？是誰下的手？」

樊銀江苦笑着搖了搖頭道：「不知道。」

一面說，他一面由身上取出了一個檀木扁盒，打開來，取出了一粒黑色丸藥——是時蔡極已為他倒了碗白水，樊銀江接過將藥吞下。

蔡極大為迷惑，轉向劍平道：「少俠可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劍平微微點頭道：「大概知道一點。」

樊銀江立刻轉目向他——顯然他對於自己負傷之事，仍然是全然不知。

蔡極道：「我方才隔窗見殿主明明已將那阮行打落池內，佔了上風，忽然存忠厚又折身轉回，怎麼會又受了暗傷……是誰下的手？」

尹劍平冷笑道：「還會是誰？自然是甘十九妹了！」

「甘……」蔡極打了一個寒噤。

樊銀江臉上亦不禁罩起了一片陰影。

「尹兄！莫非看見她了？」

尹劍平點點頭：「雖只是驚鴻一瞥，却已足可斷定是她絕不會錯。」

於是他乃將當時情形詳細說了一遍，只聽得二人既驚又懼，一時作聲不得。

樊銀江恨惡的冷笑一聲道：「這丫頭儘管功力驚人，只是暗中下手傷人，實屬卑鄙之至——哼哼……我豈能就此與她干休？」

尹劍平道：「當時情形，如果甘十九妹不暗中及時出手，只怕她那個親信的跟班，已喪生在你手下，看起來她却是情非得已才出此下策——」

樊銀江怔了一下，冷冷的道：「尹兄之意，莫非……？」

尹劍平道：「銀江兄千萬不要誤會，我絕非在替甘十九妹說話，只是平心而論，如果以她功力而論，果眞有意取你性命，方才必能得手，樊兄你也就不會活着轉回來了！」

樊銀江劍眉一挑，却又無可奈何的太息一聲：「你也許說的不錯……看來這個姑娘確是功力高不可測……為我生平所僅見——」

想起前情，他不寒而慄！

苦笑着點了點頭，樊銀江繼續道：「那客舍距離荷池，少說也有兩丈距離，她竟然能在舉手之間，以內力傷了我，而且將阮行下沉入水的身子救出……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尹劍平道：「我早已告訴過你此女不可輕視，據我所知，她所施展的乃是武林失傳已久的『內氣陰忍』之力，可以一鼓作氣，斃人於百步之外。」

「那……」樊銀江猶有餘悸的道：「她為什麼會對我手下留情？以她過去行徑，似乎沒有留我活命之理。」

「不！銀江兄，你這麼說，就證明你對她根本還不瞭解！」尹劍平道：「事實上這位姑娘在某一方面所表現得却是極見仁慈，從不濫殺無辜！」

樊銀江聽他把自己列為「無辜」，不禁奇怪的看着他。

尹劍平道：「很簡單，那是她目前還不瞭解你我眞實的身份，一旦她洞悉你我眞實身份之後，自然不會手下留情。」

樊銀江聽他這麼說，認為順乎情理，不禁點頭表示讚同，嘆息一聲道：「你的話也許不錯，我想一定是如此了——」

說到這裏不禁又發出了一聲輕咳！

蔡極關心的道：「殿主傷在那裏，要不要緊？」

樊銀江挺了一下身子，不太自在的道：「我也不知道只覺得心裏悶氣的很——」

蔡極道：「老堡主『七寶保命丹』最稱神效，殿主服下也許休息幾天就好了！」

樊銀江又咳了一聲，苦笑着道：「但願如此。」

尹劍平關心的道：「銀江兄既覺不適，何不解開衣服來看看究竟傷在那裏？」

樊銀江點點頭，遂即解開了上襟，露出胸部。

三人觸目之下，俱不禁吃了一驚！——只見他左胸上方清晰的現出一條紫紅色痕跡。

「這……？」樊銀江一時面色瞠然：「這是怎麼回事？」

尹劍平到底閱歷豐富，一看之下即知其所以——

「好險——」他吶吶道：「看來這個甘明珠果然是手下留情，否則你命休矣！」

樊銀江懵然道：「尹兄是說……？」

尹劍平道：「樊兄你可曾聽過『氣岔玄關』之一說麼？」

樊銀江點點頭道：「聽過，莫非我——」

「不錯！」尹劍平道：「這位姑娘像是用『內氣陰忍』之術，鎖了你的玄關，使你暫時不能如意施展武功，不知我猜測的可對？」

蔡極道：「殿主何不運功一試即知。」

樊銀江當下依言調息了一下丹田氣機，頓時面色沮喪，長嘆道：「尹兄說的不錯——我果然已失去了武功……這怎麼好？」

尹劍平道：「樊兄不必担心，甘十九妹此舉看來只是不過予你一些警誡罷了，樊兄請看傷處上下一寸之處，一為『日月』一為『期門』，俱為死穴之一，倘若那股陰忍氣機上下寸許，樊兄性命必將難保了！」

樊銀江聆聽之下，細細一想，果然如此，不禁半天作聲不得——

蔡極道：「尹少俠可知解救這種傷勢的方法麼？」

尹劍平想了想道：「當年我曾見過冷琴恩師為友人醫治此傷，只囑咐他摒棄雜務，閉門運功，候七七四十九日之後，即可氣機自行暢通，銀江兄既有靈藥為輔，也許還要不了這麼久的時間即可痊癒。」

可是他立作補充道：「——只是這一段日子裏，樊兄要切記不可動怒，甚至於一切逆心之事皆要摒之念外，否則一旦這種氣機自玄關岔開別走，傷者可就難免要落成癱瘓成為殘廢，樊兄這一點却要切記。」

樊銀江忿忿的站起來，剛剛開口說了一個「我——」字，忽然眉頭皺了一下，緩緩坐下苦笑道：「尹兄說的果然不錯，情形正是如此——看來我這一趟是白來了，而且——」

尹劍平作了一個決定道：「為今之計，銀江兄還是立刻離開這碧荷莊，返回『清風堡』的好。」

樊銀江苦笑不語。

「飛流星」蔡極點頭道：「對！尹少俠說的不錯，否則甘十九妹那個丫頭，很可能就會在最短時日之內摸清了我們的底細，那時候只怕就放不過你我——」

尹劍平點頭道：「蔡香主說的是，樊兄返回之後，切記要胸無牽掛，一心調養，只將這邊事稟明堡主，至於對方如有任何進一步行動，我將會見機行事，隨時與堡裏聯絡。」

樊銀江苦笑道：「也只好這樣了，只是這麼一來，你的處境豈非太危險了——我看蔡香主不妨留下來助你一臂之力可好？」

「不必！」尹劍平道：「樊兄沿途之上少不得還要人照顧，再說蔡香主身份已為那個姓李的痲漢看出，留下來反倒不妙！」

蔡極嘆息一聲，道：「這話倒也有理，只是難道你就不怕被他們認出來？」

「暫時還不會——」尹劍平吶吶道：「不過時間一久，也就難說，總之你們不必為我担心，我會隨時注意——」

冷冷一笑，他接着道：「經過一連串的刼難事件之後，我已想到了如何與對方相處的方法，有時候光是逃也不是辦法，我必須設法與她接近，才能有機會便中下手，知彼知己，才能百戰百勝！」

當他侃侃而談時，腦子裏情不自禁的憧憬出昔日那一幕幕師門悲劇，如許的血腥往事，一齊翻湧心頭，一經觸及，頓時怒血沸騰，血脈俱張——

他緊緊的咬了一下牙齒，體會到自己的忍耐限度確實已達到了頂點，必欲要有所發洩——然而每一想到這裏，却又禁不住使他把敵人目前的實力加以衡度一番，——他就又不得不強自嚥下了這口氣！

至此，他不禁又會念及晏春雷拜兄臨死前，對於自己的一番交待——甘十九妹那動人的姿容，也就會情不自禁的浮上心頭，於是，對於甘十九妹這個人，從而就會興出一番天人交戰。

有一件事，每每使得他心裏大惑不解，那就是在「福壽居」客棧的那一夜，自己明明有足够的時間下手殺死她，竟然會臨場一時蹉跎心軟，以至於錯過了那一次大好可以制她於死地的機會——

這件事當時純係出自自然，然而事後每一想起，即形成了他內心難以解開的懸結，對於自己當時的有此作為深深難以自釋，於是，每一次他想到這裏，也就會警惕着下次的不可「重蹈覆轍」，期盼着如果再有機會來臨時，務必要狠下心來，完成復仇的使命！

他就是這麼一次又一次的告誡着自己。

憑窗悵望，他那雙銳利的眸子，不自覺的搜索到了那一排軒窗——他確信方才甘十九妹就是在那扇窗後現身的，然而現在，那排窗子却緊緊的關閉着，使人望窗興憂，莫測其玄奧高深。

樊銀江目睹着他的表情瞬息數變，不禁打破沉寂道：「尹兄，你在想些什麼？」

尹劍平怦然一驚，回過身來苦笑道：「我在想甘十九妹的高奧不可捉摸，我却又勢將與她不可干休，眞不知未來發展將會如何……」

樊銀江輕嘆道：「我先前雖聽到對她的種種傳說，心裏老實說還難以置信，這一次直到我親身領教之後，才知道她的名不虛傳，看起來這姑娘果然『蘭心蕙質』兼以心狠手辣——唉！如果她此行眞的以『清風堡』為下手對象，我眞不知道我爹爹和左大叔，是否能够抵擋得住？」

一想到這裏，他不禁大大為之担起憂來！

尹劍平面現凄凉道：「不瞞樊兄說，我此行千里迢迢，趕上清風堡，目的即在向令尊示警，不意令尊自負武功，過於自信，却使我難以進言。」

蔡極皺眉道：「老堡主生來就是這個脾氣，這一輩子我就沒見他老人家服過誰來，更何況是對方一個少女，要想叫他老人家不戰而逃，那可是難。」

尹劍平道：「話雖如此，我們到底不能眼睜睜的看着他老人家自取滅亡……我以為銀江兄返回之後，不妨先曉以利害，這邊事我當暗中盡力，苟能與對方以困繞，或是緩兵之計，都未嘗不對清風堡方面有利，此事實不宜遲，我看樊兄與蔡香主天一黑就上路吧！」

樊蔡二人見他說得誠懇，也着實不敢掉以輕心，當下遂即不再表示異議。

如此，經過一番秘密行動，就在天黑不久二更時分，樊蔡二人遂即出發離開。

× × ×

他們離開不久，也就在三更時分左右，尹劍平悄悄起來，只覺得這座巨大的客棧裏，靜悄悄的沒有一點點聲音，足見這所「碧荷莊」確是一處安靜所在，絕非一般徵歌召妓，行拳猜酒下流世俗所能盤踞的場所。

尹劍平把自己整理的十分俐落，那一口「海棠秋露」，緊緊揹繫背後，遂即悄悄的步出房外——

一陣寒風，使得他猝然打了一個寒噤！但見靜空無雲，一輪明月高懸中天，洒下如銀光華，將這所院子裏一草一木都渲染得那般清爽，那池水盪漾出霧般的迷濛，聳立在池中的那座亭子，在水光月色的相互輝映之下，更顯出一種靜態美，實在惹人流連！然而尹劍平的心裏却在醞釀着另一種事情，對於眼前這般美景，竟是無暇顧及——

透過迷茫的月色，他打量着南面那一排幽靜的舍房，黑沉沉的不見一些兒燈光，似乎所有居住在那裏的人都睡着了。

所謂「所有居住的人」，其實不過是很有限的幾個人——甘十九妹，阮行，以及四名隨從而已。

尹劍平身軀縱出，足尖微微在荷葉面上點了一點，第二次拔身而起，輕飄飄的已經落在了池心亭內。

這一剎他心情紊亂極了。

然而，他却不願再這麼苟且下去，對於甘十九妹來說，他從一開始起就在逃避，始終不敢與她正面接觸，然而今夜，他却決計要去試一試她的鋒頭了。

當然，致使他有這股勇氣的原因，主要的是他如今身份悠然，其次他自信領略出吳老夫人若干式奇妙的怪招，似乎可以與對方一別短長——關於這一點，他儘管仍然心存畏懼，但却必須一試。

在亭子裏沐浴着陣陣的寒風，使得他的頭腦變得極為冷靜，面對着甘十九妹這個生平從來未有過的強大敵人，心裏忐忑不已，足足有小半盞茶的時間，他反覆的思索着甘十九妹昔日的神態，以及那些奇妙得匪夷所思的怪絕身手，越想得深，也就越覺得自己此行冒險太大，也越害怕。

雖然如此，可是他却下定了決心今夜要碰一碰這個女魔頭，把甘十九妹的為人仔細盤算過之後，他覺得這個險是值得一冒，因為像今日自己所屬有的這種身份，以及所出手的動機都甚是難能可貴，一縱即逝，失之可惜，對於甘十九妹這個人，他毋寧已經深深有所瞭解，無論在主客兩面來說，今夜都是他下手的最佳時機，即使自己不是她的對手，退一步似乎應該可以保住性命，應無可疑。

把這一番道理仔細辨別清楚之後，他硬了硬心，決計不再猶豫，當下揹過手問了一下背後的那口「海棠秋露」——這口劍似乎賜給他相當的信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走！

一念興及，他遂即縱身而出，依然是施展「登萍渡水」的輕功絕技，足尖在荷葉上輕輕一點，浮光掠影般地，已把身子拔上了彼岸。

月色極見清晰，附近情勢一目了然。

尹劍平一連翻過了兩層院落，可就看見了那堵通向「南院」的月亮洞門。

這時那洞門左側插有一盞黃紙燈籠，映射出一片昏黃燈光，一切看來都與方才蔡香主所形容相彷彿。

堅定的意念使得他勇氣大增！——略一顧探，遂即放步直向門內步入。

不意他方自進入十數步左右，面前人影一閃，一個瘦長的白衣漢子，驀地由暗中閃身出來。

尹劍平站住脚步，一時力透指梢，蓄勢以待！

白衣人二十五六的年歲，濃眉巨目，雙太陽高高凸起，一看之下即知是一個頗具功力的人——似乎有一種特有的氣質，使尹劍平幾乎一看之下，即可判斷出他必然是來自「丹鳳軒」門下，換言之也就是此行侍奉甘十九妹的門下之一。

「你是什麼人？」白衣人聲音裏掩含着忿怒：「沒有長眼睛麼？」

一面說，他抬動了一下瘦長的胳臂，指着樹立在門內側左首的一塊牌子——

牌子上赫然寫着「禁足」兩個大字。

尹劍平冷冷一笑，說道：「不錯，我看見了。」

「那你還進來幹什麼？」

「找人！」

「找人？」白衣人目光淩厲的說道：「找誰？」

「你主子甘十九妹！」

話聲出口，白衣人臉色突變——然而他還來不及說出下一句話的當口，尹劍平左足前踏「踩中宮，走乾門」，已把身子依附了上去。

一舉步，顯然就是「冷琴閣」的「六隨」身法，他刻苦勵淬，功力之精進，眞有「一日千里」之勢，白衣人萬萬想不到對方這個外貌斯文人物，竟然有如此身手，雖然他絕非弱者，但是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之下，再想脫身，那裏還來得及？

隨着尹劍平襲進的身勢，一股充沛淩厲的勁道，陡地將白衣人全身罩定，有如當頭落下了一面無形罩網將他死死罩住。

白衣人乍驚之下，右手倏舉，直向尹劍平面門上力劈過來——只可惜他慢了一步，他的這一掌才不過劈出一半，恍惚覺得右腹下「腹結」穴道上麻了一麻，登時打了個寒噤，一時動彈不得。

尹劍平自己也不曾料想到，這一手「如意金剛指」力施展得這般乘心應手！——顯然對方在他手指還不曾接觸腹肌之前，已先行不能移動，足見指力之淩厲，已經達到了「透點」的境界！猝然間，他感覺出自己功力自從「清風堡」一戰之後，確實精進不少，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白衣人活殭屍般的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一副怒目凸睛，把對方恨惡到極點模樣，顯然他外表雖是動彈不得，心裏都是明白的很，只是却也無可奈何！

尹劍平轉過手來把對方僵直的身子抬起來，挪放到一個角落裏，遂即大步繼續前進，進入到第一進院子裏——一片芬芳花香，撲面而來，他看見了種植在附近花圃裏的那些鮮艷蓓蕾。

然而他立刻覺出了有些不對——就在這片院子裏，他發覺出一片淡淡的霧光，在月色的襯托之下甚是朦朧，如非特別細心的人，簡直不易辨出！

尹劍平頓時心有所悟，情知那陣芬芳的花氣，絕非是單純的花香所致，而是間雜得有「丹鳳軒」的秘製毒烟「七步斷腸紅」在裏面。

由「七步斷腸紅」立刻使得他聯想到自己身藏的那塊「辟毒玉玦」，這才使他恍然悟及何以自己在觸及毒香之後猶能自免，這塊辟毒玉玦果然具有神妙的解毒效果，使得他又免除了一次不知不覺的刧難！

尹劍平有了這番見地，不得不特別提高警覺，雖然有玉玦護體，亦不敢十分大意，當下他略微運行功力，閉住了呼吸，爲免再驚動別人，他提住眞氣，虛點雙足，極其輕悄的踏出了這片院子，進入到第二進院子裏！——

如果甘十九妹果眞下榻這裏，那麼必然就住在這一進院子裏了。

尹劍平頓時提高警覺，全神貫注——在進入院子十數步之後，頓時站住了脚步。

他靜靜的觀察着正面一排客舍，黑黝黝的不見些微燈光，對付像甘十九妹這等罕見的絕世高手，他一絲也不敢大意，事實上他只要踏進了這進院子，就絕不敢存心設想能夠掩瞞住不爲甘十九妹所知——

定了一下神，他向前又走了兩步，用着平和的聲音道：「甘姑娘是否在此，在下尹某求見。」

話聲方自出口，即聽見背後「哧！」一聲輕笑——似有一股冷森森的氣息，陡然襲向身後脊樑。

尹劍平向前跨出一步，才倏地轉過身來，不禁大吃一驚——却只見身前兩丈以外，玉立亭亭的站立着一個長身少女。

月色朦朧，對方面目顯然一時看不清楚，可是只憑着對方那種卓然不羣，仙子般的神態，即可以斷定她即是那個令自己疲於奔命，恨慕交加以至於極點的甘明珠——甘十九妹。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被她綴上的，憑着尹劍平這等身手，竟然全未曾事先覺察出來，只這一點，就令他驚駭兼具！顯然在未經動手比劃之前，先已輸了對方一陣！——尹劍平一時呆若木鷄。

「你是在找我麼？」

遠遠的，甘十九妹那雙明媚的眸子打量着他，却是出乎他意外的溫柔，絲毫不現怒跡，幾個字由她嘴裏慢慢的吐出來，只覺得「珠圓玉潤」無比的好聽。

尹劍平一驚之下，立刻緩和住內在的驚恐情緒，雙手抱拳道：「姑娘莫非就是人稱甘十九妹的甘姑娘麼？」

「嗯！」甘十九妹輕點點頭，說道：「我就是——」

微微一笑，她緩緩向前走了幾步，又道：「你是——？」

「在下尹心！」尹劍平冷着臉道：「伊尹之尹，心臟之心。」

甘十九妹一笑道：「尹心？——我還當是『隱心』呢！」

微微一頓，她緩緩的道：「尹先生寒夜趨訪，可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尹劍平面對着對方這個人，只覺得一顆心跳動得那麼厲害，內裏血脈怒漲，外表却益加的沉着鎭定。

「姑娘蘭心蕙質，豈能不知？」尹劍平冷冷一笑道：「關於白天敝友呂奇與尊价動手比武之後，姑娘不該暗中出手，至使敝友負傷不輕。」

甘十九妹微微一怔，遂即微笑道：「你又怎麼知道是我暗中出手？」

尹劍平道：「當時在下坐在亭中，看見姑娘遙立窗前，敝友呂奇原已將尊价擊落荷池，是姑娘適時出手，暗以『內氣陰沄』之功鎖了敝友玄關，至使他如今武功盡失，幾至當衆出醜，哼哼——姑娘自以爲這件事做得神秘十分，却難逃在下這雙眼睛！」

（未完）

其人其事

周少保威震四方

希華

在民國初年，廣東的戲劇界裏面有許多小武是精於武功的，例如：「周瑜利，靚仙，鐵牛，靚元亨，以及周少保等」，他們所學習的全是眞功夫，比較普通戲棚功夫徒然着重打觔斗之類的花招大不相同，至於周少保，他的拳脚更加厲害，原因是他本人體格壯健，看來就像是一名教頭，還未發招，台型十足。

那一班小武能夠單憑一套就到處公演都受到歡迎的，只有靚南的「雙人頭賣武」，以及周少保的「打死下山虎」。

周少保那一套打死下山虎是根據廣東技擊家靚仔玉在南洋打死當地大豪下山虎，這一件眞事作爲題材而編成戲劇的，既然有眞人眞事作爲背景，而且周少保的武功不弱，跟下山虎交手，非常出色，故此，這套戲在南洋或廣東省各鄉戲台上演，號召力有增無減。

他演這一套戲劇時，剛巧李福林將軍奉命到南洋籌欵活動，準備推翻滿清，周少保是個熱血男兒，那套戲如此受人歡迎，李福林便透過一些懂得寫曲的人加入反清的句語，企圖激動人心，等於變相的宣傳，周少保毅然負起這個任務，煞是難得，當時他只有二十多歲，够胆而且有勁，確是難能可貴，因此李福林將軍到南洋籌欵之際，每到一個地方，都介紹他跟當地有地位的人物結識。

周少保初到吉隆坡，當時當地有一個西洋人，非常高大，是那裏現任的警官，權勢甚大，知道周少保的武功厲害，演技特精，又知道當地的土人對華人非常歧視，任意欺負，故此，特別送他一對短槍，作爲自衛，另又發給他一張自衛槍照，隨時射擊，周少保年輕時候住在鄉間，已經喜歡玩槍，雖然在鄉村裏面所用的槍枝只是大頭六火，他仍然打得百發百中，一向就喜歡佩用短槍了，不過，他是武林高手，實在不必帶槍，故此，他雖有此心，並無此意，那時洋警官知道他射擊得這樣準確，索性送他雙槍，當然得到周少保的歡心，有時兩人在演期過後，仍然沒有分開，一齊入山打獵，周少保的槍法總是壓倒洋警官的，他不能不佩服。

有一天，剛是星期日，當地每到星期日，就所有戲班休息，周少保那一班並無例外，他習慣了在星期日就跟洋警官同到山中打獵，本來洋警官的權勢如此浩大，在情在理，沒有人敢捋虎鬚，可是，世事難料，剛巧那一座荒山有一班土匪隱藏在山谷之內，有時出來搶刼，犯了罪就退隱山谷，他們的首領喚做奧沙爾，經常出吉隆坡搶刼，被洋警官槍殺，他的黨羽懷恨在心，有機會就要報仇，那天他們發覺洋警官與周少保兩人入山，那些土匪雖然無人認識周少保，但因對方僅有兩人，根本不把他倆放在眼裏，認爲報仇的時機已至，立刻出動，突然之間結集了三十多人，展開大包圍。

那些人個個帶槍，洋警官自問僅有兩人結伴同行，如何能夠抵敵呢？他心裏暗想，這一次大限難逃，可是，周少保竭力安慰，叫他鎭定一點，看見對方展開大包圍，一言不發，立刻拔雙槍，向這班土匪發槍射擊，一柄手槍雖然只有六粒子彈，雙槍射出，對方有十二個人應聲倒地，剩下來的匪徒看了，大驚失色，趕快逃避，洋警官完全沒有發槍已經脫險，喜形於色，事後消息傳出，周少保槍法就人所共知，所有南洋各屬的人，都稱他做雙槍將。

李福林後來榮任督軍，駐守河南，想起周少保在南洋曾經支助革命的功績，於是，發函請他返粵，周少保遠渡重洋，已經有許多年，鳥倦知還，接了信之後，便即搭船回來，他剛剛抵達廣州，李福林將軍首先就把河南戲院給他做地盤，叫他在該處公演，演的仍是「打死下山虎」，此外，還在小武周少保的旗幟之下加上「從南洋回」這四個字作爲標榜，另一方面，分別在報紙上面以及貼街招等方式，替他宣傳，指出他演這套戲，一演就是一年，威震南洋，現時在廣州的河南演出，當然是場場滿座了，憑着李福林的宣傳手法，以及將軍的威望，果然收效，先行在河南戲院公演一月，轉移地盤，後到廣州的海珠，樂善，太平，南關等幾間戲院公演，每晚俱是演「打死下山虎」這一套，不管在那一間戲院公演，都是很旺場的，演完河了南和廣州兩處戲院之後，他就落鄉繼續公演。

周少保到九江演戲的時候，剛巧當時劇盜吳三鏡非常猖獗，這傢伙的地盤就是九江，設立一個堂口叫做廣東堂，擄人勒贖，無惡不作，此外當時各鄉的大天二首領，像歪咀裕，漏暴儒，羅布，以及羅鷄洪等，俱有往還，聲勢更加浩大，李福林根本就是綠林中人變成將軍，故此跟他們仍是稱兄道弟的，他以爲周少保落鄉演戲，請吳三鏡關照一聲，不會鬧出亂子來。

既然彼此都是兄弟輩，周少保到達九江，當然沒有人找他算賬的，一來他們覺得周少保是李福林將軍的人，不敢輕舉妄動，二來因爲當地的主頭人吳三鏡沒有下令騷擾他，那就更加不敢闖禍，故此，周少保在九江戲院上演，大收旺場，沒有人踢盤。

他知道一定是李福林將軍事前對吳三鏡說知，然後會這樣天下太平，因此他找個機會到吳三鏡的巢穴拜訪，遞上帖子，自稱門生，這一招果然使吳三鏡覺得高興，立刻待以上賓之禮。

兩人都是江湖人物，十分豪氣，所差異的只有邪正之分，但以氣魄來說，却是不分上下的，吳三鏡設宴欵待周少保，而且請他暫住兩三天，周少保亦不嫌棄，就在賊巢居住，閒來無事，兩人談及拳擊和槍法，吳三鏡說：「周師傅，聽說你的武功犀利，在南洋演戲時，僅靠一套打死下



山虎就連演一年之久，是否屬實呢？」

周少保說：「這是事實。」

吳三鏡除了擺出一副非常誠懇的態度歡迎他之外，還想知道周少保在南洋羣島一帶是否有打死下山虎這麼一回事，故此有這一句話，周少保聽了，說：「不錯，我在吉隆坡登台表演的就是打死下山虎，本來那一套戲是由眞人眞事改編的，即是把靚仔玉在南洋羣島一帶揚威耀武打死當地惡霸的往事反映出來，論理不會鬧出亂子來，因爲我在當時當地頗有名氣，況又得到警官協助，無論如何，邪路上的人馬不敢輕舉妄動，向我敲竹槓，因此我十分鎭定，眞料不到，我在當地的戲院上演了一個星期之久，忽然有一宗意外事件發生，飾演下山虎的角色，在戲台上面不斷閃避，兼且打觔斗，使我十分光火，那晚他演戲前曾經向我伸手想借二百元，我斷然拒絕，大概因此令到他懷恨，借故搗蛋，希望我回心轉意，說一句好話，答應他的要求，落台後就給他二百元，我怎會如此容易屈服呢？盛怒之下，我就抓住他惡狠狠的打了一拳，當時我的意思只是想給他一些教訓，那一拳打在他的左脇之下，原來這傢伙有着哮喘病的，暴風雨的前夕，照例發作，那晚風色不好，他的病應該發作了，給我在氣門打了一拳，剛剛打在穴道上面，他滾了幾滾，雙腳一撐，突然整個僵硬起來，我大吃一驚，不再演下去了，立刻叫班中跌打醫生出來替他敷藥急救，另又灌飲跌打酒，可是，他的命緣已盡，無術回天，因此他就死在台上，如果沒有警官幫我的忙，恐怕我會吃官司，即使如此，我的心裏仍是很難過的，我曾經多方面的調查，看看他是否有甚麼親人，打算給他一點錢，作爲照料家屬，這傢伙只是一個單身漢，無親無靠，我無可奈何，只好替他辦了後事就算數，奇怪得很，這一宗意外失手的事情，愈傳愈遠，南洋羣島的僑胞知道有這件事，認爲我表演得出色，一時沒法控制，拳力太猛，以致弄假成眞，打死飾演下山虎的角色，於是紛紛購票入座看我演的戲，我本來有幾套擅長的戲，準備逐套推出來，但因打死下山虎這套戲場場滿座，大收旺台之效，便使所有人喜歡它，我也喜歡它，以至在南洋羣島各處演了一年之久，仍是演它，說來我並非演技特別出色，也非武功精湛，不過時來運到，化凶爲吉吧了。」

吳三鏡是個江湖人物，最喜歡聽到這一類的故事，聽了進耳，哈哈大笑，說：「老哥實在難得，不愧英雄本色。」

跟着兩人談到當時警官如何辦理此案，又再談到周少保喜歡交遊的那個洋警官，周少保談得興高彩烈，把隨身携帶的兩柄手槍拿出來，讓吳三鏡欣賞。

吳三鏡把兩柄手槍放在手上，略爲托起它，試試它的重量，然後說：「這兩柄手槍都是上等貨色，它看來沉重，顯得非常結實，可是，放在掌心裏，拋了拋，就知道它並非很沉重了，反而覺得它比較普通的短槍更輕，周兄，你的武功不但精湛，而且槍法極精，佩服之至！」

周少保很謙虛的說：「在吳老哥的臉前，我怎能自誇好槍法呢？」

吳三鏡並非喜歡別人討好的那種人，而是實事求是，他向周少保說：「周兄，我想跟你試試槍法，只是玩耍性質，請不要推辭，盡量表演你最擅長的快槍！」

周少保仍是那麼謙虛，說：「我的槍法並非很出色，能够快就不準確，反之，打得準的話，那就不够快，不過，你想如何試試槍法呢？」

吳三鏡說：「我習慣了用手槍打碎瓦碟，在這個地方起碼有一千隻碟子經常練習，現時我們開始表演好了。」

說到這裏，他就揮手揚聲，叫手下從速把準備好了的瓦碟拿出來，隨即發槍，那時兩人早已走出大堂，站在廣場上面，因爲天色還好，沒有入黑，有足够的光亮可以看清楚瓦碟在空中飛舞的位置，瓦碟就是普通人家用來承放餸菜的碟子，看來它是相當闊的，比較打酒樽容易，但在事實上，却大不相同，酒樽在空中打滾之際，不管如何滾動，仍然看來有如一條木柱，相當粗壯，發槍射擊，不愁失去了目標的，碟子在空中由高處降落，它是不斷旋轉的，如果它轉到好像一塊紙那麼薄的角度，那就很難發槍把它打碎了，反之，它的轉動幅度比較大，整個碟子看來有如月亮，當然是比較容易打碎的，因此之故，碟子給人拋到空中，由高處降落之際，必須看得非常準確，才有希望打碎它，吳三鏡苦練了很久，對於這種射擊，有很大把握，故此他用這個方法去比試槍法，希望壓倒周少保，而且令他的手下看了佩服，當時他隨身携帶兩柄左輪手槍，看見碟子由高處迴旋而下，立刻發槍，一共飛了十二隻碟子到空中，他把兩柄左輪手槍的子彈全部射出，把所有從高處降落的瓦碟打碎，除此之外，他還在發槍時擺出許多種姿勢，並非全部仰射，有時轉身射出，有時把手槍從右手拋到左手去，一經接住，即時發槍，總之，花樣很多，仍是沒有一槍落空的，打完瓦碟，他就聳了聳肩，打個手勢，表示輪到周少保表演槍法。

在兩人附近，早已放下十多個竹籮，密層層的放滿了瓦碟，負責拋碟的手下，一共有三個，輪流拋出，既然首領用眼色表示他們拋碟，周少保點了點頭，三個人就一齊把瓦碟飛到半空，因爲他們知道首領的意思，故此給周少保一個難題，那些瓦碟並非逐個拋出去的，一出手就是三個碟子，跟着另外三個飛上去，因爲這幾個彪形大漢是臂力很强的，一向拋慣碟子，隨時可以把瓦碟飛到離地一百尺，故此，三個又三個的瓦碟飛到半空之後沒有落下來，另外的六個瓦碟也脫手飛出，即是十二個瓦碟先後拋離，在空中滾動。

吳三鏡發槍射擊瓦碟的時候，並非一齊發射的，射完一兩個再射一兩個，比較容易，至於周少保，那就有些困難了，因爲十二個瓦碟一齊飛到空中，迴旋而下，他僅有十二粒子彈，很難看得那麼準，逐個瓦碟打碎，照在場的看來，他一定有一兩槍失手的，殊不料周少保藝高人胆大，並非急急忙忙的射擊，先把離地較低的瓦碟打碎，然後等待那些瓦碟翻動之際，看準了然後發槍射擊，故此他的子彈沒有一粒落空，吳三鏡由衷佩服他。

此後，周少保就有另外一個綽號，叫做「雙槍將」。

（完）